武俠世界

第32年

19

$12.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著之「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俠骨柔腸」在今期刊登，故事中描述馬獅龍協助許思瑩的丈夫輻射專家麥克朗卡如何逃出蘇聯核潛艇，又被蘇聯的航空母艦艦長捉回，要他們將廢棄的核潛艇拖回蘇聯……艦長揚言蘇聯有太空輻射金屬之物，誘使麥克朗卡自動留下，待馬獅龍和許思瑩離去後，又將許思瑩暗中捉回，引起馬獅龍對此事的懷疑與好奇，他本是專門對付毒梟的義俠，對國際的政治擄劫案一無所知，爲了拯救人類，制止核輻射的肆虐，他義無反顧地去救出專家和他的夫人，使蘇聯的陰謀詭計不能得逞。故事情節緊張曲折，離奇怪誕，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揚子江先生所著「孤島風雲」，石磊先生所著「黑吃黑」均在本期刊出，多篇佳作呈現在你眼前，令你目不暇給。另「溫柔鄉是英雄塚」因續稿未到，暫停刊出。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蕭玉寒新著「笑傲天虹」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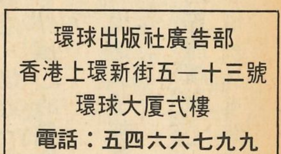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19期

(總號161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二元·
H.K.$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俠骨柔腸

丈夫失踪

馬獅龍從他的辦公室走下來，那時仍沒到下班的時候，街道上的人仍如潮湧，但比起繁忙的時刻，也算是沒有那麼緊張的了。

他在斑馬線前停了下來。

他稍一回首，又再瞥見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似乎一直在跟踪着自己。

綠燈亮了，馬獅龍並沒有橫過馬路，那個女人本是想橫過馬路的，卻也停了脚步。

馬獅龍並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只感到奇怪。

他趁着斑馬線前人潮又集，有意無意之間，打量那個女人一番。

只是一個平凡的少婦。

不過，從她的面貌輪廓看來，假若她肯用心打扮，化粧一下，她應該是比現在更為吸引，更為動人。

急煞嬌妻

綠燈又亮，馬獅龍慢步的過了馬路。

那少婦也在人潮之中。

馬獅龍已經肯定那個少婦是在跟踪自己，但並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

忽然，他反而想開一個玩笑。

他一踏上行人路，便改變了步行的速度，他快步轉入了一間百貨公司。

那少婦見馬獅龍改變了步伐，也立時着急起來。

她也快步的進入了百貨公司。

可是，那裏有馬獅龍的踪影？

她頓足，並嘆了一口氣。

然而，她並沒有離開這百貨公司，她慢慢的走着，眼光搜索着每一個角落。

她並沒有留意百貨公司內的貨品，直至她來到了嬰兒部，她忍不住端詳着各種不同的嬰兒用品。

她似乎忘記了要找馬獅龍。

馬獅龍十分奇怪，這個女人肯定是一個家庭主婦，為甚麼會跟踪自己？

他故意在嬰兒部的一角露出行踪。

那少婦似又醒悟過來，立刻展開追踪。

馬獅龍上了二樓。

那是售賣女士衣物的，貨品琳瑯滿目，使人目不暇給，可是，那少婦並沒多看一眼。

她似乎一定要盯着馬獅龍。

可是，馬獅龍却又在二樓失了踪影。

三樓一角有一間小型的咖啡室。

那少婦在三樓走了一個圈，也看不見馬獅龍，她有點失望，看看手錶，便走入那咖啡室。

咖啡室並不大，只有幾個顧客。

那少婦坐了下來。

她正想叫侍者，却看見一個侍者端着一杯咖啡走過來，並把咖啡放在她的面前。

「小姐……」

「不是我叫的，我只剛坐下。」少婦道。

侍者道：「是那位先生為你叫的。」

她轉過頭來。

馬獅龍赫然坐在不遠之處，臉露笑容。

那少婦極為詫異，一時之間，却不知如何是好。

馬獅龍端着咖啡上前，道：「我可以坐下嗎？」

那少婦點點頭。

「咖啡？」

那少婦又再點點頭，並且細細的啜了一口。

馬獅龍道：「小姐，你認識我嗎？」

少婦又再點點頭，想說話。

但馬獅龍止住了她，道：「讓我猜猜。」

馬獅龍略為思索一下，續道：「我猜你本是一個職業女性，本來有一份高薪職位，但近一年多以來，邂逅了一位令你傾心的異性，你決定放棄一切……」

那少婦似乎被他說中了心事，欲言又止。

馬獅龍續道：「你放棄了多年來熱切希望得到的事業成就，並且結婚生子。」

那少婦更為詫異。

「可惜，世事不如人意，其中發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改變……」

「甚麼改變？」

「我不是神仙，甚麼改變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少婦道：「但你猜的前半部，甚至說到改變，你也全猜對了，你懂看相的？」

馬獅龍搖搖頭。

少婦道：「難道你果眞有特異功能？」

馬獅龍笑了，再搖搖頭。

「那你再猜，我的平凡生活中再發生了甚麼改變？」

「讓我再猜，你的情郎……」

少婦聽了，眼眶立時紅了。

馬獅龍知道自己猜對了，却撩起了她的心事，只好道：「對不起。」

「沒有甚麼，我實在不明白，馬先生，你為甚麼知道那麼多？」

馬獅龍道：「其實也沒有甚麼特別的本領，不過，我的觀察力比一般人强些而已。」

「你怎知我是個職業女性？」

「這點很容易，看你步行的姿勢，看你的臉部表情，已猜到七八分，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沒有你臉上所表現出來的自信。」

「你怎知我年多前邂逅了一個傾心的男人？」

「只是簡單的推理，一個女強人，

有甚麼東西可以使她放棄她的事業理想，只有一個原因——一個可以使她心折的男人。」

「你這麼自信？」

「那只是正常人的反應。」

「你知道我生下了一個兒子——這點容易，你看到我在嬰兒部看得着了迷。」

馬獅龍笑道：「那是强烈母性的表現。」

「至於我的改變……」

「你的眼神已告訴了我，照理，你有了愛情的結晶品，你應該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女人，可是，你眼神落寞，你遇上很大的難題。」

「你也猜中了。」

「這也是非常容易猜中的，在你現今的生命中，只有兩件東西令你看重，第一是妳的孩子，第二便是妳的情郎，看來，你的情郎有了新歡？」

她搖搖頭，道：「這次，你却猜錯了。」

馬獅龍呷了一口咖啡。

少婦道：「變故出在兩方面。」

「連妳的孩子也有問題？」

少婦點頭，臉露愁容。

「疾病？」

少婦搖頭，却又點頭，道：「我不知如何說。」

馬獅龍沒有再猜下去，這個時候應該讓她自己說出的。

少婦也呷了一口咖啡。

不過，她並沒有立刻說話，半晌才道：「馬先生……」

馬獅龍道：「你如何認識我？」

「我只是透過一些雜誌的訪問，知道你是一個俠客，一個現代的俠客。」

「那只是新聞界的謬讚，其實我只是一個好管閒事的人。」

「其實我一直要找尋你，就是因爲你既肯助人，也勇於接受挑戰。」

「有時，我也是被迫的。」

少婦道：「先讓我介紹我自己，我姓許，許思瑩，沒錯，我是一間大公司的高級職員，不過，我是有資格升上公司受薪總裁的職位。」

「果然是個未來女强人。」

「我一直向這個目標進發，我不肯結交異性，甚至連假期也上班工作，我是個極有恒心與毅力的人。」

「這點我相信。」

「但命運弄人。」

「白馬王子出現了？」

她點點頭，咬了一下嘴唇，才道：「其實他並不是一個甚麼白馬王子。」

「但他有一種難以抗拒的魅力。」

「他已接近三十歲，臉上有點滄桑的味道，一對深邃的眼睛，只要看到他，我便覺神魂顛倒。」

「那麼厲害？」

「也許這是前生註定的。」

這個現代少婦竟然也有傳統的思想。

「他是一個學者？」

「可以算是，他是英國一間大學的研究員。」

「他爲甚麼會在這地方出現？」

「渡假。」

「你們認識之後，過程十分浪漫？」

「是的，他是個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十分浪漫的人，他送花，還有甜言蜜語。」

「你受騙了？」

「是的，我是甘心受騙，假如他眞的要騙我的話。」她似乎又陷入那段浪漫戀情的回憶中。

馬獅龍並沒有擾亂她的思維。

許思瑩突然又回到現實，道：「我生下了一個兒子，這時，我才覺得我的抉擇沒有錯，因爲我得到了一個女性一生最希望得到的東西。」

「總裁的職位呢？」

「這時，對我來說，簡直是一個諷刺，我有了兒子，覺得世間一切名利、事業都是浮雲一般，只有我的兒子，在我懷中，那才是眞實。」

馬獅龍看着她，也感染到她的幸福。

可惜，這幸福的感覺只是一刹那，許思瑩忽然愁眉苦臉，道：「朗卡失踪了。」

「朗卡？麥克朗卡？」

「他是我丈夫的名字。」

「他失踪了？妳肯定？」

「是的，他沒有向我說一句話，一天起床，我便沒有再見到他了。」

「一句話也沒有留下？」

「沒有。」

「失踪多久？」

「差不多半年了。」

「有沒有報警？」

「有，但完全沒有消息。」

「他或許回到美國去了？」

「有這個可能，但他的所有證件仍在我這裏。」

「有派人往美國找他嗎？」

「我曾打電話往他所屬的大學，他並沒有回到學校報到。」

「他究竟去了那裏？」

「我正想知道，他的失踪，就好像日本人說的『人間蒸發』，他眞像一灘水漬，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地球這麼大，我也無法找到他。」

許思瑩道：「我當然希望你可以幫助我找他，不過，最重要的事情，我仍沒有說出來。」

這話倒使馬獅龍感到有點意外。

「還有更重要的事？」

「還有更離奇的事。」

「甚麼？」

「我不能說。」

「爲甚麼？」

「因爲……」她似乎不知從何說起。

馬獅龍有點心急，因爲他實在是

一個很好奇的人，他渴望知道事情的眞相。

許思瑩道：「馬先生，我已經是十分冒昧的找你，如今我有一個更唐突的要求……」

「但願我能幫你。」

「你可以跟我回家嗎？」

「爲甚麼？」

「爲了看一看難以置信的事實。」

「甚麼？究竟是甚麼？」

「如果你想知道，你便要跟我回去看看。」

「好！」馬獅龍道。

許思瑩立刻結了賬，看她一舉一動，這個女人實在不簡單。

走出百貨公司，許思瑩截停了一部的士。

「往那邊的收費停車場。」

原來她泊了一部車子在停車場內，這停車場也是十分接近馬獅龍辦公室的。

他們到達停車場。

許思瑩的車子是一部歐洲房車，看來她是個經濟充裕的女人。

汽車駛出停車場，便往隧道駛去。

出了隧道，卻駛向郊區。

馬獅龍也不覺得詫異，現代的年輕人較爲懂得享受，他們寧願住在較遠的郊區。

車子卻是越駛越遠。

馬獅龍道：「你住得那麼遠，不怕孩子有甚麼病痛，難以求醫？」

許思瑩搖搖頭，道：「以前，我們不是住在這裏的，但當我發現了……之後，我無法不搬到這裏來。」

「你發現了……」

許思瑩沒有回答。

車子駛進一個路口。

路的兩旁盡是樹木，因此，這地方可說是十分隱蔽。

車子駛過一段水泥路，又再駛過一段黃泥路。

一間精緻的兩層高平房出現，這房子外型並不起眼。

可是，當馬獅龍一踏進去，却感到這房子的豪華與瑰麗，裏面裝修實在使人驚訝。

馬獅龍步入客廳。

一個女傭出來，恭敬的遞上了茶。

許思瑩跑上樓上，不一會便換了一套便服下來，對馬獅龍道：「你隨我上來。」

「看你的孩子？」

許思瑩點點頭。

他們上了樓，樓上有四個睡房。

整個樓面都鋪上厚厚的地毡，因爲行起來既舒服，也不會發出聲音。

許思瑩走近一個房間。

她停了下來，輕聲道：「馬先生，我希望你見到這情形，保持鎮定。」

馬獅龍心中有些氣惱，但也不以爲意。

他自問看過無數怪異的情景，她叫自己鎮靜，似乎有些……

許思瑩輕輕推開了門。

馬獅龍隨着進入。

房間是漆黑一片，可能是孩子正在睡覺，沒有開燈。

他跟着許思瑩入內。

房間的一角擺放着一張嬰兒床，床上有一具紗帳蓋着，許思瑩先走近。

她轉過身來，道：「你看。」

馬獅龍一看，幾乎忍不住叫了出來。

他力持鎮靜。

許思瑩把孩子的被揭開。

在漆黑之中，他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孩子——一個全身發光的孩子。

孩子並沒有甚麼異樣，只是全身發出湛藍的光線。

在黑暗中，一陣藍光，光線照射之下，是個可愛胖胖的孩子，這情景實在非常詭異。

孩子是睡着的，他轉了一下身。

身體發出的光線也似變化了一下。

馬獅龍呆着，他怎麼也想不到天下間竟有一個全身會發光的嬰孩。

「馬先生。」許思瑩輕聲地道。

馬獅龍才從驚異中醒過來。

「我們出去再說。」

馬獅龍隨着許思瑩回到客廳，兩人相對，良久也沒說一句話。

有很多古怪的念頭在馬獅龍的腦海中翻騰着——這孩子患了病？

這孩子身上染有嚴重的輻射？

這孩子是個怪物？

是個外星人？

每一個想法都有可能，同樣，每一個想法都是同樣荒謬。

「妳有沒有帶孩子去看醫生？」

「他一直都很健康。」

「我是指……」

許思瑩當然明白馬獅龍所指。「我不敢。」

「爲甚麼？」

「如果我把他帶去見醫生，不用說，孩子將會成爲世界觸目的新聞。」

「那也沒有甚麼不妥。」

「不能，絕對不能。」

「爲甚麼？」

「我……我不想他成爲一隻白老鼠。」

馬獅龍明白她的想法，也佩服她的心思縝密，是的，假如她把孩子抱出去，世界上所有的醫生學者都會不約而同的跑來研究。

「孩子始終是我的骨肉。」

馬獅龍點點頭，表示理解。

許思瑩嘆了口氣。

馬獅龍道：「我不是醫生，你的求助，其實我也是無能爲力。」

「我並不是想你醫孩子的病。」

「那爲甚麼？」

「爲找一個人。」

「誰?」

「孩子的父親。」

「朗卡?」

許思瑩點點頭，她美麗的眼睛似閃着淚光。

「找到朗卡，相信是可以解釋孩子身體發光的理由，我想他是應該知道。」

「找人，這倒容易辦，只要他仍然生存……」馬獅龍住了口。

「我相信他仍生存，他不能與我在一起，我相信他是受到一定的阻撓，和有說不出的苦衷。」

馬獅龍內心不禁佩服愛情的偉大力量。

朗卡可能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浪子，却在許思瑩心目中成爲一個情聖。浪子與情聖只是一線之差。

「好，我們先談朗卡。」

「我已告訴過你，他是一個大學的研究人員。」

「他是甚麼人?」

許思瑩不明白。

「我的意思是他甚麼國籍的人?」

「美國籍的。」

「他本身是美國人?」

「不，他是捷克裔的。」

「那麼，正確的說法是美籍捷克人。他研究的課題是……」

「一個物理學的課題，我不知道那課題的眞正名稱，但我了解到，他是在研究輻射與遺傳工程的。」

「是非常尖端的科技。」

許思瑩點點頭。

「你怎麼邂逅他?」

「去年，在澳門，日子是農曆年初一。」

「年初一?你有親戚在澳門?」

「沒有，連一個朋友也沒有。」

「爲甚麼你會到那裏去?」

「我一向生活非常單調，也許我又注重工作，忽略了日常的生活，我有很多朋友，但完全是業務上的朋友，至於私生活上，我的朋友親戚是空白的一片。」

「那是事業女性的一般情形。」

「平日，這情形對我絕無影响，反而使我減却很多無謂的應酬，可是，到了假日，尤其是傳統的假日，我會感到生命的枯寂。」

「因此，你去了澳門。」

「是的，我要到一處更清靜的地方，休息一下，我住的是一所古老的酒店。年初一的早上，我一早便醒了，聽到一些爆竹的聲音，我便往外面那露天餐廳。

「餐廳沒有人，我在石壆之前遠眺，看着那矇矓依稀的景物，忽然，我聽到有人說：早晨。」

「是朗卡?」

許思瑩點點頭，陶醉在回憶之中，道：「是的，是他，高大而英俊，他的西歐人臉孔就好像雕刻家刀下刻出來的。」

「你們就在這情形之下，沒有人介紹，沒有人打擾之下認識了。」

許思瑩點點頭。

「以後呢?」

「我想我們重複了很多愛情小說的描寫，因此，我不想再多描述，簡單的來說，我認識了他之後，我決意放下一切，好好做個主婦，爲他生兒育女。」

朗卡的確充滿魅力，竟然可以把一個極爲現代化的女子改變爲一個傳統的女性。

「你們結婚，生子，一直住在這裏?」

「不，以前我們不是住在這裏，我搬來這地方，只是不想我的孩子被人發現。」

「那麼，朗卡是怎樣失踪的。」

「是無聲無息的失踪，我生下兒子之後，兒子也沒有甚麼異樣，當他三個月大的時候，一天早上，他出外散步，那是他日常的習慣，就在那天散步之後，他便再沒有回來，而且完全沒有消息。」

「你報警?」

「有，警方爲我調查過，我已告訴過你，甚麼消息也沒有。」

馬獅龍沉思了一會，道：「他在婚後，有沒有出外工作?」

「沒有。」

「你呢?」

「我也沒有。」

「那麼，你們怎生活?」

「我有足夠的積蓄，而朗卡也有足夠的金錢維持我們高水平的生活。」

「你沒有懷疑?」

「懷疑甚麼?」

「他的身世來歷?」

「噢，他告訴我，他是捷克貴族的後裔，他前兩代的祖先從捷克流亡到美國，有足夠的財產，可以應付三代以上的生活費，況且，他在研究所也有薪金，一直以來，他在大學內，根本用不到那些薪金，因此，他有足夠的金錢。」

「朗卡是個貴族，妳完全相信他的話?」

「有甚麼可疑?」

「沒有，我只不過是隨便問問，」馬獅龍轉了一個話題：「警方既然幫不了你的忙，你有沒有採取其他行動。」

「沒有。」

「爲甚麼?」

「因爲在他失踪之後，我又發覺孩子通體發光，我害怕這事與他失踪有關，假如我親自出馬調查，一定會惹來一些……我不知是甚麼，我不想有人發現我有一個身體會發光的孩子。」

「因此，妳要找一個人幫你，爲甚麼是我?」

「因爲，我看過你冒險的故事，你是個不畏艱險，鋤强扶弱的人，但你爲人並不拘泥，有古代俠客之風，因此我相信你。」

「你不怕那些是謠言，是誇大?」

「我只是相信我的直覺，女人的直覺。」

馬獅龍笑了起來。「好了，妳既然有直覺，那麼，把你的直覺告訴我，你認爲朗卡去了那裏?」

「他被人擄去了。」

「擄往那裏?」

「一處不知名的地方。」

「爲甚麼要擄他?」

「因爲有一件事，只有他才能解決。」

「甚麼事只有他才能解決?」

「我不知道。」

馬獅龍思索着她的答話。

「好了，妳對孩子身體上發光的事，又有甚麼看法?」

「其實，我認爲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只不過是與別不同而已。」

馬獅龍明白那是母性的表現，一個白痴兒的母親也認爲自己的孩子與其他孩子並沒有甚麼分別。

那是母愛的表現，也是人類偉大的情操之一。

「其他的想法?」

「我們中國人，有這麼一個傳說，只有『天子』的身體，才會發光的。」

想不到許思瑩這個現代女性，竟然也知道一些古代野史的傳說。

據說以前的皇帝入睡之後，身體也會發光。

其實只是那些皇帝爲了表示自己與衆不同，是生成皇帝命的，同時也爲了保護自己，嚇怕一些凡夫俗子待他在睡夢中來行刺。

馬獅龍道：「那麼，你也認爲你的孩子是龍種?」

許思瑩笑道：「那只是個往好的一方面的想法，另一個想法是，他身體構造與常人有異，說也奇怪，嬰孩通常有很多疾病，但我這孩子已有六個月大，完全沒有病過。」

「有沒有往壞的方面想過?」

許思瑩點點頭。

「說出來。」

「我不想說，你也明白，馬先生，一個人單獨的時候，往往會胡思亂想。」

「例如……」

「他可以是一個外星人的後裔。」

這無疑是一個大膽的假設。

「又例如……」

「他身上染有輻射。」

許思瑩的確是一個有主見、有思想的女性。

「又再例如……」

「他染上了一種從未被發現過的疾病。」

馬獅龍沒有再問，沉思着。

許思瑩反問道：「你見過這孩子，你直覺上的反應又如何?」

「驚駭，還有你所想的。」

「那麼，你能幫我?」

「我會盡力。」

馬獅龍又再問了許思瑩一些瑣碎的事情，便離開了她的住所。

他由那老傭婦送他出門，馬獅龍想問她幾句話，但她是啞的，她並沒有回答。

到了門口，已有一輛汽車等候着馬獅龍上來，駕車者是個上了年紀的司機，也是啞的。

看來許思瑩是故意聘請這一對啞夫婦作爲她的僕人，這樣，可以減少她的秘密外洩的機會。

馬獅龍坐在車上，腦子內仍是一片紊亂。

一時之間，他覺得有太多的資料。

再想下去，都是無法把這些資料處理好的，反而覺得沒有甚麼可靠的資料，一切無從着手。

* * *

馬獅龍決定由朗卡的資料方面着手。

如果調查理想的話，找到了朗卡，事情雖然未至水落石出，但至少也可以把一部份問題解決。

馬獅龍以一個保險調查員的身份，打電話往美國朗卡所服務的大學，收集他一些資料。

大學方面也十分合作，雖然是越洋的調查，也答應把資料用傳眞機傳來。

馬獅龍對這些資料沒有抱着甚麼重大的希望，那些大學內儲藏的都是他的學歷，以及如今研究的課題，根本並沒有甚麼幫助。

不過，他仍然在資料中發現頗爲重要的一點，朗卡在核子動力學之中，是一個著名的學者，而他最近的研究課題是原子組合的重新排列與遷移。

這是一個非常深奧的論題，據說他在這方面的研究，已開始有了突破。

馬獅龍也問過大學的負責人，爲甚麼他會突然來東方而不繼續研究。

那邊的負責人解釋：「朗卡的研究直接由一個大基金會所支持，那些基金會財雄勢大，可以任由研究員怎樣去運用，遇到他需要假期，需要休息，他是隨意可以離開一段時期的。」

外國的科技人員受到如此的優惠待遇，怪不得他們的科技能一日千里。

這些資料對調查朗卡失踪的原因並沒有多大幫助。

馬獅龍又從另一方面着手。

朗卡在這地方生活了至少也有一年另三個月。

假設他一到東方，就邂逅了許思瑩，立刻結婚，也隨即有了孩子，直到孩子三個月大，他才失踪，這其間他一定有一些銀行或者信用卡的資料。

馬獅龍透過一個在信用卡工作的朋友，果然查到朗卡的資料，他的確

很富有，而信用卡的信貸額也很高，因此，他在本地的生活是相當豪華的。

一個有充裕經濟能力的人，既有嬌妻，也有愛子，沒有理由會自動失踪的。

那麼，有人擄劫了朗卡去，這個假設是可以成立的。

可是，甚麼人會擄他？

他在本地是一個陌生人，沒有親戚，朋友是極有限度的幾個，有誰會打他的主意？

最值得人們打他的主意，在於他有高科技知識。

對，這是他唯一值得別人打主意的地方。

可是，本地只是一個工商業社會，高科技知識不甚重要，但一定要把知識化爲生產技術，那才有價值。

換句話說，朗卡的失踪，一定要擴闊胸懷的想，那是一件國際的事。

想到這裏，馬獅龍更感興趣。

他決定先往一間會所午餐。

那並不是一間普通的會所，裏面的會員，除了非富則貴之外，社會成就也列爲重要條件之一。

朗卡便是這間會所的會員之一。

馬獅龍得到這資料是從他的信用卡月結單得來的。

他能進入這會所觀光一下，調查一下，也是得到在銀行工作朋友的協助。

那會所餐廳並不太多人。

馬獅龍一早訂了位，那是餐廳的一個角落，正好讓馬獅龍看清楚進入餐廳的每一個人。

那些人衣着也不平凡。

在他們來說，他們穿的是便服，但在一般人的眼中，他們已是穿上了禮服一樣。

他們都是極有教養的人，不知他們究竟是僞裝的，還是眞正如此。

他們多是用外語交談。

並不一定是英語，有歐洲不同國家的語言，甚至有人說俄語。

那是兩個白俄。

其實蘇聯也是一個多元化民族的國家，俄羅斯人也分爲很多種類，但最多出國者是白俄，他們有些是貴族的後裔，太多是流亡而來的。

馬獅龍自然聽不懂他們的說話，不過，他們的神態却惹起了馬獅龍的懷疑。

當然，他注意這兩個白俄，與朗卡的事件是無關的。這些白俄，在本地多年，大多是無所事事，帶來的金錢也花光了，而這兩個白俄居然可以出入這高尚的會所，兩人當然是不簡單。

那兩人也不時瞟向馬獅龍。

精美的食物送來了。

馬獅龍忽然覺得有些內急，便往洗手間去。

當他走到洗手間的門外，他全無意識的回望一下自己的桌子。

一個人正背着他，而站在他的桌子前面。

那是其中一個白俄人的背影。

馬獅龍想走回去，但他終於冷靜下來，心想：「你弄些甚麼手脚，我最多不吃那些東西。」

他進了洗手間，一會才慢條斯理的出來。

他回到自己的桌子。

湯依然是冒着輕煙。

馬獅龍看看兩個白俄所坐的位置，竟然是換了其他的人，他們不知甚麼時候走了。

馬獅龍沒有喝那道湯。

當主菜來的時候，他才吃了一些，因爲他心存顧慮，胃口似乎不佳。

不過，他仍然吃到最後的甜品，呷着咖啡，他再小心觀察餐廳內的人客。

其中歐洲人最多，他們在本地大多是成功的人，在每個行業中都可能是天之驕子。

當時，朗卡來這裏，有甚麼人會與他說話？

他當然不能在這地方，冒昧的找人查問，不過，問一下那些侍者，倒是無傷大雅。

可是，他也不得要領，好像沒有侍者認識朗卡這個人，馬獅龍有點失望。

他決定離開這間會所。

這會所雖在鬧市中，但一切都是獨立的，有獨立的電梯載會員到他們私人停車場。

馬獅龍離開的時候，已是下午三時多。

電梯並沒有其他人。

這電梯是一直下降至停車場，其他下面商業樓宇的用戶，並不能乘搭這電梯。

可是，門突然開了。

馬獅龍並不覺得詫異（當時他並未明瞭這會所的規矩，他還以爲電梯停下，有人上來，是理所當然的）。

進來的人是一個高貴的紳士。

他手裏持着一柄雨傘，那是典型英國紳士的打扮，馬獅龍亦不以爲意。

電梯又再關上門，繼續往下。

忽然，那紳士把傘子一揚。

電梯也相當大，他的揮動其實並不影响馬獅龍，不過他竟是用傘尖指向馬獅龍。

馬獅龍極其敏捷，忙一閃身。

那紳士料不到馬獅龍反應那麼迅速，他以爲這一刺是沒有可能失手的。

但事實上他失手了。

他又再刺。

這次馬獅龍有了心理準備，更不會被他刺着。

兩下突然而來的殺着，馬獅龍立時便要還擊。

那紳士突然向上一躍，雙手推開了電梯上面一個逃生的小窗口。

他一縱身，便上了上面。

這人身手之快，實在大出馬獅龍意料之外。

馬獅龍却也不甘心，讓這個兇徒逃離，他也縱身向上，希望可以抓住他。

可是，當他出了那逃生窗，那個紳士模樣的人已沿着鋼纜爬了上去。

電梯仍然是下降着的，因此，當馬獅龍爬出去一看，那人已離電梯相當遠。

馬獅龍不想惹起太多的公衆注意，只好跳回升降機之內，略整衣衫。

此時，升降機也快要停下來了。

升降機之內，還留下那兇徒的雨傘，馬獅龍把雨傘拿起，相信這雨傘多少也會提供一些線索的。

門開了，外面人羣湧入。

馬獅龍忽然想起，電梯之內，是有閉路電視的，那麼，負責監察的人一定看到剛才電梯內的情形。

他走往那閉路電視監察室。

這是一座非常繁忙的商業大厦，因此，在那閉路電視監察室內的工作人員也有三個之多，他們一共要監察十八部閉路電視，換句話說，每人負責六部。

馬獅龍走近，問道：「請問誰是負責人？」

一個胖漢答道：「是我，先生，有麻煩嗎？」

馬獅龍覺得有點奇怪，道：「你們有沒有看到我在電梯中被人襲擊？」

那三個監察員同聲問道：「甚麼時候？那一部電梯？」

馬獅龍聽了，心也冷了半截下來，因爲這些話表示他們根本沒有看到。

但他仍然道：「是在會所下來的那一部。」

「會所那一部？」其中一個監察員道：「不久之前，有些震動，鏡頭模糊了，我們已通知有關工作人員前往修理，但不久之前，又沒事了。」

那監察員指着一部電視給馬獅龍看。

畫面極其清晰。

那胖漢主管道：「先生，你既然受到襲擊，用不用報警？」

馬獅龍搖搖頭。

假如把這件事報警，一定會被人說是痴人說夢，雖然他手上仍有一柄雨傘作證物，不過，也沒有人會相信，一個人可以從升降着的電梯中爬了出來，並向上面爬去。

馬獅龍離開了那閉路電視監察室，步往停車場。

他一邊行一邊想：襲擊自己的人，其實是早有預謀的，否則閉路電視怎會在那緊張的時刻失靈？事發之後，又怎會無端的回復正常？

一切都是早有安排。

馬獅龍心頭不禁泛起一陣寒意。

歹徒甚麼時候開始注意自己，甚麼時候決然下手，自己完全不知道，而且一切都完全沒有預兆。

假若剛才自己反應遲鈍一點的話，死了也不知何事，那實在無辜。

進入停車場，他早已提高警覺。

停車場內也有一些車子進來，另外還有幾個回來取車的人。

光天化日，相信那些歹徒再沒有膽子行兇吧！

他很快便找到自己的車子。

他上車之前，已小心看過四方八面，沒有甚麼不妥的跡象。

馬獅龍小心地開了車門，一切平靜。

他上了車子的駕駛座，把門關緊。

可是，錶板上仍然顯示着，門並沒有關妥，他再把車門打開，再次關上。

錶板上依然表示着門未關妥。

這時，馬獅龍已有了預感，可惜，這預感來得太遲，他只覺得車的後廂有人躍起。

他連回首看看的機會也沒有。

因爲他的腰間已被硬物指着。

「開車！」一個沙啞而低沉的聲音。

馬獅龍想反抗。

那人用力把硬物迫向馬獅龍，道：「有減聲器的。」

馬獅龍無奈，把車子開動。

從倒後鏡中，馬獅龍可以看見那個身形，再不是那個英國紳士模樣的人，而是一個身材十分細小的人，他可以縮在車後廂而沒有被人發現，由此可知，他的身形是十分細小的。

馬獅龍坐着。

「開車！」

馬獅龍道：「往那裏？」

「直駛！」

馬獅龍只好把車子開動，先駛出了車位，因爲要左看右看，那人一直沒有動。

馬獅龍見前面沒有車，突然加速，車子向前衝去。

這衝力極大。

然後，車子又突然的刹停了。

「嘎」的一聲，既引起了停車場內其他人的注意，也把車內那人拋起。

馬獅龍已趁這機會，推開腰間的硬物。

這一推，他才發現並非手槍，他發起狠來，一拳向後揮去。

那人在顚簸中仍未坐穩，不過，他却能避開馬獅龍那一拳。

那人迅速舉起另外一樣東西。

那是一罐噴霧的罐裝東西，向着馬獅龍迎面一噴。

馬獅龍只感到一陣冰涼的迷霧撲面，他立時止住了呼吸，因爲他害怕那是毒氣。

那人趁這機會，推開了車門，滾

出車外。

馬獅龍當然不肯放過他。

可是，那人身手極爲靈敏，出了車門，又再向馬獅龍所坐的位置噴出毒霧。

馬獅龍卻推開車門，猛撲那人。

那人實在詫異，爲甚麼馬獅龍不怕毒霧？

原來馬獅龍自幼學武，身體的機能有異常人，當然那並不是天生的，而是經過後天的苦練。

他可以閉着呼吸達三分鐘之久，一般人只能閉氣一分鐘，因此，他可以迎着那毒霧而還擊那人。

那人被馬獅龍一把抓着。

他並沒有屈服，反身一脚。

這一脚是極其陰毒的一脚，踢向馬獅龍的下體。

馬獅龍只好閃開。

那人又再加一脚，這一脚踢得極高，向馬獅龍的臉孔踢來，馬獅龍只好再退。

這時有足夠的空間讓他逃脫。

不過，馬獅龍反應的迅速，是出乎那人意料之外，他一退而立時也反撲。

又再一手抓着那人。

那人手中一揚，一柄明晃晃的刀子已插向馬獅龍的手，馬獅龍無法不放開。

刀子狠下，插不着馬獅龍的手，卻直入了他自己的手臂，立時，血花濺起。

馬獅龍正高興那人自己刺着自己，這回可以把他手到擒來。

那知道，這人刺一下還不夠，又再向自己的胸前再多刺一刀。

這舉動反而嚇呆了馬獅龍。

這人未免太過衝動，被人反手擒了，也不用自殺來逃避。

那人滿身鮮血的滾開。

這一連串的格鬥，已經引起了停車場內一些人的注意，但是，他們都像其他的都市人一樣，並沒有理會。

不過，弄得這多鮮血，馬獅龍也知一定逃不了，要到警署去。

忽然，一輛電單車飛奔過來。

車上是坐着一個交通警察的。

馬獅龍心想：「好了，不用我再找警察。」

警車上的警察是戴有頭盔的，因此，馬獅龍並沒有看到他的面貌。

警車先駛近躺在地上的那人。

突然，那人一躍而起，上了那警車的後座，然後，警車也扭向出路那一邊，高速而去。

這實在是出乎馬獅龍的意料之外。

他還以爲是警察來到，要費一番唇舌解釋，那知道這警車却是那個歹徒的接應人。

馬獅龍不禁頓足。

更令他失策的是，在這忙亂與詫異之間，竟然連那警察電單車的編號也看不到。

他呆着。

地下還有那人流下的血漬。

一切都好像電影中的快鏡，一霎眼已完全變回平靜，好像甚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似的。

馬獅龍實在心有不甘。

自己遇到過不少的襲擊，也遇到過不少使人震驚的場面，但從來沒有這麼失手過。

至少也可以抓到兇徒留下的一些線索，可是，如今却是兩手空空。

幸好還有那灘血漬。

他走近那灘血漬，彎身下去，用手指黏了一些。

一看之下，頓使馬獅龍更爲氣惱，那根本不是血，而是一些紅色的顏料。

那兇徒設計週密，特別是逃走這一環節，竟用自刺這一招，令馬獅龍自然的放他逃去。

這時，一個車場的保安人員走來，問道：「先生，發生了甚麼事？」

馬獅龍道：「沒有甚麼，有人倒瀉了一些紅漆。」

他回到自己的車子，離開了停車場。

連續的被襲實在使馬獅龍摸不着頭腦，但明顯的一點，這事都是遇到許思瑩之後才發生的。

難道這是飛來的線索？

可惜的是，自己無法抓緊。

不過，既有人因這事來襲擊自己，自然會再來。

馬獅龍想到這裏，反而是心安理得。

忽然，馬獅龍感到有一些胸口翳悶的感覺，他想起那毒霧。

當時，他沒有吸入毒霧，因此那人無法擒到自己，但衣服總會沾上那毒氣。

毒氣會慢慢揮發出來。

馬獅龍立時脫下外衣，這留下的毒氣，無疑是一個很好的線索，還有那柄雨傘。

他首先把車子駛到一間化驗所，把外衣放下，讓化驗人員化驗。

那化驗所人員十分合作，立刻爲馬獅龍化驗。

不用五分鐘，那化驗員走出來，道：「毒氣，肯定是毒氣。」

「甚麼毒氣？」

「暫時還不能肯定，因爲這種毒氣並不是由一種毒物構成，要過幾天才知道。」

「那也沒有關係。」

馬獅龍離開了化驗所，他沒有直接回家，他恐怕又被那些兇徒跟踪。

他把車子駛往一間大酒店，讓那些門口的泊車人代他泊車，他拿着雨傘直入該酒店。

可是，他並沒有租房間，只是在接待處呆了一會，說了兩句，便上電梯。

他到了一樓，便從樓梯下來。

假若有人跟踪，一定以爲他是租了房間。

然而，馬獅龍從酒店另一個門口出去，上了一部計程車，直回家去。

回到家裏，他第一件事是撥了一個電話給許思瑩，電話是許思瑩接的，並沒有甚麼異樣，馬獅龍也沒有告訴她自己的遭遇，免她擔心。

然後，他小心的張開雨傘來研究。

這並不是一柄普通的雨傘，那些傘骨全都是用精鋼製成，而傘尖十分鋒利。

手柄之處，除了一個掣按動雨傘開關之外，還有另一個掣，不知有甚麼用途。

馬獅龍小心的把雨傘放在桌子之上，然後開了大門，讓傘尖朝向外面。

他一按掣。

「颯」的一聲，一支飛刺從傘尖射出。

馬獅龍往外面一看，只見門外那棵樹幹上，插滿了一蓬針。

假如今日那歹徒用這個方法對付自己，自己受傷的機會極大。

那可能是歹徒太小覷馬獅龍，也有可能是電梯空間太小，不適宜用這射針的設施。

看來，這柄雨傘，既可用作刺刀，又可以發射殺人不見血的蓬針，加上那歹徒的毒霧，還有那爲了逃遁的自刺，鮮血四濺的裝置，並不是一般兇徒的設備。

那種人才會用這種裝置？

間諜！

只有國際間諜才會用得上這些占士邦式武器。

爲甚麼自己又會捲入了這個間諜的漩渦？

許思瑩肯定不會是個間諜，她只是一個浪漫的女子，那麼，只有一個人可能是間諜，或者是間諜所要的人。

是朗卡，麥克朗卡。

朗卡是個間諜？

看來，他的行徑並不像，他結婚生子，假如一個有間諜任務在身的人，肯定不會如此。

那麼，他是一個被間諜擄去的人？

可是，他有甚麼價值？

馬獅龍想着、想着，越想便覺得事情複雜，他不單不覺得麻煩，反而越來越有興趣。

＊　＊　＊

調查這類案件最棘手的地方是不能找其他人合作。

其實，馬獅龍可以找個相熟的探長，共同研究一下，可是，這些事情，表面上並不是一般的犯罪案件，而且一提到間諜，很多警探也不想沾上，也表示無能爲力。

找國際刑警，也是同樣的反應。

因爲他們有興趣的是罪犯，而間諜似乎比罪犯更高一層，沒有人願意沾上。

馬獅龍知道，這一次定要獨力對付。

如果要快收效，一定要以自己爲「餌」。

作爲「餌」，危險程度不用說也明白。

不過，以己作餌，實在太危險，一般的兇徒還可以與之周旋，但間諜却是冷血的，很多時候，可能死得不明不白。

因此，他決再在許思瑩身上找資料。

馬獅龍用無線電話約她見面。

再見到的許思瑩，她只是淡掃娥眉，但有另一番風采。

許思瑩看見馬獅龍，便問道：「有朗卡的消息？」

馬獅龍搖搖頭。

許思瑩有些黯然，但很快便回復了正常，因爲她也明白，人海茫茫，怎會這麼容易便找到一個人。

馬獅龍道：「我却有奇怪的遭遇。」

許思瑩用心的聆聽馬獅龍的複述，聽後臉色變得蒼白，良久也沒有說話。

許思瑩終於打破緘默，道：「間諜！」

馬獅龍輕輕點頭。

「爲甚麼朗卡會陷入這個漩渦？」

「我實在不知道。」

「你願意找到朗卡嗎？」馬獅龍問。

「爲甚麼這樣問我？」

「因爲找到朗卡可能會破壞你的美夢。」

許思瑩似乎不太明白。

「你一定要面對現實。」

許思瑩一咬嘴唇，點點頭。

「因爲你是唯一長時間接觸過朗卡的人，只有你才可提供更詳盡的資料。」

「我記得的都已全說了出來。」

「我明白，你相信我，才會把這個秘密告訴我，不過，有很多事，你覺得不太重要而沒有提起，而且要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下，才會有意義。」

許思瑩表示明白。

馬獅龍道：「我有兩個不情之請。」

「請說！」

「第一件事，我想找一個醫生，替你的孩子檢驗一下，看看他的……原因。」

許思瑩有點猶豫。

「我可以保證，這位醫生一定會保守秘密，而且不會把你的孩子當作白老鼠。」

許思瑩想了一會，答應了。

「第二件事，請你與我一起去調

查。」

這個提議，馬獅龍還以為一定會遭到拒絕。

但出乎意料之外，許思瑩卻是一口應承了。

她道：「我家中的那對啞傭夫婦，是十分可信任的，我可以把孩子留下，讓他們照顧。」

馬獅龍提醒她，道：「這樣會有很大危險的。」

許思瑩道：「我知道，不過，總好過一生都在一個悶葫蘆裏面。」

於是，他們分別之後，馬獅龍便去找一個非常熟絡的世伯，那是一位退休醫生。

他退休並不是因為年老，而是因為他要研究自己的課題而退休。

他是一個輻射學的專家。

馬獅龍到了他郊外的住所，那是一間外表相當古舊的大屋，但裏面卻是十分現代化。

「盧醫生。」

「咦，獅龍，是你？」

馬獅龍跟着他進入了工作間，裏面放滿了各種儀器，並且還有一些儀器是開動着的。

馬獅龍道：「我打擾你的工作。」

「沒有甚麼，我悶得發慌，正想找一個人閒聊。」

馬獅龍道：「既然煩悶，我便給你一個驚奇。」

忽然，盧醫生道：「獅龍，你不要動。」

馬獅龍還以為自己身上有些不對。

但盧醫生卻十分嚴肅的道：「獅龍，你到過甚麼地方，會有這麼多輻射？」

這話把馬獅龍也嚇了一跳。

「我的身上有很多輻射？」

「是的，你來看看。」盧醫生指着枱上一個儀錶，只見上面的指針不斷地跳動。

「有沒有危險？」

「並沒有到達危險的程度，不過，卻超出正常的情形。」

馬獅龍道：「這正是我來找你的原因。」

「一件有趣而又危險的冒險故事？」盧醫生一向很喜歡看馬獅龍的冒險故事。

「你一定要保守秘密。」

盧醫生聽了，更感興趣。

馬獅龍道：「你看過發光的嬰兒沒有？」

盧醫生搖搖頭。

「我帶你去看一看，並且希望你可以為我找出發光的原因。」

盧醫生立即收拾了一些儀器。

在汽車上，盧醫生追問着發光嬰兒的故事，馬獅龍簡單的告訴了他。

盧醫生聽了，心中充滿疑惑，臉上也有點興奮。

馬獅龍道：「盧醫生，我只希望你檢查之後，把結果老實的告訴我，然後便告一段落。」

「為甚麼？」

「孩子的母親搬到這老遠的地方居住，目的就是不想這孩子變成白老鼠。」

盧醫生明白地點頭。

他們抵達了許思瑩的家。

啞僕為他們開門，並且一直引領到內廳。

許思瑩領着他們到嬰兒房。

房內有足夠的光線，因此，並沒有看到嬰兒身上有甚麼不同的地方。

盧醫生放下了檢查儀器。

許思瑩關了燈。

一陣湛藍的光線自嬰兒身體發出。

盧醫生看得有點發呆，他輕嘆道：「果然是一個會發光的孩子！」

馬獅龍與許思瑩都站在一旁，看着盧醫生用各種不同的儀器在測試。

那孩子被他弄醒了，並沒有哭，反而笑嘻嘻，他以為盧醫生正和他玩耍。

檢查的時間相當長，孩子玩了一會，又再入睡了。

終於，盧醫生收拾儀器。

他們出了客廳。

許思瑩心急地問：「盧醫生，他……」

「他是一個異常健康的孩子。」

「是的，他自出生以來，根本沒有病過。」

「實在是個奇蹟！」

馬獅龍也心急地問：「為甚麼會放光？是有放射性？」

「有輕微的放射性，但不足以危害健康；反而，我們在旁的人，容易沾上那輻射光線。」

「你有甚麼結論？」

「我想嬰兒體質結構特殊，我想檢驗他的父母一次，會有更準確的推論。」

馬獅龍道：「他的父親失踪了！」

盧醫生道：「太太，你不介意我為你檢查一下？」

許思瑩想了一會，道：「好。」

「請你叫一個女僕來。」

許思瑩叫了她的女僕來，盧醫生與她進入一間房間，也費了一段時間作檢查。

盧醫生走出來的時候，臉上似乎有些疑惑，道：「這位太太的身體完全正常，除了像你一樣身上有一些輻射之外，別無其他。」

「那表示……」

「我想，孩子的父親更為重要。」

「你的推論是……」

「他的父親可能是長期在有輻射性的環境下工作，因此影响了他的身體，甚至改變他的精子結構，因而誕下這個發光的嬰兒。」

「有沒有危險？」許思瑩問。

「沒有，完全沒有，你不用擔心，不過，若再徹底明白原因，就一定要找到他的父親。」

許思瑩有點黯然。

馬獅龍道：「我與盧醫生先走，盧醫生是個可以信任的人，假若日後有甚麼不適的話，你可以直接找他。」

「謝謝，盧醫生，我希望你……」

盧醫生道：「我會保守秘密，你放心吧！」

馬獅龍與盧醫生離開了許思瑩的住宅。

盧醫生一直沒有說話。

進入市區，盧醫生道：「獅龍，你載我回家，我要給你一些東西。」

「甚麼東西？」

盧醫生沒有回答。

一直回到盧醫生的古老大宅，盧醫生才道：「獅龍，我想你一定為找那孩子的父親而煩惱？」

馬獅龍點點頭。

盧醫生道：「其他冒險的事，我不能幫你忙，但我研究到一種用光線做的武器……」他頓一頓，才續道：「我看這東西對你會有用處的。」

他隨着盧醫生進了實驗室。

盧醫生從一個夾萬取出一支小型手電筒似的東西，道：「這是中子光束鎗。」

馬獅龍道：「殺人不見血？」

「不，我一向不主張暴力，這鎗可以發射一些電子光來，而這光束不會置人於死地，只是讓他暫時休克。」

馬獅龍拿起來細看，道：「這是一件理想的武器。」

「我試給你看。」

那邊有一個籠，籠內有一隻肥肥胖胖的白老鼠。

盧醫生拿起那手電筒似的東西，看準那白老鼠發射，那白老鼠立時昏了過去。

馬獅龍道：「好厲害。」

盧醫生道：「我想這東西對你有用。」

「你研究的成果，為什麼不公之於世。」

盧醫生道：「這中子光束的理論，實現在這小手鎗之上，正如你說是一件十分理想的武器，但假如把這理論擴大運用，那卻是危險之極。」

「為什麼？」

「如果製造了一支中子光束炮的話……」

馬獅龍立時省悟過來，道：「那麼，便可以制服一大羣人……」

盧醫生道：「那後果是不堪想像的。」

馬獅龍道：「這理論遲早也有其他人發現。」

「我希望越遠越好，不過，而今我給你的中子光束鎗，也只是一段時期有效，從現在開始，大約可以用三個月左右，過了時間，這東西會自動毀滅。」

「這也好，免得落在壞人的手上。」

「不過，我有一個條件，你找到那男人，一定要讓我檢驗他，就算不能，也要把那人的資料供給我。」

馬獅龍點點頭。

科學家即是科學家，總有一股强烈的好奇慾望，想把事物尋根究底，找個水落石出。

馬獅龍離開了盧醫生。

蘇聯擄去　無法脫身

之後的一個星期，馬獅龍不斷的去找尋各類的綫索，但完全沒有什麼發現。

他覺得應該轉向另一個步驟。

可是，他却不想累及許思瑩，因此馬獅龍遲遲未決，這反而使許思瑩着急起來。

許思瑩在電話中道：「馬先生，我想我們應該實行你的計劃的第二部份。」

「你不怕冒險？」

「我說過我不想永遠活在那個悶葫蘆裏。」

馬獅龍也實在想事情快有突破，道：「好，我們在港澳碼頭見。」

第二天的下午，他們已到了澳門。

由許思瑩的帶領，他們入住了那間古老的酒店。

這間酒店設備已很古老，但那股歐洲的情調却是十分濃郁而浪漫。

黃昏的時候，日落映照着那露天餐室，實在是另有一番情調。

他們吃着豐富美味的食物，馬獅龍很留意四周的一切，可是一直也沒有什麼可疑的人物出現。

入夜，潮聲吹送，加上那些輕鬆而熱情的音樂，的確使人陶醉。

他們入住的房間，極為特別。

一間大套房，裏面分為兩個小睡房，因此，外表看來兩人同住在一間房間，而事實上他們各有各的房間。

而他們登記的名字，却是以一雙夫婦名義登記。

馬獅龍認為這樣，可以掩人耳目。

其實，他的目的在引人注意，他希望有人想找許思瑩，因為她已變成為另一個人的太太而更加好奇，會更加快的出現。

那夜，馬獅龍一直睡得很好。

直到早晨，陽光透過那古老大窗射入，他仍然覺得十分疲倦，非常渴睡。

但是，他的頭腦却是十分清醒。

他想起來，但覺四肢無力。

不過，他最後也撐了起來，直奔入浴室，用冷水由頭至脚的冲洗了一會。

這時，那種說不出的倦意才稍為減退。

馬獅龍這時才想起：「有問題。」

他披着浴巾，走出了浴室，便拿起電話，撥給鄰室的許思瑩。

沒有人接聽。

馬獅龍再等了一會，仍然沒有人接聽。

他匆匆的穿過衣服，穿過一個客廳，去敲許思瑩的房門。

仍然是沒有應聲。

馬獅龍有點焦急，他想撞開那房門。

外面的門鈴，竟在這時响了。

從防盜眼向外望出去，赫然是許思瑩。

一時之間，馬獅龍也埋怨自己實在太魯莽了。

他開了門。

許思瑩入內，臉無表情，馬獅龍正想開口，已經有兩個人同時閃入。

馬獅龍想有所行動。

那兩個人立時控制着了許思瑩。

其中一人身材較為瘦削，道：「這位先生，我想要你和我一起走。」

馬獅龍道：「為什麼，往那裏？」

另一個身材較為高大，腰間有物隆起的，道：「你不用問，去到自然知道。」

馬獅龍其實是可以利用那中子光束鎗的，但是他沒有用。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既然有機會到虎穴，何必破壞。

馬獅龍望了許思瑩一眼，只見她眼中有些疑慮，似乎是示意馬獅龍同去。

「讓我把上衣穿回。」

兩人並沒有說話。

馬獅龍穿回上衣，兩個大漢一直控制着許思瑩。

門外並沒有車子。

過了馬路，便是一個簡陋的碼頭，有一艘舢舨停泊着，兩人被迫下了舢舨。

這舢舨只有一架船尾機。

其中一人，十分熟練把船尾機拉動。

舢舨在平靜的海面向外駛去。

「我們就這樣回香港？」馬獅龍開玩笑地說。

那兩人依然沒有說話。

不一會，他們已離開了那黃泥的海水，不遠處已有一艘遊艇停泊着。

這艘遊艇十分大，不要說回香港，就算到日本也可以，他們被送上了遊艇。

遊艇上並沒有什麼人出現。

只有一個鬍子大漢，而那兩個押解他們的人，也上了遊艇之上。

他們被安置在一間密封的船艙之內。

船艙之內，有兩張睡床，還有簡單的傢具。

整個船艙是密封的，但空氣十分流通，溫度也適中，光線也沒有問題。

最令人難耐的，便是只感到船的波動，而不知船究竟是駛往哪裏。

每日定時有人送食物來，食物也十分豐富而味道很好，他們不愁飢餓。

他們兩人日夕相對，卻不敢多說話。

那些人既然擄了他們來，自然是希望在他們身上找到一些資料。

因此他們不便說話。

就是說，也是一些無聊的說話。

密封的船艙後面，有一個小小的浴室。

因此，兩人的清潔梳洗是沒有什麼問題，最大的問題，是納悶的日子。

馬獅龍手上的錶，告訴他經過了十日。

以一般的遊艇速度計算，如果向北行的話，應該到了日本，如果向南行，應該是到了澳洲。

但馬獅龍並不知道遊艇的方向。

漸漸，許思瑩有點熬不住。

馬獅龍教她打坐，收攝心神，這才勉強使她頓時安靜下來。

不過，馬獅龍也明白，再這樣關下去，連自己也可能會發瘋的。

直到第十五日。

那日早晨，（只是馬獅龍看着手錶的估計），馬獅龍起來，卻見那艙門開了。

馬獅龍立即推醒了許思瑩。

「我先出去。」

許思瑩點點了頭。

馬獅龍小心地走了出去，外面是陽光普照，馬獅龍不習慣陽光，一時之間，他睜不開眼睛。

涼風撲面。

馬獅龍耳畔有一陣笑聲。

他睜開了眼睛，只見兩個人站在他前面，兩個都是鬍子大漢。

「這蜜月夠刺激吧。」其中一人道。

「蜜月？」馬獅龍開始並不明白，但回想一下，已明白他的意思。

那簡直是一種侮辱。

馬獅龍有些怒意。

另一人道：「你撿了別人的太太。」

馬獅龍更怒。

最初的一人又道：「聽說你身手很好……」

馬獅龍衝上前去。

那人早有預備，一拳打來。

馬獅龍閃過，反手抽着那人的手，一拉一推，那人便像生魚般跌在地上。

另一人也加入了戰圈。

馬獅龍當然不會害怕，一個後腳抽上。

那人還沒有碰到馬獅龍的身體，便已在地上滾着。

馬獅龍道：「你們說話小心點。」

那兩大漢實在不相信自己在這身材並不算十分高大的東方漢子前面，

竟是這麼膿包。

他們又撲起。

這次他們已懂得合作進攻。

馬獅龍也不輕易出手，在這陌生環境，完全不瞭解自己處境的情形下，一出手便要見效。

兩人一攻上盤、一攻下盤。

馬獅龍並不心怯，看清楚來勢，一個急旋身，一雙腿便像一個風車似的，把他們打出十丈之外。

這時，又有兩人出現。

他們都挺着先進的輕機鎗。

並且是指着許思瑩。

馬獅龍不敢再妄動。

其中一人道：「跳下去！」

前面是一望無際的海洋，雖然是平靜如鏡，但是，一跳下去，再無逃生之路。

另一個人也把機鎗一挺，道：「跳下去。」

馬獅龍當然不肯，他躍起，撲上。

那人按動機鎗，一連串的子彈在馬獅龍身畔飛過，但並沒有射中。

這不是馬獅龍的幸運，而是那人並不想射死馬獅龍。

馬獅龍穩身於甲板上。

「跳下去。」

馬獅龍仍然不動。

忽然，另一個人大力用鎗推了許思瑩一下，許思瑩撲向前，乘機走近馬獅龍。

「好，你們倆一齊跳下去。」

兩柄機鎗指着他們，他們慢慢退後，而那兩人也漸漸迫近。

終於來到了船舷。

他們似乎想開鎗。

馬獅龍再沒有選擇，拉了許思瑩跳下海去。

他們仍聽到甲板上的笑聲。

馬獅龍怒極，可是這時刻又有什麼可以反擊。

許思瑩幸好也是個游泳健將，一時之間，兩人也沒有什麼問題。

船上拋下了兩個救生圈。

馬獅龍把一個推給許思瑩，自己抱着一個。

「他們在戲弄我們。」

「為了什麼？」

馬獅龍也想知道。

忽然，本來是十分平靜的海面，湧起了大波濤。

力量是來自海底，彷彿有千萬匹馬從海底向上升起，兩人便好像坐在過山車上，緩緩向上引升之後，便迅速的落下。

一時之間，馬獅龍只看到兩邊都是巨浪，而他自己處在巨浪之間。

他還沒有弄清楚之前，身體又隨着巨浪沉下拋上，一上一下，全不能由人作主。

幸好他手上仍有一個救生圈，否則你便是飛魚再世，你也無法在海中生存。

海水終於靜了下來。

馬獅龍看不見許思瑩，只看見面前一隻灰黑色的潛艇——是的，是一隻潛艇。

剛才的巨浪，便是這隻潛艇自海底升起所引致的。

馬獅龍正在懷疑自己的眼睛。

身旁却有一個聲音：「是艘潛艇。」

馬獅龍回過頭來，只見許思瑩仍然在抱着救生圈，用懷疑的目光，看着那艘潛艇。

馬獅龍護着許思瑩，道：「小心！」

潛艇終於停定，並且近他們這一邊的一個艙門開了，他們沒有其他選擇，只好游向那潛艇艙門。

馬獅龍如今才明白，迫他們跳下海來的人，只是和他們開了一個玩笑，怪不得他們跳下來的時候，那些人都在縱聲大笑。

這玩笑當然並不好玩。

馬獅龍游向艇門，並沒有人迎接他，於是，馬獅龍也不猶豫，先進入了艙口，回首再扶許思瑩入內。

艙內是有人的。

一個水手模樣的人，見他們入了船艙，按了艙門旁那個電鈕，艙門便關上。

馬獅龍道：「這是什麼地方？」

那人說了一連串的話，但馬獅龍並不明白。

許思瑩道：「這是俄語。」

「他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只知他叫我們向前走。」

兩人走了幾步，那人又再為他們開了另一道門，入內又是一條短短的通道，然後又再是門。

馬獅龍也不覺得奇怪，因為潛艇的結構大都如此，尤其是進口之處，有多道門護着，以免外面的水湧入。

他們終於進了一個小房間。

房間內陳設普通，只有一几幾椅，看來像個會客室。

那個帶領他們入來的水手，用生硬的英語道：「請……請等一下。」

兩人衣衫盡濕，十分不舒服，但來到這裏，也只好坐下，等候事情的發展。

馬獅龍環視這房間一周，看見牆上有一些說明，但用的都是蘇聯文字，他全不認識。

過了一會，那個水手又再回來，並且帶了他們進入另外一處地方。

他們各自入了一間房間。

馬獅龍明白，立刻脫去了衣服並在那個細小的淋浴間，沖去身上的海水味道。

房間內的衣櫥，有簡單的便服，馬獅龍隨便拿了一套，倒也十分適合他穿着。

房間之內，居然還有一個乾髮器，馬獅龍把頭髮吹了一會，整個人才

精神起來。

他走過隔鄰的房間，輕輕敲了一下。

許思瑩在裏面應道：「我快弄好了，請你等一下。」

不久，許思瑩出來，穿了一套裙子，雖然是款式古老，但也算是貼身適體。

這時，那個水手又出現，用手勢指示他們到另外一處地方，這地方寬敞得多。

是一個美侖美奐的客廳。

裏面並坐了五個人。

最吸引人的是當中一個大鬍子。

那大鬍子一見了他們兩人，便用清晰的英語道：「請坐，衣服還可以嗎？」

馬獅龍沒有答話。

那大鬍子道：「我是這艘鸚鵡螺號的船長漢斯上校。」

馬獅龍依然沒有說話。

漢斯上校似乎有些尷尬，但他仍然道：「我這樣請你們來，是迫不得已的。」

馬獅龍道：「請我們來？」

漢斯上校道：「許小姐，我只想妳說服一個人。」

「什麼人？」許思瑩問道。

「你看！」

另一個人開了一個電視機。

螢光幕出現了一個人。

許思瑩忍不住的叫道：「麥克朗卡！」

馬獅龍看着她的神情，已知道這人定是許思瑩的心上人。

漢斯上校道：「他很安全，你不用擔心。」

「我要立即見他。」

「當然可以，但我要你為我做一件事。」

「什麼事？」

「是說服他為我們潛艇調校那個反應堆。」

「什麼反應堆？」

「你對麥克說，他便會明白。」

馬獅龍聽了，心頭一凜，雖然漢斯只是說出三個字「反應堆」，但馬獅龍已明白整件事情的一半。

很明顯，這是一艘核能的潛艇，而最壞的，是潛艇上的能源動力——反應堆出了問題。

許思瑩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道：「你先去見麥克再說。」

許思瑩點點頭，並對漢斯上校接道：「我盡力！」

漢斯上校道：「不但要盡力，而且一定要令他立即動工調校，否則……」

馬獅龍心中一陣寒意自心底升起。

漢斯上校的語氣，看來潛艇已有了一個極大的危機。

許思瑩站了起來。

馬獅龍也想跟去。

漢斯上校却阻止了他，道：「先讓他們一聚別離之苦，你才去幫忙。」

馬獅龍也明白，輕聲地對許思瑩道：「冷靜一點，千萬別衝動。」

許思瑩點點頭。

漢斯上校身旁一位船員，看來是漢斯上校的助手，帶了許思瑩去見麥克。

那螢光幕並沒有關上。

馬獅龍可以看清楚，那個許思瑩朝思暮想的情人麥克。

他看來是個中國人，却是鼻樑高高，眼睛深陷，明顯是個混血兒。

他有中國人的剛毅沉實臉色，但也有外國人的英俊健碩的外貌，是一個會令很多女孩子傾心的美男子。

他身子上並沒有發光的跡象。

也許，他在强光之下，或者是在衣服掩飾之下，看不到他身上是否會發光。

許思瑩也出現了螢光幕上。

她顯得非常激動，但她控制着。

麥克也十分意外而且高興，想擁抱許思瑩，但許思瑩推開了他，並道：「我們是被人監視着的。」

她說的是廣東話。

漢斯上校用英語問道：「她說什麼？」

馬獅龍並沒有回答他。

漢斯上校道：「請你好好的用英語翻譯。」

麥克的聲音自螢幕傳出來，他居然說得一口極佳的京片子。

漢斯上校催促道：「快翻譯。」

馬獅龍本來很怒，借這個機會戲弄一下他，道：「他說漢斯上校你……」

「我什麼？」

「你是狗養的。」

漢斯上校聽了，似乎十分憤怒，却又按捺道：「馬先生，你也在潛艇之上，你也無路可逃。」

馬獅龍鑒貌辨色，知道他並不是在開玩笑。

螢光幕又傳來了聲音。

麥克道：「你怎麼會來的？」

「找你。」

麥克道：「孩子呢？」

「沒有什麼……」許思瑩的語氣十分猶豫，麥克似乎發覺了。

麥克急道：「孩子怎麼了？」

「他身上發光。」

「發光？」麥克似乎十分緊張，但隨即又再冷靜下來，道：「你怎麼處置他？」

「把他收藏起來。」

「沒有看醫生？」

許思瑩搖搖頭，道：「只看過一個。」

「什麼？」

「看過一個極為可靠的。」

麥克又再吁了一口氣，道：「發現什麼？」

「孩子很健康，但身上有輻射。」

「我知道……」他沒有再說下去。

許思瑩道：「你早知道他身上是會發光的？」

麥克點點頭。

「為什麼？」

「那是一言難盡。」

「但總要讓我知道。」

但麥克却沒有回答，道：「他們要求你做什麼？」

「說服你。」

「唉，妳來了，我還有什麼好說。」

馬獅龍一邊聽，一邊翻譯着，不過，那一段關於嬰孩發光的事情，却沒有說及。

而說到這裏，漢斯上校臉上露出歡喜的神色。

馬獅龍實在不明白，便問道：「其實你們自己應該有足夠的辦法令他為你們調校反應堆。」

漢斯上校嘆了口氣道：「他不是一個普通人。」

這話包含的意思太多。

漢斯上校解釋道：「他是一個與別不同的人，他可以捱飢抵餓，可以受酷刑……」

「原來你們也用過不少方法。」

「是的，我們只有動他妻子的腦筋。」

「好卑鄙。」馬獅龍道。

「為了生存——不單是我們的生存，暫時還要算上整個歐洲人類的生存——我也沒有辦法。」

「那麼嚴重？」馬獅龍以為他在誇大。

漢斯上校道：「那只是我最保守的估計，假如事情嚴重一些，半個地球也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因為……」

馬獅龍並沒有表示心急知道，只道：「你也推我下水，我相信我也有利用價值。」

漢斯上校有點不好意思，道：「其實你也被迫成為我們一份子，你也應該知道。」

「你喜歡說便說。」

漢斯上校道：「我們這艘核子動力潛艇，已經在海底三年，周遊世界也有八次之多。」

「你們的目的是搜集世界各國的海上軍力情報。」

「我們是艘科學的潛艇。」

「不要在我面前惺惺作態。」

「我們什麼也搜集，包括世界各國的情報在內。」

「發生了什麼問題？」

「一向都沒有問題的反應堆有了異常的反應。」

「怎樣？」

「可能發生爆炸！」

「爆炸？」

「是的，這一爆炸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投下的兩個原子彈的威力，加起上來，還要巨大。」

馬獅龍明白事情的嚴重性。

「你們沒有專家嗎？為什麼要麥克？」

「他本是一個想投奔我們的美國科學家。」

「他要投奔你們？」

「是的，可惜在中途，他遇到這個女人。」

「我仍然不相信，美國人要投奔你們？」

「他不是為政治，而是為科學。」

「為科學？」

「我們的太空科學有極卓越的成就。」

「美國早有穿梭機。」

「我們有停留在太空站超過一年的科學家，我們已經有太空船。」

馬獅龍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太空成就，應該是超越美國的。

「為什麼麥克要上你們的太空站？」

「我們不知道原因，不過，麥克也是一位極有成就的科學家，尤其是核動力能源。」

「他是一個大學的研究員。」

「這麼重要的人，一定有辦法掩飾自己的身份。」

「他有能力調校你們有危險的反應堆？」

「我不敢肯定，但世界上有能力調校這有問題的反應堆的人只有五個，他是其中一人。」

馬獅龍一邊與漢斯上校談話，另一邊也注意着螢光幕上的發展，看來麥克已願意工作，被許思瑩說服。

漢斯看了他們的表情，道：「他們下了什麼決定？」

「你聽着。」是許思瑩的聲音。

馬獅龍道：「你讓我聽了她的話，才向你翻譯。」

「麥克已答應工作，但並不表示一定能成功，不過，為了安全，我們要求你們準備一條逃生之路。」

漢斯道：「逃生？什麼逃生之路？」

「假如一旦發生意外，我們便沒有理由坐以待斃。」

漢斯道：「我們逃離也沒有用了。」

「你不用理會，我們不想在這裏等死。」

「好，潛艇上有兩艘子船，每艘只可以提供五人逃生之用，你們可以有一艘。」

麥克道：「我還有一個要求。」

「說！」

「在我工作之前，我要求你們的老頭子簽發一張人身保護令。」

「老頭子不知道肯不肯。」

「那要看你有沒有說服力。」

「好，我一一辦到。」

麥克道：「我要與馬獅龍先生一起工作。」

「我？為什麼要我？」

漢斯道：「也許他需要一個可信的人。」

馬獅龍問道：「誰是你們的老頭子，是辛廊？」

「不，是KGB的老頭子。」

「要一張蘇聯秘密警察老頭子的人身保護令，這簡直是開玩笑。」

麥克道：「我要立刻見馬獅龍。」

漢斯道：「馬先生，你循着前面的通道，看見了一個門口，便可以推門而進。」

馬獅龍站了起來。

漢斯道：「馬先生，你已經知道得太多，如果你不能說服麥克盡量把反應堆調校好，你也……」

馬獅龍沒有再聽他的恐嚇。

他走出房間，朝通道而走，走了不久，果然見一個門口，他推門而入。

麥克與許思瑩一起迎接馬獅龍。

麥克伸出手道：「多謝你冒險來救我。」

「我只是好奇，不過，我實在不明白，你要求KGB老頭子簽一張人身保護令，有什麼用途。」

「那其實是給漢斯一個大難題，不過，我看如果眞可以有一張，而我們又能逃脫的話，這未嘗沒有用。」

「他們根本沒有人權的。」

「但他有權威。」

馬獅龍道：「好了，你有把握？」

「五十五十。」

「你知道你的責任重大，有二十億人口，即時受你的影響。」

「我明白，也是我寧受酷刑也不工作的原因，不過，而今……」

「我明白，你是為了妻子及兒子。」

「我再沒有其他的選擇。」麥克嘆了口氣。

麥克的外表，比在螢光幕上還要英俊挺秀，怪不得許思瑩千辛萬苦也要來找他。

她依偎着麥克，似乎世上只有他的存在才是最安全的，她對麥克有極大的信心。

麥克道：「馬先生，你要幫我。」

「我並不是核能專家。」

「核能方面由我來，逃走却要靠你。」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這種經驗，思瑩已告訴我，關於你冒險的能力。」

「我沒有什麼逃離潛艇的經驗。」

「我知道你一定有這本領。」

馬獅龍沒有再說下去，在這茫無頭緒的情形下，多說也是無益。

「他們說過給我們一艘子船，當我在反應堆工作時，你們便準備子船。」

「好！」

工作在晚餐之後才開始。

馬獅龍與許思瑩同到船艙下面的子船處。

調校核反應堆是非常專門的工作，馬獅龍無能為力，但在操作子船的事，倒在一個鐘頭內就明白。

那子艇只有五個座位，船上有一座極强力的推進器，可以在極快的時間下撤離。

漢斯與他的手下，也在子船附近等待着，因為他們也害怕有意外發生。

麥克在反應堆內工作，不過，他們仍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工作。

那是一個大螢光幕，映着穿上太空衣模樣的工作服，那是防止輻射及反核子污染的裝備。

為了安全起見，螢幕只播出映像而沒有聲音，因為要播出聲音的話，又需要另外一些裝置，因此，他們只看見麥克在那個不算太大的工作間移動，却是完全沒有聲音。

他不時向着鏡頭，做出一些手勢，譬如是一個勝利的「O」形手號，或者是一個「O」形手號，表示一切進行順利。

看着麥克工作，只有許思瑩才會感到興趣。

馬獅龍却是覺得異常的納悶。

忽然，他反而注意起漢斯上校那邊。

他們也是全神貫注的看着螢光幕，但其他的成員却是有點焦燥不安的模樣。

那些人雖然不是專家，但他們對核能動力，有一定的認識，因此，他們觀看着麥克的工作時，是較為有趣，而且是明白他的一切是在操作調校。

麥克已工作超過一個小時。

外表看來，麥克似乎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漢斯那邊的手下，却是越來越不安。

馬獅龍低聲向許思瑩，道：「有沒有不對的地方？」

許思瑩道：「我不知道，不過，麥克看來有點困難，這麼複雜的東西，當然有困難。」

這時，漢斯與手下在低頭耳語。

他們的說話馬獅龍既聽不到，也聽不懂，但他們的表情，却是瞞不到馬獅龍的。

忽然，螢光幕傳出一陣閃光。

看來是一些輕微的爆炸。

漢斯的手下已開始走入子船。

馬獅龍道：「許思瑩，妳小心，我要去制止他們。」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撤離了。」

「我們也可撤離……」

馬獅龍已撲身而出，道：「我沒有時間向妳解釋，妳等待麥克回來。」

漢斯是最後一個上子船的。

但馬獅龍一手便拉着他，但他身體龐大，一揮手，便把馬獅龍撥開。

馬獅龍詐道：「漢斯，我有話與你



馬獅龍和許思瑩在機上聽到下面傳來的警告。

說。」

「說什麼？你們等麥克出來，便一起撤退。」

馬獅龍又再撲上前，這一次，他的出手是異常有力，一拉便把漢斯拉了下來。

漢斯反擊，兩人便在地面上糾纏起來。

其他的助手，有兩個見發生了事，便跳了下來。

其中一個拿出一柄怪異的手鎗，指着馬獅龍道：「快停手。」

馬獅龍與漢斯都停了下來。

漢斯怒道：「馬獅龍，你想弄什麼花樣？」

「我要你們也等麥克出來，才作撤離。」

「為什麼要等他。」

「因為我們一定要知道事情發生了什麼變化，才可以走，否則，我們幾個人撤離，什麼也不理會，太對不起上面的人。」

漢斯一時啞口無言。

那人又走近一步，用那怪異手鎗指着馬獅龍。

馬獅龍一脚踢出。

這一脚極快，快至那人並不知曉他出脚，因此，他只覺得一陣痛楚，而手鎗却上了半空。

馬獅龍隨着一躍，接了那手鎗，他沒有把手鎗作為自己用，反而是拋給了許思瑩。

許思瑩反應也極好，已接到了手鎗。

而馬獅龍手上却又多了一柄手鎗，那並不是普通的手鎗，而是他的好友盧醫生給他的「中子光束鎗」。

馬獅龍喝道：「勿動！」

另一人想動。

馬獅龍道：「這並不是一柄普通的鎗，而是一柄中子光束鎗。」

漢斯那邊的所有人，都走了下來。

「我們要等麥克出來再算。」

不久，麥克有點徬徬徨徨的走出來。

「快走，快走。」

馬獅龍道：「反應堆發生了什麼？」

「暫時是沒有發生，不過，看來反應堆已不能再使用，我們要撤離。」

「會爆炸嗎？」

「暫時是不會的，但日後却不敢擔保。」

漢斯上校道：「那麼，我們撤離。」

馬獅龍道：「好，不過……」

「不過什麼？」

「我要你們那艘子船。」

漢斯有點詫異，道：「為什麼？」

「我信不過你們。」

漢斯並沒有回答馬獅龍，反而是他的手下咆哮，馬獅龍不知他在喝叫什麼。

麥克却道：「小心！」

他的聲音仍在耳邊，三個人已撲了上來。

馬獅龍並沒有用那中子鎗，因爲他不知道，這中子鎗在這船艙中，會產生什麼效果。

那三個人都是來奪他的中子鎗。

三個都是龐然大物。

馬獅龍當然不怕，他閃身，避開一個，一拳打出，把第二個擊退，而再加一脚，第三個也高呼一聲而暴退了十步之外。

三個大漢根本近不到馬獅龍的身旁。

漢斯也發難。

馬獅龍更看不起他，不過，他的衝力極爲强勁，他退後閃開，讓他撲了個空，倒在地上。

馬獅龍衝向他們那艘子船，叫道：「麥克、思瑩，快上來。」

兩人也衝了上去。

他用中子鎗指着漢斯與他的手下。

而麥克與許思瑩已奔向另一艘子船，並且開門進入，馬獅龍護着他們。

漢斯站了起來。

馬獅龍道：「你們也可用那隻子船。」

「爲什麼？」漢斯問。

「你們心中有數。」

馬獅龍已進入了那子船之內。

這艘子船表面與先前那艘，外表並沒有什麼分別，但一坐下，馬獅龍便知道自己的抉擇並沒有錯誤。

馬獅龍把引擎發動。

子船是按放在一條鐵軌之上，引擎一動，船便像離弦疾矢，直射前去。

而到了鐵路軌的盡頭，一道門打開，接着又另一道門打開，轉眼之間，子船已離開了潛艇。

馬獅龍發覺這子船的設備極好，當然是比第一艘好得多。

麥克也負責了一些航行的工作。

當子船離了母船，工作已沒有這麼多。

許思瑩問道：「馬獅龍，爲什麼你會奪他們的子船？」

馬獅龍道：「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麥克似不明白。

許思瑩爲他解釋一下。

麥克道：「那些人根本不是君子，你沒有看錯。」

這子船內也有雷達的裝置。

麥克道：「他們也離開了母船。」

馬獅龍道：「這子船有武器裝置嗎？」

「有的。」

馬獅龍也發現了一些魚雷的裝置。

麥克道：「這些魚雷與別不同，他們再追近五百米範圍之內，他們便死無葬身之地。」

「他們敢？」

「他們還希望奪回這船的。」

果然，那艘子船出現在雷達上。

麥克道：「你懂操作？」

馬獅龍搖搖頭。

「好極，由我來！我這三個多月來，被他們折磨得幾乎沒命，讓我好好的報仇。」

「他們要殺你？」許思瑩問。

「如果他們要殺我倒好，可是……不要再說了，而今我自由了。」麥克集中精神在操作魚雷，忽道：「慢點！」

馬獅龍把船慢了下來。

而那追來的子船並沒減慢。

「麥克，這發射對我們沒有危險？」

「沒有，你等着……」麥克在操作一連串的電鈕，一會，他叫道：「發射。」

一股極大的力量，把子船推開了另一方向，而雷達上面又出現了一點光芒。

那光點極快，正追踪着後面的子船。

原來這種魚雷根本不用瞄準，它本身有一個自動追踪發射目標的系統。

那子船似乎發現被魚雷追踪，便急忙的駛離，可是，已經太遲了。

那魚雷速度加快，轉眼之間，兩點光點聚在一起，然後，一大團光點之後，便再沒有什麼。

麥克呼了口氣：「他們爆炸了。」

馬獅龍沒有說話，他一向不主張暴力，不過，在這個沒有選擇的情況之下，他只好……

麥克却有復仇的快感。

許思瑩當然也爲個郎的快樂而快樂。

馬獅龍道：「我們往那裏？」

「我也不知道。」麥克頓了一頓，道：「他們預備撤離，當然是通知了他們的上司。」

「那麼，定有人來接應的了？」

「是的，不過，他們接到的並非漢斯，而是我們，那時……」

馬獅龍道：「那艘潛艇仍在海底，反應堆又失了效用，會有危險嗎？」

「當然有，不過，暫時却沒有問題。」

「蘇聯當局會怎樣？」

「他們一定要想辦法，把潛艇拖回去。」

「他們有足夠的設備？」

「有。」

忽然，雷達上遠處又出現一個光點。

「接應我們的人來了。」

馬獅龍嘆了口氣。

許思瑩問道：「馬獅龍，爲什麼嘆氣？」

「我們剛脫離一個小陷阱，又要進入一個大陷阱。」

麥克道：「沒有辦法，如果不上他們的大船，我們在海底也活得不久。」

麥克的話沒有錯。

這子船只是用作逃生之用，並沒有生存的能力。

船內既沒有食物，連足夠的空氣也成問題。

光點越來越大。

而那傳話器也响起來。

傳來是蘇聯話，幸好麥克應付裕餘。

許思瑩心急地問：「他們說些什麼？」

「那是一艘航空母艦，我們的子船，會直駛入船艙之內，入了船艙再算。」

在這情形之下，一切計劃也是多餘。

馬獅龍其實一向也習慣了既來之、則安之。

麥克道：「馬獅龍，你盡量保護思瑩，看來，我還有利用價值，他們不會傷害我。」

麥克開了另一個螢幕。

「希望我們能一起與他們抗衡。」

他們已可以清晰地看到那是一艘極大的航空母艦，與其說是一艘航空母艦，倒不如說那是一個人工島，在茫茫無際的大海中，一個人造的孤島。

「小心！」麥克道。

船身突然發生了極大的震動。

麥克道：「我們已附着航空母艦了。」

「怎麼不用什麼泊船的方法？」

「根本不用，那航空母艦發出强力的磁力，已把我們吸近船身。」

船身又再劇烈震動，不一會，便安靜了下來。

「我們已入了艙內。」

馬獅龍道：「他們發現了我們的身份？」

「沒有，聽他們的說話，一直以爲我們還是漢斯所領導的。」

「那麼，我們有極大的機會！」

「好極！」

門開了。

麥克首先出去，他以純熟的蘇聯話使那邊的工作人員對他全無懷疑。

馬獅龍低聲對許思瑩道：「我一出去，便會竄走，你跟着我？」

許思瑩點點頭。

麥克出去了一會，仍與那些工作人員說話。

馬獅龍一閃身，已出了子船。

那邊的保衛已有人發覺，並且大喝。

馬獅龍並沒有理會。

而許思瑩亦跟着出來，並且追在馬獅龍的後面，兩人身手敏捷，而那些守衛開始並不以爲意，因此，有足夠的時間讓他們逃離。

這船艙極大，像一間極大的工廠。

馬獅龍奪門向上跑。

很多人都喝止他。

不過，在他停止之前，他已躲在一角，而在場的人都來追他，一時之間，整個工作間忙亂一團。

馬獅龍終於走近一個窗口，他縱身出外，許思瑩跟着，馬獅龍一手拉了她出來。

撲面而來的是寒冷空氣。

許思瑩道：「我們在那裏？」

馬獅龍道：「我也想知道。」

馬獅龍定一定神，看清楚外面的環境。

原來他們是來到右船弦處，向上望去，有十多層樓似的。

追來的人聲很响。

馬獅龍一把拉着許思瑩躲在一旁。

衝來的人再不是那些穿工作服的工人或技術人員，而是穿軍裝的士兵。

他們都是雄赳赳的。

馬獅龍暫時避過了他們的追踪。

「上甲板！」

這三個字說來是很容易，但做起來却是十分困難，馬獅龍數一數，足有九層樓那麼高。

他又再閃入一間船艙。

這次，他們比較有點運氣，這個船艙居然是個儲物室，裏面有很多熨得十分整齊的軍服。

馬獅龍道：「找套穿一下。」

兩人迅速地換了軍服，馬獅龍找一套很容易，但許思瑩却很難，因爲那些軍人全是高大非常。

但她終於也找到並換上了。

有了軍服，可以不再閃閃縮縮，不過，出了那儲物室却見外面是錯綜複雜的通道，既有樓梯，也有電梯。

看來那些電梯都是高級人員所用，因此馬獅龍並不敢上去試試。

有些人會用懷疑的目光看他們，不過，船上官兵極多，一時之間，也沒有人向他們盤問。

他們一共費了一個多小時，才能上到甲板。

甲板的守衛十分森嚴。

馬獅龍知道一定要用巧妙的方法闖過去。

許思瑩道：「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看，那一排的直升機。」

「你想奪取一架直升機？」

馬獅龍點點頭。

「那麼，麥克呢？」

「他有自己的辦法，他也說過，他在蘇聯人心目中還有利用價值。」

許思瑩當然是有些不願與黯然，但並沒有其他的辦法，她只好同意馬獅龍的辦法。

他們走近一個門口，那門口非常接近直升機處。

門口有兩個挺着機關鎗的軍人。

馬獅龍看了又看，一時之間，沒有想到什麼辦法。

許思瑩道：「我扮肚痛。」

馬獅龍明白。

很多時候，最古老的把戲却是最有效。

許思瑩突然滚在地上，發出呻吟聲。

一個士兵叫了幾聲。

許思瑩仍然呻吟如故。

他忍不住的探首入內，馬獅龍一手把他扯了入來，並且一掌劈下，那士兵昏了。

另外一個士兵十分奇怪，大喝幾聲。

沒有反應，許思瑩的呻吟聲又起。

他又是沒有法子阻遏自己的好奇心，伸頭入來，這一伸，也是被擊了一掌。

這士兵十分强壯，一掌之下，當然沒有暈厥。

並且挺起機關鎗。

馬獅龍一撲而出，反手一拳揮出，那士兵暫時無法開鎗，馬獅龍再一脚，踢得那士兵有如滚地葫蘆。

馬獅龍已奪了那人的鎗。

那人有點驚懼。

但是，因爲事情變化得太快，他也無從了解，他只是高舉雙手。

馬獅龍亂喝幾聲，不知是說些什麼，弄得那士兵更是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機鎗柄已下，那人終於暈了。

馬獅龍把鎗交了給許思瑩，道：

「我試上那架直升機，你掩護着我。」

許思瑩點頭。

馬獅龍奔了出去，上了一架直升機。

蘇聯式的直升機設計是另備一格的，馬獅龍看了一會，才理出一個頭緒來。

這時，下面傳來鎗聲，馬獅龍低頭一看，只見許思瑩正用機鎗横掃，看來下面的蘇聯衛兵，已有所發現。

馬獅龍向下叫道：「上機！」

許思瑩向前面掃射了一下，然後躍上直升機，她還沒有坐穩，馬獅龍已把直升機昇起了。

出乎意料之外，下面並沒有鎗炮的攻擊。

馬獅龍一直把直升機升高，並且打開了一張航空圖，那是一張極爲精細的地圖，一時之間，馬獅龍覺得無從着手，因爲最近的陸地，也是差不多一萬公里。

看來這直升機的燃油並沒有可能支持一萬公里。

這時，無線電傳來一些聲响。

開始是一些俄語。

馬獅龍當然不懂，但接着是清晰的英語。

「一三五、一三五，你立即降下。」

馬獅龍並不以爲意。

許思瑩道：「他們在呼喚我們。」

馬獅龍一看，這直升機果然是編號一三五的。

「一三五，你機上的燃油，只可以支持一個小時的飛行，你機上的飛彈武器，全由我們控制着。」

馬獅龍聽了，才恍然大悟，機上有很多個按鈕，可是全無反應的，看來是要先輸入一些密碼，才可以驅動，原來這些按鈕都是控制機上的飛彈的。

「假如不再依照命令回航下降，你們機上的飛彈將會由我們控制而爆炸。」

馬獅龍知道他們並不是在開玩笑，可是，他從來也沒有想過，這直升機是會受到母艦的控制。

怪不得他們上升時，並沒有遭到射擊。

這直升機根本是他們甕中之鱉，要毁滅它，有如探囊取物，手到拿來。

許思瑩道：「不用理會他們。」

馬獅龍道：「我也想……不過，這樣堅持下去，只是自尋死路。」

「他們只是在恐嚇。」

「我看並沒有那麼簡單。」

「那麼爲什麼他們還不下手使我們爆炸。」

這點也使馬獅龍起了疑心。

爲什麼他們只發出警告，而不採取行動？

忽然，是一個似乎是相熟的聲音。

「思瑩、思瑩！」

許思瑩有點愕然，隨即叫道：「麥克？」

果然是麥克的聲音，「思瑩、思瑩，你們回航吧。」

許思瑩道：「麥克、麥克，怎麼了？」

「他們控制着我……」

「你，你……」

「馬先生，請你立刻回航……這對你們生命重要，也對很多人的生命有關。」

麥克的說話似乎有些問題。

馬獅龍道：「麥克、麥克，究竟是什麼事？」

「快回來再說。」

許思瑩道：「麥克、麥克……」

無線電傳來一陣號叫聲，似乎是麥克正在被人鞭打，可是，等了一會，再沒有聲音傳來。

他們分別叫，也沒有回答。

許思瑩心中十分焦急，道：「馬獅龍……」

馬獅龍沒有回答。

他把直升機的升降杆抽起，然後後轉。

許思瑩道：「我連累了你。」

馬獅龍笑道：「妳何必這麼說。」

許思瑩道：「爲了麥克……」

「不，假如我這樣堅持下去，反而是累及妳的生命，也許我這次實在太大意，也低估了他們。」

奪回潛艇　不守諾言

馬獅龍直駛回航空母艦。

許思瑩一直十分焦躁，這也難怪她，因爲她心愛的個郞在敵人的手上。

馬獅龍却是異常的鎮定，道：「思瑩，妳不用擔心，麥克沒有事，我們也沒有事的。」

「爲什麼？」

「很簡單，假如我們沒有利用價值，他們大可以一按他們的遙控裝置，把我們爆了。」

「麥克呢？」

「當然對他們更有用，否則早已把他置於死地。」

許思瑩知道這是馬獅龍的好意與安慰，不過，細想之下，也未嘗無理。

不久，他們便見到那巨型的航空母艦。

馬獅龍叫道：「我們下來了。」

無線電似乎沒有通話，但下面却傳來訊號。

馬獅龍依着指示，平穩的降了下來。

他以爲一開機門，便會有人簇擁上來，把他們兩人加以逮捕。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一個高級的軍官上來，用純正的英語道：「請跟我到艦長處。」

他們竟被邀請往見艦長。

他們隨着那軍官入了航空母艦的建築物。

母艦之內，簡直便像一間豪華的酒店。

他們入了一架升降機，直上十三樓，看來蘇聯人對十三這個數字並沒有什麼忌諱。

那軍官在升降機門開了之後，道：「請你們直接往見艦長。」

馬獅龍與許思瑩出了升降機。

前面是猩紅的地毡，一直引領到一間豪華的房間。

當中坐着一個大鬍子。

旁邊還有麥克，後面却有一大批將領。

馬獅龍入內，高聲道：「我們來了。」

那大鬍子站了起來，道：「我是這艘航空母艦的艦長哥而聶夫。」

「我是馬獅龍。」

「久仰大名，請坐。」

馬獅龍覺得很好笑，這蘇聯的大鬍子又怎聽過自己的名字。

哥而聶夫道：「我們的國家，暫時沒有毒品的威脅，因此，一向沒有與閣下交往……」

馬獅龍心中一凜，這位艦長居然並不是在胡說八道，他當然知道自己曾破獲毒品的案件。

許思瑩望着麥克，想說話，但不知如何說好。

哥而聶夫道：「麥克，你先把你的夫人安置好，才再與我們商議。」

麥克站了起來，與許思瑩出去，後面跟着一位軍官。

哥而聶夫逕向馬獅龍道：「聽說你是一位現代俠客。」

馬獅龍不知如何作答。

「什麼叫俠客？馬先生？」

「喲，那只是一些人的稱讚，我也自覺慚愧。」

「我知你們中國文化古遠流長，俠客是……」

「你是開我玩笑？」馬獅龍問。

哥而聶夫道：「不，在我們的文化中，根本沒有俠客這回事。」

他並不是在說笑。

馬獅龍道：「你也受過西方敎育？」

「有，我曾留學英國。」

「怪不得你能說這麼流利的英語——好，你聽過羅賓漢的故事？」

「有，對了，他是個俠客？」

「不，他只是個俠盜。」

「那麼，與你的外號……」

「羅賓漢是個專門劫富濟貧的人，在某一個意義來說，他也是俠，不過，意義是狹窄得多，只是爲錢財，爲拯救他身旁的一些窮人，一些居民。」

「那麼俠客應該是更高層面的稱謂。」

這時，麥克已由那位軍官送回來。

馬獅龍望着他。

麥克道：「馬先生，她暫時是安全的，不用擔心。」

哥而聶夫似乎是恍然大悟道：「中國自古以來的俠客，並不是單單爲錢財。」

「是的，他們爲國家，爲平民……」

哥而聶夫突然滿腔憂愁。

馬獅龍道：「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忽然，哥而聶夫轉身道：「漢斯，你解釋一下。」

馬獅龍一看，原來那潛艇的艇長漢斯上校就在軍官們的當中。

漢斯上校道：「馬先生，我們的潛艇上的能源反應堆發生了毛病，由麥克去搶救而不成功，你知道這事……」

馬獅龍點點頭。

漢斯上校續道：「那艘潛艇已被棄置，在我們的計劃中，是要拖回來的。」

「有什麼變化？」

漢斯上校臉色並不好看，道：「它被人網着了。」

「網着了？」

馬獅龍實在不明白他的意思。

「是的，他們撒下了網，把潛艇網着了。」

「他們是誰？」

「是瑞士的軍艦。」

「下了什麼網？」

「是一個軍事用的大網，這個網是可以把這艘潛艇拖起來。」

「那已是廢棄的，讓他們拖起這堆垃圾，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漢斯上校似乎有些難言之隱。

馬獅龍也不急於知道他們的目的。

哥而聶夫道：「那艘潛艇雖然是第三代的產品。」

「而今的是第幾代？」

「我們的核子動力潛艇已發展至第五代。」

「那那，那艘潛艇對你們來說，已沒有多大用處。」

哥而聶夫道：「但對外面的世界……」

「怎麼？」

「其中有許多技術，他們還未懂的。」

馬獅龍已開始明白哥而聶夫的用意，但他仍故作不明其所以。

「我害怕他們亂拉亂拖，會弄出大麻煩。」

「什麼大麻煩？」

「最重要的是核子污染。」

「麥克，假如那核子反應堆被弄壞了，會有多大危險？」

「比那個爆炸了的核電廠大十倍以上。」

「那核電廠所在的地方，算是人煙渺少。」

「是的，而現在那艘潛艇的所在地，是整個歐洲的旁邊……」

事情已顯見了其嚴重性。

馬獅龍道：「換句話說，那核污染將是整個歐洲，是四分之一個世界。」

「那是最保守的估計。」

「為什麼你們還不去宣佈……」

哥而聶夫臉上露出不安的神色，但他很快又回復了原來的臉孔，道：「我們有不得已的苦衷。」

馬獅龍當然明白他們的所講「苦衷」，便道：「你們害怕接受這一個罪名。」

哥而聶夫並沒有作聲。

「最重要的是，你們害怕那艘潛艇被拖上來之後，揭露了你們的軍事秘密。」

這才是他們心中最重要的一點。

馬獅龍的直言，使他們無以為應。

過了半晌，哥而聶夫也沒有說話，馬獅龍明白，他想說而實在不知如何說起。

馬獅龍知道，這實在是一個最好的討價還價的時刻。

「你們想把潛艇奪回？但又要不動聲色。」

哥而聶夫臉上釋然，道：「馬先生，你果然是一個十分聰明的人。」

「你不用讚我。」

哥而聶夫一向是個高高在上的人，被馬獅龍的搶白，實在使他尷尬異常。

不過他仍然堆着笑臉。

馬獅龍知道，他們其實有更大的難言之隱。

「你們究竟想怎樣？」

「正如你所說，奪潛艇！」

「那並不難，以你們有這麼多專家，有這麼多的武器，也有這麼多的軍事人材！」

哥而聶夫道：「我們……你們……」

「甚麼我們，你們，有話還是直說。」

哥而聶夫深深吸了一口氣，道：「我想你們兩人合作把潛艇奪回。」

「我們？」馬獅龍望着麥克。

麥克也道：「為甚麼是我們？」

哥而聶夫道：「我也不諱言，麥克你是一位反應堆的專家，假如奪得潛艇，你有足夠的知識，好好把潛艇的反應堆控制着！」

「我呢？為甚麼要我？」馬獅龍問。

「因為，第一，你不是蘇聯人；第二，你有俠義之心，你把潛艇奪回，便救了差不多十億人！」

馬獅龍吁了口氣，他並不是因為那數目，而是為了哥而聶夫的卑鄙。

馬獅龍道：「你說的是實話，第一，我不是蘇聯人，假如有甚麼事發生，罪不及你們，第二，你要把一個無上的榮譽壓在我的頭上！」

哥而聶夫有些尷尬，道：「救人的確是事實！」

馬獅龍道：「假如我答應呢？」

「好，你可以開出你的條件！」哥而聶夫這次決定得這麼爽快。

馬獅龍道：「第一，我們三人安全的離開！」

「這個當然！」

「第二是……」馬獅龍一時之間，實在想不到要些甚麼。

「我們有足夠的黃金！」

馬獅龍笑了一笑。

哥而聶夫知道自己失言，改口道：「我的意思是，你要甚麼報酬也可以！」

馬獅龍道：「聽說你們的克宮之中，有一大顆鑽石，甚麼俄羅斯之星。」

哥而聶夫面有難色。

馬獅龍笑道：「我不會有如此要求！」

哥而聶夫連忙道：「你是俠客，當然不會這樣做！」

至此，馬獅龍才明白哥而聶夫剛才猛說「現代俠客」的問題，他並不是不懂甚麼是俠客，而是利用這一個大大的好名，而要壓在馬獅龍的頭上。

好個深謀遠慮的哥而聶夫！

馬獅龍道：「我第二個要求，仍在考慮中，直到我能完成任務才向你提出！」

「我們一定言而有信。」

這話其實可能是一個大謊話，但馬獅龍並不以為意，因為還有最重要的事情，而且，他也並沒有甚麼把握能夠把任務完成！

但而今已是騎虎難下。

假如自己不去，那些不負責任的軍人，可能就這樣不顧而去，而歐洲那邊，只顧軍事利益，而忽略拖上來的，是一個死亡陰影！

馬獅龍道：「你們詳說一下現在的情形！」

哥而聶夫一聲令下，衆將軍已分開，當中升起一張大圓桌，並且牆上垂下了銀幕。

哥而聶夫道：「你們看，潛艇已被一張網所網着。」

果然，銀幕上映着陰暗的海水中，一段潛艇被網着，網是由上面一艘極大的戰艦所撒下。

「你認為我們怎樣奪回潛艇？」

「把網剪開，然後把潛艇駛回！」

「說來簡單！」

「這個當然，其間當然有重大難題，是要你們臨場解決的！」

「上面那艘艦，有多少軍力！」

「足夠毀滅下面的潛艇！」

「他們會下深水炸彈？」

「沒有人知道！」

「你們可以提供我們甚麼工具？」

「應有盡有。」

哥而聶夫又向馬獅龍與麥克提供現場附近的一些資料，然後道：「拯救的工具已預備好了！」

哥而聶夫領着衆人，一起坐升降機，下至艙底。

那是另外一艘袖珍潛艇。

哥而聶夫道：「這艘潛艇是可以反雷達的，你們在海底，不會被人發現！」

「有武器嗎？」

「有，但我想是用不着的，因為那艘潛艇的反應堆經不起巨大的震動！」

「那麼，我們……」

「你們要用最原始的方法——用人手去剪網，去拖船！」

馬獅龍看着麥克。

麥克並沒有甚麼表情。

那實在是一件難以想像的冒險行動。

馬獅龍道：「有足夠的裝備？」

哥而聶夫道：「有，這潛艇有一隻機械臂，就像太空工作的機械臂一般，可以在海底操作！」

太空的設備其實只可當作軍事用途，怪不得兩大超級大國，不斷要發展太空事業。

馬獅龍上了潛艇。

裏面有足多夠的潛水工具，包括個人的潛水工具。

哥而聶夫道：「艇上的潛水衣，是最先進的，穿上之後，可以抵抗海底的壓力！」

馬獅龍道：「麥克，你的意思……」

「為了十億人，我們無從選擇！」

馬獅龍點點頭，先鑽進潛艇。

麥克隨後，並有人為他們送上了潛艇的蓋。

潛艇的引擎十分簡單，比一輛自動車還容易駕駛！

通訊設備也極為良好，而艇上的雷達比一般電視還要清楚，在潛艇旁一隻海星，他們也看得清楚！

麥克負責駕駛。

馬獅龍在旁，先觀察小型潛艇內各種的設備。

小潛艇平穩地開出，並且速度非常之快。

一路上，馬獅龍可以靠雷達，或者甚至望出外面，觀察着水底的情形。

轉眼已是三小時多的路程。

如果是用普通潛艇的話，一定要費上一倍或者兩倍以上的時間。

不久，雷達出現一處隱晦不定的閃光。

馬獅龍開了那潛望鏡，並且按亮了那强力的燈光。

他們首先看見一個巨大的網。

網是從上面撒下，似乎想要拖走網中的東西，可能是其中的東西太重，一時之間，未能拖走。

麥克把潛艇停了下來，道：「看，果然是一個很大的網！」

馬獅龍道：「立即展開工作！」

於是，他們首先開動那工作臂。

馬獅龍利用那工作臂，想出扯開那層網。

工作臂活動自如，很容易把網線扯開，那支强力的探射燈，可以清晰地照射到在網中的潛艇。

麥克道：「快，快把網線扯開！」

那些網絲十分堅韌，一時之間，那工作臂是無法把那些絲索扯開。

弄了一段時間，他們仍然無法扯開。

馬獅龍道：「看來我們要親身下去！」

麥克道：「我不大懂潛水！」

馬獅龍道：「我去！」

他立刻換過了潛水衣。

潛水衣上有一具小型的推進器，這設備實在是出乎意料之外，更令馬獅龍佩服的，便是那抗壓的潛水衣中，還有壓縮氣體，因此他不用背着氧氣瓶，便有足夠的新鮮空氣供應。

這一切的設備，看來並非為海底而設，而是在太空船外工作用的。

不過，這東西在水底之下，尤其是在這深海，亦是非常適合。

馬獅龍還拿了一柄求生刀。

他先升上上面，然後才出了潛艇。

麥克負責用强光照射着馬獅龍前進。

馬獅龍很快便游到那網邊，他首先用手試試那些網索，果然是極有彈性而又堅韌的網索。

他抽出求生刀。

刀鋒拉過那些網索，應聲斷開。

馬獅龍向麥克做了一個成功的手勢。

不過，那祇是一個開始，網索非常緊密，馬獅龍割了一大段時間，仍然只割開一個小小裂口。

馬獅龍一直在割，差不多割了一個小時，才可以割開一部份。

馬獅龍游了進去。

那潛艇安穩地在網內。

他慢慢的游近，潛艇並沒有甚麼損毀。

忽然，頭盔內傳來麥克的聲音：「馬獅龍，上面似乎有些異動！」

「甚麼異動？」

「不知道，可能是上面發覺我們，或者他們要把整個網拖走！」

馬獅龍道：「我要看看有沒有辦法把這潛艇拖走！」

他走近潛艇，從身上拿出了一條繩索，找了一處地方，把繩索繫了。

他試圖拉這潛艇。

潛艇對馬獅龍來說，自然是非常巨大。

不過，既可以縛着，馬獅龍把繩索放長，趕快的向網外游去。

忽然，一陣海水湧起，並且帶來非常巨大的震盪。

耳邊是麥克的聲音，叫道：「他們丟下深水炸彈，快，快回來！」

馬獅龍被震得滿天星斗。

當他穩定下來之時，又有第二個深水炸彈丟下來，又是「隆」的一聲，馬獅龍陷入了巨大的漩渦之中。

不過，這次他已游近了網口，他死命的扯着那些網索，一時之間，他仍可穩着身子。

「好險，好險！」是麥克的聲音，續道：「那深水炸彈在我們的潛艇不遠之處爆炸！」

馬獅龍心中在詛咒着，假如上面那些無知的人再亂丟炸彈，炸到網中的潛艇，後果眞是不堪想像。

而今唯一應做的，便是趕快回到小潛艇去。

馬獅龍拉着繩索，游了出網外。

忽然，馬獅龍被一個奇景吸引着。

他們那小潛艇，竟然被一些東西壓蓋着。

「那是甚麼，麥克？」

「我不知道，那東西太近，我在雷達無法看到！」

馬獅龍游近一些。

天呀！

是一隻非常巨大的墨魚！

那墨魚在上，觸鬚纏繞着整艘潛艇！

「那是一隻大墨魚！」

「大墨魚？爲甚麼在這時候才出現？」

「可能是深水炸彈嚇怕了牠！」

「那怎樣辦？」

「讓我看看！」

馬獅龍又再游近，並向上升。

水波輕動，那墨魚把其中一條觸鬚鬆開，用力的揮向馬獅龍這一邊。

那觸鬚雖然沒有碰着馬獅龍，不過，那觸鬚所影响的水流，非常有力。

馬獅龍道：「麥克，試用那支工作臂，把牠推開！」

那墨魚正是在工作臂之上。

麥克道：「工作臂無法動！」

馬獅龍知道這東西實在是力大無窮，幸好牠而今沒有發惡，否則……

但墨魚似乎要發惡了。

另一根觸鬚又動了，一揮便把馬獅龍揮開。

馬獅龍定神一下，道：「麥克，你小心，我去殺這東西！」

「你要小心！」

馬獅龍拿出了求生刀。

他慢慢的游近，他沒有開動那推進器，因爲他不想驚動那龐然大物。

他已接近那墨魚。

不過，那東西的其中一條觸鬚又動，只是稍一揮動，馬獅龍便被揮出十丈之外。

根本沒有辦法接近那東西。

唯一的辦法，是從另一面攻去。

不過，那東西非常有靈性與警覺性，馬獅龍一接近，最近的觸鬚便動。

馬獅龍無法。

突然，麥克高叫！「又有深水炸彈！」

馬獅龍被迫游近小潛艇，以小潛艇暫作掩護。

「隆」的一聲，聲音雖然是聽不見，但海中起了一片混亂。

當海水又再平靜時，馬獅龍向上一望，這東西似乎要與他們的潛艇永遠相依爲命！

馬獅龍慢慢的向上升。

因爲他是沿着潛艇而升，這時，上面的大墨魚似乎沒有發覺。

可能是這東西也給這個深水炸彈炸累了！

馬獅龍提着求生刀，向上升去。

當他接近觸鬚時，他仍不揮刀，直至接近那龐然大物的身體，他才一揮。

這刀是異常鋒利。

一陣黑墨在水中湧起。

馬獅龍再刺兩刀，那東西似乎中了要害，既噴黑墨，又亂揮觸鬚。

馬獅龍無法再抓住潛艇，幸好他仍抓着那條繩索，他不知自己在那裏，身體就好像掉進了一個攪拌器內似的，上下左右，完全沒法分辨！

當海水又再安靜下來，仍是黑墨一團！

麥克却傳來高興的聲音，「走了，走了，那東西走了！」

馬獅龍抬頭一看，果然不見了那龐然大物。

馬獅龍道：「快開門！」

「先把繩索縛在工作臂上！」

馬獅龍把那繩索縛在工作臂上，然後才進入潛艇內。

麥克道：「好險！」

馬獅龍拉開了頭盔，道：「幾乎被那東西害死！」

麥克道：「你換衣服，我看看是否能把潛艇拖出來！」他操作着工作臂。

工作臂拉着那繩索，麥克又把潛艇開動，不一會，果然扯動了網中的潛艇！

麥克看了，不禁歡呼！

馬獅龍也大大鬆了口氣。

不過，上面又再有幾個深水炸彈扔下，不過，這些威力並不强的炸彈，並沒有造成甚麼損害，反而是加快了小潛艇拖動大潛艇的速度。

馬獅龍休息了一會。

麥克道：「馬先生，你身手敏捷，頭腦機靈，我實在十分佩服！」

馬獅龍笑道：「你想說甚麼？」

「我是考慮回到航空艦之時該怎辦！」

「你想怎麼辦？」

「我想……我想找回許思瑩便回去！」

「回去那裏？」

「回到家裏，我厭倦了這種生涯！」

「被人控制的生涯？」

麥克點點頭，半晌道：「我本來在美國好好的研究下去，一定會有成就！」

「爲甚麼要去東方？」

「因爲我的研究似乎鑽入了牛角尖，沒有突破！」

「你想鬆弛一下？」

「本是這樣想，不過，我見了許思瑩之後，才知道人生除了研究工作，還有很多事情更美好！」

「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

「我當然知道，他生得白白胖胖！」

「還有呢？」

「他也哭得很大聲！」

「這個當然！」

麥克立時發現了問題，道：「還有甚麼？」

「他的身體發光！」

「甚麼？」

「他整個身體發光！」

麥克愕然的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道：「我想在你失踪之前，你仍沒有發覺！」

「沒有，他完全正常！」

「我已爲你的孩子找到一個醫生，證明了……」

「證明了甚麼？」

「他身上有一種輻射！」

麥克似乎並不覺得詫異，這反而使馬獅龍詫異起來。

「你不覺得奇怪？」

「不，因爲我也是長期在輻射下工作，我身上有輻射，傳到孩子身上也不奇怪！」

「你研究是有關輻射的，對人體有沒有危險？」

「我相信是沒有危險的，因爲至低限度，我目前仍然是十分健康正常！」

「你孩子呢？」

「我不敢肯定。」

「其實爲了這事，也促使許思瑩要來找你！」

「我知道她是對我情深一片！」

「因此，當我們一回到航空母艦，第一件事便是要他們先交出許思瑩！」

「然後呢？」

馬獅龍嘆了口氣，道：「我多年來的冒險生涯，總是與罪惡與毒品作戰，我從不捲入間諜的漩渦！」

「我不是間諜！」

「你不是，他們是……」

「你是指那些軍人！」

「他們秘密擄你去，便是間諜的行爲！」

「是的！」

「我能要求他們甚麼，其實，我們只要簡單的向他們說，讓我們走！」

「好，就這樣決定……我離開這些可怕的東西，我眞的要與許思瑩隱居起來！」

馬獅龍道：「事情未必如我們心中所想那麼順利！」

麥克把小潛艇加快了速度。

「恭喜你們完成了任務！」是航空母艦傳來的訊息。

他們的行動極快，已在監視他們的回程。

馬獅龍沉聲道：「先與他們訂下了條件，才把潛艇拖進去！」

麥克同意，道：「艦長，我要求你們放了許思瑩，讓我們安全離去！」

艦長道：「麥克，爲甚麼這麼心急？我扣着你的太太也沒有用處！」

馬獅龍道：「艦長，你要回這艘潛艇嗎？」

「當然要回，馬先生，其實你的功勞最大，救了十億多人，整個歐洲！」

「我不理會甚麼，我只想離開你們！」

「我們這麼可怕，哈……」是艦長刺耳的笑聲。

麥克道：「如果你不交出許思瑩，我們會把這破潛艇拖往別處！」

艦長收斂了笑聲，道：「好，我派許思瑩迎接你們！你們可以放心！」

「我要先見許思瑩！」

「沒有問題，你們先把小潛艇駛入來！」

「假如……」

「我是個艦長，我代表我的國家，我不會這麼言而無信！」

艦長既然這麼說，他們也無話可說。

馬獅龍道：「我上艦上，你好好控制這小潛艇……假若他們反悔食言，你就要毀滅後面的大潛艇！」

「我去！」

「不，他們擄了我是沒有用，但你

對他們而言，卻是大有用處！」

麥克明白馬獅龍的苦心。

當小潛艇駛近，卻被一股極猛烈的水流吸入航空母艦之內。

他們無法抗拒。

馬獅龍有點憤怒，可是，力量比人家薄弱，一時之間，也無法可想。

出乎意料之外，許思瑩果然在迎接他們。

馬獅龍先出了潛艇，對許思瑩道：「你快入潛艇！」

許思瑩想上前。

那大鬍子的艦長哥而聶夫道：「慢着！」

馬獅龍知他們又再玩弄手法。

「你們想怎樣？」

哥而聶夫道：「我與你們中國人交過手，他們都是外表好看而不中用的！」

馬獅龍有些憤怒，但按捺着。

「你們靠些功夫片來嚇世人，其實，那只是一些花巧，可以欺騙一下美國佬！」

他的大言不慚，令馬獅龍更怒。

「我告訴你，是她告訴我們的！」

「她」是指許思瑩。

「她說你有許多冒險的故事，我聽過，覺得十分有趣，但相信大部是誇大的！」

馬獅龍道：「誇大也只是她誇大，與我無關！」

「但她却力證有事實根據！」

「沒有人强迫你相信！」

「我只求證實！」

「證實甚麼？」

「你的身手！」

馬獅龍望着這個接近五十歲的艦長，原來他的身體健碩，相信年輕的時候，身手也不弱。

「你想要怎樣證實？」

「我與你！」

「甚麼？對打！」

艦長竟然是點點頭。

這實在是一個荒謬的要求。

這個人控制着這艘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艦，手下有成千以上的人，竟提出這一個荒謬要求。

看着他一臉鄙屑的表情，馬獅龍其實也想把他打一頓，既然他自己要求，何必放過？

馬獅龍道：「怎麼對打？」

「我年輕時學過拳擊，美國式的，也學過摔跤，蒙古式的，也學過我們自己的摔角！」

「好極，你想怎樣？」

艦長聽了，知道馬獅龍答應。

可能是他長期在航空母艦上駐守，寂寞使他發瘋，竟然希望與一個中國人對打。

艦長道：「如果你打敗了我，你們三人可以平安離去，我有這麼多手下在場作證！」

「你贏了我呢？」

「我招待你們回國！」

說話是那麼好聽，招待回國，其實是要他們回俄國，當然有其他的利用價值！

馬獅龍其實沒有選擇。

艦長已脫下了上身的軍服，露出他寬闊而毛茸茸的胸膛！

哥而聶夫向空中揮了幾拳，「颯颯」有聲，道：「你還不脫去衣服！」

馬獅龍道：「我不用脫衣！」

「來！來！」

哥而聶夫好像一隻非常渴望拚鬥的公雞。

而馬獅龍看到他這弱點，決定以逸待勞。

哥而聶夫首先是兩下直拳，這都是試探式的直拳，對馬獅龍並沒有甚麼威脅。

哥而聶夫見馬獅龍反應不大，還以為他對自己龐大的身體感到害怕，因此，他更肆意的攻上。

他一連使出幾下直拳與勾拳。

馬獅龍都一一避過。

「來，快來，還手！」哥而聶夫發出幾聲訕笑。

馬獅龍仍然按捺着。

哥而聶夫已有些性起。

他一出拳，對準馬獅龍的太陽穴。

馬獅龍把頭稍為一側，拳頭便在他的太陽穴旁邊擦過，而馬獅龍也發難。

他扚腰旋身，雙腿同時飛起。

雙腿便硬生生的踢在哥而聶夫的身上。

可是，哥而聶夫實在是個龐然大物，這幾腳並沒有傷害他多少。

他仍然屹立。

馬獅龍足剛着地，又再攻上。

他雙拳齊出，擊向哥而聶夫的胸口。

他的下盤是空着的。

哥而聶夫也是個技擊的好手，他橫身閃過馬獅龍的右拳，雙拳自腰際抽起。

這雙拳倒像一雙牛角似的，要把馬獅龍抽上半天。

不過，哥而聶夫的估計錯誤。

馬獅龍的下盤空門是故意露出，引誘哥而聶夫的攻擊，他一出手，便已中計。

馬獅龍側身，剛巧避過雙拳，而他已奔近哥而聶夫，他就以膊頭之力一撞，哥而聶夫脚下不穩。

馬獅龍立時以四兩撥千斤的借力，用膊頭一挑，便把那巨大的哥而聶夫摔在地上。

這實在是巧妙的一招。

這招揉合了中國的「以柔制剛」的手法，也加上了日本的「柔道」。

這一招的確是清脆俐落，在旁的人都禁不住叫好。

哥而聶夫倒在地上，因為旁人的噓哄聲使他更為憤怒，他忍着痛楚再站立起來。

並且立即再攻。

馬獅龍自忖，如果以力量與他直接比拚，根本不能有取勝的機會。

他只能以靈活的手法，出其不意的一擊，這才是取勝之道。

不過，哥而聶夫已吃過一招，他不會這麼容易再上另一次的當。

馬獅龍仍然避開那直接的攻擊。

他在等候機會。

但哥而聶夫已極為謹慎，他不敢再小覷面前的馬獅龍，這個來自東方的人。

馬獅龍無法，不斷的向後退。

人羣也起了哄動。

因為馬獅龍連退十丈，再退的話，便會到達一邊牆壁，如果後面沒有退路，他便會出現捱打的局面。

馬獅龍自己也明白。

不過，哥而聶夫的拳實在厲害。

忽然，馬獅龍大喝一聲，這喝聲使哥而聶夫也有些愕然。

就在這刹，馬獅龍躍起，踢出四脚。

當年李小龍以踢出三脚而名震中外，而馬獅龍這一踢，却踢出四脚。

這四脚是由下盤開始。

一脚踢在哥而聶夫的腿骨。

第二脚踢在他的下胯。

第三脚是踢向他的腰間。

第四脚……

最厲害的第四脚，竟是踢在他的臉頰上。

哥而聶夫被踢中臉孔，有些暈眩，不過，他仍然十分鎮定，雙手護着面門。

而馬獅龍已墜回地面，並沒有停下來，趁這唯一的好機會，閃身而去。

哥而聶夫再定神的時候，却看不到馬獅龍，因為馬獅龍已在他的背後。

哥而聶夫已知道不對勁。

他只覺背後極痛！

原來馬獅龍已在他背後，並且發出勁招，轉向他的背部。

哥而聶夫踉蹌的向前仆去。

馬獅龍再趁此良機，一連向他左右腰旁踢去。

這地方是腰間最弱的地方，並且可以使人的呼吸窒住，氣力也立即減弱。

哥而聶夫為了避開馬獅龍的攻擊，翻了幾個身，但仍然離不開馬獅龍。

哥而聶夫狼狽極了！

而旁邊的人噓聲更勁。

很明顯，馬獅龍已勝了這次的對打。

不過，哥而聶夫不是一個輕易放棄的人，他能在衆多將領之中冒出頭來，成為這艘巨大航空母艦的艦長，自然有他個人的本領。

這種本領特別是在危險關頭顯露了出來。

他忍着痛，也忍着刺耳的噓聲，突然翻身，並且向上撲去。

馬獅龍也料不到他會有此一着。

他無法躲避。

哥而聶夫雙手緊抱着馬獅龍。

馬獅龍起初還掙扎着，不過，他越是掙扎，哥而聶夫的雙手越是收緊。

這可算是蘇聯人的國技。

好一招「熊抱」。

哥而聶夫的雙手像個大鐵鉗在收緊，把馬獅龍壓得連呼吸也覺得困難。

想不到這垂死的一招，竟把整個形勢扭轉過來。

馬獅龍竟然全身發軟。

他的呼吸也像停頓下來。

哥而聶夫知道他的「熊抱」奏效。

他開始放開。

這一放開却被懷中放軟的馬獅龍突然再度發難。

馬獅龍原來是詐死！

他一竄上，雙拳左右而來，打向哥而聶夫的左右太陽穴！

哥而聶夫頭痛欲裂。

整個人癱瘓下來，倒在地上。

在場的人都喝起采來！

馬獅龍也慢慢的站了起來，深深地吸了一氣。

有人上前救哥而聶夫，他很快便清醒了。

這一場的對打實在是精采極了。

勝負只在於一剎那！

不過，最後勝利還是屬於馬獅龍，他望着躺在地下的哥而聶夫。

哥而聶夫慢慢的爬了上來。

良久，他才道：「為甚麼你能擺脫我的熊抱？」

馬獅龍道：「因為你的口太臭，使我忍受不住！」

圍觀的人都笑了起來。

哥而聶夫十分沒趣。

馬獅龍道：「我們可以離開了吧！」

哥而聶夫望望四周的人，那些都是他的手下，他眼光所到之處，也立刻靜了下來。

他雖是一個敗下陣來的人，但仍有他的威嚴。

「當然可以！」

麥克與許思瑩齊步的走向馬獅龍。

馬獅龍道：「我要一架直升機，要有足夠的燃油，到達最近的一個歐洲城市！」

「沒有問題！」哥而聶夫倒是一個肯認輸的人，並且十分爽快。

「好，我們上甲板！」

其他圍觀的船員士兵都已散去。

五個守衛仍然伴着哥而聶夫。

他們一同乘了升降機上了甲板。

升降機極大，可以載運一輛汽車，因此，他們各自站在一邊。

那五個守衛對馬獅龍怒目而視。

他們都想在升降機內發難，不過，哥而聶夫阻止了他們，而且用俄語說了一句話。

馬獅龍當然不知他在說甚麼，只是望着他。

哥而聶夫道：「你想知道我說甚麼？」

馬獅龍不置可否。

哥而聶夫道：「我說你還是要敗給我！」

馬獅龍冷笑。

哥而聶夫也沒有再爭辯。

他們來到了甲板。

哥而聶夫道：「那邊的一架直升機，性能最好，你們可以直飛！」

馬獅龍道：「我希望你守諾言！」

哥而聶夫道：「我當然會！」

馬獅龍實在是半信半疑，不過，在這情形之下，只能見步行步。

他們走近直升機。

馬獅龍向麥克道：「你陪許思瑩先上！」

麥克依言。

馬獅龍最後才上直升機，坐在駕駛位上，正想發動機器。

突然，哥而聶夫也上前來，對麥克道：「你想找尋的太空輻射金屬，我可以爲你預備！」

麥克的反應非常厲害，道：「甚麼？」

「只有我們才有！」

麥克道：「你騙我！」

「沒有，你的情報十分準確！」

馬獅龍並不明白他們在說甚麼。

不過，麥克臉上呈現興奮的神色。

「你下來！」哥而聶夫道。

麥克竟然跳下來。

許思瑩拉着他，但竟被他一手揮開，並且立刻跳了下來。

麥克回首對馬獅龍道：「你們走吧！」

許思瑩道：「麥克！」

麥克連一眼也沒有看許思瑩，只重覆地道：「你們走吧！」

哥而聶夫得意地笑了。

馬獅龍望着許思瑩，只見她淚水盈睫。

「你們走吧！」哥而聶夫道：「馬獅龍，我已說過，你贏不了我，我們是勝利者！」

馬獅龍一時之間，也分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否眞的敗在哥而聶夫的手上。

如果在拯救麥克朗卡來說，他無疑是敗了，而且輸得一敗塗地！

不過，麥克是一個反覆無常的人，也許，他有他的問題與立場，馬獅龍只好爲自己打算。

「你還跟麥克？」馬獅龍問許思瑩。

許思瑩抹去了眼淚，道：「不！」

「爲甚麼？」

「他在這情形之下，竟然這樣不顧我而去，我對他還有甚麼留戀！」

馬獅龍明白她的心意，她的心已碎。

千辛萬苦而來，竟敵不過哥而聶夫的一句話——太空輻射金屬——他便不顧一切而去。

她還有甚麼值得留戀，並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可能是一個美夢的破滅！

也許，許思瑩如沒有來此冒險的話，她還會擁有一個美夢。

而今一切都毀滅了。

麥克郎卡並非是她想像中的一個浪漫的人，他有他自己的野心。

但爲了自己的野心，他會拋棄一切，包括他所愛的，甚至他一個不滿週歲的兒子！

馬獅龍有點茫然。

許思瑩反而冷靜過來，道：「我們走吧！」

馬獅龍發動了引擎。

麥克與哥而聶夫返回船艙，他眞的沒有再回首看許思瑩一眼。

馬獅龍頓時也感到人世間的冷酷。

他一抽上升桿，直升機向上騰空。

哥而聶夫沒有攻擊他們，因爲馬獅龍與許思瑩在他心目之中，再沒有利用價值！

* * *

馬獅龍把直升機直駛往歐洲一個親蘇聯的國家去，並且得到降落的許可。

這一切的安排，相信都是由於哥而聶夫的命令，他不明白爲甚麼哥而聶夫會敗在自己的手下，反而會爲他安排一切！

馬獅龍把直升機交與那地方的機場，他們爲了避免不必要的痲煩，離開了那地方，直飛巴黎。

只有在自由而法治的地方，他們才感到安全。

巴黎是一個美麗的地方，不過，許思瑩對一切都似乎是意興闌珊！

馬獅龍看着她，也感染到她的傷感。

既然來到這麼美麗的地方，馬獅龍提議四處看一看才回去。

許思瑩並沒有異議。

他們在大道上漫步。

看着車輛在身旁飛馳，行人道上有各式各樣的人。許思瑩有點感慨地道：「他們爲的是甚麼！」

馬獅龍道：「人生便是這樣！」

他們在一處路邊茶座坐了下來。

馬獅龍道：「你對麥克完全失望？」

「不要再說他！」

「我却有不同的意見！」馬獅龍道，他却欲言又止。

許思瑩等了一會，才道：「怎麼？」

「我認識麥克並不深。」

「我也是！」

兩人相視，笑了起來。

許思瑩與麥克結婚生子，却仍說與麥克認識不深，那實在可笑。

「不過，」馬獅龍續道：「我却認爲他並不是一個那麼反覆不定的人！」

「爲甚麼？」

「他與我一起把拖回那艘被網着的潛艇，他一路的表現，他是一個極忠於工作的人！」

「也許是。」

「難道他要跟哥而聶夫，留在航空母艦之上，有他的苦衷？」

許思瑩呆住，沉思良久。

馬獅龍道：「你記得哥而聶夫說些甚麼？」

「是太空輻射金屬！」

「是的，是太空輻射金屬，那究竟是甚麼？」馬獅龍即是問許思瑩，也像在問自己。

忽然，馬獅龍想起了麥克與許思瑩的兒子，那個全身發光的兒子。

經過盧醫生的證實，那是輻射。

那種輻射令到孩子發光，與哥而聶夫所提的太空輻射金屬有沒有關係？

最大的關係，只是在「輻射」二字的上面。

地球上也有很多輻射的物質，爲何會與「太空」二字聯上了關係？

難道是新的發現，只有在太空之中，才會出現的輻射金屬？

這個想法似乎帶來另外一些有趣的問題。

馬獅龍道：「麥克是個狂熱的工作者，是一個極有理想的科學家，你同意嗎？」

許思瑩點點頭。

「但突然在東方出現，是因爲他在美國的研究中，一直停滯不前！」

「是的！」

「他來東方，是爲找尋突破！」

馬獅龍突然有了靈感似的。

他自言自語地道：「難道太空輻射金屬是一項突破？是他夢寐追求的東西？」

許思瑩沒有答話。

「對了，只有找到自己的理想，他才會放棄他身邊最寶貴的東西。」馬獅龍道。

「我與孩子也比不上？」許思瑩仍有女性的固執。

馬獅龍道：「也許這東西對他來說，是最重要的，沒有了這東西，他沒有生存意義！」

「這麼嚴重？」

馬獅龍道：「看來我們要小心再看，麥克肯冒險留在航空母艦之上，自然有他的理由，那是爲了甚麼？」

他當然無法想出答案。

馬獅龍是個十分講求實際的人，他不想憑空臆測，也不想再呆下去。

他回到酒店，立刻再致電麥克工作的大學。

大學方面的人並不肯透露其他，只是重覆他們以前所說過的。

馬獅龍道：「他被蘇聯人擄去了！」

對方的反應似乎立刻不同了。

「你是誰？你是麥克朗卡的甚麼人？」

「我是馬獅龍，只是他一個朋友而已！」

「你慢着……」

差不多三分鐘之後，才有反應。

「馬先生，你在巴黎？」

「是的！」

「請你留在酒店之內，我們馬上有人跟你聯絡！」

電話斷了。

馬獅龍呆着，想不到一句「他被蘇聯人擄去了」竟有這麼大的效果。

翌日，馬獅龍與許思瑩一步也沒有離開這酒店，他們等待着，看看有甚麼人會來。

他們一直等到深夜，仍然沒有消息。

當他們各自回房休息的時候，門響了。

馬獅龍去開門。

門外站着一個滿臉風塵的人，他的外貌極其普通，極不顯眼的人。

「馬獅龍？」那人問。

馬獅龍並沒有立刻回應，因爲在外地，隨便的與人搭訕，說不定會惹來無端的災禍。

馬獅龍反問：「閣下是誰？」

「我是找馬獅龍與許思瑩。」那人道。

馬獅龍尚沒有回答。

裏面的許思瑩，却叫道：「馬獅龍，是誰？」

那人一聽了裏面的聲音，已經肯定面前的是馬獅龍，他手一揮。

馬獅龍立即退後。

他在香港追查麥克朗卡下落之時，已經遇到那次獨行的殺手。

因此，那人一晃動，馬獅龍已提高警覺，並且退後，想把門關上。

可惜，他仍然比那人慢了少許。

那人一拳打出，並把門推開。

接着外面竟有五個人，不知從那裏走出來，一湧而入了馬獅龍的房間。

馬獅龍知道，這可能是另一方面來的人。

這不是爭辯的時候，他只能以快速的手脚，去打倒那些人，問個明白。

那人手脚靈活，可惜是對付不了馬獅龍，馬獅龍也只是三兩下連消帶打，便把那人逮住。

可是，其他衝入的人，却去對付許思瑩。

許思瑩當然不敵，並且高叫。

而其中一人手中已多了一罐殺蟲水似的東西，猛噴向許思瑩。

許思瑩正大叫，並立時吸入了那

些噴霧。

馬獅龍看得清楚，許思瑩已止住了聲音，並且跌下，看來非常危險。

馬獅龍為了救她，飛身一躍，並且踢向那手提噴霧罐的人。

那人一閃，把噴霧罐指向馬獅龍。

一陣濃香撲鼻。

馬獅龍立時止住了呼吸，不過，因為他是跳躍過來，未免要吸入一些。

他感到一陣暈眩。

好厲害的毒氣！

不過，他仍然奮力再踢了幾腳。

可惜的是，他一脚比一脚無力，最後，他似乎控制不住自己。

他要倒下。

耳邊起了一陣笑聲。

馬獅龍已失去了知覺。

＊　＊　＊

當他醒來的時候，他只微微開了一絲眼，看見的仍是熟悉的室內佈置。

他的心才定了下來，因為他知道自己並沒有遭那班人擄去。

再看，許思瑩也在另一邊。

而室中遠處，有一個男人坐着，那人正口含香烟，而他身畔也有一罐噴霧器。

馬獅龍心中滿是憤怒，他平常最憎惡用那些陰毒武器的人。

這次的栽倒，也是敗在那罐東西上。

他再看清楚形勢，看來，這人是唯一留下來監視他們兩人的人。

這正是一個洩心頭憤恨的好時刻，也是逃走的好機會。

他移動了一下，發覺筋骨仍有力。

那人並沒有注意，仍然在吸烟。

馬獅龍一個鯉魚翻身，撲向那人。

那人也是十分機靈，一閃身，手握噴霧器。

馬獅龍當然不會再讓他有機會使用噴霧器，他一脚踢向那人的右手，另一脚踢向那人的腹部。

那人的右手噴霧器已被踢開了。

而另一脚雖然並沒有踢個正着，但也夠他受了！

他叫了一聲。

馬獅龍又再上前。

那人突然滾身向後，叫道：「我救了你們，你反而要打我？」

馬獅龍不知那人胡謅甚麼。

他又再次撲上。

那人連閃了五招，叫道：「我是華域，是大學派來的人！」

馬獅龍聽了，立時停了下來，問道：「甚麼大學派來的人？」

「你前日不是打過電話給大學，詢問有關麥克朗卡的事，我們已答應過派人來。」

「你便是……」

「是的，我叫華域，是大學派來，專責調查麥克朗卡失踪的事情，為甚麼……」

「你為甚麼又手提噴霧器？」馬獅龍問。

這時，許思瑩也醒來。

「我未到你們的房間時，只見五個人圍攻你們，我本想不出面，但你們却暈倒了，我只好進來，把他們打走了，然後……」

「你一人打走他們五人？」馬獅龍問。

「我……我當然……」

馬獅龍用極度懷疑的目光望着他。

他訥訥地續道：「我並不是有飛天的本領，那是因為我手中的毒霧比他們的更厲害！」

「這毒霧？」馬獅龍指着他手中那罐噴霧。

「不是這罐，這罐是用來解救你們的！」

馬獅龍一時之間，實在無法明白事情的經過。

華域道：「事情是這樣的，當他們想擄你們走，我知道不出來是不可能的了，我推開門，拋入了一個毒霧彈，一時之間，整個房間煙霧瀰漫，那五個人也無息無聲的躺了下來！」

「我還以為你的功夫這麼了得！」

華域續道：「我立刻把你們兩人拖了出來，把你們搬來這間房間……」

「這不是我們的房間？」許思瑩問。

馬獅龍看着遠處的房門號碼，果然是不同。

酒店的客房，陳設佈置都是一模一樣，因此，當他醒過來，沒有注意細節，還以為自己仍在自己的房間內。

「那些人呢？」

「我拖了他們出電梯，下面的工作人員，會以為他們都是喝醉了！」

馬獅龍道：「你那麼輕易便放了他們？」

「當然不是，你看……」華域打開了一個抽屜，裏面有五枝手槍，都是十分輕巧而厲害的型號。

「還有他們的身份？」

華域道：「我搜過他們的身，身上並沒有證件，看來，他們是間諜！」

「間諜，是蘇聯派來的間諜！」許思瑩道。

馬獅龍忽然醒悟道：「其實他們一直在監視我們，可惜他們沒有耐性，棋差一着！」

華域道：「是的，麥克究竟去了那裏？」

許思瑩一聽見他提及麥克，特別敏感，問道：「你究竟是誰？」

「我——對，我還沒有介紹我自己，我是屬於……美國政府的，我與許多部門有聯繫！」

馬獅龍明白他的身份，道：「你也

是間諜？」

那人一時之間啞口無言，半晌，才笑道：「是的，但我們對這個外號十分抗拒！」

「你一向認識麥克？」

「不，但我有他足夠的資料，他是大學內的研究員，並且一直在輻射實驗室內工作，直至去年，不，亦該是前年，他向大學申請大假，一放便是放了一年！」

資料並沒有錯誤。

華域道：「這些事情，在美國大學常常出現，他們作研究的，有很多基金支持，因此他們放一兩年大假，並沒有甚麼出奇的地方！」

「後來，他在澳門結了婚，那也是他私人的事。我們無權干涉，不過……」

「不過甚麼？」

「你們說他已被蘇聯擄了？」

馬獅龍道：「是的！」

華域嘆了口氣，道：「那事件便複雜了！」

「怎麼複雜？」

「麥克朗卡是個人材，尤其是在輻射學上面，蘇聯擄了他，利用他的知識，可能會為禍人間！」

許思瑩問：「怎麼會為禍人間？」

華域道：「我並不是研究輻射的人，因此我不明白，上頭也沒有向我解釋。」

馬獅龍道：「他們派你來，找他回去？」

「是上頭的主觀願望！」

看來華域對自己的任務，並不樂觀。

華域道：「你們疲倦嗎？」

馬獅龍道：「我還可以，許思瑩，妳怎麼了？」

「沒問題！」

「妳是麥克的太太？」

許思瑩點點頭。

華域道：「你們合力找麥克？」

馬獅龍點點頭。

華域道：「馬先生，你的名字我也聽過，不過，我有一個疑問，你是現代俠客，嫉惡如仇，特別喜歡對付毒品，不知怎會對這種事件感到興趣？」

馬獅龍與許思瑩便分別的敘述了事情的經過，其中有些細節，當然沒有向華域透露，特別是關於那發光的孩子之事。

華域道：「麥克本來是可以跟你們回來的——不過哥而聶夫的一句話便引他回去了！」

「是的，太空輻射金屬——那究竟是甚麼？」許思瑩也不禁再問。

華域道：「我也不知道！」

這時，馬獅龍與許思瑩都呵欠頻頻。

華域道：「我們一定可以找出真相，也可以把麥克搶回來，你們先休息吧！麥克太太，妳可以進我們隔鄰的房間，我已為妳租下！」

許思瑩拖着疲倦的身體離開。

馬獅龍也倒在床上，藥物加上疲倦，他已沉沉的入了睡鄉。

當馬獅龍醒來的時候，已是另一日的黃昏。

華域呆呆的坐在沙發上，口銜香烟。

馬獅龍梳洗過後，又與華域談起來。

華域道：「麥克是神秘的人！」

馬獅龍點點頭。

華域續道：「本來，他遇到意中人，然後結婚生子，也沒有甚麼可疑之處，但當他有了兒子之後，他整個人也變了，也在這個時刻失踪，為了甚麼？」

「你們不是一直監視他的嗎？」

「我承認，但我們並沒有甚麼發現，只覺得奇怪，他們有了孩子之後，便要住到一處荒僻的郊外！」

馬獅龍道：「你以為麥克朗卡是甚麼人？」

「你知道……」

馬獅龍立即明白，麥克朗卡仍然有很多神秘的事情，未為自己所知。

馬獅龍這話其實是不經意的，試探華域的口風，但華域却仍口硬。

馬獅龍道：「為了救麥克，我們要好好合作！」

「是的，我明白你與麥克一起去拖潛艇，一起工作過，你應該對他了解多些！」

「其實也沒有甚麼，他工作能力強，作為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科學家，也不算甚麼！不過，他很少說話，這倒是事實！」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華域道。

馬獅龍並不表示十分感興趣。

華域道：「我得到上面的口風，但未經証實，麥克朗卡可能是個外來人！」

「甚麼外來人？」

「外星人！」

「甚麼？」馬獅龍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道：「他的外表與我們一模一樣，甚至是功能也是——他可以與人結婚生子！」

馬獅龍忽然想起他那發光的孩子。

他想了一會，終於道：「華域，我也告訴你一個秘密，解答你們查不到的消息！」

「甚麼？」華域却是大表興趣。

馬獅龍道：「他們要躲起來，是因為他們生下了一個發光的嬰兒！」

「甚麼？」

「我已找到一個醫生，為他檢查過，其實是沒有甚麼問題，只不過是身上含有大量的輻射物質！」

「這可以更加證實，他可能是個外星人！」

這時，他們越說越投契，這件事看來，比他們想像中更為有趣，更加刺激。

外面有人敲門，是許思瑩，她見二人正說着，便問：「說些甚麼？」

馬獅龍道：「當然是說怎麼救麥克。」

「有了具體的辦法？」

華域搖搖頭。

馬獅龍道：「我們一邊吃一邊想！」

三人並沒有在酒店內的餐廳進食，因爲外面一定有人在監視他們。

他們從後門出了外面，跳上了一輛計程車。

他們來到一間小餐廳。

小餐廳充滿了人情味，食物的味道格外美味。

那位熱情的店主，在他們吃完了所有的菜後，還親自送了一個美味的甜品。

雖然，他們都盡情的享受美食，但華域一直仍然小心着，當每一道菜端上的時候，他都用一支墨水模樣的東西在食物上輕掃。

許思瑩低聲問：「那是甚麼？」

「看看食物有沒有毒！」

許思瑩還以爲他在開玩笑。

直至那甜品送上。

華域又把甜品一掃，他立時臉色一變，道：「小心，假裝吃好了！」

馬獅龍本來十分喜歡吃甜品，但經他一說，只好裝模作樣的吃，望而興嘆。

華域趁店主沒有留神，已把甜品倒了。

當他們結賬的時候，店主還詢問甜品的味道，華域故意大聲的道：「美妙，美妙極了！」

他們出了店門。

華域道：「我們故作態度輕浮一點！」

三人於是說說笑笑的走着。

馬獅龍當然是小心注意，走了兩個門口，前面是兩列高大的樹木，樹蔭之下，是一些長櫈。

他們坐下。

這街道十分僻靜，是個下手的好地方。

三人坐在長椅之上，表面是十分疲倦懶散，其實是蓄勢以待。

那邊人影一閃。

馬獅龍已大約認得出，是那天來酒店襲擊他的人，他輕聲對許思瑩道：「小心，並且提防他們的噴霧！」

馬獅龍已想出對付他們之法。

他手在袋中，袋內已有了那支中子光束槍。

五個人分別由二個方向來。

他們手中都拿着一些東西，假若不是手槍的話，一定是那些噴霧器。

他們慢慢的走來，因爲那些甜品早已下毒，他們三人應該沒有多大的反抗能力。

當他們一近，馬獅龍第一個站了起來。

其中一人已舉起一個噴霧器。

但馬獅龍比他更快。

他的中子光束槍射向他們的手腕，沒有煙也沒有槍聲，那人手腕垂下，噴霧器也跌在地上。

另一人也動。

馬獅龍也向他射了一下。

那人已癱瘓的倒在地上。

其他的三人不敢再妄動。

馬獅龍笑道：「先好好扶上你們的友人！」

其中兩個人扶起了那個倒地的。

「坐下！」

五人都坐在旁邊的一張長櫈上。

馬獅龍走近其中一個，似是發施號令的頭子，用中子光束槍指着他的太陽穴，道：「我從未試過用這東西指向一個人的頭部！」

那人十分倔强，道：「你殺了我！」

馬獅龍笑道：「你知道這槍殺不了你，也不會把你的頭轟去！」

那人聽了，蠢蠢欲動。

馬獅龍立即沉聲道：「我一按下去，你立時會變成一個白痴！」

那人呆了下來。

死並不是那麼可怕，活着而成白痴，沒有人敢想像，因此，他呆了下來。

馬獅龍道：「你們其他人呢？」

那人道：「快來了！」

果然，過不了一會，一輛輕型的客貨車駛來，前面的擋風玻璃是茶褐色的，後面的車到是密封的。

馬獅龍向華域與許思瑩道：「我們假裝被擄！」

車子停了。

那受馬獅龍中子光束鎗來控制的人，倒也合作，作狀地把他們推上了車。

那人想離開，馬獅龍在旁，中子光束鎗一指。

那人道：「我也坐在後面，這三個都是十分危險的人物，我不能讓他們單獨！」

那客貨車司機沒有異議。

接着，有另外一輛普通汽車來，接了其他的人。

潛入基地　獲得情報

馬獅龍入了車廂，對那首領道：「吩咐他們勿亂動，否則你第一個變白痴，他們逃不過我的鎗！」

那首領用俄語說了一些話。

馬獅龍正想迫他再用英文說。

但華域却道：「他沒有違抗你的命令，他是不想變成白痴的！」

原來華域是精通俄語的！

客貨車開始移動。

馬獅龍一直用中子光束鎗控制着那首領，在這個反客爲主的情況下，馬獅龍佔的優勢並不太多。

只要那些下屬決定犧牲首領的話，馬獅龍便會有極大的痲煩。

馬獅龍並不是不知道這情況，而且由於心急要入虎穴，因此在明知吃虧的情況之下，也冒險一試。

馬獅龍輕聲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那人道：「耶利夫！」

「要多久才到你們的總部？」

耶利夫道：「如果沒有意外，三十分鐘！」

「那是甚麼地方？」

耶利夫有點支吾，馬獅龍把鎗向他腰間一撞，他才道：「這是一個臨時總部，負責……負責捉你們！」

「捉我們？爲甚麼要捉我們？」

耶利夫道：「我不知道，我們只是奉命行事！」

馬獅龍不敢肯定他是否說謊，如果那航空母艦艦長哥而聶夫仍然與這事件有關的話，那麼再度捕捉他們，最可能的原因是麥克朗卡出了問題。

馬獅龍想到這點，許思瑩也想到這點，她輕輕推了一下馬獅龍，用廣東話問馬獅龍：「麥克有痲煩？」

「如果有痲煩，我們就去看個究竟！」

車子突然慢了下來。

華域把車門拉開少許，道：「唉，這地方是巴黎的博物館，爲甚麼……」

車子是向下駛去。

華域是非常熟悉巴黎的地方，他續道：「是駛往下面的停車場！」

車速突然又加快。

馬獅龍知道不對勁，因爲在地下停車場，沒有理由是需要加快的。

他用中子光束鎗指向耶利夫的頭部，但車却突然煞掣停了下來。

華域一直坐在車門，並且開了車門少許，用來看看外面的情形，叫道：「爲甚麼這麼光的？」

車門已被拉開。

强光自外射入，使他們無法睜開眼睛。

而馬獅龍身旁的耶利夫已第一個衝出了車外，他似乎是預知有這强光，因此，他還可以在這强光之下，採取一些行動。

但馬獅龍、華域與許思瑩都不能夠移動，因爲那强光實在厲害，他們能做的，只是用手掩着眼睛。

就是用手掩着了眼睛，他們仍然可以感覺到那光線。

有人叫道：「切勿張開眼睛，否則你們便會盲了！」

接着，有人走近車門，道：「一個一個慢慢的下來，掩着眼睛！」

就算沒有人吩咐，他們也會拚命掩着眼睛，因爲他們不單感到强光，還感到眼球有些刺痛，淚水自然落下。

他們被人拖下了車，並拷上了手鐐。

他們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

他們被安置坐在椅子之上。

過了很久，外面的强光已暗了下來，眼球再沒有那種刺痛，淚水也暫時止住。

「你們可以慢慢的睜開眼睛！」

馬獅龍依言慢慢的睜開。

眼睛是睜開了，但看見的是一片混沌，馬獅龍心中一凛，還以爲自己已盲了。

但幸好那盲的感覺漸漸消失。

他可以看到……

但那景像却是使他震驚。

三個人，三個極爲古怪的人，全身黑色的皮革，最令他震驚的是，那三個人有一雙極大的眼睛，就像青蛙生長在額上的眼睛一般。

許思瑩發出驚叫。

她第一個被這三個怪人嚇得叫了起來。

那三個人同時笑了起來。

其中一個道：「許思瑩，你想再見你的丈夫嗎？」

許思瑩道：「早已被你們捉了！」

那人道：「如果你合作的話，再見你丈夫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這三人的目標似乎是向着許思瑩。

馬獅龍有了足夠的時間觀察周圍的環境。

那三個並非甚麼怪人，而是他們都戴了保護極爲週全的眼鏡。否則，剛才那强光的環境，他們是無法看到東西的。

三人都是坐在那種轉動自如的旋轉椅上，前面是一張長桌，桌上有很多東西。

有一座東西，好像是一座爆炸用的開關掣，一按下去，便可以令安好的炸葯爆炸。

難道這地方裝上了炸葯？

沒有理由，這三個人也在這室內，沒有理由是安上炸葯的。

忽然，其中一人按了桌上一個電鈕，另一邊居然出現了一個畫面。

是麥克朗卡！

他似乎是在空中飄浮。

那人道：「他已完全答應我們，並且將會成爲我們太空實驗室的工作人員！」

馬獅龍道：「他正在接受訓練？這是無重狀態？」

那人笑道：「馬先生，你的觀察力不錯。」

「你認識我？」馬獅龍問。

「鼎鼎大名的馬獅龍，當然認識！有朝一日，假如我們的社會也有了毒品的問題，也許，我們也要借助你一臂之力！」

他們得到關於馬獅龍的資料，實在也不少！

許思瑩道：「麥克要獻身科學，我也沒話可說！」

那人道：「不，他是一個多情的人！」

「這話是甚麼意思？」

「因爲他並不想單獨上太空，他想

妳……」

「想我一同去?」

「我們不知他確實的意思，因此，請你也走一遭!這次是妳們兩夫婦的相聚，不用這兩位英雄了!」

馬獅龍與華域相視苦笑。

馬獅龍道:「我不能讓她單獨去!」

那人道:「你有權發言嗎?」

那畫面突然一變，麥克正襟危坐的對着鏡頭說話:「思瑩，妳……來……吧!」

那三個字說得極慢。

在馬獅龍聽來，那是三個沒有甚麼感情的語音，但對許思瑩來說，卻使她眼淚有如缺了河堤般瀉下。

畫面突然又消失了。

右邊牆處一道滑門無聲無息的開了。

進來的竟是耶利夫。

他看看了馬獅龍，並發出陰陰的一笑。

「帶她出去!」

耶利夫拉着許思瑩，她手上也有手鐐，沒有反抗的能力。

「你們兩個好好的談一下，你們此去並不會寂寞的!」說完他們也似乎要離開。

馬獅龍聽得出，他的話裏有另外一種意思，雖然那意思是十分模糊。

但可以肯定一點是，那並非好事。

眼看許思瑩要被帶走，而那三人也會走，剩下自己與華域被囚於一處不知名的地方，假若再耽下去，自己與華域的未來境況實在是不堪想像。

不能再猶豫。

華域似乎也有同感!

那三人已站了起來。

馬獅龍雖然雙手被鎖，但他跳躍能力仍然極佳!

「反抗?」

那些人都大笑。

只見其中一人，按下桌上那座引爆器似的東西，立時之間，强光再現。

至此，馬獅龍才知道那引爆器似的東西，原來是控制那强光的。

馬獅龍在閉上眼睛之前，已看清楚那三人所站的位置，而且一躍而到。

馬獅龍的迅速行爲令那三人大爲愕然。

他一躍上桌，雙手箍下，其中一人狂叫一聲，馬獅龍在撲身向前，把那人的眼鏡一抽!

那人狂叫，滚在地上。

馬獅龍把那奪來的眼鏡載在眼上。

他慢慢睁開了眼睛。

有了眼鏡，强光不再刺目，而另外兩人已攻上，馬獅龍雙手雖被鎖着，但仍可以雙手出拳。

他先打倒一人。

另一人攻上。

馬獅龍並沒有迎上他，只是一個閃身，讓那人撲了一個空，而馬獅龍卻趁他撲下之際，返身從他後面而來，雙手抽起他繫在腦後的眼鏡帶。

那人的眼鏡被抽起，接着便是狂叫。

强光使他幾乎盲了。

馬獅龍立時把眼鏡抛了給華域。

華域一接過，立刻戴上。

室中只有一個還戴着眼鏡的，他似乎被馬獅龍的身手所嚇怕。

馬獅龍道:「你不想盲吧!」

那人怯懦的，不知如何是好。

「鎖匙!」

那人指指枱面。

枱面果然有鎖匙，馬獅龍開了手鐐，也爲華域開了，同時，馬獅龍按下了那個引爆器手掣。

室內强光已熄。

馬獅龍喝問那人道:「耶利夫帶了許思瑩往那裏?」

那人支吾。

華域一手便把那人眼鏡奪下。

那人極驚慌。

馬獅龍道:「假如你不想盲，說實話。」

「他們上機!」

「上飛機?去那裏!」

「西伯利亞!」

「爲甚麼?」

「與麥克朗卡會合上太空實驗室!」

麥克要上太空實驗室的事，竟然是眞的。

「叫他回來!」

華域控制着那强光的開關，道:「你不要再弄花樣，否則……」

那人按下一個電鈕，道:「耶利夫，回……來!」

「回來」這兩字聲音怪異。

馬獅龍已知他可能是發出了一些警告。

不一會，門又滑開。

只有耶利夫一個人，挺着鎗衝了入來。

華域立時按下那强光開關。

那人狂叫一聲，相信眼睛已受創。

然而，那個耶利夫卻閃在門外，用鎗亂掃了一會。

馬獅龍與華域分別滚開，翻了幾個觔斗。

强光突然熄了。

華域知道馬獅龍已控制了强光，他慢慢的爬到門處，耶利夫見室內沒有動靜，爲了安全，他又向室內盲目的掃射。

鎗聲之後，是「哎呀」連聲。

中鎗的並不是馬獅龍與華域，而是那三個人。

耶利夫再等了一會，再沒反應，便想離開。

那知道，華域已爬出門外，一手

抓住他的腿，硬生生的把他拉了入室中，並把門掩上。

那時，室內是黑暗一片。

馬獅龍道:「耶利夫，你想盲嗎?」

「不!」

「那麼好好聽我的話!」

「好……好……」

「我的中子光束鎗?」馬獅龍問。

耶利夫道:「在我處!」

「抛在地上!」

耶利夫果然依言，馬獅龍上前拾回中子光束鎗。

「好，我們上機!」

馬獅龍與華域各自把那兩個人身上的皮草衣服脫了下來，穿在自己的身上。

加上那個古怪的大眼鏡，看來他們與那些蘇俄人並沒有甚麼不同。

「好了，帶我們去!」

耶利夫領着二人，出了甬道之後，只見許思瑩被放在一旁。

馬獅龍立刻爲她開了鎖。

耶利夫突然看看手錶，道:

「快!」

他們跟着耶利夫，直向那光處跑。

原來他們所處的是一個地下停車場，當他們剛到了地面，下面便傳來好像是地震一般的爆炸。

「怎麼了?」

「我們早已預備把這秘密單位毁了!」

馬獅龍與華域相視，不禁用手抹去額前的汗，假如不是制服了他們，兩人便會喪生在這個停車場下，連屍骨也會無影無踪!

耶利夫帶着三人，來到外面，已經有一架直升機在等候着。

直升機高飛，十五分鐘之後，便降落在一個小機場，機場之上，停了一架古怪的飛機!

耶利夫與那些人說了一些暗語，便要上那古怪飛機，馬獅龍看了，實在不敢上去。

因爲那飛機根本不像普通的飛機，三尖八角的機翼，很像一艘外星人的太空船。

耶利夫道:「這是我們最新的隱形機，速度達七倍超音速，而且不會被世上現有任何雷達所探測得到!」

華域道:「你又要弄花樣?」

耶利夫道:「不，許小姐已成了一級重要人物，上面的命令是無論如何也要活捉許小姐回去!」

「我們呢?」

「在計劃中，你們是已經不存在的!」

「也許他們知道我們仍存在的!」

「不會的，這次我們是直接向太空署負責的!」

他們上了飛機。

機身相當狹窄，駕駛座位上，卻已坐着正副機師，他們都沒有理會上機的人物。

耶利夫道:「直飛發射基地!」

正機師回首問道:「人到齊了沒有?」

耶利夫道:「到齊了，立即開行!」

他們分別的坐在那看來簡陋的座位上，但一座下卻是異常的舒適，看來，這先進的飛機，是與別不同的。

飛機的升空，也非常寧靜而迅速。

馬獅龍一直監視着耶利夫，並且坐在他的隔鄰，從窗口向外望，只見雲霧縹緲，馬獅龍問:「要多少時間才到那火箭發射基地?」

「如果是普通飛機的話，那需要二十小時左右，但根本就沒有班機飛往基地，而今，我們需要三小時多!」

「麥克已在基地之內?」

「相信是，而且會作升空準備!」

「爲甚麼?他是一個美國的研究人員，他怎會參加你們的太空實驗室計劃?」

「眞正原因我實在不知道!不過，他有資格進入我們的太空實驗室，自然有他不同凡响之處。」

許思瑩這時插口，問了很多與麥克有關的事情，耶利夫也一一解答。

華域也不時插口問了一些細節，耶利夫也不以爲嫌，相當坦白的回答。

馬獅龍心下覺得非常奇怪:爲甚麼耶利夫會這麼合作?而今他是被脅持着的。

馬獅龍忍不住問道:「耶利夫，爲甚麼你這麼合作?有甚麼陰謀?」

耶利夫嘆了口氣，道:「我在你的中子光束鎗下，還有甚麼陰謀!」

許思瑩也道:「你們向來也憎恨我們外國人?」

「是的，從前也許有些，那是因爲我一向受的教育都是如此。」

「現在呢?」

「現在不同了，而且我的年紀也不同了，我完成這個重大任務……」他的目光不期然的移到許思瑩的身上，續道:「我以後可以成爲一個普通人了!」

「你而今身份複雜?」

「是的，我是軍人，是間諜，甚至是一個不擇手段的人，但到了基地之後，我任務完成，正式退休……」

馬獅龍道:「你爲甚麼這麼合作?」

耶利夫道:「老實告訴你們，你們進入了基地之後，根本沒有生存的機會，那我爲甚麼要與幾個死人發生不必要的對抗?」

耶利夫的說話是輕描淡寫，可是他們三人聽了，卻是感到毛骨悚然。

三個已死的人?

那實在是恐怖的描繪。

華域似乎忍受不了他的說話，道:「你不怕我們就在這裏先結束你的生

命？」

「不怕，在這高速的飛機之內，任何的變故，誰也救不了我們！我想，你們却不想變成西伯利亞上空的一堆坭塵吧！」耶利夫非常鎮定地道。

三人聽了，實在是無可奈何。

這時，機師正與地面聯絡。

馬獅龍看看手錶，果然是飛行了三個鐘頭。

耶利夫道：「快到了，祝你們好運！」

馬獅龍突然感到一些耳痛，飛機已迅速的下降，他深深地吸了口氣。

他突然感到一陣孤獨，一陣恐懼不知從那裏而來，襲向他的心頭。

馬獅龍向來出生入死，從來不皺一下眉頭。

可是，這次，他竟然感到恐懼。

因爲他知道將要面對的，並非一般的人，而是……他實在不知道將會面對甚麼。

這時，他外表仍然異常鎮定。

飛機迅速下降。

馬獅龍道：「隨我們下機！」

耶利夫並沒有反抗，笑道：「我看押着我也沒有用！」

他的話並沒有欺騙他們。

接機的人是哥而聶夫，後面還有差不多一個連隊的人，每個人都是裝備充足。

馬獅龍一馬當先。

哥而聶夫見了馬獅龍，非常詫異。

馬獅龍明白，在他們的計劃中，自己應該已是一個死人，而今又在哥而聶夫面前出現，當然會令他驚訝。

不過，他的反應極快，道：「馬獅龍先生，歡迎你來參觀我們的基地！」

馬獅龍道：「這次我並不是準備而來，這位是美國的朋友華域！」

「華域先生，你在歐洲工作的成績一向不錯！」

「我們交過手？」

「也許曾有過一些，却是瑣碎的事情！」

華域道：「今次不再瑣碎！」

許思瑩在後面出現。

哥而聶夫道：「好了，我們最重要的客人也出現了。麥克先生十分心急，他希望你也一起與他上太空！」

許思瑩道：「麥克怎麼了？他受了你們甚麼威迫！」

哥而聶夫笑道：「不要這麼說，我們都是文明的人，我們也漸漸開放了！」

這時，一輛裝甲車似的車子駛來。

哥而聶夫道：「請上車！」

馬獅龍並沒有移動一步。

哥而聶夫道：「這裏是千里冰封，在這戶外，沒有人可以活得成的！」

他的說話聽來既是忠告，也是恐嚇。

許思瑩思夫心切，先上了車。

馬獅龍在這情形之下，也無可奈何的跟上，華域也上了車廂。

這裝甲車內却是十分寬敞舒適。

哥而聶夫道：「這地方縱橫三千公里，全是冰封的地方，不過，在我們基地內，却是溫暖如春！」

許思瑩沒有心情聽他的說話，打斷他的話柄，道：「我要求直接去見麥克！」

「好，其實我比你還要心急！」

他們却不明白哥而聶夫這話的意思。

不過，當車子停了，他們下了車。

前面是一座現代化的建築物，而在建築物的遠處，他們可以清晰地看見，那是一個發射場。

馬獅龍走上前幾步，有點楞住。

哥而聶夫道：「馬先生，你沒有看錯！」

「甚麼？」

「那也是一艘穿梭機，外型與美國的似乎是一模一樣，不過，裝備却比美國高出多倍！」

哥而聶夫似乎並未覺得抄襲爲恥，反而引以爲驕傲。

他們在這戶外衹站了三分多鐘，已覺寒意襲人。

哥而聶夫道：「進去！」

他們進入了建築物之內。

負責守衛的人並沒有隨着進來，哥而聶夫領着他們，入了一重門之後又是一重門。

每次入門，他都是以手掌貼門，好像是玩魔術似的。馬獅龍當然知道，那是電腦辨認掌紋之後，才會自動的把門打開。

如果沒有他的帶領，任你有任何飛天遁地的本領，也不能闖入。

怪不得哥而聶夫那麼自信，由自己單獨的領着三人進入這基地實驗室。

最重要的一點，因爲他們還沒有見到麥克，他們不會輕舉妄動。

他們終於來到了一個巨大的房間。

房間內有很多穿着白色衣服的工作人員，還有無數閃動的儀錶。

哥而聶夫用俄語向那些人說話。

那些工作人員聽了都轟然叫好。

馬獅龍因爲聽不懂，問華域道：「他說甚麼？」

「我不明白，他說有更多的白老鼠！」

「白老鼠？」馬獅龍一時之間，也無法明白。

哥而聶夫轉身對許思瑩道：「我帶你去見麥克！」

許思瑩道：「我單獨一人？」

「你害怕甚麼？」

馬獅龍道：「不，我們三人一起去，你們對這基地這麼自信，又何必怕我們？」

哥而聶夫本想說話，但回心一想

，道：「好，你跟我一起去！」

他領着三人進入另一間房間。

室內的設計便像一個客廳，有舒適的沙發與豪華的電視機。

許思瑩道：「麥克呢？」

哥而聶夫開了那大電視機，道：「你們好好的談一會吧！」說完他便出了這大房間。

電視亮了。

畫面出現的，是一個滿是儀錶的空間，接着便是麥克，他已穿上了太空衣服！

「麥克，麥克！」許思瑩有點激動。

電視傳來麥克的聲音：「思瑩，思瑩，我對不起你，假如那日我與你一起離去，便沒有……」

「你在那裡？」

「在穿梭機之內！」

「你將要離開地球，往太空實驗室內？」

「是的，我還要求你與我一起去！」

「我？」許思瑩還以爲聽錯了。

「是的，我有很多實驗，都需要你的幫忙！」

這時，馬獅龍一直看着螢光幕上的麥克，他覺得有點奇怪，他雖然是對着許思瑩說話，但眼睛却似乎在看着另一面。

馬獅龍道：「麥克，你身體沒有問題？」

「沒有，一切都很好，你把思瑩交與哥而聶夫，她會與我一起升空，作一些人類從來沒有試過的實驗，我將會成爲人類太空史上一個英雄。不，我們兩人都會變成英雄……」

他的說話是十分激動的，但眼睛却是不停的在眨着，看來他的眼睛是受了刺激。

不過，假如他眼睛有問題……

馬獅龍突然醒悟。

麥克不停的擠弄眼睛，並不是眼睛有毛病，也不是眼睛受了刺激，而是他要傳遞一個訊息！

馬獅龍再小心一看。

麥克果然在用摩氏密碼的方法，利用眼睛的開合，表示着：留意，留意！

馬獅龍也同樣眨着眼睛表示：知道，知道，你開始說吧！

許思瑩仍然與麥克在說話，麥克也有一些簡單的回答，但他眼睛眨着，表示：我那鞋底內，有兩隻小型磁碟……其一是我研究資料，另一可作破壞，破壞電腦網絡……才有逃生機會。

馬獅龍其實並不大明白，但也用眼睛表示明白。

麥克又續傳來訊息：酒庫……伏特卡酒……

這時，房間的門已開了。

哥而聶夫走了進來，道：「怎麼了？」

他先關上了電視機。

許思瑩望了馬獅龍一眼，馬獅龍道：「許思瑩，爲了你的丈夫，你應該與他一起上太空實驗室！」

哥而聶夫道：「對，馬先生，我認識你這一段時間內，最好就是這句話！」

馬獅龍道：「她去了，我們呢？」

哥而聶夫道：「你們等一下，我送了許小姐上穿梭機之後，會再來替你們安排！」

頓了一頓，哥而聶夫再道：「你們仍可以看着電視，看我一直護送許小姐上穿梭機！」

他開了門，又再回頭說道：「離倒數還有一段時間，你們可以休息一會！」

他帶了許思瑩出外。

華域開了電視機，畫面再不是麥克，而是映着哥而聶夫帶了許思瑩往一處地方，不久，她便換了太空衣出來，又再跟着另一批工作人員，乘了一輛汽車，直往那太空穿梭機。

那途中的過程，電視機並沒有播出，只是映了兩邊實驗室內人們工作的情形。

一時是那龐大的發射基地實驗室。

一時似是穿梭機內的控制室。

可惜的是，他們再看不見麥克的臉孔。

華域看了一會，見沒有甚麼，便向馬獅龍道：「你看到了麥克的訊息嗎？」

馬獅龍道：「他用眼睛的開合，利用摩氏密碼和我傳遞了訊息！」

「怪不得他不停在眨眼！甚麼訊息？」

「他說在他鞋底內，有兩片小型磁碟，一片是記錄他的研究資料，另一片是用作破壞！」

「破壞，怎麼破壞？」

「我也暫時想不到！」

「還有呢？」

「另外，他還說酒庫，伏特卡酒！我也不明白他要說些甚麼。」

華域道：「我們被困在這裏，怎會找到他的鞋子，他的訊息也沒有用！」

馬獅龍道：「他既然用盡了辦法告知我們，一定有他的用意！」

他站了起來，在室中走了一圈。

四面都是牆壁，不過，他忽然推向一邊牆，那牆竟然滑開。

原來，這房間是用了最新式的裝修，這是個客廳，而其他房間在牆之後，只要一推開，他們先見了一個廁所，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房間，看來是睡房。

在進入睡房之前，兩旁是衣櫃。

馬獅龍推開了其中一個衣櫃，赫然有一堆衣物，並且有一雙鞋子在內。

原來麥克在上穿梭機之前，也是在這裏休息的。

馬獅龍立刻拿起那雙鞋子。

那雙鞋子十分名貴，鞋底頗高，他試圖扭開，果然可以扭開的。

他開了其中一隻，裡面果然是有一張小型電腦磁碟，在另一隻鞋上，同樣有另一張小磁碟。

「磁碟怎會破壞？」華域問。

馬獅龍忽然想起，電腦最害怕的是電腦病毒！

「這難道是一張電腦病毒磁碟？」

華域也同意。

馬獅龍道：「還有那酒庫，伏特卡酒？表示了甚麼？」

「伏特卡酒是蘇聯的人的國酒，那可能是……我實在想不到！」

他們又各自說了一些猜測，都沒有令他們兩人認爲是有說服力的！

馬獅龍道：「不過，無論甚麼也好，麥克似乎是提供了我們破壞這基地的一些方法，我們亂想也沒有用，只有隨機應變！」

華域道：「我害怕哥而聶夫不再回來，禁錮我們在這裏，那麼，我們有甚麼辦法也沒用！」

馬獅龍也有同感。

不過，哥而聶夫卻是出乎意料的守諾言很快便回來了！

他入了房間，道：「好了，我帶你們去看看這世紀最偉大的實驗！」

馬獅龍與華域無言的跟着他出去，他們回到那個巨大的房間，那裏滿是螢光屏與閃動的儀錶。

這時，在這控制室的工作人員也增多了。

哥而聶夫在前排之中，找了個位，也叫馬獅龍與華域在旁坐下。

控制室內的工作人員其實已經開始他們的工作，因此，哥而聶夫的地位雖然高，但並沒有人與他招呼。

他也並不介意。

馬獅龍看着那大螢屏。

這時正映着那穿梭機，而那穿梭機已不再是平泊着，而是上了火箭架。

一會，螢屏又出現了分割的畫面，看來是火箭架的不同部份，從外表看來，這火箭也非等閒的火箭。

華域低聲道：「看來是倒數升空！」

馬獅龍點點頭。

華域的猜測已有了証實，一個時間的數字已打在螢幕的一旁。

忽然，畫面又是一轉。

赫然是穿梭機的內部，駕駛座前坐着三個人，他們都是穿上了太空工作服。

三個太空人都忙着調校各種機械與儀錶。

畫面又再一轉。

看來是穿梭機內另一個房間，內有兩人，也是穿着太空工作服。

其中一人似是個女性。

華域道：「女太空人！」

哥而聶夫笑了一笑。

馬獅龍已發覺那女太空人，並非誰人，正是許思瑩，而她面前的，正是麥克。

他們兩人相對，似乎在說話，而且似有所爭辯，可惜畫面並沒有帶來聲音。

哥而聶夫看着，發出陰陰的笑容。

馬獅龍覺得有點奇怪，爲甚麼麥克自己上太空，竟要太太陪伴？難道其中有些蹊蹺？

而哥而聶夫道：「這是本世紀最偉大的實驗！」

馬獅龍仍然不明白。

忽然，他又想起，當他們來到這地方的時候，哥而聶夫曾經用俄語大聲的說過：「帶來更多的白老鼠！」

白老鼠是誰？

當然是指馬獅龍華域與許思瑩三個俘虜。

白老鼠？實驗？

馬獅龍忽然似有醒悟。

難道他們要利用麥克夫婦，作爲一次太空的實驗？

爲甚麼麥克竟會答應他們，作這種可怕的實驗？更令人大感不解的，他們有甚麼力量，竟可以說服麥克，要他與他的妻子共同作這實驗？

在科學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偉大的實驗，可是，在人類的尊嚴來說，是一次大挑戰，一次大侮辱！

爲甚麼他們不找自己人來試，卻要找兩個俘虜來作試驗？顯然他們也不想失去他們自己的尊嚴。

忽然，畫面又再變。

而室內的播音器傳出了一句話。

馬獅龍問道：「說甚麼？」

華域道：「倒數正式開始了，還有一小時，火箭便正式升空！」

還有一小時！

馬獅龍心想：「一定要破壞這升空！」

可是，一切都談何容易，這控制室內一切的東西，全都是不在自己知識範疇內的東西，既無法控制，也不知如何去破壞！

假若要走出外，破壞火箭，更非易事。

難道就這樣眼巴巴的看着火箭升空，然後看着他們口中的所謂最偉大的實驗？

馬獅龍並不反對科學的實驗，就算用人作實驗，爲了證實某一項東西對人有益或有害，那是無可厚非，不過，那一定要人自願。

麥克可能是自願的，但許思瑩肯定並不自願。

她是被擄回來的。

這女孩子所受的苦難實在太多，邂逅這一個男人，生下一個發光的嬰兒，已夠她受，而今還要成爲實驗室中的白老鼠！

馬獅龍記得許思瑩說過，她爲了不想自己那發光的孩子成爲白老鼠，

成爲科學家研究的對象，千辛萬苦，也要把孩子藏起來！

可是，而今她自己竟成爲白老鼠！

這時哥而聶夫忽被人叫去了。

他並沒有理會二人，也許，他太自信，任馬獅龍有三頭六臂，在他這地方，也是無用！

華域忽道：「那磁碟？」

馬獅龍立時會意。

他們面前有一列的電腦，馬獅龍雖然對電腦認識不多，但辦公室內的私人電腦，他也用過不少。

他看看四週的人，沒有人在注意他們，人人都專注在他們自己的工作上。

太空穿梭機的升空，是非常精密的工作，而且需然整體的配合，只有其中一個小環節出了毛病，也會產生想不到災害。

馬獅龍試圖開了一部電腦。

螢屏亮了，出現了一些數據，這些數據與他前後的螢屏數據是一樣的，那證明所有電腦都是同一網絡的。

電腦是附有磁碟機的。

馬獅龍把其中一片放進了磁碟機。

數據立時改變了。

出現在螢屏的，是一些英文，接着是一連串的方程式與一系列的數據。

馬獅龍看着後面其他人的螢屏，並沒有他的數據出現，他知道自己的電腦現在是單獨操作着的。

華域道：「另外一隻！」

馬獅龍立刻抽出那磁碟，放進另一隻，先前那一隻可能是麥克科學研究的記錄，而這一隻——應該是破壞用的磁碟！

這磁碟究竟有甚麼破壞能力？

馬獅龍看着螢屏，只見有很多數據在湧現，他想把那些數據暫時凝住，可是，他按了無數個按鈕，仍然無法弄停。

華域道：「電腦病毒！」

馬獅龍立即又按了一個掣。

這個掣是與其他電腦連接的掣，換句話說，他正要把自己電腦胡亂數據傳入其他電腦。

不一會，已有人驚呼。

這時，哥而聶夫又再進來，他立刻走到這控制室的負責人處，因爲發出驚呼的正是他。

室內的播音又傳來說話，其他在場的工作人員，也發出了驚呼，一時之間，整個控制室十分混亂。

馬獅龍道：「說甚麼？」

華域道：「你成功了，倒數停了！」

那巨型的螢光屏已出現了異常的現象，不時的閃動着，出現的並非畫面，也並非數據，而是忽而黑白，忽而彩色的閃光！

馬獅龍道：「走！」

兩人蹲下，快步的走向出口。

那控制室主管與哥而聶夫說了一番話，哥而聶夫一轉過頭來，發現不見了馬獅龍與華域，他已明白，一切都是由這兩人而起。

他拿起了一個米高峯，大聲地說了幾句話。

不一會整個基地已響起了警報，好像是戰時敵機來襲的警報一般。

這時，馬獅龍與華域已出了那控制室，並走出了一條走廊，他們卻不知走廊會通到那裡。

但他們而今唯一可行的，便是有路便逃。

可是，他們的運氣似乎不大好，走廊竟是一條死巷盡頭之處，並無出路，只有一道門。

他們只希望，打開門便是室外。

可惜，他們的希望不只落空，而且令他們驚詫異常，因爲門一開，赫然是哥而聶夫。

哥而聶夫手上拿着一支輕機，似乎正守候着他們。

原來，控制室是通往這房間的，而走出了控制室，一定要經過這房間，才可以出外。

因此，哥而聶夫有足够的時間等着他們出現。

馬獅龍飛身而起。

輕機已射出一連串的子彈，震撼了整個房間，幸好馬獅龍的飛身，只是一個虛晃，他見哥而聶夫開鎗，他早已滾身向他撲去。

哥而聶夫發現那虛晃的人影，一閃卻不見，立時也改變了鎗嘴的方向。

馬獅龍已滾到他身旁，他沒有把握制服這人，他看見牆角處有一條電線，他拚命一扯，扯脫了一個電掣，他叫道：「勿動！」

哥而聶夫鎗咀已向發聲之處，但他的反應正是慢了一些，馬獅龍已一手抓住他的脚。

馬獅龍道：「我手中有電線，你再動武我們便一起去見閻王！」

馬獅龍把電線兩極互碰一下，立時發出火光。

哥而聶夫當然不明白馬獅龍說些甚麼，不過，那電線的火光已足夠使他明白一切。

他果然是不敢動。

華域已看清楚形勢，一撲而出，繳了哥而聶夫手上的輕機。

馬獅龍放下電線，站了起來，道：「快把麥克與許思瑩放下來！」

「他們都在穿梭機上，因爲倒數已經開始，一切已自動封閉了！」

這當然是廢話，不過，麥克與許思瑩仍在他的手上，他有足夠的本錢。

這時，房間內的另外兩房門已打開，出現的都是持鎗的守衛。

華域手持輕機，指着哥而聶夫的心口，因此沒有一個人敢動。

哥而聶夫道：「你們想怎樣？」

馬獅龍道：「很簡單，我們要回麥克與許思瑩！」

「可以！」出乎馬獅龍與華域的意外，哥而聶夫竟然那麼容易便答應！

哥而聶夫續道：「你放了我，我讓你們到火箭處拯救他們！」

「不，我們一出去，便是亂鎗掃射！」華域道。

哥而聶夫道：「不，我們不會，因爲我相信，世界上沒有人可以抵受外面的氣溫，也沒有辦法以人力可以弄開穿梭機救人！」

馬獅龍道：「如果可以呢？」

華域道：「不要信他的鬼話！」

哥而聶夫道：「如果可以，我答應送你們安全到達歐洲！」

馬獅龍道：「你在開玩笑？」

哥而聶夫道：「我是個軍人！並且在我這麼多手下之前許下諾言！」

華域道：「不要信他！」

馬獅龍也知道，哥而聶夫的話並不可信，但如此僵持下去，敗的機會仍在他們一方。

那似乎是孤注一擲。

但如果再猶豫不決，可能連最後一注也沒有機會擲下，馬獅龍一咬牙，道：「好！」

馬獅龍轉身道：「華域，你看着他，讓我先出去，如果你不想與我同去，你自己可以決定！」

華域還想說話。

馬獅龍已走近前面另一扇門。

哥而聶夫道：「一開門便可通往基地，不過，馬獅龍，我仍然勸你，好好與我們合作！」

馬獅龍已不理會他。

他一手推開了門。

一陣寒風湧入，馬獅龍幾乎也想退後，不過，他鼓起了勇氣，狂奔而出。

走了幾十步，冷空氣已靜了下來。

放眼四周，是白茫茫的一片，只有遠處的火箭發射台，還有燈光閃耀。

他回頭，嘆息了一聲，馬獅龍並沒有怪責華域，他有選擇的權利，他有愛惜自己生命的權利！

不過，人影一晃，華域也衝了出來，手中仍持着那柄輕機。

馬獅龍有點大喜過望，在這惡劣的情形之下，多一個幫手，便多一分生存機會。

華域走上來，叫道：「走！」

他們拚命向前走，急速的運動，使他們暫時保持了身體的體溫。

幸好沒有風吹來，他們總算奔了一段路。

不過面前的火箭基地，卻是咫尺天涯！

他們停了下來，喘着氣，而寒氣卻是迫人，他們知道，不能再停着，可是要繼續行動，體能卻沒法應付。

馬獅龍忽然心生一計，他扯下了自己的皮帶，也叫華域同樣做，於是一人一手互相扯着皮帶。

華域一扯，馬獅龍便滑動，滑動帶來了力量，馬獅龍也趁着去勢，也扯了華域一下。

於是，兩人在互相扯動下，滑向基地，這樣既快，而且也省却不少精力。

在控制室內，哥而聶夫與他的手下，也看到他們這個聰明的辦法，心下不禁也暗暗佩服。

控制室內也有人提議即下殺手，不過哥而聶夫爲了保持自己的信用，並沒有批准，而事實上，他有足夠的信心，馬獅龍一定沒法攻入火箭穿梭機之內，並且一定會反過來求援，那時……他想到這裏，他不禁哈哈大笑，並道：「我說過帶來了更多白老鼠，你看，兩隻白老鼠在冰天雪地下，與冰雪對抗，也是一次好實驗！」

馬獅龍與華域你一扯我一推，雖然是減省了很多氣力，但到了火箭基地前，他們已有點筋疲力盡的感覺。

站在火箭之下，兩個人顯得極其渺小。

華域挺起輕機。

馬獅龍道：「千萬不要輕舉妄動，萬一那三級火箭爆炸，任你有三頭六臂，也逃不了！」

華域當然也知厲害。

他們找了一會，已找到上火箭的升降機，那升降機仍然可以開動，他們想乘上去。

可是，這時附近的燈光突然熄滅，看來是電力失靈，不過，過不了半刻，整個基地又亮了起來。

那並不是電流恢復，而是後備的照明設備投入了工作，燈火雖亮，似乎是有些不同。

他們不敢再乘那升降機，不過，他們想乘也沒法子，因爲內裏也沒有電力供應。

華域有點奇怪道：「爲甚麼會這樣？」

馬獅龍忽然想起：「那電腦病毒？」

「甚麼？」

「那隻電腦病毒的磁碟，不單只可以破壞控制室內的電腦，而且會不斷的蔓延，他們可能害怕那些病毒會傳到這火箭與穿梭機，因此……」

華域道：「那麼，這火箭與穿梭機已完全與控制室失去了聯絡！」

馬獅龍喜道：「如果是事實，那好極了！」

「爲甚麼？」

馬獅龍沒有回答他，他逕向火箭的鐵架上爬去。

華域道：「馬獅龍，小心！」

「火箭既然與控制室切斷了聯絡，那麼，這火箭將不會燃點，沒有甚麼危險的了！」

「那麼，你爬上去做甚麼？」

「你也爬上來！」

華域快手快腳，三兩下已趕到了馬獅龍處。

「上穿梭機處！」馬獅龍道。

華域也沒有追問，兩人就像蜘蛛般往上爬，他們一直爬，終於到了穿梭機的尾部。

馬獅龍向下望，登時有點脚軟，因爲他們已離地足有十層樓那麼高。

「快找尋緊急出口！」

「找來有甚麼用？」

「你難道還不明白……穿梭機與控制室的電腦已完全切斷了，那麼，一切都不受到中央的控制，穿梭機上沒有了電腦，一切都要靠手動了！」

華域聽了，也恍然大悟。

馬獅龍道：「找正式的進口進入穿梭機，看來仍然不容易，但那些緊急逃生出口，因爲電腦的指揮中斷，却會自動的開了！」

馬獅龍的估計並沒有錯誤。

他們終於找到了一個緊急的逃生出口，華域用鎗柄在出口處鑿了幾下，那掩蓋着的門，居然打開了！

「進去！」華域道。

馬獅龍道：「小心！」

那逃生出口非常光滑而陡斜，本來是設計機內的人滑下逃生，當然是極難爬上去。

華域試了兩次，也無法爬上去。

馬獅龍道：「讓我來試試！」

他雙手雙脚撐着那圓形通道的牆壁，一鼓作氣，竟然可以上了大半甬道，接近那出口邊緣，再一提氣，已上了上面。

華域在下面叫道：「我呢？」

馬獅龍看看他所處地方，旁邊有些繩索，看來是預備給太空人逃生的，他便拋下了繩索。

不一會，華域也上來。

「麥克與許思瑩不知在那裏？」

這太空穿梭機雖然很大，但一條飛機通道，並不難找，華域仍提着機槍。

馬獅龍道：「不要開槍，這麼精密的科學結構，毀了實在是可惜！」

華域道：「他們有這麼多軍費預算，這個穿梭機算得是甚麼？」

忽然，一扇門打開，有一個身穿太空衣的人跳出來，竟然手持一支壘球棒。

他大棒一揮。

馬獅龍一閃身，已湊近他的身旁，借力使力，奪了他的壘球棒，反身向他揮去。

那人看不清楚馬獅龍如何奪去他手上的壘球棒，也更不清楚他如何竟會用棒反擊自己！

他避無可避，只以肩膊接了那一棒。

「啪」的一聲，那人被打個正着，仆倒在地上。

這時，裏面又再閃出一人，同樣是穿了太空衣，他手裏也持了一棒，

卻不是壘球棒，而是哥爾夫球棒。

那種大頭的哥爾夫球棒，也是非常的重手。

華域以機關鎗擋他。

「轟」的一聲。

那人再沒有揮第二棒，因爲他已看清楚華域手上的是機關鎗。

華域挺着鎗，作出要開鎗掃射的樣子。

那人定了下來。

馬獅龍叫道：「裏面還有人嗎？」

那人點點頭。

裏面還有三個人，他們都手執一棒，準備一一迎擊他們，可惜，他們一見機關鎗，便自動投降了。

「麥克與許思瑩呢？」

其中一個太空人指着另一間房間。

馬獅龍道：「我們並沒有惡意，只想救回他們夫婦！」

有一個較爲大膽的太空人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馬獅龍道：「電腦發生了毛病，我相信這次升空，又要取消了！」

他們咕嚕的說了一大堆話。

馬獅龍問道：「他們在說粗口！」

華域道：「是的，爲甚麼你這麼快便學懂了那些俄語粗口？」

馬獅龍奔向那房門，叫道：「麥克！」

裏面有人應着：「我們在這裡！」

馬獅龍推開了門。

麥克與許思瑩都在，但許思瑩却躺在床上。

「她怎麼了？」

「她跟我爭辯一番之後，竟然昏倒了！」

「你快抱起她，我們走吧！」

麥克已抱起她。

他們一起來到那五個太空人的機艙。

「你們逃不了，我看下面已軍警林立！」

馬獅龍道：「有沒有葯物，先救醒她！」

那些太空人拿出一些葯物，讓許思瑩一嗅，她便甦醒了。

她睜開眼睛，見到馬獅龍，竟然哭了起來。

馬獅龍道：「不要哭了，我們還要逃命！」

「你們實在逃不了！」那些太空人道。

馬獅龍道：「華域，你看着他們，我看看有沒有逃生的機會！」

一個太空人道：「就算你能逃過軍警，沒有交通工具，你們走不了多遠！」

他的話並沒有錯，逃得出這基地，却無法逃出這千里冰封的西伯利亞！

麥克道：「這穿梭機內有一隻子船的！」

「甚麼子船？」

太空人道：「沒有的，那是一隻設計在太空中游弋探測的小船，不適合在地球上使用！」

馬獅龍沒有理會他，道：「我們去看看！」

麥克對這太空穿梭機竟也熟悉，他帶着馬獅龍，來到太空穿梭機內的大貨倉。

大貨倉裡面有幾具龐大的人造衛星，看來是他們準備放上太空的。

在一角處，有一個圓型的東西，像個飛碟。

「這便是子船！」麥克道。

馬獅龍走近，很容易便拉起了一道門，好像一隻海鷗的翅膀。

「你懂開動嗎？」

麥克走進一看，道：「可以的！」

「怎麼飛出去？」

「我想難題是在這裏！」他指着上面，道：「這上面是一個大門，打開之後，便可以飛出去。」

「那麼，先打開它吧！」

「不過，而今沒有了電力！」

「後備電力呢？」

「沒有那麼大的能源，因爲後備電力只是用來逃生，或是一些緊急維修，而且不會支持太久！」

「沒有其他辦法？」

麥克搖搖頭，忽然又道：「試一下雙管齊下！」

「甚麼雙管齊下？」

「既用電力，也用人力！」

麥克領着馬獅龍回到那機艙，他坐上那些太空人的駕駛機位之上。

那三個太空人都在呼喝，阻止他，但麥克委實是一個了得的工程科學家，他利用後備電源，加上人手操作的機械臂，終於把穿梭機上的貨倉大門開了一個缺口。

馬獅龍看着他，才明白蘇俄方面這麼重視他，麥克不僅是一個普通的研究生，而且是個出色的太空科學家。

不一會，麥克道：「差不多了！」

於是，麥克領着他們，先把那三個太空人縛了，然後才到了那穿梭機的貨倉，並且一起上了那飛碟型的子船。

麥克擔任駕駛，並且幾經辛苦，才出了那半開的穿梭機機艙門。

整個基地已呈一片黑暗，他們向下望，只見白雪紛飛，千里冰封。

當飛碟子船到了半空，下面的一些飛機已開始升空，看來是想截擊這飛碟子船。

當然，這些飛機的性能完全不及這飛碟。

馬獅龍從來也沒有試過冒這麼大的險，而今在半空之上，回想起來，眞有揑一把汗的感覺。

馬獅龍道：「往那裏？」

「爲安全計，不再冒險，我們直飛美國！」

「要多少時間？燃料足夠嗎？」

「我而今是經過北極飛去，以平均時速計算，是五個鐘頭左右！」

華域道：「想不到他們在太空中的成就，已超出了我們的想像！」

麥克道：「馬獅龍，華域這話也是過去一切所作所爲的一個註脚！」

馬獅龍並不明白。

麥克道：「馬獅龍，思瑩，其實我的身份的確是一個間諜，我來東方的目的，也是混進蘇聯，去探取他們在太空上的成就！」

「爲甚麼要這麼做？」

「因爲他們野心實在太大，如果是一般正常的太空競爭，我們也不用這卑劣的手段，我在大學內，研究的是太空輻射，發現了一種非地球所能製造的金屬，這種金屬不但有放射能力，還有反輻射的能力，我在實驗室中，製造了一個特殊環境，才製造了一克！」

「那種太空金屬有甚麼用？」

「如果能大量生產，把這種太空金屬塗在太空實驗室之外，不但可以保護整個太空實驗室，而且又可以放射一些特殊射線，反太空輻射！」

他們仍然不明白麥克的解釋。

麥克續道：「人類可以登陸月球，已是事實，但至今的能力，祇可以登陸火星，甚至在這些星球上面建設一些基地，不過，其中一個大難題要解決，便是要防止輻射，而他們有了這種特殊的太空金屬，可以解決了太空輻射問題！」

馬獅龍已想到了這事件的危機，道：「他們既有了這種金屬，他們便可以捷足先登的上月球或火星，建一個殖民地！」

麥克道：「是的，換句話說，他們又可率先稱霸太空，甚至先佔月球，再佔火星！」

「爲甚麼他們可以大量製造這種金屬，而美國方面仍然不能？」

「因爲我們只有來回的穿梭機，却沒有一個在太空中固定的實驗室！」

「而他們不只有了實驗室，而且已經訓練了很多太空人在上面停留一年半載也可以！」

馬獅龍道：「怪不得你上次可以與我們一起離開的時候，你一聽到他們說的『太空金屬』，便不顧一切，又再留下！」

「思瑩，請原諒我，我們的生命重要，但其他人類的生命也同樣重要！」

許思瑩瞭解麥克的心意。

馬獅龍道：「這次，他們的陰謀更大，他們想將你們成爲實驗品！」

「我知道，他們想實驗一下，一雙男女，在太空實驗室中，能否繁殖下一代，這是一個大課題，而且更是表現出他們想在太空稱霸！」

「爲甚麼你要招引你太太回來，明知他們視你作白老鼠也肯？」

「我知道，不過，如果我不招引思瑩回來，馬獅龍也不會同來，馬獅龍，我知道我沒有本領獨力對付這班人，我只希望多一個幫手！」

馬獅龍道：「你不用說你利用了我，麥克，你才是一個我們中國所說的俠士，你情願犧牲自己，而去救整個地球的人！」

「不，我並不是，我只是本着一個科學家的良知！而且，我還有一個目的。」

「甚麼？」

「我知道我的孩子身上發光，也要尋求這種地球上沒有的金屬，才能把他那發光的身體醫好！」

原來麥克是爲了那小兒子。

許思瑩道：「爲甚麼你不告訴我？」

麥克道：「我此行並不知道能否成功，而且，想不到你爲了我，救了我之外，還救了更多的人！」

「那麼，醫治兒子的東西，你帶回來沒有？」

「當然有！」

當飛碟飛過加拿大的領土時，便已傳出天空出現不明物體，而到了美國，更震撼了很多地方，不過，這太空子船的秘密，只有當局與他們幾人才知道！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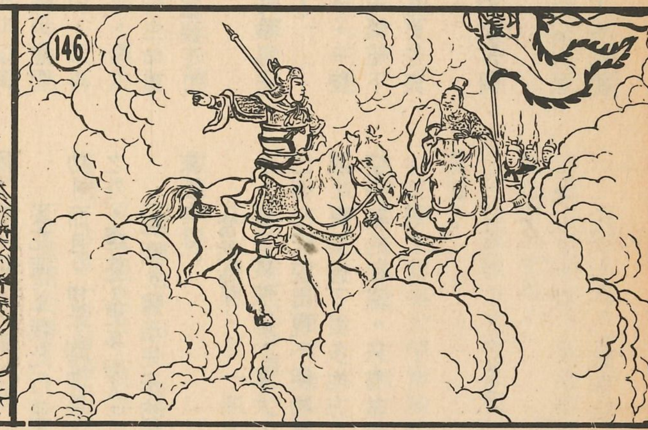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卅三

火燒連營（五）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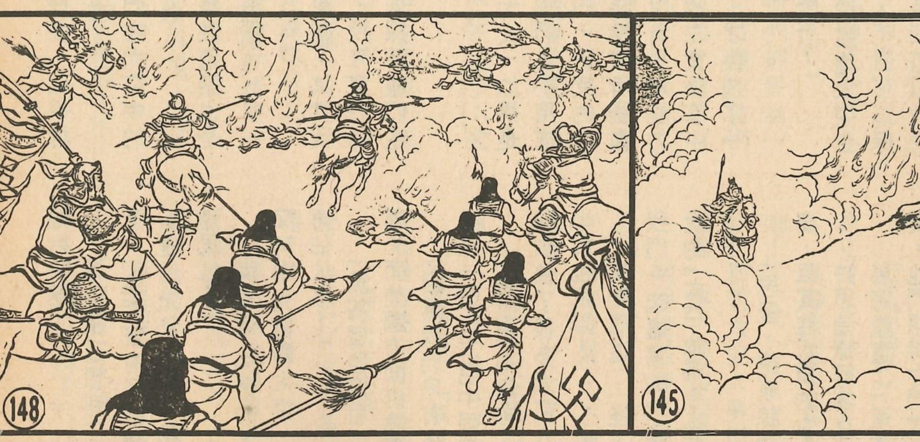
145 第二天，吳兵又放火燒山。山上蜀兵亂奔亂竄，劉備正在着急，忽然火光中閃出一將，殺上山來，劉備一看，却是關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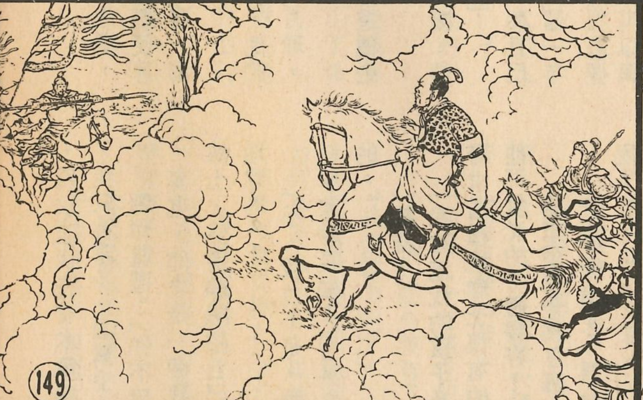
146 關興勸劉備道：「四下火焰逼近，不可久留，我看還是趕奔白帝城，收拾軍馬再戰。」



147 等到黃昏時候，關興在前，張苞在中，傅彤斷後，保護着劉備殺下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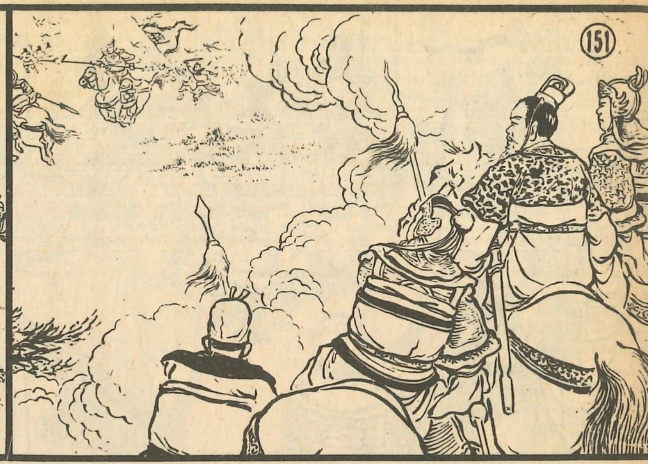
148 吳將發現劉備，人人都要立功，各引大軍拼命追趕。劉備忙令軍士把袍鎧脫下，沿路焚燒，用來阻擋追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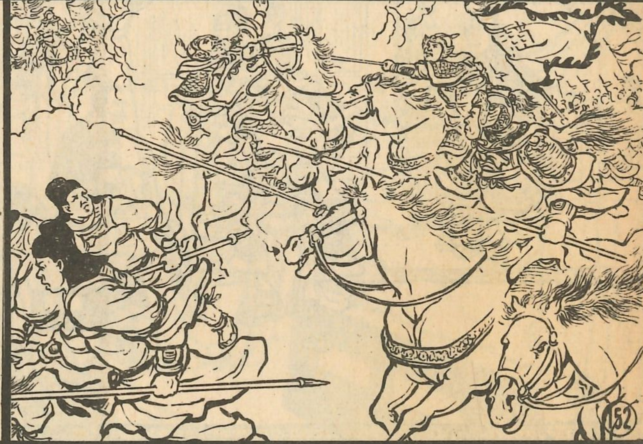
149 正奔走間，吳將朱然又從江邊殺來，截住去路。劉備大驚失色，不知如何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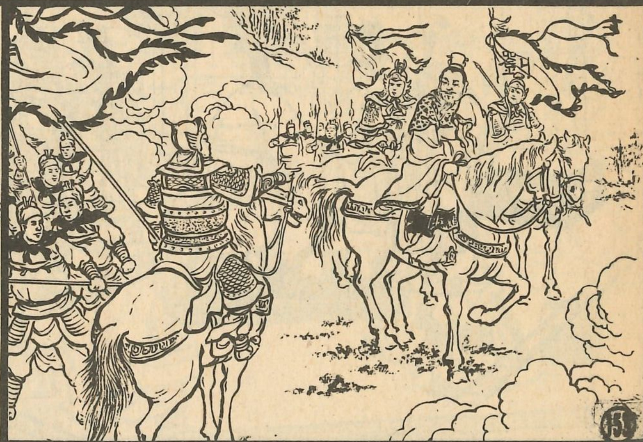
150 關興、張苞縱馬衝突，都被亂箭射回，又受了幾處傷。忽然喊聲又起，陸遜領大軍從山谷中殺來。



151 正危急間，只見吳兵紛紛潰散，當先一員大將，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劉備看時，却是趙雲。原來趙雲駐紮江州，奉了諸葛亮之命，前來救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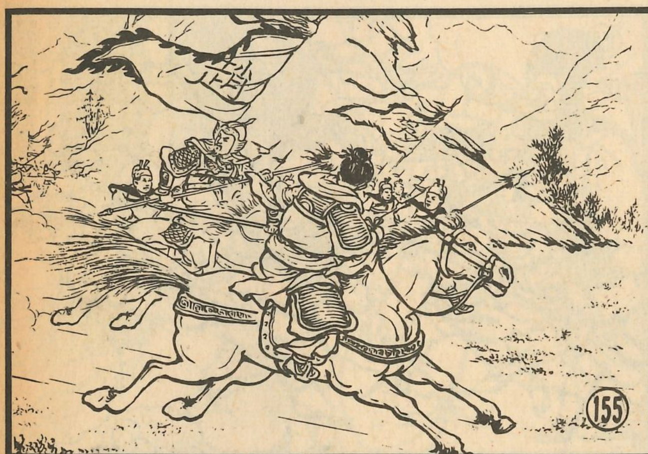
152 趙雲縱馬衝殺，忽遇朱然，交鋒不一合，將朱然一槍刺死，殺散吳兵，救出劉備。陸遜聽說是趙雲來救，急令退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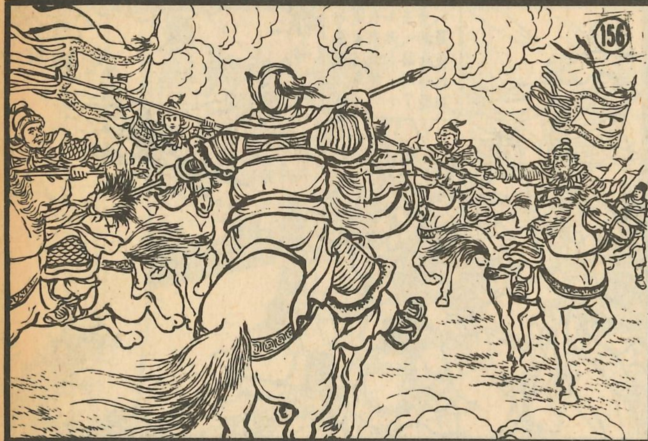
153 劉備對趙雲道：「我雖然脫險，衆將士怎麽辦呢？」趙雲說：「敵軍在後，不能遲誤。陛下先到白帝城休息，臣再去救應諸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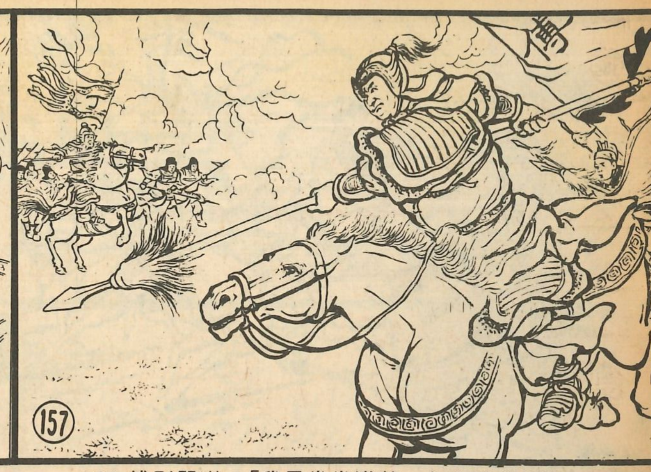
154 劉備領了僅存的百餘人奔向白帝城。趙雲再領兵向夷陵大路奔來。這時，吳班、張南、馮習正在圍攻夷陵，聽說前綫蜀兵大敗，連忙撤圍。



155 走到半路，前面吳兵殺來，孫桓又從夷陵城殺出。兩下夾攻，張南、馮習都死在亂軍之中。吳班殺出重圍，幸被趙雲接着，救回白帝城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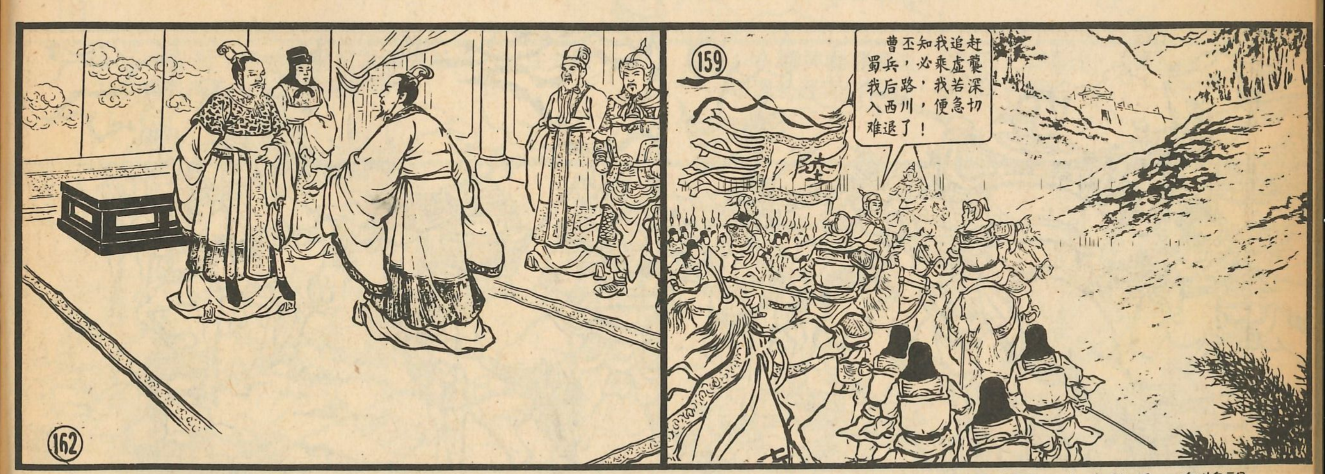
156 却說傅彤斷後，被吳兵四面圍住，丁奉叫道：「蜀兵都已投降，劉備已被擒獲，你現在勢窮力竭，還不早降！」



157 傅彤罵道：「我是堂堂漢將，怎肯降你吳狗！」挺槍縱馬，率領蜀軍拼死戰鬥。



158 他戰了一百多合，往來衝突，受了重傷，吐了幾口鮮血，便死在亂軍之中。



159 陸遜一路追擊，直到夔關，方才收兵。衆將說：「劉備兵敗勢窮，正好乘勢追擊，爲何半途退兵？」陸遜說：「魏國曹丕奸詐異常，不得不防。」



160 吳軍退兵不到兩天，三處人來向陸遜報告：「魏兵曹仁出濡須，曹休出洞口，曹眞出南郡，三路兵馬數十萬，不知何意。」陸遜笑道：「果然不出我的預料，我已派兵抵禦了。」

161 劉備暫駐白帝城，對馬良嘆道：「我早聽丞相的話，不致有今日慘敗！現在有何臉目回到成都去呢！」

162 過了一天，近臣奏道：「黃權領江北蜀兵降魏去了，陛下可將他家屬拿下問罪。」劉備道：「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要歸無路，他不得已才去降魏的，何必懲罰他的家屬呢！」



163 劉備遭此大敗，憂鬱成病，便派人到成都，請丞相諸葛亮、尙書令李嚴等人來，並寫信給劉禪，勉勵他學好向上，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



164 諸葛亮留太子劉禪守成都，與李嚴、劉備次子劉永、三子劉理來白帝城。見劉備病危，慌忙拜伏於地。



165 劉備叫諸葛亮坐在榻旁，拉着他的手，說道：「我自遇丞相，幸得開基立業。這回不聽丞相的話，以致損兵折將，現在懊悔已來不及了。自知早晚必死，不得不把大事囑咐給你。」說罷，淚流滿臉。

166 劉備看到馬良的弟弟馬稷站在一旁，揮手叫他出去，然後問諸葛亮道：「丞相看看馬稷的才學如何？」諸葛亮認爲他也是一個當世的英才。

167 劉備搖了搖頭說：「馬稷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並要諸葛亮留心觀察他。接着，拿過紙筆，寫起遺詔來。

168 劉備把衆臣召進來，將遺詔交給諸葛亮，嘆道：「我本當和你們同滅曹賊，共扶漢室，不幸半途而別，煩丞相將詔書交與太子，請多多教導他。」諸葛亮等都泣拜在地，勸他保重身體。



一期完短篇故事／揚子江・文　可飛・圖

孤島風雲

忠僕拚死護主　孤兒險死還生

問馬蹄，春風陌上走銅鞮，誤被秦皇驅入海，玉勒金鞍不敢斷，龍媒自是波間種，何用天閑錦障泥。

笑馬蹄，骨亦千金志千里，追風逐雷何處來，却與鯨鯤鬥江水，安得飛騰去渥談，依然負圖獻天子。

一陣雄亮的歌聲，從太湖蘆葦蕩中傳了出來，這人的歌聲是那麼慷慨激昂，响窮彭蠡之濱，這時日已西沉，那獨立在水汀的白鶴，也爲此人的歌聲驚起，鼓翅冲天飛去，戛然長鳴。那人歌罷，忽然仰天長笑，笑得却是那麼悽怨，笑聲裡，祇見一條小漁舟，箭也似的疾速從湖蕩那邊搖過來，直划進港汊去，小舟掠過蘆葦，擦得沙沙作响，小舟之上，一個老漁翁，頂微禿，鬢髮皆白，赤膊短褲，看他的身材，原本是魁梧的。

可是，歲月的煎熬，已消瘦得可以，虬筋盡現，他把那木槳一划，那小舟便如箭離絃，向前疾進五六丈，可見他臂力雄厚，而且，他所歌的，乃是明末大忠臣張蒼水所作的一首歌，他歌時那麼慷慨激昂，亦可見他定非常人也。

那漁舟駛進了港汊，漸漸的緩慢了下來，沿着曲折的小溪，直駛向小漁村去。

將近到小漁村，楊柳夾岸，在水灣處形成一個小島。這時，正有一羣孩子在那裡泅泳嬉水，其中一個小童，年紀才祇十歲左右，倒生得頭角崢嶸，祇穿一條破褲子，那膚色給日光蒸晒得變成了紫銅色，他這時正和五六個孩子撥水爲戲，他雙掌向水面一撥，立刻激起一條水柱，水花像箭一般射向衆孩子，衆孩子羣起以避，他那臂力，實也驚人。

其時，有一個小孩子，竟出詭謀，潛進水底，暗中執着他的脚，他的手用力一扳，暗想把他扳倒，那知反被他雙脚一夾，夾住那個頑童，俯身一撈住了，手一抬起，便把那孩子高舉過頭，那孩子驚得大叫起來。

這時，老漁人的小舟已經划近，一見到這情形，立刻喝道：「保兒，又和人家打架麼？快放下他！」

那孩子抬頭一望，急忙的把那孩子放了下來，叫了一聲：「爺爺！」泅泳向前，扳住船頭，雙手用力一按，便即躍登舟上，然後道：「爺啊，你回來了！」

老漁人慈祥的道：「保兒，艙裡有許多的魚兒，你拿一條鰣魚宰了，剩下的賣給人家，換柴換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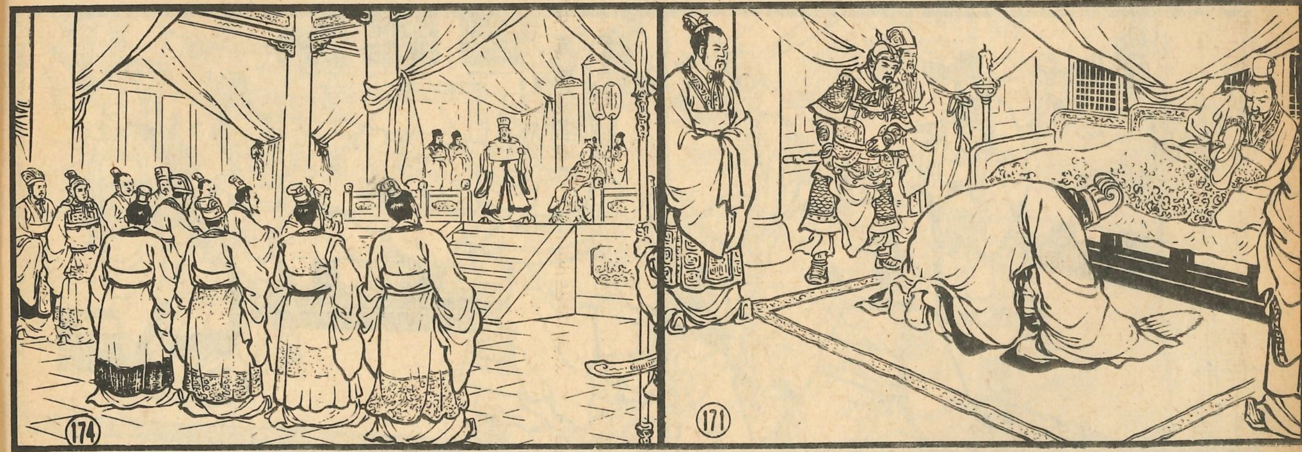
那孩子應了一聲，自入後艙去宰魚舉炊。

這地方是太湖之濱，名叫連環塢，居住着一二十戶漁家，這老漁人，人稱鄭海公，來這裡居住才不過七八年，來的時候，祇划着這一艘小漁舟，携帶着一個出世僅兩歲的嬰兒，來到這連環塢，在楊柳堤畔蓋搭了一間小茅屋，居住下來，每天都到太湖裡

169 劉備命內侍扶起諸葛亮，含淚說道：「我快要死了，還有些心腹話和你談談。」



170 諸葛亮不知何事。劉備說：「你的才能勝曹丕十倍，必能安邦定國，如果太子可以輔助的話，請你輔助他；要是不行的話，你可自立爲成都之主……」



171 諸葛亮聽完，渾身如針刺一般，手足無措，泣拜道：「臣一定竭力效忠，到死方休……」

172 劉備囑咐衆官之後，又對趙雲道：「我與你在患難之中，相從到今，不想在此地分別，望你看顧太子……」趙雲也泣拜受命。



173 不一會，劉備氣絕。入殮以後，諸葛亮率衆官將棺椁運回成都。這是公元二二三年(文帝黃初四年)四月間的事。

174 諸葛亮宣讀遺詔，領衆官請劉禪即皇帝位。劉禪加封諸葛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羣臣也都有升賞。(本段完)

去打漁維持生活。鄭海公對人說，這孩子是他的孫兒，名叫鄭天保，他一家都在揚子江中打漁為生的，因為清兵入寇，他的兒子和媳婦都給清兵虐待死了，他抱着這孫兒，奪了一艘小舟，逃到這連環塢來躲避。連環塢這小漁村，民風淳樸，鄭海公這樣說，誰都相信他的話，也沒有人去根查他的來歷。

小舟泊在連環塢之下，鄭海公把船繫好，保兒已提着滿籮鮮魚，一躍登岸，自己回茅屋而去。鄭海公整日辛勞，已累得渾身臭汗，便跳進水中洗一個暢快。

正在這時，忽然有兩個陌生的漢子，一個年紀約五十左右，生得高瘦個子，面如黃蠟，似帶有病容，身穿藍色短衣，黑布紮褲脚，足登多耳痲鞋。

另一個年紀四十開外，身穿湖水色短衣褲，也是穿了一雙多耳痲鞋。兩人都揹着個小包袱，還帶着一柄雨傘，裝束打扮似個遠道行商，這兩個漢子沿着柳堤走過來，見一漁家少婦正在河邊洗菜蔬，那兩個漢子走上前，一揖為禮道：「娘子請了，敢問這連環塢中，是否有個何大海的人在這裡居住？他的家在那裡？可否指示見告。」

那少婦抬頭望了一望兩人，搖了搖頭道：「這村裡沒有何大海這個人，而且，連姓何的也沒有啦！」

兩個漢子仍想再問，那少婦已帶着羞澀之容，捧了菜筐，走回家去了。

這時，鄭海公在水中看得眞切，他似乎很驚懼，在水中輕輕移動身體，躲在船後舵房，不敢露出臉來，恐怕給人發覺似的，偷看兩個陌生漢子的舉動。

那兩個漢子站立了一會兒，步至堤邊，坐在柳樹下，其中一瘦漢道：「郝大海說，他那天在小鎮中碰到了何大海賣魚，他立刻跟踪，跟到這裡來，是不會有錯的，難道他又搬到別處去了？」

另一個中年矮漢道：「郝大海還說何大海養了一個孩子，一定不會錯，祇可惜郝大海說過這事之後不久，便在雨花台給仇家用毒藥害死了，不然，郝大海回來，就不必向人打聽了。」

兩個漢子正說之間，保兒已把魚宰好，從茅屋中跑了出來，叫喚道：「爺爺，魚已宰好了。」

可是，叫了幾聲，沒有人應，保兒很是奇怪，又叫道：「爺爺，你在那裡？」他叫喚着，兩個漢子，忽有所觸。

互打了一個眼色，瘦漢一躍而前，扣緊了保兒的臂膊，問道：「你的爺爺叫什麼名字？」

保兒原也機靈，看到了這個陌生大漢兇霸霸的樣子，心知不妙，即往後一退，手腕微翻，竟然掙脫了矮漢的掌握，忽地後退三步，睜大了烏亮的眼睛，望着那兩個漢子喝問道：「你們是什麼人，幹嗎問我的爺爺！」

保兒怒目而視，等待那兩個漢子的答話，那兩個陌生漢子不答他的話，互相看了一眼，瘦長的漢子冷冷一笑道：「想不到他小小年紀，竟也會抖露了這一手，看來他就是我們要找的正點子無疑，梁二哥，先抓住他，然後再找那老不死的！」

原來保兒剛才抖露了那一手，乃是五形拳中七十二手猴拳中的一「脫」字訣，他的功力雖然尚淺，但已能一翻腕即解脫了敵人掌握，可是，却被那兩個陌生漢子試出他曾練過武功。

保兒看見那兩個大漢對自己發出猙獰怪笑，而且說出那些話來，便知不妙，心中暗驚，回過身來便走。可是那瘦漢早已飛身上前，長臂輕舒，向保兒便抓，保兒伸臂還格，可是瘦漢的手法快如閃電，早把保兒的腕脈扣住，稍一用勁，保兒但覺一種痲軟，竟不能發力，急得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鄭海公躲在水中，看得眞切，但見他滿臉露出惶急之色，氣得雙唇噏動，忽地，手按船旁，用力一扳，全身冒出了水面，恍似魚躍龍門，飛身而出，箭也似的疾射落在柳堤之上，大喝一聲，道：「張成，梁仲，休得傷害孩子，我何大海來會你，看你要待怎地！」這時，一連幾個起落，已經趕到了兩陌生漢子身後！

瘦漢依然一手扣緊了保兒的手腕，側身回頭，冷冷一笑道：「何大海，這才是英雄本色，何必躲躲藏藏呢？」

保兒到這時，才知道自己的爺爺不是叫鄭海公，而是何大海，心中驚訝，眼瞪瞪的望實了兩個陌生漢子和自己的爺爺。

何大海這時怒氣塡膺的道：「張成，枉你自稱是武林中高手，却來這裡欺侮一個小孩子，有種的，快放了他，什麼事情都朝着我來好了，我也知道終有一天，要和你們了斷這段公案的，來吧！手底下見功夫，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瘦漢張成冷冷一笑道：「好，我便放了他，他也逃不出我的掌握。梁二哥，你看守着他，待我來先收拾了這個老不死吧！」

瘦漢張成說罷，放下了保兒，雙掌交胸，立了個架式，喝道：「何大海，動手吧！」

何大海更不打話，怒叱一聲，揮掌向張成便擊，用的竟是「大力劈碑手」，勁道十足，張成雙掌一橫，向上一抬，竟然硬接何大海這一掌，雙方掌力相交，拍然有聲，那勁強的掌風，交激成一股旋風，把地上的塵埃也捲得飛起來。

何大海受到反撞之力，身軀微晃，而張成竟自震退了兩步，相形之下，何大海已佔了上風，張成面色凝重

，已不如前的狂妄。

何大海試出了雙方的功力，不肯放鬆了這機會，欺身近步，雙掌翻飛，左右夾攻，向張成的前門和氣海穴拍去，張成不敢硬接，閃身避過，忽地從腰間拔出了一柄單刀來，迎風一晃，使出了一招「白虹貫日」，怒叫道：「何大海，今天是非取你性命不可，你死了之後，莫怪我張某人心狠手辣，誰叫你執迷不悟，和朝廷作對。」說時，利刄當胸刺去。

何大海冷冷的笑道：「張成，枉你是個堂堂男子漢，甘願投身異族，認賊作父，我何大海年雖老邁，但寶刀未老，今天你送上門來，我正好除了你這兩個民族敗類。」

邊說邊移步換位，踏洪門、走中宮，祇一閃身，即已避過了一刀，同時從坎宮進離位，閃到了張成背後，一掌向他背後拍去，張成一招用盡，想撤刀自保，已然不及了，暗叫一聲不妙，那矮漢梁仲，突然一個箭步標前，怒叱一聲，道：「何大海，休傷吾弟。」

單掌推出，把何大海的一掌接住，這矮漢梁仲，功力竟在張成之上，雙方接了這一掌，都自震得身形晃動，張成這才幸而逃過一掌之危。

何大海憤然大怒，喝道：「你們以二對一，我也不怕，來吧！今天是強存弱亡。」說時，雙掌翻飛，分襲二人，張成、梁仲左右夾攻，三個人戰在一起。

保兒得脫，飛也似的奔到海堤濱，跳上小舟，解下了划舟用的船槳，這支槳很是沉重，竟然是用鐵鑄造的，倒有幾十斤重，保兒托在肩上，復走上岸來，叫道：「爺爺，我把你的傢伙拿來了，快打發這兩個惡賊，像去年打那翻江鼠一樣。」

張成為人奸狡，心狠手辣，見保兒托着鐵槳走來，忽的心生毒計，竟然悶聲不響，虛揮一掌，跳出戰圈，飛步迎着保兒走去，何大海一見，即知張成要對保兒不利，他已顧不得厲害，狠狠的拍了二掌，迫退梁仲，飛身趕前救援，保兒人甚機靈，見張成追來，急返身回走，咚的一聲，跳進水裡，何大海已趕到堤上，保兒把鐵槳向岸上一拋，叫道：「爺爺，接着！」

保兒年紀雖小，臂力已很雄厚，這幾十斤重的鐵槳，竟然能從水面拋了起來，何大海眼明手快，一把接住，兵器到手，精神倍增，一招「橫江匹練」向張成攔腰掃到，張成那敢硬接，倏忽退後。

那知道，何大海出招極快，又一招「倒翻江河」，鐵槳直攻張成下盤，張成躍起避過，那料到何大海身形極快，已轉到他身後，舉槳一拍，張成足未着地，要避也避不及，當堂被他一槳拍中了背部，慘叫一聲，口吐鮮血，何大海正待上前再加一槳，取了他的性命。

突然，金光一閃，一件暗器，直撲射何大海咽喉，何大海發覺時，忙的躲閃，可是避過了咽喉要害，却也給他擊中了肩膊，但覺一陣痲辣辣的，何大海暗叫一聲不妙，知道自己中了對方的毒鏢。

原來這一鏢是梁仲所發，挽救了張成的性命。何大海一心要結果張成的性命，竟然遭了暗算，急忙止步後退。

張成受傷甚重，已經不支倒地，梁仲這時那敢再和何大海交手，急忙上前，把張成扶起，背負於背上，頭也不回，飛奔的離開了連環塢去。

何大海見二人遠去，立即招手叫保兒，一齊走回茅屋中，道：「保兒，這地方是不能再住了，我們快快收拾一下，離開這裡吧！」

保兒很奇怪的問道：「爺爺啊！這是什麼一回事？可否告訴保兒？」

何大海面色沉重道：「這時沒閒和你說，快快收拾吧！我還要治理這鏢傷！」說時已從皮箱中取出金創藥，咬緊牙關，把肩上的飛鏢拔下，流出的竟是紫黑色的瘀血，知是藥性極毒，他正想將藥敷上，忽覺眼前一花，目眩頭暈，心中大驚，知道毒性發作，急忙吞服了兩粒化毒金丹，那知竟然毫無功效，漸覺半邊身體痲木，支持不住，頹然倒在板床上。

保兒見狀，大吃一驚，忙走上前，問道：「爺爺，你覺得怎麼樣呀？」急得雙目流淚，幾乎哭了出來。

何大海長嘆一聲，道：「保兒，看來我是不濟事了，那梁仲老賊，用的是毒鏢，非有獨門解毒藥是難以救治，我死不足惜，可是你趙家那一段血海深仇，不知何時始能報復，同時，你將來怎樣？我實在是放心不下呢！」

保兒很詫異的問道：「爺爺，我不是姓鄭的麼？」

何大海老淚縱橫的道：「保兒，你不是姓鄭亦不是姓何的，也不是我孫兒，說起來，你還是我的少主人，只是你年紀尚輕，我暫時沒有告訴你的身世，如今我身中毒鏢，不久於人世，我不說也不能了。趁今一息尚存，我就把你的身世來歷，告訴你吧！」

何大海說到這裡，用手向牆角一指，道：「保兒，這牆角下乾草堆之內，有一個小鐵箱，你把它拿了出來吧！」

保兒聽說，走到牆下，搬開了一束束的乾草，果然發現了一個鐵箱，高闊僅數寸，長約尺半，已生鐵銹，保兒提起鐵箱，似是很沉重，一口氣提到了床前，放在床邊。何大海伸出戰抖抖的手，從床頭破蓆之下，摸出了一把鎖匙，把鐵箱開啟了，祇見鐵箱裡面，放着一柄短劍，綠鯊魚皮劍鞘，全長僅尺二，此外還有一捲像圖畫的東西，何大海把那卷圖畫打開，祇見那圖上繪的是一幅山水卷軸，四

面大海，波浪滔天，中立一孤島，形勢奇險，危岩絕壑之上，一個穿了明代衣冠的儒者，盤膝坐在一株虬枝老松之下，可是奇怪得很，這儒服裝束的人，手中却拿着一面弓箭，作開弓搭箭之狀，所對方向，却是一座山峯，並無鳥獸或甚麼動物，保兒看了，好生不解，暗中忖道：「弓箭是武人所用的，而且射箭之時，也得站立起來，盤馬開弓，而這個儒者却坐着開弓，這是甚麼緣故？」好生奇怪的。

這時，何大海拿着那圖畫，長嘆了一聲道：「保兒，你看了這圖畫，覺得奇怪嗎？你知道圖中這個儒者，是你的甚麼人？」

保兒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

何大海道：「這人才是你的祖父啊！」

保兒聽了，眼睛睜得很大，呆視着何大海，訝然問道：「他是我的祖父？他坐在這個荒島上做甚麼？」

何大海又是長嘆了一聲，道：「好孩子，你聽我告訴你吧！」

於是，何大海就說出一段民族英烈故事。

原來這個盤膝坐在松下的明代儒服老者，乃是明末時的一個民族大英雄，名叫趙不凡，浙江鄞縣人氏，在崇禎皇帝時就中了鄉試舉人。不久，就發生了李闖流寇之亂，崇禎煤山自縊，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等事，這時明朝的局勢很是混亂，從北京逃出來的明朝大臣，在南京擁立了福王，可是，清兵大舉南下，不久攻破了南京城，福王被俘虜了，及至隆武帝在汀洲被清兵所殺，形勢更加混亂，廣東順德縣的蘇觀生擁立了唐王之弟朱聿粵於廣州，建元紹武，瞿式相等相擁立桂王朱由榔於肇慶，號稱永曆。

當時，江陰、杉江、崑山等地的人民都組織了反清義軍，保護自己的鄉土，趙不凡和張永樂，袁志寧等六個秀才，在寧波舉起義旗，並擁立趙不凡前往台州，迎接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興。於是，以紹興爲中心，招集了各地義師，掛起抗清旗幟，可惜，他最得力的助手張名振，不久戰死了，趙不凡只好獨自肩起這抗清重任。

當時，鄭芝龍和黃道周本在福建擁立唐王朱聿繼爲隆武帝，可是，鄭芝龍却貪圖利祿，變節降清，隆武帝被害，鄭芝龍之子鄭成功，深明民族大義，號召了廣大義軍，退守到台灣去，樹起反清復明的旗幟。

趙不凡自張名振死後，深感自己勢力孤單而責任重大，便和鄭成功聯絡，共同反清，曾一度和鄭成功合兵反攻，鄭成功從閩浙沿海登陸，進攻長江南岸，趙不凡率領舟師，沿長江南入，收復了南京，聲威大振。

這時，湖北方面的遺臣義士，也組織了荊襄十三軍，抵抗清兵，趙不凡立刻派遣使者，和荊襄十三軍取得了聯絡，準備夾攻清兵，收復北京。

清兵以趙不凡聲勢日盛，便傾動大軍夾攻，清兵使用紅衣大炮攻城，而且大軍紛紛而至，趙不凡迫得回海上，他打算利用長江天險，和清兵決一死戰，那知道趙不凡的舟師途至崇明島之時，當時天色大變，颷風陡作，舟師全部覆沒，趙不凡僅帶了十幾個親隨，從陸路逃生，收拾殘部，僅得二百餘人，乘坐帆船，退守舟山羣島，當時，何大海是趙不凡一位最心腹的衛士，追隨着趙公，片刻不離。

不料，這一年五月，鄭成功在台灣病逝，而荊襄十三軍，亦給清兵擊潰，隨着李定國保護着永曆帝，退守雲南，趙不凡孤懸海外，和各地義軍全失聯絡，本已事無可爲，但是趙不凡仍是忠心耿耿，誓死反清到底，滿清的浙江巡撫趙廷臣，遣人叫他投降，趙不凡堅決的拒絕了，趙廷臣知道他沒有降意，便利誘趙公的降將孫維法，僞作越獄逃脫，乘船到舟山，趙不凡不察，竟被孫維法潛伏作內應，引清兵潛登島上，把趙公俘虜了，押返杭州，爲清兵所殺。

當時，趙公被俘虜之時，夫人黃氏和長子趙念明都在島中被害，何大海抱着幼主趙天保，突圍而出，奪了一艘小舟，幸而逃過清兵圍截，輾轉流離，逃到太湖連環塢隱居下來，改名換姓，以避清兵耳目，他打算把保兒撫養成人，然後再圖恢復趙家門戶。

何大海是青城派弟子，內外武功，都極之湛深，他悉心將自己的武功，盡傳給保兒，保兒這時，已奠定了很好的武功根基。

不料滿清鷹犬耳目衆多，到處搜捕明朝遺臣義士，何大海到鎮上賣魚給滿清鷹犬，被發現了踪跡，跟踪到這裡來，弄出了這次慘變。

何大海對趙天保述畢往事，又是長長的嘆了一聲：「保兒，你的身世已經明白……這幅圖畫，你可知道是甚麼用意嗎？這幅圖是你祖父手繪的，當年你祖父退守舟山之時，曾得到各方義士援助，收集了不少軍餉。

「可是，你祖父被害後，滿清官吏搜遍島上，竟找不到甚麼財富，所以，我料這幅圖畫定是藏寶圖，但未明其中用意吧了，我打算等待你長成之後，和你駕舟出海，一探秘密，可是，天不從人願，我如今受了毒鏢所傷，性命不保，所以，把這圖和寶劍交給了你。

「你立刻離開這裡，投奔湖北襄陽府，在襄陽城外二十里，有一座黃家莊，莊主黃永定，是我師弟，而且，他是當年荊襄十三軍的將領，你對他說明來歷，定然收容，你可追隨於他，學習武功，他日有成，即到舟山羣島去一遭，探索圖中秘密，假若是眞的找到了寶藏，便在海外建立基業，以繼先人之志好了。」

趙天保聽了，一陣心酸，哽咽道：「爺爺啊！我對於外邊情形一點都不懂，那能逃到襄陽去呀？恐怕未到襄陽，已經給人害死了。」說罷，哀哀大哭，何大海也是老淚縱橫，頻頻嘆息道：「除了這個還有甚麼辦法？祇有望上蒼庇祐，能夠平安到達襄陽見到黃家叔叔吧了！」

何大海說到這裡，已經是氣若游絲，突然，窗外有人咳嗽之聲，何大海赫然一驚，拚了最後一口氣力，從床上一掙而起，順手在床頭摸出一對鐵鴛鴦，向窗外打去，保兒也將短劍拔出了劍鞘，準備應變。

忽然，窗外的人哈哈大笑道：「何大哥，不要驚怕，你要保兒去找我，我却先找到上門來了。」

說話之時，一人推開柴扉，縱身而入，竟然是黃永定，何大海喜出望外，忙叫保兒上前行禮，並問黃永定，怎麼來得這般巧。

黃永定道：「何大哥，說來話長喇，自從襄陽十三軍解散之後，我便回到襄陽隱居起來，可是却被滿清的爪牙探知了，竟由大內派出侍衛四人，率領五百清兵，把我圍捕，幸而我力拚突圍，逃脫得生，可憐我的家人，已經全部遭難，黃家莊也被焚爲平地了。」

黃永定說到這裡，長嘆一聲，再往下說道：「我逃了出來之後，到處流浪，打算聯結武林義士，和那班滿清鷹犬來個大了斷，無奈各人都久已消息斷絕。

「前兩天，我到湖上小鎮，碰到兩個滿清鷹犬，正在商議事情，他們提到你的名字，引起我的注意，便跟踪到來，果然在這裡碰到了你，可惜來遲了一步，你却遭了他們毒手。」

何大海聽黃永定述畢，不禁苦笑了一下，哽聲說道：「生死有命，上蒼註定我死在奸賊之手，自非人力可以挽回，我已虛長了這一把年紀，歷盡艱難，雖生何歡，雖死亦何懼？我所放心不下的，是這個小孩子，他身負國仇家恨，猶在稚年，若沒有人提携照料，在鷹犬窮搜之下，一旦落在奸人手上，則趙公一代忠良，血嗣將由此而斬了，趙公九泉之下，也難瞑目了，如今你來得正好，我把保兒付托於你，我死之後，賢弟立即帶了保兒，離開這裡，避隱他鄉……」

何大海說到這裡，毒氣發作，但覺頭腦一陣暈眩，竟然無法再說下去，頹然的又倒在床上，保兒手足無措，六神無主，祇在哀哀痛哭，黃永定按着何大海手腕的寸關尺脈道，發覺脈搏很微弱，不禁搖頭嘆息，知道是無可挽救了。

這時，外邊天氣乍變，雷電交加，大雨傾盤而下，似爲此忠心耿耿的英雄與世長辭，致作哀悼。

室外苦雨凄風，室內愁雲慘霧，保兒哭得像個淚人兒般，黃永定把他勸了許久，保兒這才停止哭泣。

此時，天色已經黑了下來，黃永定叫保兒收拾行裝，打算到天明時，把何大海屍體，抬到村後的小土崗上掩埋了，然後和保兒離開這連環塢。

兩天後，黃永定已把何大海殮葬了，携着保兒，悄然的離開了這個小漁村，打算把他携帶到湖南衡山去，因爲荊襄十三軍自從解散之後，有不少人逃到湖南去，其中有一位老英雄董大川，隱居在衡山之上，自號天南樵隱，董大川的武功甚高，黃永定擬把保兒携往謁見他，懇求他收容，學習武功。

兩人行了一日，來到了展旗嶺的夾峪口，忽然，有六條漢子迎面而來，黃永定內功深厚，耳目靈聰，一眼望過去，已看清那幾條漢子，一式武士打扮，心中一凜，他這時行踪詭秘，不敢和江湖中人碰頭，以免露出馬脚，急忙一拉保兒，欲轉入左邊松林躲避，那知他這一行動，已引起了來人注意，當中一個矮漢大喝一聲道：「前面的人給我站着。」

黃永定更覺有異，那肯聽他說話，一手挽了保兒的臂膀，施展輕功，想急步縱入林中，那知其中一個長髯飄飄的老漢，已如飛一般的縱身過來，截住了去路，其餘五條漢子，也紛紛趕到，竟把兩人圍在中心，那矮漢突然咦了一聲，接着哈哈笑道：「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說這話的人，正是滿清鷹犬，大內衛士梁仲，保兒一見大吃一驚，黃永定看着各人，都是大內高手，那長髯的老者，乃是關外長白派的銀鬢皓首龍佟顯，武功高不可測，知道這番勢難脫身，更不打話，從腰間抽出了一條七節鋼鞭，洒開招數，使個「烏龍纏柱」向龍佟顯攔腰掃去，這一招，黃永定已用盡了生平氣力，龍佟顯不敢硬接，雙掌一翻，閃身避過，黃永定趁這機會，一手挽了保兒，像提小雞一般，向前竄去，落了丈開外，忽地放下了保兒，大叫道：「你走，你走，我來擋住這羣狗賊！」

保兒道：「黃叔叔，要死便一同死，我不會離開你的！」

這時，龍佟顯已追了上來，黃永定大急道：「保兒，你快走吧！你若不走，落在賊人手中，將來誰個替你報那血海深仇！」

說罷，揮起七節鋼鞭，舞動得風雨不透，保兒聽他這樣說，果然揹了小包袱，手提短劍，飛步向山下走去。

那班大內衛士，要想追趕，可是黃永定站立之處，兩邊都是百尺峭壁懸崖，祇得一條狹窄的夾道可通，黃永定守住那夾道口，鞭如輪轉，各人衝不過去，激怒了龍佟顯，大喝一聲，施展出長白派的「推山掌」法，掌勁像排山倒海般推了過來，綿綿不絕。

另一個大內衛士飛天鳶子崔浩，

已越過了夾道口，追趕保兒去了。

原來張成和梁仲，那天在連環塢捕捉何大海和保兒，沒有成功，張成反被何大海擊成重傷。

梁仲用毒鏢暗算了何大海，救起了張成，逃離連環塢，趕回告知龍佟顯，由梁仲帶領各人，捲土重來，不料却在這展旗嶺下，碰到了黃永定和保兒。

黃永定也是他們要搜捕的人，於是他們那肯放過。這時，黃永定看見崔浩追趕保兒去了，心中大急，微一分神，左肩竟被龍佟顯一掌掃中，痛徹心脾，於是，不敢戀戰，覷準一個破綻，返身便去，幾個起落，越入松林，落荒而逃，和保兒失散了。

再說保兒慌不擇路，向山下逃去，他雖然跟何大海練過拳棒武功，可是根基尚淺，功力未深，奔跑了百餘丈，已經雙脚發軟，氣喘不已，心中慌亂，回頭一望，又見有人追來，保兒更加慌亂，這時，已走到一座懸崖之下，心中暗念：「若落在賊人手上，倒不如死了較爲乾淨。」

於是，牙一咬心一硬，縱身便向崖下跳去。這座懸崖，高幾千仞，深不見底，這樣的跌下去，那有不粉身碎骨之理。崔浩趕到崖上，向下一望，那裡還見影跡，不禁跌足叫道：「可惜，可惜！」

這時，梁仲、龍佟顯和其他三名大內衛士高手亦已趕到，龍佟顯叫道：「這小子跌死了不足惜，可是他所用的寶劍，却隨他墮於崖下，那就太可惜了，我們趕到崖下去找。」

於是，一羣人循原路跑回山脚，繞道尋至懸崖下，那知道這懸崖之下，草木依然，那裡有保兒的踪跡，龍佟顯暗暗稱奇，道：「那小子的屍體那裡去？」

原來保兒被迫躍下懸崖，他緊閉雙目，以爲這番必死無疑，那知道身體突然躍在軟綿綿的東西之上，竟然把他反彈了起來，再又落了下來，有如卧身於吊床上，毫無痛楚，保兒心中大奇，睜開眼睛一看，仰望崖上，白雲冉冉，下面深不見底，再看個眞切，原來有一株千年古松，從懸崖伸了出來，虬枝盤結，恍如一把巨傘般，枝幹上纏滿了野籐，厚厚密密的有如一張網床，保兒恰巧躍落這野籐上面，所以毫無損傷。

保兒雖然得以不死，可是心中傍徨萬分，身體落在樹上，上不到天，下不到地，除非是身體長出雙翼，方能飛得出去，這豈不是要活生生的餓死？想到要餓死，這滋味是很難受的，倒不如直墮崖下，粉身碎骨死了，比較痛快一點。他再想向崖下跳去，可是，他這時却沒有這勇氣了，便頹然的倒身在籐蔓之上。

這時，腹中漸覺飢餓，忽聞一陣異香飄來，保兒睜眼望去，四面一找，祇見懸崖岩石之間，生長了一株奇樹，高約五尺，樹葉是作紫色，樹的頂端，結了一個朱丹一般的巨果，鮮艷欲滴，那奇異的清香，是從這個朱果發出來。

保兒這時餓得發了慌，便小心翼翼的沿着枝幹爬了過去，把那朱果採了下來，坐在那盤根之上，把朱果送進口中啖食，但覺一陣清香，甘甜無比，也不知是甚麼仙果，保兒啖了這朱果之後，腹中已飽，坐下來支頤沉思，半刻，忽然覺得全身發熱，如被火炙一般，骨節也隱隱作痛，保兒心中大驚，暗自忖道：「莫非這野生的朱果有毒？」

漸漸的，那種痛苦的感覺越來越厲害，保兒忽又想道：「死了也吧！就是不中毒而死，也是要在這裡活生生的餓死的。」

想到這裡，心中却又怡然，這時身中發燒已透頂點，保兒昏沉沉的睡着了。

也不知經過了若干時候，保兒悠悠的醒了過來。忽聞耳畔有人說話聲，急睜眼一看，祇見身臥石床之上，床前站着一個老人，鬚髮皆白，穿了一件又闊又大的藍色長袍，慈眉善目，保兒知道是被此老人所救，急忙翻起身，向那老人拜謝救命之恩。

那老人撫着保兒的頭髮道：「好孩子，這是你的法緣，老夫不及你的福澤，你剛才所吃的那枚朱果，你知道這是甚麼東西麼？」

保兒搖搖頭，表示不知。那老人道：「這朱果就是世人所傳的人參果了，老夫在這裡看守着它，等它成熟，然後摘取來吃，本來還差兩個月，才達到成熟的，不料却給你捷足先登，雖然還差兩月才能成熟，功效較遜，但你吃了，也能脫胎換骨，抵得住兩個甲子修爲哩。」

原來這個老人，姓王名杰，是華山派老俠隱，武功高不可測，那一年，雲遊到此，在懸崖間發現了這人參果，便在山上找了一個石洞隱居下來，等候這朱果成熟，一等就是十二個年頭，還差兩個月，便可以取摘，不料却給保兒無意中摘取了。

王杰老人是個曠達之人，認爲這是天緣註定，非人力所能勉强，所以不但不怨恨，反而收了保兒爲徒。

光陰荏苒，不經不覺又過了六載時光。這一天，風和日麗，浙江東海之濱來了一個少年人，英姿爽颯，腰懸短劍，獨駕輕舟，高掛風帆，一手把舵，直向茫茫大海駛去，這個少年人，不用筆者介紹，相信各位亦知道乃是趙天保了。

趙天保跟隨王老人住在山洞之中，苦心精研內外武功，保兒自幼得何大海教導，已打好了武術根基，吃下了朱果之後，脫胎換骨，無形中增加了一個甲子修爲，所以在這六年之中，已學成了華山派的上乘武功。

適巧王老人有事需要回華山去，

趙天保想起了海島藏寶事，便向師尊說知，王老人把那圖畫研究了一番，悟出了其中秘密，對趙天保道：「你祖父繪寫這圖畫，他坐着射箭，定然所坐之處，藏有秘密，而箭頭所指之處，可能是藏寶所在，你去一探究竟吧！」

保兒得到了師父的允許，便別師下山，購了一隻小木船，揚帆出海。

舟行一日，已抵達了舟山羣島，自從趙不凡被害後，滿清已在舟山之上，設立了一個營區，派兵駐守。趙天保不敢在主島泊岸，好不容易，認清了方向，才找到畫圖中所指示的那座荒島，這荒島在舟山羣島之東，再過去便是一望無涯的東海，風浪甚大，不宜於漁舟灣泊，而且荒島的四週，都是高大懸崖，豎立海上，難以扳登，趙天保找了一處風浪較爲平靜的海灣，把小舟泊於峭壁之下，飛身而上，找了一塊空出的岩石，把小舟繫好，然後施展壁虎游墻功夫，扳登島上。

趙天保攀越懸崖，進入島上，祇見荊棘遍地，野樹叢生，趙天保一手持短劍，披荊斬棘，向島中深處走去，好不容易方才到達山腰，忽發現山坡上的樹林，已經被人斬伐過，同時也發覺在一座石岩之下，有人疊石作灶，餘燼尚新，心中大感奇怪，分明是有人來過島上不久，那會是甚麼人？

正想之間，忽然，樹林中竄出兩個人來，趙天保向那人一看，祇見衣衫破爛，那長長的頭髮，蓬鬆有如亂草，顯然是許久沒有梳洗過，這兩人都手執兵刃，一個高瘦的個子，手執九節桿棒，一個矮小的手執扑刀，趙天保忙向二人喝問道：「你們是甚麼人？可是航海處舟，被困荒島之上。」

保兒喝罷，睜大眼睛等候他們答話，那知這兩人悶聲不响，突然揮動手中兵刃，分向趙天保進攻撲來。

趙天保冷笑一聲，短劍一展，使出「雷火明夷」，把二件兵刃架了開。

這時，趙天保細視來人，恍然而悟，原來這兩人正是滿清鷹犬張成和梁仲，不禁冷笑一聲道：「哈哈，原來是你們兩個奸賊，今天碰在小爺手中，你休想活命了。」

說完，短劍展開，劍勢不絕。

張成突然發聲道：「梁仲，我們走吧！」說着，飛身直向懸崖奔去，梁仲虛砍了一刀，亦向懸崖飛奔而去，趙天保何等機警，早已料到兩奸賊定是想奪取自己的船隻逃生，急忙拔步便追，趕到崖上，截住了梁仲，梁仲提刀拚戰，那張成竟然捨棄了同伴，飛身躍下懸崖，落在趙天保的小舟上，斬斷繩子，竟自揚起風帆獨自逃去。

趙天保這一怒，非同小可，一劍緊似一劍，直取梁仲，梁仲見張成捨棄了自己而去，也很焦急，大叫道：「張大哥，等我等我！」

祇聽張成在下面舟中高聲回答道：「梁仲，你不要懼怕，纏着這小子，我去找人來幫手。」

梁仲心中更氣，駡道：「你這奸賊，枉我和你稱兄道弟，大難臨頭却捨我而去，好奸徒，他日碰頭，誓不放過於你。」

說罷，又向趙天保道：「我和你家並無仇怨，祇是誤聽人言，貪圖利祿，投靠滿清，到如今，心中知悔，我和你同病相憐，倒不如冰釋前嫌，就此止鬥，結爲朋友如何？」

趙天保久學華山隱樵教誨，且具俠義心腸，見梁仲知過悔改，便把劍一收，道：「你既然知悔，我亦不究既往，你用毒鏢擊死了我家何伯爺，我亦可以原諒於你，一時爲奸人所利用，但你要幫我完成一件事，以後我們可以同心協力，幹一番事業，你也是個英雄人物，何必甘心投靠異族哩！」

這一番話，說得梁仲心生愧赧，面紅過耳。原來張成醫治好了傷勢之後，到處找尋趙天保不獲，以爲趙天保爲人所救，逃到海外；並且知道荒島之上，有趙不凡遺下的藏寶，便和梁仲二人到島上來找尋，不料在島邊船碰礁石沉沒了，被困在荒島之上，達五個月之久，每日祇打獵爲生，煮些野菓充飢，不料碰到了趙天保，張成竟乘機奪船而走。

正於此時，忽然有巨船乘風破浪而來，趙天保和梁仲見了，心中大驚，以爲這是滿清水師的戰船，急忙躲入林中以避，靜觀其變。

半刻工夫，船已駛近，泊在懸崖之下，船中人沿繩而上，一人疾若猿猴，憑着輕身功夫，幾個縱落，已到了島上，趙天保一見，心中大喜，原來這人乃是荊襄十三軍的黃永定，便即出來相見，黃永定也大喜不止。

共話別後，原來黃永定負傷逃脫，匿在太湖之中，養好傷勢之後，招集舊部，數年來已創下基業，佔了鰲魚島聚衆千餘，他在何大海臨危托孤之時，知道趙不凡在荒島之上，藏有大批財寶，可作軍餉用，便率領手下，駕舟出海，找尋藏寶下落。不料將到孤島，碰到了張成，張成不知是黃永定，還以爲是滿清派駐舟山的水軍戰船，便迎上前去，不料給黃永定發現了，讓他上船，把他生擒了。

趙天保喜不自勝，於是乃將梁仲改邪歸正的經過，對黃永定說了，一同進入島中，找到了古松之下，取出地圖，弄明開啓之法，趙天保再依箭頭所指，扳登高峯，果然發現一個石洞，依照圖解，弄開石門，裏面藏着十萬両白銀，便搬了落船，一同運返太湖鰲魚山，招兵買馬，重掛起反清復明旗幟，擁立趙天保爲堂主。

趙天保剮了張成祭旗，聲威大振，直至康熙末年，趙天保死了，滿清軍才攻陷太湖的鰲魚山，從此這個反清復明的基地便烟消雲散了。 （完）

湖海恩仇錄／石　磊・文
可　飛・圖

黑吃黑

圖雪恥老魔施計　承師命少年除惡

這是一所破廟，殘破不堪，眞個是敗牆圮斷，不忍卒睹，偶然有那些殘月清輝照入天井，這裏也覺鳥糞蛛網，充滿了荒涼的情調，假如月光有些興趣，再向裡面掠進，就可看出大殿上黑昏沉沉的，一切的東西，斷手缺頭的山神爺，兀立在神龕之中，不值錢的鐵籤子，在一條橫木槽中，像鹿角一樣的分歧向上豎起。有香火時，當作插蠟燭用的燭台，香爐已不翼而飛，看來已經爲當地的無賴山民偷盜走典賣了，總之，這一座山神廟，就是這樣的荒涼破敗，看了令人難過。

一二聲夜梟的叫聲，劃破長空，連下來，有些急驟的脚步聲，在這夜深山境之中，聽來份外刺耳。在那荒涼的山神廟之中，突然有一點火光發出，這一點火光，照亮了四週，也可看清在這山神廟中有個人影在蠕動，借了這火光，可以看清這發光之處：乃是一個人，抓住了一支半截的不小的蠟燭，可是，當你看清楚這持燭人的時候，姑不論這地方的環境之可怖，就是在較清幽的所在，見了此君之形狀，也令你嚇上一跳，因爲，此人生得又高又大，還是個駝背的，假使背挺直起來，這傢伙就比一般人要高出一大截，一頭亂草也似的頭髮，可惜是灰白色，凹面凸額，兩顆眼珠，深陷在內，又加上一雙濃眉的掩蓋，愈顯得這對眼睛小得可怕，何况還閃爍不停，綠光隱隱，就像夜貓子的眼睛一樣，大鼻掀天，大口張露，更可怪的兩枚獠牙，向上直翹。

稀疏疏一把鬍子，一身黑衣，束了一條翠綠腰帶，在這荒涼的山神廟中出現，不當他是個山魈木客，也難能算他是個人來的了！

可是，別看他是佝腰曲背，却也是行動如風，才一現身，一晃眼，不知怎麼一來，人已在山神廟外出現，燈光搖曳之中，那脚步聲業已靜止，天際本有些月色，可以看得出四週圍一切，祇見有一簇人，數目竟有五個之多，不過，這樣子看來却是不妙，有的是伏在同伴之背上，有的則爲人拖住攙扶着，五個人之中，至少有三個是有受了傷的模樣。

這黑衣駝背老人一見五人，桀桀而笑怪笑道：「怎麼啦？出了事？」

爲首一個年約卅五六歲，生得臉貌不凡的壯漢，他首先苦笑了一聲道：「老魔星，幫一幫忙，到裡邊才談不遲！」

老人又是一聲怪笑，就見他身形微晃，直入人羣之中，微聞他說了一句：「抓緊我的肩頭！」

立即有兩個傷者，擺脫了兩個同伴的攙扶，一個搭住左肩，一個扶住右膊，又聞老人一聲微喝，身形一起，就如一縷黑烟，手中燈光搖曳之中，却已帶了兩人，向山神廟中竄入。

另兩個人扶住一位傷者，循踪而

入，好像是熟門熟路，不多時，早已走入大殿之後，這就可以看出，原來在這後面，却有幾間上房，模樣就比前面整潔得多，先後六人早已進入一個乾淨的房中，這地方有燈光，有枱有床，受傷的，早已爲他們安置放在床上，而其餘兩人，與這個黑衣駝背老人，則各自據桌而坐，桌面上却有酒有菜，並有極精緻的酒具碗筷，如果再一細視，就可看出，這一套用具，全是用最好的大玉雕成，而這幾雙筷子，更是不凡的血牙所製，就是這一套用具，非有千兩黃金就不能辦到，用這樣東西的人，那能住在這等落寞的山神破廟之中，看來就有些莫測高深之處。

老人斟了幾杯酒，醜臉泛上了一絲冷笑道：「明老大，這是甚麼一回事？小邱、小梁及小朱，那能吃了人虧？」

那個被稱爲明老大的，剛好喝了一口酒，聞得此言，他是「吧」的一聲，將那酒杯重重的往桌上一敲，狠聲說道：「眞是見他娘的鬼！」

老人不由一怔，明老大然後又一抬眼對另一個臉容黑瘦的漢子道：「吉老三！你說是不是鬼，他娘的鬼？」

姓吉微微搖頭道：「沒見過，總之，我們這秦嶺五鬼，算是完了！」

老人聽了兩人這一番話，他是桀桀一聲怪笑道：「甚麼？洩氣啦！啊，不過，幹我們這一行的，誰又能敢保走一輩子順風的，就是我，當年威震黑白兩道的冀北人魔，可也是吃過虧來的，但是，我不像你們，一吃跌就洩了氣，常言道『爬下就該再爬起』，這才是眞正的好漢子，眞英雄來，說給我老頭聽聽，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明老大吃了些東西，聽了老魔的話，好像有了些勇氣，想到自己一行人栽的觔斗，却又是萬分懊喪，長嘆了一聲，說出了這前因後果來。

「老魔星，你知道的，咱們五鬼這一次是瞧上了太原府神拳江興局中的貨，這一批貨咱們打聽得清清楚楚，乃是七件貴重的紅貨，保的人是江興手下的四金剛。這幾件價值不菲的貨，據說，每一件都能值上上萬兩銀。江興的面子寬，而他手下的四金剛又是出了名的好手，總以爲這支鏢，是沒有甚麼風浪的，想不到咱們會出手。咱們與他們這一行朋友照了照面，然後，跟踪到了秦嶺才與他們交上了手。

「當時，四金剛的鐵琵琶元英偉還與邱老二打招呼，您是知道的，咱們秦嶺五鬼的脾氣，就是與衆不同，不賣交情，也不理人家的的糾纏，因此，一言不合，就打了起來，這四金剛中的鐵手劍易不折首先爲吉老三的脫手三槍，震去了他的長劍，把他的左肩打折了骨。吉老三露了這一手，另三個金剛就此發了橫，招呼手下的趟子手先走，這當然是帶了紅貨，預備脫出咱們的追踪，而他們則與我們拚命的堵截厮殺。不過，他們乖，我們也不笨，早有邱老二，展開他的神行無形功夫，將那個腰帶紅貨那個傢伙給斃了，然後搜出了紅貨，咱們見大功告成，這也沒有甚麼，一出手，五人合圍，將江興局手下，這四金剛他們，一個也不留，殺了個乾乾淨淨。這是咱們聽了你老的指教，叫他們無從捉摸，本來，到了這個地步，事情也完了，可不料就在咱們想回山之時，嘿！見了他娘的鬼！」

老魔聞言，他接了一句口道：「碰見了對頭啦，說出來聽聽，有幾個人？是甚麼樣的打扮？還有，使用甚麼兵刃？讓我老頭子來琢磨琢磨，這就能有個底！」

明老大搖搖頭道：「一個人！」

「甚麼？」這黑衣老魔聞得明老大這一說，他不由一陣驚愕。想這秦嶺五鬼，乃是在這幾年來，崛起的怪盜，老實說，在這幾年中，武林的黑道上，出現過不少無頭公兇案，也拖翻了十來家有名望的鏢局，可是，就沒有人能知道，這出手的是那一路人物，事情作得萬分的隱秘，並且出手極狠，可說碰上的，沒有一個能留得活命來，照例，在黑道上行走的朋友，有一個規矩，劫鏢可能傷人，但也祇揀一些那有名望的下手，那些鏢夥、趟子手、車夫騾夫的就不能傷，但是，這一批人却是如此的狠辣，別說趟子手，連那不知武藝的苦哈哈，如車伕雜役也不能留，殺了個乾乾淨淨……

因爲無人能在出事之處，逃得了性命，故此就沒有人能說出這批傢伙的來龍去脈，鏢局出了事，就得有損失，有損失就當然有賠償，這幾十件無頭兇案，也就帶給了十來家鏢局的麻煩，有些是挨到了幾件，便使他們有的是聲望與地位，有好朋友的七拚八湊，但是，這生意就難作得開，甚至停了業。有幾家就算挨上一次半次——這半次是指保額太大，一家不克負擔，用上兩家合保的方式，出事也是兩份分攤，這就算半次的，但却也弄得傾家蕩產，關門大吉。雖然也有人四處查訪，找好朋友，找同路人的，明探暗查，想追踪甚麼的，可是，這批人出手既狠，掩跡亦極巧，加上沒有人能對個面！一對面就得送終——這多年來，就如石沉大海。

因此，江湖人士，對這批人就加了一渾號，稱他們無形陰魔。

這無形陰魔四個字，加得可算適當。當然，因爲他們辦事隱秘後分，無踪可尋，無形可追，出手又陰又狠，行動就如魔相仿，這一個渾號，改得是挺不錯的。

其實，這一批惡魔，就是這五人。他們自稱是秦嶺五鬼，因爲幹過不少大事，這可證明他們的出手功力一班，武林中不少無頭案子，都是他

們五人合力經手。老實說，在黑道上討生活，還博得個偌大的聲譽，如果無出類拔萃的能耐，不必說有這多宗無頭兇案，可說是一出手就會給人料理了，讓他們能橫行至今，而無人能知，無人能防，無人能對付，無人能解決，這份功力豈同小可。

可是，今夜，這五鬼有三個掛了彩，聽這個明老大的說明，他們一出手已佔了上風，但是壞事的原因，却碰見了第二個人。照五人的辦事方式，可以得一結論，接連劫了那多次的鏢，每一次以最起碼的估計，鏢局人就是沒有三十二個，十個八個總是有的，無論如何該比他們五人多，也爲他們一一解決，而今夜，却只有一個人就打敗他們，這就莫怪那個駝背老魔大驚失色的了！

「一個人？桀桀……明老大，你別在說笑話，」老魔頭還不大相信呢？突然老魔雙眼一睜，一條綠光，就似兩朶綠火一般，向明老大臉上掠過，桀桀又是一笑道：「明老大，想咱也是出了名的翻面不認人，也是有了名的鬼計多端，耍花巧，別在我老頭子面前裝模作樣，用些苦肉計，編些假故事，可瞞不了我！」

「刷」的一聲響，就是這老魔，出手奇怪，已一揚手將個明老大手腕扣住，又聽得叫聲宛如夜梟的輕嘯，老人是鬚髮戟張，滿面怒容的對明老大說了一句：「拿來。」

明老大一個兀突，臉孔氣得煞白，嘴唇亂抖，這樣子就似是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似的，睜着一雙眼睛，狠狠的盯住老魔。

老魔一見明老大如此模樣，他却不知那裡來的氣，又怒聲說了一句：「還不拿出來！」

那個姓吉的一見這情形，心中已是老大不滿意，再見老魔來勢兇兇，他不由一個騰步，駢指直點老魔的眉心，不料這老人雖是佝腰曲背，可是身法極快，他一手扣住明老大，而向此人索取物件，當吉老三出手來臨，想這姓吉的，本是有了名的神手迅疾，再加相隔極近，彈指可到，照例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其實，姓吉的也祇是想略緩老魔出手，解脫明老大的束縛，然後來個從容叙說，不想，他一出手，眼前就一花，右手手腕不知如何一來，已經爲一隻冰冷的手扣住，立即全身感到一陣寒意，勁力一窒，全身癱瘓，再也無法行動。

吉老三眼前就見這一對綠火在移動，耳邊却聞得一聲怪叫，老魔沉聲的說道：「甚麼？想把我滅口不成！桀桀……你們還差得遠吶！」

吉老三不由一陣心悸，暗道一聲不好，這一下出手，却是弄得更糟糕，這老魔本來就是屬於曹操之流的性情，心性多疑，自己一行人，吃了人虧，他已是認爲其中有詐，再加上這一出手，這就是說明了，即使無甚麼外心，也有「無私有弊」之感……看來，要向他解釋就更加難上加難了。

老魔惡狠狠的將明老大以及吉老三兩人，一推一揚，兩人就此一個踉蹌跌出老遠，坐在地上，再也無法起身。兩人心中明白，已爲此老魔的陰屍絕穴手所擊，又一眼見老魔頭顫巍巍的走了過來，對兩人面帶惡笑道：「速速說出實話，老夫尚念爾等初犯，還可以從輕發落，否則，嘿嘿……我一生就是這個脾氣，連自己最心愛的弟子，也能一掌斃了，就不能對爾等這幾個不成材的記名弟子，有甚姑息之處，快說。」

明老大嘆了一口氣道：「老魔星，我們的話還未說完，你爲何如此的猜疑，豈不壞了你的大事？」

老魔怒斥一聲道：「你們這些鬼計，自以爲巧妙，可是老夫眼中不揉砂子，誰來相信你們這些鬼話？」

「那裡顯得出我是說鬼話？」

老魔桀桀一笑道：「你五個人的本領，都經我從旁訓練，老實說，普天之下，能勝得過我的人，屈指可數，才祇三兩個人，不過，這三人早已坐化的坐化，失踪的失踪，就算這三人中的一個，要將你們五人打發，也非輕易之事，再說，這幾人全已年過八十，你說一個少年人，就分明是鬼話，試想一個少年人，就是由娘肚裡練功夫，也祇有二十來年功力，你們單打獨鬥，敗於人手，這還可以相信，五人對付一少年，落了個如此的狼狽，分明是你等在弄手段……就算你說的是眞話，那麼，爲何吉老三要出手偷襲，嘿……」

吉老三不由也嘆了一口氣道：「老魔星，我是怕你傷了老大，老實說，我這出手，只是要你平平氣，有話好好地說而已……不想弄巧反拙……」

「鬼來信你！說……」

明老大又嘆了口氣，道：「老魔星，信不信由你，我們實在敗在一個不知姓名來歷的少年人手上，我且詳細說出情況，你自鳴多計，心思愼密，那麼，你就揣摸揣摸如何？」

「別說廢話？說出老實話來！快！」

「你可聽說一個黑吃黑的小祖宗？」

老魔星一聞此言，臉色一動，略一盤算，不由點點頭，道：「是不是在兩年前，你們與我提說的人？」

「正是。當時我們正在星魔山作了一次賣買，奪了天龍鏢局的十三串明珠圈，就在這一次，我們就聽說過此君的大名，他是專門對付我們黑道上的朋友，連山東一龍也讓他斷了賣買，我們也只當那些人故作驚人之詞，可是後來風聲傳來，發覺此人神出鬼沒，奪過君山七傑的黃金千鎰，也斷過坐山虎的十三輛鏢車，連南七北六十三省總寨主朝天鳳也讓他瞧上了，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興趣。老魔星，

你總記得，我們曾經在去年年底，作完了一年中最後一宗賣買，就向你提說過，咱們還想會會這個小祖宗來的，是不是？

「唉，想不到我們果然與他照了面。我們剛殺了四金剛，就想出手將那些沒用的傢伙解決了。可是，突然聽見一聲長笑，聲到人到，我們眼前只見來了個像鄉下人的少年，臉目不太俊，說實在的，看了有些傻乎乎的樣子，我們還以爲是鏢局中的下人，全不在意，只是想到了多一個挨刀的而已，邱老二剛一出手，將個趙子手擊斃之時，就聽得這傢伙怒喝一聲道：『住手！』，邱老二可給他嚇了一跳，一回頭對那傢伙瞥了一眼，道：『想死得早些是不是？成全你！』邱老二身形一動，向這傢伙撲去，一揚手，拍出一掌，滿以爲一個鏢局的傢伙，有甚大不了，祇用了六成功力，這乃是用你所傳的摧心掌，我們則在照顧其他傢伙，不想一聲慘呼，又見一條人影摔出，你道是誰？」

「邱老二！」老魔接了一句，明老大點了點頭：「老魔星，你猜得不錯，就是那個邱老二，梁老四撲過去，看一看清邱老二，只見他臉色煞白，兩眼緊閉，口中只一聲一聲的叫痛，而那個鄉下少年，神色不變的看住我們，吉老三就知不對頭，沉聲問了一句：『足下何人？』這少年冷冷一笑道：『黑吃黑的小祖宗就是我！』嘿！就是這傢伙，想不到有這麼大聲譽的人，乃是個這樣貌不驚人的鄉下人。當時，我與吉老三就有了個兀突，初時又以爲，這傢伙可能是冒名的，來唬嚇人的，可是，邱老二的莫明其妙挨打受傷，這就不能不有一分相信。

「我們不能服這口氣，不過，素來作事是比較陰柔，方先由我發言，問他的來歷師承，當然，也得問問他有何企圖，不想這傢伙却是比我們還陰，斜了一對白眼，對我們幾人只是冷冷一笑，然後伸出一隻手來，說了句：『拿來！』，我是明白，他的拿來，就是指這幾件紅貨，我也回了他一個冷笑，假意用詢問的口氣：『要多少？』，他却是很自然的說了句：『全部』，朱老五抖手就是一飛叉，不想這傢伙只一彈指，這一支飛叉就此爲其一彈之力，打了個轉變，反向我當胸劃來，這一來是非打不可了！我是一聲暗號，立即展開太陰八式，向這傢伙來個回攻！

「我們可眞是見了鬼啦！朱老五是莫明其妙的，被其一指彈中，點中『至陽』要穴，而梁老四是給其一飛腿，踢了個鮮血直噴，咱們沒法子，只能認爬啦，而這傢伙還是斜了一眼，看了我與吉老三一眼道：『若不是我奉有嚴命，而你們也只是爲我第一次撞到，否則，一個也不能活命！』說畢，就將咱們搶來的紅貨全取了，又對那幾個小伙計看了一眼，揚手叫他們走，我們因邱老二、梁老四、朱老五都吃了極大的虧，又怕給他們發現了踪跡，只能在山中連繞了幾個圈子，才趕回了家，老魔星，我們跟隨你已多年，憑良心說，雖然有些不憤你對我們的束縛，但是事到如今，咱們吃了人虧，可還不肯就此算了，巴巴的想要你出手療傷，還得報仇吶，我何必用甚麼鬼計來對付你，嘿……」

老魔星靜靜的聽明老大的說話，他面色變化得極快，一忽兒是發怒，一忽兒是驚疑，當明老大說明了全部過程，他不由又是一個沉思，就此向那床邊走去，看了看三個傷者的傷痕，然後，他一聲怪嘯道：「這是鐵指神點的彈指玄通訣，已絕跡江湖數十年，這少年照你說法，才只二十來歲，這就不大可能，不過……」突然，老魔身形一動，向大殿直竄出去，明老大與吉老三面色灰敗的互相對看了一眼道：「老魔這時候，到那裡去呢？」

吉老三也嘆了口氣道：「他也該解了咱們的穴道才是正經，如此匆匆忙忙的，難道出了甚麼事不成？」

他們的語聲未畢，突然一陣勁風飄落，明老大以爲是老魔歸來，可是，看清來人之時，他不由一聲怪叫道：「原來又是你？」

「嗯！是我！怎麼啦！不能來？哈！想我救了這些苦哈哈出山之時，才知道你們就是江湖轟動的無形陰魔。我也知道，你們這幾年來，可眞發了些財，本來這些作保鏢的，爲那班有錢人作守門狗，看了也眞煩死人了。不過，搶他們的東西可以，送他們的命，却是太辣了些吧！還有，你們發了這麼多的財，有甚麼用！救窮人？不像，自己用？太多吧！這幾天，我却是在鬧窮，發現了你們，也就不客氣啦，反正全是不義之財，你用我用還不是一個樣！嗯！這燒酒是眞還值幾個子兒，我不客氣啦！」

房中，只是一個鄉下人打扮的少年人，滿面卑夷之色的看了看明老大與吉老三一眼，然後，一面在收拾這一套溫玉食具，還有些鑲金的酒具，是桌上值錢的東西，都爲他一股腦兒的裝在一個布袋中，然後，他走到明老大面前，對他望了望道：「還有不少東西吶，收在那兒？」

明老大搖搖頭，說了句不知，少年人是哈哈一笑道：「沒有關係，下次來取。」語畢，就是人影一晃，人已穿窗而出，一晃無踪。

過了好久，才見那老魔趕回，一入房中，面色就是一變，一聲虎吼道：「是誰來過這裡？」

「是那個黑吃黑的小祖宗！」

老魔雙眼怒睜，對明老大看了一眼，怒聲的喝道：「是你在搗鬼！」

明老大面色大變道：「這又是甚麼說法？」

「你勾引這小子到來，你，你壞了我的大事，你……」

老魔說到這裡，手爪揚起，向明老大當頭抓下，在一邊的吉老三怒聲說了句話：「老魔星，你自命為神行無形，智計絕倫，那麼，就算是我們勾引外敵，你難道就這樣的讓我們把你欺騙得的，再說你耳音極强，我們的功力與你相較，差別何殊天淵，於此可見，我們能勾引的，也不能是甚麼高明人物，你那能如此疏忽？為其輕易而來，輕易而去。你不怪自己，反而怪責咱們……你……羞也不羞？」

老魔聞言，手爪一住，回頭對吉老三看了一眼，立即一個念頭在心中升起，再將這怒火往下一壓，突然，他有些恍然大悟的樣子；他一面將二人的穴脈解了，一面又去看視這三人的傷勢，就見這老魔，一聲微喝，滿頭亂髮挺直，雙掌一抖一揚，立聞一聲聲的乾號，三個人本是瞑睡若死，但為其一抖一揚之下，全都震醒過來。三人本來只覺得全身氣血受阻，就不知中了人家甚麼手法，連運功力相撞，可是毫不管用，不過，神智極清，當然也聽得老魔與明老大、吉老三相罵斥責之詞，三人明知不是自己之錯，但是老魔心有成見，他們又無法出言相勸，只有乾急。現在，老魔施展「都羅手法」，將三人的穴道震開，雖然人還是疲倦不堪，但是，他們三人一醒來，立即說出前情，老魔星道聲不必多言，速走！

五人一聞老魔此言，不由一陣兀突，其中邱老二問了一聲：「那寶穴……」

梁老四却一睜眼道：「不必多口，速走！」

五人就知有事，在老魔引領之下，立即竄出這一座破山神廟，在黑暗之中，向山中遊竄而去。

在將近天明之時，這才來到一個山洞之前，老魔對五人看了一眼道：「爾等先行入內，我去去就來，要謹慎留心。」

語畢，就見老魔身形一晃，就如一縷黑烟般，向前一晃無踪。五人見老魔如此模樣，心中都有一份不尋常的感覺，明老大是搖了搖頭說道：「這老魔眞是猜疑心病大……怪不得以前人稱他為魔曹操。」

明老大說畢，剛想入洞之時，突聞「嗤」的一聲冷笑，明老大不由心中一震，邱老二、吉老三早已身形竄出，向四外遊搜，可是，空山寂寂，毫無人跡，難道是聽錯了不成？當五人再會合之時，俱是面面相覷，出聲不得。其中吉老三是發覺事情不對勁，他首先對同伴道：「我看事有蹺蹊？」

其他四人也點點頭。想他們秦嶺五鬼，也是江湖上第一流身手高明人物，耳音敏銳，假使一人聽錯，或有可能，斷不能五人全都聽錯來的，這那能不會使這秦嶺五鬼有了些心神難定之感？

五人又是一陣計議，吉老三却突然的揚聲大笑道：「我看這位朋友已走了也不一定！走！進洞去！」

五人就此魚貫而入，可是，這五個傢伙却是厲害，竟然一入洞中，却不前進，只是貼住洞壁，五對眼睛，直望洞口，全神貫注：在他們以為，此人既已跟來，看來一定得有些躭擱，甚或是來探路問訊也不一定。目下，他們與老魔已有了心病，萬一再中了些鬼計，弄得更糟，却是不值，因此，就想將此事抖個清楚明白。不想就在此時，五鬼中的老四，突然一聲驚叫道：「不對！」

吉老三本與他相貼甚緊，一聞此言，就是一怔，剛想問個明白之時，屁股上却為人擰了一下勁的，令他疼得直跳起來。明老大回頭一看，「啪」的一聲響，口中一喊，面上一熱，好，給人打了一下大咀巴，差些連牙齒也給打下了幾枚來！

朱老五是站在右邊，五人分開左右兩邊站——一聽右邊人聲搔動，不由一個突兀，游眼一看，眼前一張白蒼蒼的怪臉，披頭散髮的向他撲到，他本能的一劈橫手，想架來勢，却是更糟，腰間一痳，「哈」的一聲笑了出來，他發覺不妙，可是已經來不及，笑聲一發，就此笑個不停。邱老二抖手就是一飛叉，待擊這個幽靈似的傢伙，對不起，但見他大袖一抖動，立即有一股勁風襲到，將個邱老二撞出老遠。這樣一個江湖中的頂尖高手，這一會却無法穩住身形，老老實實的摔了一跤，更苦的是一頭還撞在山石之上，額角腫起老大的一塊，五鬼才叫人呢？就是每一個為他照顧一下，雖說有輕有重，這個啞巴虧，也是難能抵受，明老大剛發聲喊，想出手一拚之時，遠處却傳來一聲嚴嘯，那長髮怪人是桀的一聲怪笑，身形向後洞一晃而去。

五人本想追，可是已聽這嘯聲正是老魔趕來，他們一想，只要守住洞口，諒這傢伙也難脫得了身，就等老魔來時再說。果然，不一會，就見黑影一晃，老魔已入了洞中，一見五人在洞口，不由一陣奇怪，再一注視五人面色，沉聲問了一句：「在此幹甚麼？」

明老大剛想叙說挨打之事，老魔已一擺手，身形已動，向那山腹通道直竄而去，而這去處，正是那怪客走的一般，五人各展身法跟隨，還想說出前情事時，眼前忽然一亮，人已來到一個大石室之中，而一個披頭散髮的白衣怪人，正與老魔在打招呼，五人不由一陣難過，想不到為自己人作弄一番，這又是從那裡說起的事！

老魔已向五人道：「這位就是以前江湖有名的血影子唐雙壁，你們還得尊聲前輩吶！」

五鬼一聽此言，不由面面相覷，怪不得此人有這麼好的身法，原來是卅年前，橫行天下的一魔雙怪中的一

怪，風聞此人深擅諸天潛形，太乙移位身法，本領之高，與這個老魔頭齊名，而稱之為天下三煞，不想也是隱居於此。自己五人，雖說本領不少，可是與這種魔教中人相較，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五鬼齊聲參見前輩，並還告了罪，這就是五人的奴才腔，挨了打還認自己該打的——唐雙壁桀的笑了一笑，就此不再開口了。

老魔向唐雙壁道：「唐賢弟，看來那個老鬼已有了傳人，我們在卅年前，為其勾結了天音神尼將我們兄弟三人困住在嶽麓山頂，天音的煉魔十三劍，加上老鬼的彈指玄通訣，將呼賢弟擊斃，而你我也仗着打了三朵血影花，才帶傷脫了身。本以為在多年來苦心積練，再加上這五個少輩的出手，故意搶奪鏢行的東西，將這些罪孽全加在那老鬼身上；不想，昨夜那五個小輩出了事，又有個小子探了路，看出了眞相，連我的隱居之地，也為其發覺，原定的計劃，看來得有些更改了。」

唐雙壁只是呆坐在一邊，不言不語，當老魔說畢此事之後，他只是搖了搖頭，表示不贊成老魔的辦法，老魔面色一變地道：「唐賢弟，這移禍江東之計，是行不通的事！」

唐雙壁却淡淡的說道：「怎見得！」唐老魔答了聲怎見得之後又道：「這小子就是說出另有其人，這些鏢行中人也難相信，常言道：『事無佐証』。」

「但是這小子可能將那些受害者引來此地呀！」

唐雙壁怪臉上掠過一絲微笑道：「來一個殺一個，咱們這多年來的苦功，難道白費了麼？還有，只要有人來此，只要如此如此，那麼，這兩個老賊，就更難辭其咎，不是更好嗎？」

老魔聞言，略一盤算道：「唐賢弟，我看這件事却不是如此方便的，第一，這小鬼的出手，依我估計，既能不費吹灰之力，將這五個小輩打敗，目下他是並不知我們的來歷，及五個小輩也是奉命行事的用意而已，再說那小鬼乃是自視極高的傢伙，才不理會他們師門之受人譴責。不過，這身功力是不容輕視，如果為其與那些鏢行中人勾結，這就能將事情掏清了，一個不巧，大功盡棄不去說他，就將此事鬧大，他們沒窩裡反，却將兩個老的驚動出來，這可有多糟！應該有個準備才是！」

唐雙壁冷冷的說了一句：「你也太多慮了！」接着一言不發，閉目靜坐，再也不理老魔的嚕嗦。

老魔星一見如此情形，却是大為不滿，對五鬼看了一眼，然後，突的身形一動，立駢雙指，向唐之眉心點去，這一下出手，五鬼都全是一個兀突，唐雙壁做夢也想不到，這個老魔星在這時候會出這一手，想他作魔教中人，所練之功，全都是相差不多，唐雙壁與老魔星徐靜波，同進共出有五十年之久，一切功訣秘密，同是心知肚明，這眉心一穴，眞是他的罩門。這一下出手，也等於說明了，魔曹操要刺了自己的好友，但是，却不知道魔曹操徐靜波為何要用這一手狠着……

唐雙壁為老魔徐靜波出手所制，不由心中升起一陣恨意，睜着一對怪眼，對徐老魔狠狠的看着，徐靜波見一招見功，他也是面色大變道：「唐賢弟，並不是做哥哥的對不起你，只是，我已聽了你的話，也忍了這麼多年的氣，本來，以為你的計劃是不錯，讓那些武林道上，自命英雄的傢伙，來個大混戰，咱們坐山觀虎鬥，可以事半功倍。可是，在這麼多年來，只是証明，那天音老尼與老鬼，還是安心靜修在川邊倚天崖，也沒有聽說過有人找上他的門，更沒有人出面組織甚麼團體，羣起而向那兩個老鬼問罪發難；這就証明了你的計劃已行不通了。我且問你一句，跟不跟我走！」

唐雙壁功穴被制，只是全身的眞力為老魔星徐靜波所束住而已，口還是能開的，他怒哼了一聲道：「老徐，你懂個屁！」

「不理我是否懂得屁或屎，只是問你一句，你跟不跟我走！」

唐雙壁却是冷笑一聲道：「我一生為人，幾時屈服在威脅之下來的，你問我走不走，不走！不走！再加一萬個不走！」

魔曹操徐靜波怒嘯一聲道：「好！姓唐的！這不是我無情，是你與我意見相左，我也不來殺你，但是，我就此與你分手，這寂滅洞就是你的葬死地，我得出山做自己的正經事，再見！」

語聲才畢，徐靜波就有出走之意，可是，這秦嶺五鬼，因為曾受這老妖唐雙壁的戲弄，心中有些氣，尤其是老三吉文，對其更為不滿，而且，吉文為人，心腸也較其他人陰狠，他對老邱椒看了一眼，意思是要趁機毀了這老妖，想這五鬼，共同進出有多年，誰的心意也嫻熟於胸，一見老三的眼色示意，就明白他的想法，也就點了點頭，手一按腰際，他的鑽心釘已取在手中，却想在臨走之前，乘唐雙壁無法行動之際，就勢打出三釘將唐老妖在此解決。」

可是，徐老魔却在催促，叫五鬼先走，唐雙壁也是年老成精之流，他早已看出五鬼之眼色示意，不由一聲長嘆，好在徐老魔押後，這五鬼的出手就此讓徐老魔無形中阻住，唐老妖對徐老魔說了一句：「古人有言『自食其果』看來却是不錯，我是作繭自縛，而你，也難脫出此報！」

魔曹操徐靜波那裡理會這些，目下，他是一味在報仇之上，他自己要出山了，再也不仗五鬼的出手，用這種嫁禍於人的計謀，他要作幾件名震

江湖的事，並且，還得更明顯的，讓天下武林人知道，以前的所作所爲，全是他的老對頭所作，他拖翻了這許多鏢行，種了這大一個毒，而這一口毒氣，全推給他的老對頭承受，本以爲唐雙壁能跟他一起走，却不料唐雙壁有自己的打算及想法，並且這固執之個性，老而彌辣，尚幸徐老魔自知這出手偸襲，已是不當，再也不想有過份的毒手對付，也不能將他解救，因爲，這就是騎虎難下，怕老妖因受此一辱，一復功力後，來個大鬧翻，這是更爲不便。所以，發覺五鬼有加害之意，也爲他阻住了。

魔曹操徐靜波與五鬼奔出寂滅洞中，由近而遠，漸漸的沒入遠處。唐雙壁不由一聲長嘆，他獨自坐在洞中，回憶前事，心潮起伏，想他出道以來，橫行天下，提起天地三絕，黑白兩道，誰不側目視之，就是因所學太霸道，本領也實在太大，故而處世行事未免過於任性，輾轉的關係相扣，這才引出了多年來不問世事的兩個當代大俠。一個是道家至圓仙師，一個是佛家的天音神尼，至圓仙師行道江湖，只是以對付黑道爲能事，眞正做到劫富濟貧的地步，而天音神尼則以慈悲爲懷、濟世爲己任，佛法渡人。自己三人不想爲這兩個「神俠」困在嶽麓山頂，當時，就有不少武林人士觀戰，黑白兩道、鏢行、立窰的都有，他們全是爲至圓、天音助威，結果天地三絕全軍盡墨，還喪了一個。自己與徐靜波仗着自己的三朵血影花，强掙突圍而去……

這是大仇，可是，自己與徐靜波傷得不輕，好不容易在自己的多方面設計掩跡之下，來到了陝省的秦嶺，一面運功修復，一面則覓地隱修，大仇當然要報，但是，自己與雙老交過手，深知這一對老人的本領，尤其是天音神尼的玄鐵劍，及至圓老道的吸星簪，將自己三人出手、暗器，尅制得一籌莫展，如欲勝過雙老，除非利用其他的因素，還有就是希望他們能引起內鬨。

唐雙壁是比較城府深一點，而且計智穩實，他是深悉兩老的能耐及爲人：至圓仙師爲人只爲窮人請命，不過，却是個黑吃黑的巨魁；他爲人古怪，既看不上黑道的朋友，也藐視作鏢行生涯的武林朋友，不過，他從不向鏢行下手。若果黑道與鏢行有衝突之時，他就來個袖手旁觀，鏢行勝了，他就不取不理，黑道得了手，他立即出面强行索取。本來，他的爲人，早已令全黑道上人憤恨，實際上，他本領高强，無人能敵，不得不令他們忍氣吞聲而已，唐雙壁就在策劃，要令鏢行人與黑道人全都與他爲仇，這就另起爐灶，未作這一路買賣。

凑巧爲徐靜波收服了秦嶺五鬼，這就由唐雙壁出計，要五鬼崛起江湖，專門向有名的大鏢局下手，而且作事要狠辣，不過，有一家不能出手，那就是與天音神尼師門有關係的四川太乙鏢局。

本來，這是個毒計，鏢局中全是有名望的，也有極多拱衛，平常的江湖小輩絕不敢下手，有地位名望的黑道能手也是與他們有些相識，就算一時意氣，鬧了個大的，但是，因友及友，因親及親，總能夠追訪，這就有個主兒，也就不能下得了手，就是下手，也無法引起波動，哄動江湖。現在，他手下秦嶺五鬼在江湖上寂寂無名，老魔的調教下，加上他們原有的本領，眞可說是異軍突起，不過，却專門向鏢局下手，越是有名望的，鏢碼越大的，就越是被他們看上，可以說，在這種陰損的出手下，弄得天下鏢行個個頭痛萬分，引起猜疑。

再說，他又是專放過丁家，這是太乙鏢局，常言道：「光棍眼，玲瓏心」，任何人都有個見識，尤其是那些出事人家，總得有個思疑，爲何太乙鏢局不會出事，好！唐雙壁就希望這一着，那麼，極可以因這一來會向太乙鏢局注意上。武林人士誰不知天音神尼的聲威，又有誰不知天音神尼與黑吃黑祖宗是好朋友！好了，這一來，那些倒霉鬼就能與太乙鏢局有些難過，而太乙鏢局當然要撇清，這一撇清，勢必要麻煩天音神尼，而天音神尼做夢也想不到這一連串的無頭兇案是秦嶺五鬼所作，普天之下，有這種身手而且辦事妥當的，只有至圓仙師，這一來，這兩個老人家就得有個交代，一個不巧，在唐雙壁估計之中，這兩個老人就會引起衝突，這一衝突，兩個老人家誰也不能讓，那麼，兩虎相爭，總有一傷，隨便那個吃虧，對他們報仇之事，總是方便得多的。

再說，就算這兩個老者打不起來，太乙鏢局總得有個嫌疑，爲甚麼家家出事，就只剩這一家，分明與這賊子有來往，這也是百口莫辯的事，不得不解釋吧！但是，五鬼在自己手中，贓物爲自己所藏，誰又能得個風聲，這是死無對證的作爲，這一筆糊塗賬也夠他們頭痛。並且，極有可能，太乙鏢局成了衆矢之的，而引起公憤，一個不巧，來場大爭鬥，將那老尼也拖下了水，這更妙。唐雙壁採用了這個方法，但是，五鬼失手，徐老魔是怕洩了底，這多年來，他就沒法聽到唐老妖所料到的那樣大事發生過，這一蹤跡洩露，老魔就怕反客爲主，身份敗露，天下武林同道就得向自己羣起而攻之，這就是個極頭痛的事了。因此，徐靜波要迫唐雙壁出山，但是，唐雙壁還是不能罷手，他認爲以逸待勞比自己犯險更有利；這一意見相左，徐靜波老羞成怒，又加上唐雙壁的冷漠對待，於是他忍無可忍的出了手，將唐老妖制住，自己則率領五鬼下山而去。他要將事情鬧大，他要將天音神尼和至圓仙師拖下水去。

唐雙壁默坐在洞中，不免唉聲嘆氣，想不到天地三絕的一個前輩，竟被自己人下毒手，僵坐在洞中，以這情形看來，這一輩子是完了。

突然，唐雙壁聞得一陣勁風襲人，他心頭一動，雙目未睜，心中却在打算，暗道一聲：這看來是那幾個鬼孫子，爲了不憤被自己所辱，趕來報仇。唉，其實我與你們本不相識（按：唐雙壁隱修在此，只有老魔得知，這五鬼與這老妖根本不會見過，一切計劃全由徐老魔來此與唐老妖討論而定，今天還是事態緊急，老魔才將五鬼引來此地的）。見他們鬼鬼祟祟，閃閃縮縮，心中疑慮，才出了一手，可是當自己發現來人有五人之時，這才想起這五鬼來，不過，打已打了，這只能怪他們不懂掩飾，自己出手太快而已，不料他們量小心狹，竟然趕來報仇……想到這裡，突地，唐雙壁低沉了一句：「量小心狹！」他是微微嘆了口氣，低聲說道：「我唐某何嘗是個量度心闊之輩，這也死得不冤！」想到這裏，他是默然的不出聲了。

這就是唐雙壁在猝然之下，悟得的一條道理，其實，人皆有人心，人心本惡、本善，姑不討論，但是，人皆有惻隱之心，是非之心，能分善惡，能明是非，這乃是一定的道理，所謂爲善爲惡，無非是爲小我與大我所感化而已。自私者，每每只有自己，不顧他人，越鑽越深，越來越爲自己，那麼，想作好事也得打個折扣，假使他能突然看清眞正的面目，還我本來之時，也就是將小我之見摒棄，那麼，他就能徹底的悟化，以前之非，以後談如何爲「是」，佛家之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是這個道理。

唐雙壁是在這一刹那，看出以前自己的執着，報仇，究竟爲何報仇，報的又是甚麼仇，他想到五鬼之量小，立即痛悟自己也是這樣的人物，他的恍然而悟，這當然是順理成章了。

唐雙壁老早在等死，不過，有人早些送他歸陰，這也不壞。可是，他等了許久，不聞有甚麼動靜，身上也不覺有甚麼痛苦，不由一陣奇怪，這就不得不睜開眼睛看看，看看這五鬼究竟是作甚麼來的。不料當他睜開雙眼，只見前面站立一個年約二十七八的鄉下少年人，滿面奇怪的看着他，唐雙壁立即一震，剛想開口詢問，這少年已對他笑了一笑道：「我看出來啦，你的泥丸要穴被封，這封穴手法可眞怪，難倒了我啦，在下也不敢自作聰明，老丈，我看你總有分寸吧，說說看，如何解救？」

唐雙壁聞言又是一怔，他沉聲問了一句：「你可是那個自稱爲『黑吃黑的小祖宗』？」

少年聞言，微微一笑道：「嗯！你怎麼也知道這個名稱？我這是與那些自命不凡的傢伙開開玩笑的名稱而已。」

「尊師可是至圓老道？」

少年臉色又微微一變，道：「嗨！你與他老人家認識的？」

唐雙壁沉聲說道：「非但認識，我與他還有仇啊，你既然與他有關，你就下手吧！」

少年聞言，尷尬的道：「嘿！對不起，我師父只叫我救人，從來不許我殺人的，他只是對我說：『你年紀輕輕，不知道世事之善惡，有些人貌如兇神，作事辣手，可能他們別有苦衷；有些人貌如忠良，其實心地比甚麼也惡毒，你那能分得清楚，總之，你記住了，人學了本領只是爲了幫助別人，不是要你來逞英雄、道好漢的，你此行下山，只可救人，不可殺人，不可交惡，不可囂張。』好，我就這樣的一直獨來獨往，好在師父命我救人，我就一味救那些苦難之人，殺人我可從未試過。」

唐雙壁聞言，不由大受感動。他一生爲人剛愎乖僻，對人對事毫無感情，不想竟被這少年人一番話，使他大受感動，微微的嘆了一聲道：「至圓老道收的好徒弟！」一面，他請那少年在他的大椎穴上，用七分勁力擊出一掌，以撞開老魔封穴手法。

少年依言，唐雙壁身受一掌，發覺這少年的功力極純，不過，與自己相比，尚有多少距離，他不由又是搖了搖頭。

默息了一會，他將眞氣默運了一週天，發覺全身筋絡氣血通行無阻，這才與少年說出了來歷，並問他姓名及此來何事？

少年笑了笑道：「我沒有姓，也沒有名，是個棄兒，師父就命我姓水，這也沒甚麼，水棄棄這名字聽了也不太討厭，你說是不是？」

原來這個黑吃黑的小祖宗是個棄兒，唐雙壁不免一陣感嘆。少年又道：「我行道江湖以來，也搶了不少山大王的東西，這是師父關照的，不可搶鏢行，不過，也不必爲鏢行之人可惜，這道理我不大明白。故此，我照了他老人家的意思去做，把搶來的東西轉給師父的老朋友變賣或改裝，然後救濟那些苦哈哈。兩天前，我又作了一樁買賣，才知道這幾個傢伙作了不少無頭兇案，他們還不知道我師父與天音師叔爲了要參訂煉魔寶籙，全已閉關多年，這才算沒被牽上了身……」

唐雙壁不由恍然而悟，怪不得這計策沒法成功，原來這一雙老人在閉關參訂甚麼寶籙。那麼，他倆的窩裡反就難行得通了，對水棄棄看了一眼。

水棄棄又說道：「我知道他們發了不少財，凑巧我爲了黃河水災之事，須錢急用，心想他們是賊，並且又與我們有些瓜葛，就想向他們取些用用，却只取得一些酒具等物，韓叔叔是吃得極准，說他們所取的東西，一件

也沒有出巢——指賣出去的——一定是收藏在當地，我不得不再來瞧瞧，不想見到一個老駝子帶了五人來到此地，我更看出那駝背老人的功力極厲害，韓叔叔也看出這老魔的來歷，怕我沒法制住他，想就此一走了之。不過，我却以爲這地方是他藏寶的所在，一股勁兒的死守，果然，他們下山去了，我乘機溜了進來，老實說，我想偷些東西是眞的，但是，我不是爲了自己，是爲了救那些災民，我也是迫不得已。」

唐雙璧聞言更加感動，對水棄棄看了一眼道：「至圓老鬼的好徒弟，走！」

唐雙璧身形一起，就欲向洞外竄去，突然，一聲厲嘯隱隱傳來，唐雙璧臉色微變，他的身形陡然一動，坐在原處，他對水棄棄道：「後面有一石灶，你可以躲藏在後，不必理會這裡有甚麼變化，總之，我能遂你心願。」

水棄棄十分乖巧，身形一動，人已來到石灶之後，將身形藏起，以觀動靜。

這兒剛剛停當，就見有勁風掠入來，只見魔曹操徐靜波人已來到洞中，他對唐雙璧看了一眼道：「老唐，剛才可有人來過？」

唐雙璧閉目不答，後面，這秦嶺五鬼也已陸續進入，只見他們每人背了一個大袋，徐靜波冷冷一笑道：「我與你多年交情，本擬由你自生自滅，可是吉老三認爲這辦法不好，由他們定下了這個好法子，就是將你功力毀了，留下一部份財寶，供你這殘年使用，我認爲這樣也不錯，老唐，我與你已是算完了！」

老魔語畢，只見吉老三放下一布袋，而老魔手一揚，向唐雙璧頂門拍去之時，突然，聞得一聲厲吼，又見一條人影飛至，五鬼立即發覺不妙，身形剛動，只見唐雙璧身形已起，對五鬼看了一眼，道：「統統給我放下！」

老大明玉、老二邱椒早已看出徐老魔不知怎麼一來，被唐雙璧一指點中眉心，一交摔翻在地，分明這老妖將計就計，反手傷了老魔，自己五人那裡是他的對手，聽他說要金銀之物，說實話也難脫得了身，立即乖乖的各自一卸肩膊，將包袱放下，正想開口交代幾句之時，唐雙璧却身形飄動，向五鬼撲去，唐雙璧當年號稱血影子，這就是說只要他身形一動，立有血光迸現，而且快疾無匹，五鬼之本領雖非平庸，但是，唐雙璧在多年潛修之下，不斷參研，身法手法更是快絕無倫，五鬼只覺眼前一花，立聞一聲吼叫，一朵朵血花迸現，這五鬼也就此仆身在地，再也無法站起來。

唐雙璧將五鬼擊至重傷，只見他老眼含淚，對徐靜波道：「老徐，我也不想再行出山，常言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你與我又何必再出山淌這趟渾水。天音老尼與至圓老道也已收心歸山，我們所爭的又是些甚麼呢？報仇！唉，想你我所傷的人命，假使全是像我們一樣，這仇就難有個了期。你要毀我一身功力，可知道我功力一失，就難有活命之望，你欲念舊情，難道你的手下肯放過我嗎？老徐，這是你作法自斃，但是，老唐對得住你……」邊說邊向徐靜波走去，只見他手一抖，二朵血影花抖出，將徐靜波的左右琵琶骨釘住，徐靜波一聲厲吼，身形躍起，可惜，祇一半，就此癱瘓在地上。

「你的功力已失，老唐伴你一輩子。有我命在，就有你的命存，我毀了你，也就伴着你，咱們的交情猶在，你可放心了，我也不能再有甚麼毒招對付你。」

唐雙璧說畢，一回頭，喚水棄棄出來，對他慨然一笑道：「好小子，這些東西你可拿走了，此後，這江湖上再也不會有這些無頭兇案發生，不過，你黑吃黑也少了個好主顧了。」

水棄棄對唐雙璧仆地拜了拜，道：「我代那些災民多謝你了。」然後，他扛了兩個包袱，雙臂彎挾了兩袋，一點頭，身形一起，向那個洞外疾竄而去。

從此以後，江湖上再也沒有這五鬼的出現，因爲，他們都被唐雙璧毀了功力，扣住在秦嶺的寂滅洞中，連那個魔曹操徐靜波，天地三絕縱橫天下這麼多年，可是誰也想不到有這樣的變化，死了一個，却讓自己人毀了一個，而剩下的一個則甘心情願的陪伴着他們。

武林道上，就是這樣的變化無窮，可是這一件公案，却也是沒有人提起過。

（全文完）

徵稿啓事

本刊除徵求古今武俠故事之外，更徵求現代俠情偵探、都市黑社會秘聞、現代科學、星球防衛戰故事。每篇要有獨立性。字數不超過：八萬字、六萬字、及三萬字，爲合，歡迎各地讀友投稿。合則用，不合即退還。

編輯部啓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大俠

熱血羣豪　爲國出力

上文提要： 少俠雲尚志路經滄州城，獲知楊府遭兇徒勒索，於是冒大俠余顧南徒弟之名，上門助拳。後來楊府又來了虛石和尚、卧石道人及一些拳師助陣，方知兇徒乃血骷髏一夥；而大俠俞振華亦聞血骷髏出現，千里迢迢趕來，血骷髏首領薛滿地帶領一班手下，終找上楊府，雙方惡戰之下，楊府衆人明顯不敵，突然出現了一位青袍客，把場中形勢大爲扭轉……

樓師逵叫道：「某家根本不認識你，又怎會侮辱你？」

青袍客一晃腦袋，道：「你罵這楞小子也就罷了，爲何敢侮辱小徒及敝門？」

樓師逵呆了一呆，半晌方鬼嗥似的叫了起來：「你，你是齊雲高……某家不知道……」

青袍客喝道：「你若知道尚敢出口不遜，焉還容得了你！『鐘鼎門』的功夫如何？不會沒落吧？」

樓師逵苦着臉道：「你老人家出手，咳咳……這楞小子若眞是你徒孫，『鐘鼎門』焉能不沒落？某可沒說錯！」

青袍客怒道：「你既知『鐘鼎門』之名，便該知道小徒不會收這種楞小子爲徒，至此仍敢强辯，分明依然看不起『鐘鼎門』！嘿嘿，莫以爲老夫幾年不現身，便沒了火氣，惹火了老夫乃可將你挫骨揚灰！」

樓師逵道：「肉在俎上，某還能說些甚麼？你要殺便殺，某絕不會求饒！」

齊雲高料不到他竟有此骨氣，微微一怔，薛滿地忙堆下笑容道：「齊掌門大人有大量，舍弟又素來孟浪，尚請您原諒！」

不久俞振華、卧石等人已趕了過來，衆人見又來了位青袍客都暗感奇怪。

楊鐵城向雲尚志打了個眼色，低聲問道：「雲少俠，此人是誰？」雲尚志料不到在這種情況下會遇到「太師父」，聽其言又驚又羞又愧，怎敢答話？

齊雲高瞪了楊鐵城一眼，喝道：「此處無你說話之地，且站在一旁，聽候發落！」

他態度倨傲，頤指氣使，卧石不覺有氣，道：「此處乃楊家莊，楊莊主在自己家裡尚無權說話？」

齊雲高冷冷地道：「熱心有餘，心思不足，你也不得大呼小嚷，姑念你見義勇爲份上，老夫不與你計較！」

雲尚志對卧石甚有好感，恐他吃虧，忙道：「他老人家是當今『鐘鼎門』之掌門齊……」

齊雲高叱道：「住口！本門之名豈可亂說！」

虛石合掌道：「阿彌陀佛，原來施主就是天下無人不識之齊雲高齊施主，失敬失敬！」

「天下無人不識？哼，如今世道變了，連和尚也喜送高帽！」齊雲高此言不啻承認了自己的身份，羣豪又驚又喜，估量有他在場，血骷髏實難討好，樂得在旁看熱鬧。

薛滿地沉着臉問道：「齊掌門，舍弟得罪了你，不錯也已錯了，請問掌門準備如何處置他？某等與他情逾手足，若有條件，但開出來，只要力所能及，某家必替你辦。」

話未說畢，齊雲高手臂一振，樓師逵水牛般大小的身軀已向他飛去。

「接住！」些舉不但大出羣豪之意料，連薛滿地也愕然。

齊雲高道：「老夫敬他是條漢子，今日不爲難他，日後若敢再侮辱敝門，則絕不客氣！」

卧石等人心中忖道：「風聞齊雲高脾氣古怪，如今年紀大了，不但沒有改變，恐怕更加偏激！」

薛滿地一長臂，把樓師逵抱住，在其身上連戳數指，猶未能解其穴，齊雲高道：「兩個時辰過後，穴道自解，休弄巧反拙！」

薛滿地將樓師逵交給手下，抱拳道：「今日蒙齊掌門厚賜，某家上下無不感激，楊府之事瞧在閣下份上，暫且揭過，他日相遇再行答謝！」江湖上均喜說反話，但觀其神態又非如此，卧石暗之奇怪，齊雲高一笑置之。

薛滿地回頭向手下招呼一下，呼嘯而去。楊鐵城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走上前，抱拳道：「多謝齊掌門義助，寒舍能保得住，楊府上下無不感激！」

「你說錯了，老夫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今日來此也絕非爲了助你！你憑甚麼值得某相助？」

楊鐵城不知爲何，見到他連屁也不敢放一個，誠惶誠恐地退到一邊去。卧石看不過眼，正想出言相識，不料齊雲高已轉首對雲尚志喝道：「小子，你抬着敝門的招牌，到處冒認招騙，該當何罪？」

虛石輕咦：「原來雲施主不是余大俠之弟子？」

雲尚志脹紅了臉，道：「晚輩想助楊府却暴……但他們大概嫌我年輕……是以晚輩方迫不得已，冒稱是余叔叔之徒……不過他的確會指點過晚輩之刀法。」

齊雲高皺眉問道：「那是何時之事？」

「去年夏天，他來找家父，還在寒舍住了一個多月，與他兒時朋友聚首……家父乃懇求他指點晚輩……」

齊雲高隱約記得其徒余顧南兒時在洛陽，跟好幾個人結義，其中一位好像是姓雲的，當下又問道：「可會見過呂維正？」雲尚志搖搖頭。齊雲高又道：「今日且饒你，不過日後你得跟隨老夫一段時日，你肯是不肯？」

卧石再也忍不住。「齊掌門乃武林巨擘，何必爲難一個後生小子？」

齊雲高喝道：「雲尚志，你到底肯是不肯？」

雲尚志忖道：「他是成名的人物，難道會殺了我不成？」當下挺胸道：「晚輩是有犯錯之處，甘願受罰！」

齊雲高轉頭道：「道人，老夫剛才所作所爲，自信沒有過份，你有何不服氣的？」

卧石道：「齊掌門無疑是天下有數之人物，但態度倨傲，頤指氣使，尤其適才對主人家說話態度狂妄，令人失望，這些話齊掌門若聽不進耳者，便當作貧道沒說過……」

他話未說畢，齊雲高又哈哈大笑起來。「大丈夫說過的話，怎能當沒說過？大概你對老夫罵你熱心有餘，心思不足，也耿耿於懷吧！」他一轉首，對楊鐵城道：「楊莊主，你自己做過甚麼事，心中明白，要否齊某替你抖出來？」

楊鐵城臉如死灰，訥訥地道：「在下不是甚麼聖人，難免犯錯……掌門請原諒指正！」

他雖然說得婉轉，但任誰都聽得出他心虛，不由均是一愕，齊暗問自己：「莫非我來錯了？」

齊雲高續道：「老夫雖然不讚成血骷髏之行逕，但得到一個消息，他們絕不會向善良下手，是以提早兩三天潛進此處暗中調查，果然不虛……」

羣豪一聽此言，心頭又是一跳：「原來那夜的那道灰影就是他！却不知他查到了楊鐵城甚麼劣跡！」

楊鐵城更如遭雷殛，霍地跪在地上叩頭。「請齊掌門高抬貴手，在下願捐三十萬兩銀子給各地孤苦、開倉濟貧，修橋搭路……」

「好！齊某今日便饒了你，但若你食言，齊某便不客氣，三十萬兩銀子少一文也不行！」

卧石見楊鐵城那副窩囊狀，心中極不是滋味。却又見齊雲高轉首對俞振華道：「俞大俠日後行事必須謹慎，若讓齊某找到把柄，可饒你不得。」

俞振華臉色鐵青，一言不發，亦轉身躍墻而去，卧石忍不住問道：「齊掌門，俞施主也做過傷天害理之事？」

齊雲高冷哼一聲，淡淡地道：「老夫尚未有十足之把握判斷他，但以目前所知道的看來，俞振華是位沽名釣譽的僞善人！」

羣豪見俞振華不敢吭一聲之態度，不由半信半疑。齊雲高拂袖道：「雲尚志，還不快走！」雲尚志應了一聲，走到他身邊，必恭必敬。齊雲高拉着他的手，越墻去後，虛石和卧石互打了個眼色，亦雙雙告辭。

其他人見狀，更不是滋味，紛紛抱拳告辭。楊鐵城雖然保住了性命，但却無一絲喜悅，似鬥敗的公雞般也不强留，送到門口便作罷。

*　*　*

雲尚志跟齊雲高跑出滄州城，齊雲高就像走路一樣，但雲尚志跑得氣喘如牛，仍然跟不上。齊雲高忍不住停步問道：「小徒不會指點過你的輕功？」

雲尚志搖搖頭，齊雲高續問：「你家練的是那一派內功？」

雲尚志道：「家父的內功乃習自青城派，只是指點他的是青城派的俗家弟子，練不到深處。」

齊雲高道：「青城派的內功是正宗的，老夫可以指點你一點輕功上的秘訣！」

雲尚志大喜，蓋齊雲高外號「獨飛雁」已標明其輕功造詣勝人一籌，他肯

指點，那是武林中青年俊彥夢寐以求之事，只喜得雲尚志心花怒放，深覺自己答應跟隨他的決定，十分正確，不由跪下要叩頭。

齊雲高一把將他扯住，道：「老夫肯指點你，乃因你本質不錯，而且敢承擔錯誤，並非要收你爲徒，你叩甚麼頭？趕快起來！再有一點必須知道，對外不許抬出本門的名頭去招搖！」聲音突然轉厲：「若敢再犯，絕不輕饒，你可曾記住！」

雲尚志悚然一驚，急道：「晚輩再也不敢！」

齊雲高舉目望了一下，道：「前面有一座樹林，咱們到那裡去！」

兩人走進樹林，天色已濛濛亮。只見齊雲高默運一陣玄功來，在樹與樹之間的空地上，慢慢跳動起來，但見他雙足走過之處，都留下淡淡的脚印，一共有十八個脚印。

齊雲高道：「這是輕功中之一種，步法。此步法與一般的不同，當你遇到强敵時，可以利用這種步法閃避敵人之進攻……」

雲尚志大喜，急不及待地問道：「這步法可有名稱？」

齊雲高道：「這是老夫隱居後思索出來的，連雁兒也不知道。」雁兒是余顧南的乳名，余顧南與雲尚志父親結拜，是以他自父親口中得悉。「先將要訣及提氣運氣竅門記住。」

齊雲高唸了兩遍，由於不太複雜，雲尚志已基本上記住，心中忖道：「這小子倒也不鈍！」當下又道：「你先瞧老夫走兩遍，再慢慢練習！」

他示範兩次，雲尚志先走了幾遍，勉强記住，齊雲高又道：「來，待老夫試試你，甚麼功夫都一樣，最重要的是靈活運用！」

雲尚志十分緊張，幸好齊雲高出手較慢，還不致於太過狼狽，齊雲高陪他練了半個多時辰，拍拍手道：「差不多了，你只須記熟步法，至於距離則須依實際情況而定，熟能生巧之下，先後次序也可以隨意調動！有暇須多練習，老夫一定要教曉你這套步法！」

雲尚志大喜，連聲致謝，暗道：「想不到我雲尚志運氣還真不錯，居然因禍得福。」當下問道：「掌門要晚輩跟隨着，未知有何事要晚輩代勞！」

「反正你跟着老夫就是，走吧，找個地方吃飯！」齊雲高剛說畢，忽又舌綻春雷，喝道：「是誰偷窺，還不給老夫滾出來！」

過了一陣，但見林外陸陸續續走來了十多條漢子，原來是血骷髏那些凶人，可是却未見薛滿地三賊魁。

齊雲高冷笑道：「哈哈，原來你們還不心息，當眞以爲人多便可以嚇倒老夫麼！」

「哈哈！咱們人再多也嚇不倒齊大掌門，不過你如今身邊多了個楞小子，那就難說得很了！」言畢只見林外又走進三條漢子來，正是薛滿地、辜行難及樓師逵！

齊雲高目光一掠，打量一下對方的陣勢，冷冷地道：「就因此老夫便會被嚇倒？告訴你，老夫還有七成把握帶他離開此地！」

薛滿地忙道：「齊大掌門千萬莫誤會，某家只是與你開個玩笑而已，事實上咱們並無惡意！」

齊雲高語氣不變。「不是惡意，難道是好意？」

辜行難接口道：「即使不是好意，亦無惡意……」

雲尚志喝道：「甚麼惡意好意的，教人越聽越糊塗，到底來此有何目的，最好說個清清楚楚，免得產生誤會！」

薛滿地正容地道：「齊掌門，敝人等行事作風有違常規，世人都將咱們當作凶殘暴徒，而你對咱們之態度似有所不同，某家斗膽問你一句話，這到底是何原因？」言畢回首又對手下喝道：「你們都退出去，誰敢對齊掌門無禮，一律處斬！」

那些大漢如奉綸音，轟應一聲，一齊退出林外，動作迅速整齊，絕非烏合之衆可比，齊雲高看在眼中，眉頭不由一掀。

辜行難又道：「齊掌門，咱們實是誠心問您，且你對三弟手下留情，血骷髏上下對您老人家均感激不盡！」

齊雲高反問：「汝等亦希望齊某以世俗之見來看待汝等？老夫以前何嘗不是被一些人視爲邪魔，甚至嗜殺若狂？老夫我行我素，但求做事無愧天地！無愧自己良心，絕不管別人怎樣看法！」

樓師逵高聲喚好：「衝着你老人家這句話，已值得乾百斤白干！」

辜行難沉吟道：「聽掌門之言，莫非您對咱們有一定之了解？」

齊雲高頷首道：「曾經暗中調查過……其實也是在偶然的情況下知道的！上個月，老夫趕路在一座樹林內解手，無意中聽到兩個人在低聲交談，其一是謝飛煙，其一是白昇……」

樓師逵「啊」了一聲：「他倆相識，咱們還不知道！」

薛滿地毫不隱瞞。「此兩家近月來發生的事，均是咱們幹的，但某家認爲並不過份！」

「老夫從他倆口中得悉此兩人均是僞善之類，跟綠林中的大盜暗通款曲，出賣消息，從中收取贓金，諸位不將他們之劣跡分佈，只勒索他們一筆銀子，已屬厚道，若換作老夫當年之脾性，還會將之宣揚出去！」

辜行難道：「那是因爲他倆均表示願意悔過，以及日後多行善事贖罪，既然如此，咱們做得太絕，對百姓及武林均無好處！」

齊雲高道：「希望老夫沒有看錯人，嗯，諸位今日來此，只爲問此事，抑或另有目的？」

薛滿地道：「賤兄弟經昨夜之後，頗覺安慰，蓋武林中到底有人知道咱們之爲人，乃特來感謝的，別無他意！」

齊雲高大笑。「老夫做事，只憑自己好惡，不在乎別人之看法，諸位不必感謝甚麼！」

辜行難道：「咱們也知道掌門不是婆媽的人，咱們也不是這種人，但知遇之恩，五內俱銘，只要掌門需要用得着賤兄弟者，賤兄弟願效犬馬之勞！」

樓師逵自懷中掏出一張紙來，雙手奉上，道：「這是咱們在各地之聯絡點，掌門若要相召，只須往紙上所寫之任何地點放個口訊便行，但請報白玉鳳三個字，賤兄弟便知道是您！」

薛滿地接問：「未知掌門如今是否有用得着賤兄弟的地方？」

齊雲高尚在沉吟，樓師逵已急不及待地道：「掌門，咱兄弟可是誠心誠意的！只要掌門開口，咱們上刀山下油鍋，絕不皺眉，更不會丟掌門的臉！」

齊雲高反問：「你們目前是否有其他要事？」

薛滿地哈哈笑道：「賤兄弟除了到處打探人家之隱私而進行勒索及殺戮之外，還有甚麼要事可幹！且這種事全可以押後，掌門但請開口！」

齊雲高道：「如此老夫也不客氣了，小徒如今在遼國邊界，與宋軍及金兵合擊契丹，老夫常在遼宋邊境走動，目睹許多契丹人殘殺宋人的場面，對契丹人恨之入骨，小徒父親亦爲遼兵所殺，他早有滅遼之志，今日金人崛起，正是咱們大宋收復雲燕之期，小徒自不會放棄此機會，而老夫亦不甘寂寞，有意盡點做子民之責，只是千軍萬馬之中，武功再高，畢竟雙拳難敵四手，諸位若不反對，老夫欲帶你們北上滅遼！」

薛滿地三人顯然料不到齊雲高會提出這條件來，均是一怔，商量了半晌，尚未有結論，齊雲高已冷冷地道：「算啦，諸位萬莫勉强，所謂人各有志，就當作老夫未會說過話！」

薛滿地忙正容地道：「齊掌門，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賤兄弟絕不會食言，由今日起，咱們都聽您差遣，直至返國爲止！」

「此事與江湖上一般報恩絕不相同，何況千軍萬馬之中，生死難卜，請諸位三思！」

辜行難笑道：「掌門放心，咱們已考慮好了，咱們若跟隨掌門，實有莫大之好處，最少江湖上的朋友們，對咱們也會另眼相看，說不定還能洗脫凶人之名！」

樓師逵高聲道：「齊掌門放心，咱們弟兄們做事絕不後悔，您趕快下命令吧！」

雲尚志忽然插嘴問道：「你們怎會找上咱們的？」

辜行難笑道：「打探行踪乃血骷髏之拿手本領，否則爲何咱們能找到別人，別人却找不到咱們。事實上咱們早已知道兩人之行踪，只是見兩位入林，料有甚麼事，是以一直不敢打擾。」

齊雲高微笑道：「果然好本領，老夫再問你們一件事，愈振華與你們是何關係？」

辜行難等臉色均是一變，半晌方道：「事關別人之聲譽，請齊掌門原諒……咳咳，不過話說回來，假如掌門認爲咱弟兄爲人還可以的，便請亦相信他！」

齊雲高道：「好，老夫也不多問。你們都騎馬來？浩浩蕩蕩地前進，太惹人注目，咱們還是分批前進吧！七日之後，在雄州城六福客棧會合。」

「好！」薛滿地轉頭往外呼道：「你們都進林！」話音剛落，林外湧進三十餘人來，動作依然那麼整齊迅速。薛滿地道：「你們聽着，咱們要隨齊掌門去打遼兵，由今日起，便聽他命令，直至另行通知爲止。」

那三十餘大漢一齊轉身向齊雲高行禮。齊雲高連忙回禮，薛滿地兄弟便向他告辭：「齊掌門，咱們七天之後，在雄州城六福客棧再見。」眨眼間走得乾乾淨淨，不留半絲痕跡，俄頃，隱隱聽見一陣馬蹄聲自近及遠。

齊雲高收服了血骷髏三十六騎，滿心高興，拂袖道：「咱們也走吧！」

雲尚志想不到齊雲高會帶自己去殺遼兵，更是高興得說不出話來。兩人走出樹林，只見外面拴着兩匹長程健馬，齊雲高喜道：「此必是薛滿地他們留下來的！」當下躍上馬背，絕塵而去。

＊　＊　＊

七日之後，宋遼邊境之雄州城突然來了三十六騎人馬，一直馳至六福客棧前方停下來，人剛離鞍，客棧內已搶出幾個人來，前面那位是個十六七歲的小伙子，後面跟着的却是店小二。

那彪人馬倏地全躍落地上，小伙子喜道：「薛當家的，你們還眞守信！」

來的正是「血骷髏」，薛滿地輕哼一聲：「雲尚志，齊掌門呢？咱們幾時說話不算數！」

雲尚志道：「早在裡面啦！」他轉身帶路，那客棧還頗大，只見齊雲高已含笑立在走廊上，引他們進飯館，但見裡面已擺好了幾席酒菜。雲尚志道：「你們看，咱們早都準備好啦！」

薛滿地忙抱拳代表弟兄致謝。齊雲高哈哈笑道：「老夫料你們今晚必到，你們來得正好，快請入席，這頓飯便由老夫作個小東。」

薛滿地喜道：「如此恭敬不如從命啦！弟兄們趕快入席，能成爲齊掌門的座上客，是咱們之榮幸！」

衆人紛紛入席之後，齊雲高敬了

酒，說了幾句門面話，然後方進食，「血骷髏」因趕了一天路，人人又餓又渴，是以一頓狠吞虎嚥，眨眼便已將酒菜吃個精光。

齊雲高又長身道：「諸位，遼人欺侮咱們漢人已久，難得如今有此良機，讓咱們出一口鳥氣，奪回被侵佔的土地，希望諸位能爲大宋子民做點好事！」

席中有人答道：「此乃咱們大宋子民應爲之事，老爺子不必饒舌！」

齊雲高道：「但老夫仍然要說，蓋契丹在大金全面進攻下，已岌岌可危，城破國亡之日，指日可待，但行兵凶險，請諸位小心。再者，老夫要再說一遍，若有人不願意去的，如今尚可以退出，老夫絕不留難。」

樓師逵高聲道：「咱們可沒有一個是貪生怕死的！」

齊雲高再道：「若不怕死又肯爲大宋子民做點事，肯隨齊某衝鋒陷陣的，請再乾一杯！」剎那之間，飯館內响起一片震耳的乾杯聲。齊雲高自己也連盡三杯。「老夫晚年能結識到一羣熱血漢子，實在高興之至。」

樓師逵高聲道：「有齊掌門領導咱們殺韃子，也是咱們『血骷髏』之榮幸！」席間不少漢子都磨拳擦掌，有的一提起契丹兩個字便破口大駡，咬牙切齒。

齊雲高看在眼內，喜在心頭，忖道：「有這支鐵軍，何懼契丹兵！」

辜行難長身問道：「齊掌門，這頓飯已吃得差不多，請問明日起，咱們如何行動？」

齊雲高目光一掃，含笑道：「莫急，稍候先到齊某房內商議，所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血骷髏見齊雲高如此尊重自己，心中甚悅。

飯後，齊雲高、雲尚志及「血骷髏」三頭頭全聚在齊雲高房內商議。辜行難道：「齊掌門，如今咱們宋軍在何處？咱們又如何配合大軍攻擊契丹？說眞的，咱們對此毫不了解，尚請齊掌門指示。」

齊雲高道：「其實齊某對國事也不大了解，只是既然有機會參予殲滅契丹，自不想放過，最近幾天方對宋軍及敵軍的情況有一些了解。其實咱們亦無須在事前太多揣測及部署，重要的是先跟宋軍主帥聯絡上，由他們指示咱們行動！」

樓師逵急道：「如此怎行？那些宋軍宋將平日只會欺壓善良，都是些酒囊飯袋，要咱們聽他們命令，這個樓某……咳咳……」他雖然沒將最重要的話說出來，但任何人均知道要他聽令宋將，絕不服氣。

辜行難忙道：「老三，齊掌門這樣決定，必有深意，還是聽他安排。嗯，齊掌門，請問如今宋軍在何處？」

齊雲高道：「宋軍由童貫及蔡攸作統帥，聞說他們去攻打燕京。」

樓師逵不待他說畢已截口問道：「那兩位飯桶攻打燕京行不行？哼，蔡攸除了懂得『太平娛樂』還懂得甚麼，要他領軍，無疑驅羊入狼羣。」

齊雲高笑道：「樓兄弟過慮了，童貫和蔡攸雖然不是好東西，但如今契丹天祥帝已被金兵殺得逃出夾山，遼兵士無鬥志，應該可以旗開得勝的，否則實在太失漢人的面子了！」

樓師逵淡淡地道：「但願如此！」一聽便知他不大相信。

薛滿地道：「就這樣決定吧，咱們明天便出發去燕京，沿途再打聽。」言畢各人回房歇息。

次日一早，衆人飽餐一番，原來齊雲高先到，已提早預備一切，訂了好多包子糕餅，好讓羣豪在路上充饑。衆人分得一小袋乾糧，尚有一囊清水，當下策馬出北門而去。

走了半天，齊雲高見馬兒已有疲態，便下令覓地休息，正在吃乾糧，忽見遠處塵頭揚起，辜行難連忙派了兩名幹練的弟兄去打探消息。

過了半晌，那兩名弟兄策馬回來報告：「前頭是宋軍，看樣子似是被人打敗，好不狼狽。」

齊雲高急問：「可曾看清楚旗幟？」

「有，是童及蔡的旗幟。」

樓師逵高聲道：「某早已說過此兩斷都是飯桶，要他倆領兵，無異驅羊入虎口。」

齊雲高忙道：「咱們迎上去問清情況。」當下羣豪紛紛上馬迎前。未幾即與宋軍先鋒接觸，樓師逵喝道：「快喚你們主帥出來答話！」

宋軍起初以爲來的是遼國伏兵，吃了一驚，待看清楚來的不過是數十名漢人，不由又狐假虎威起來，喝問道：「來者何人？豈不知主帥在此，焉能阻擋？速速退後，免汝等一死！」

齊雲高沉聲道：「咱們是義軍，準備上前線支援你們的，不料你們已經……咳咳，如今前方情況到底怎樣？」

一位牙將喝道：「快讓開，國家大事，幾時輪到你們動問！再不讓開，爺們可就不客氣了！」

樓師逵氣得哇哇大叫。「敗軍之將猶這麼猖狂，若讓你們打勝仗還得了？哼，你們拿朝廷的俸祿，肩負大宋子民的希望，却被瀕滅亡的遼軍打得大敗而逃，虧你們還有臉充好漢，老子若是你們，早一頭撞死！」

一席話駡得那牙將及宋兵滿面羞愧，忽聞後頭有人喝問：「蔡星，因何不走了？」齊雲高揮揮手，血骷髏退後一邊，讓宋軍緩緩過去。只見軍中有兩乘有篷的馬車，周圍戒備森嚴，士兵們蜂擁着馬車而去。

樓師逵怒道：「主帥乘馬車如何指揮士兵打仗？焉能不敗！這兩個飯桶已丟盡了咱們大宋子民的臉，齊掌門，咱們還去不去？」

齊雲高沉吟道：「正因爲咱們的臉

給丟光了，咱們更加要去討回來。老夫仍想去燕京，但絕不勉强諸位，之前的協議至此爲止。」

樓師逵怪叫道：「這如何使得？咱們『血骷髏』可是有始有終的，不會半途而廢！」

「但憑咱們數十騎人馬，欲去踹燕京，實在凶險，老夫不想諸位爲了踐約而枉送生命！」

薛滿地道：「齊掌門不必多說，咱們弟兄無一個是貪生怕死的！再說咱們體內的血是熱的，誰不恨契丹？誰不想消滅遼國？而且有幾位弟兄家人還是死在契丹人的刀下哩！當然可不能這樣直赴燕京，否則未至燕京，中途已中伏兵！」

辜行難道：「咱們仍然分散前進，距燕京城南七八里處有條叫做岑家莊的村莊，莊主喚岑英，是辜某的好朋友，咱們便在他家聚首，再定行止！」言畢忙又加上一句：「岑英此人久就想消滅契丹，他忍辱負重，不肯搬遷，還常跟遼軍來往，爲的便是有朝一日要爲國効力。」

齊雲高大喜，連聲稱善：「如此咱們便分頭前進至岑家莊。」

那岑英今年四十八九歲，相貌堂堂，身材略胖，一望便知平日養尊處優，爲人十分好客熱誠。齊雲高及雲尚志到達時，辜行難及三名血骷髏的弟兄已先他們而至。岑英知道齊雲高的身份後，執禮甚恭，連忙吩咐設宴。

齊雲高忙道：「老夫不好酧酢，岑莊主還是簡單一點的好，希望吃得輕鬆一點！」

岑英正容道：「不可，今日一是岑某敬你們都有爲大宋洒熱血的精神，一是能認識大名鼎鼎的齊雲高，實乃在下之榮幸，您不讓在下盡點心意，在下反而難過！」

齊雲高年老之後，性子頗有改變，淡淡地道：「如此隨莊主之便！」一頓又問：「未悉莊主可知遼兵的動向？」

岑英即答道：「有，在下聽到消息，說遼軍正在調動，似乎有出城之意！」

齊雲高微吃一驚：「他們出城何爲？」

「似乎是爲了追殺童貫及蔡攸大軍！唉，說來眞教人失望，遼軍已日落西山，但想不到耶律大石一出，宋軍便大敗而逃！」

齊雲高難以置信地道：「遼軍如今自保不暇，焉還敢離城追擊宋軍？」

岑英對行軍佈陣頗有研究。「不然，遼軍若不在金兵攻至之前，將宋軍趕退，將來必然會兩面受敵！以在下之愚見，耶律淳派兵趕宋軍乃必然的！」

齊雲高輕咦一聲：「如今由耶律淳掌管軍權麼？他本是王公，不掌實務的！」

「他侄兒天祚帝逃離燕京後，下面的人便擁他爲王，冀望穩住局面！」岑英興奮地道：「但遼國滅亡已是必然之事，拖不了二三年，即使宋軍不夾擊，單只金兵已足以收拾他！」

雲尚志問道：「聞說女眞人數不多，因何這般厲害？」

岑英長嘆一聲：「那當是一言難盡……」

忽然一位家丁進來通報：「莊主，外面有幾條大漢求見，說是辜爺的好友！」

岑英忙道：「快請！」當下一干人都走出大廳，但見進來的是樓師逵及幾位血骷髏的弟兄，雙方見面甚是高興，岑英將他們延進大廳。

樓師逵急不及待地問：「情況如何？」辜行難乃將消息及岑英之分析告訴他。樓師逵再問：「那咱們何不在半路截擊？還省得攻城！」

岑英忙道：「耶律大石不但驍勇善戰，而且懂兵法軍法，憑你們數十騎，要想截擊他的大軍，簡直是以卵擊石！此事務必從長計議！」

「某便不信契舟人這般厲害，咱們宋人都不堪一擊！」

辜行難懂這義弟之脾性，恐雙方引起衝突，忙打圓場。「三弟且莫急，待老大到後再商議未遲！」

未幾又來了兩撥人，就不見薛滿地，看看天色已晚，不由都有點擔心，岑英道：「咱們邊吃邊等吧，也許路上有阻礙，或走錯了路徑也未定！」

羣豪當然希望薛滿地等人遲到乃後一種原因，加上日間趕路，此刻早已飢腸轆轆，是以再無異議。

飯至中途，又來了一批，領隊的是位喚崔天青的漢子，樓師逵忙問：「老崔，你們怎地此刻方到？可曾見到老大他們？」

崔天青道：「三哥，咱們是找錯了村莊，是故拖延至今，老大走在最後面，也許快到了！如今還差多少個？」

辜行難點了一下，道：「連老大尚欠十位！」直至晚飯吃畢，猶不見那十條漢子前來，連辜行難也有點沉不住氣。「咱們出去打探一下如何？」

岑英含笑道：「你們出去太惹人注目，小弟早已着人去打探了，料不久便有消息！」就在此刻，一名家丁匆匆跑進來，岑英急問：「岑虎打聽到甚麼？」

岑虎道：「小的進城打探，據蕭洛斯謂今午曾開過北門，放了一支軍隊出城，不過開北方似乎不大可能……」

岑英道：「難說，契丹若沒有幾個能人，焉能屹立至今？那支軍隊是誰指揮的？」

「據說是耶律大石！」

岑英怪叫一聲：「不好，這厮十分奸詐，他故意由北門離城，實則很有可能繞路南下，追擊宋軍！咦，薛老大會否率人去攔截！」

齊雲高雙眉一掀，道：「不大可能，以十個人去攔截契丹大軍，簡直是瘋子！待老夫出去看看！」他乃宇內有數之高手，岑英不敢勸阻。

齊雲高出了村口，左右顧盼了一下，轉身向南奔去。他不取正南，而是偏西走小路。他展開輕功跑了一陣，忽覺前頭有人影，立即閃進草叢，然後弓着腰前進。

走了五六丈，便聞到對面草叢有輕微悉索的聲音，齊雲高立即停步，看了幾眼，倏地長身喝道：「甚麼人？滾出來！」

但見對面草叢中站起一條漢子來，有點面善，「哈，原來是齊掌門，您來得正好！」

齊雲高問道：「你是誰？何出此言？」

那漢子道：「在下諸庚申，乃血骷髏弟兄，令徒在前面，他受了傷，咱們老大正在爲他治療！」

話音未落，齊雲高已撲過去，拉着他的手，向前掠去，喝道：「快指點路逕！」那漢子沿途指點，跑了沒多的路，諸庚申倏地定下脚來。齊雲高反應極快，也隨之站定，低聲問道：「到了麼？」

諸庚申突然尖着喉嚨學鷄啼，叫了兩遍，遠處傳來兩道狗吠聲，接着便是兩條漢子奔了過來，問道：「老諸，情況如何？」

諸庚申興奮地道：「咱找到余大俠的師父！」

左邊那位白面無鬚的漢子，年紀較輕喚徐山河，右邊那位是其兄喚山海。當下徐山河喜道：「齊掌門來了那是最好不過的了！快請來！」

當下引齊雲高到一土包處，只見那裡圍着幾個人，周圍還有人佈防，齊雲高一至，薛滿地噓了一口氣，長身而起，道：「掌門，令高足受傷不淺，適才因失血過多，暈死過去，如今剛睡着了！」

齊雲高道：「點火！」邊蹲下身抓起余顧南的手腕搭脈，摸了一陣，一顆心稍定下來，道：「幸好沒受內傷！」火光下但見愛徒雙鬢微白，臉龐雖仍英俊，但多了幾分蒼桑及成熟，臉如白紙，渾身上下不下十多處傷，衣襟全被鮮血染紅，心頭一陣刺痛，眼圈微溫，將他抱了起來，道：「咱們到岑家莊去！小心行藏！」

他心懸愛徒傷勢，展開輕功急馳，雖稍放慢脚步等候，仍第一個返回岑家。樓師逵急問：「掌門，這是誰？可有咱老大的消息？」

「這是小徒，他受了傷，薛滿地就到！」

岑英一邊着人取上好的傷藥，一邊引他進客房。「先讓令徒躺下來。」

齊雲高替愛徒上藥時，也不知是否不小心碰着傷口，余顧南倏地睜開雙眼來，望着師父，說不出話來。齊雲高淡淡一笑，「料不到在此遇到爲師吧？先別說話，有話天亮之後再說！」

言畢繼續爲愛徒包紮傷口。

「師 父……徒 兒 受 的 只 是 輕 傷……」

「胡說！」齊雲高板着臉道：「這還是輕傷，甚麼才是重傷？你流血太多，不宜多說話！」

言畢岑虎送了一大碗淸粥來，齊雲高親餵愛徒吃，雙眼露出慈祥之光，余顧南神情十分複雜，既感激又羞愧。一大碗粥吃後，齊雲高低聲問道：「雁兒，你能運功麼，爲師助你一臂之力！」

余顧南點點頭，掙扎着盤起雙膝來，齊雲高雙掌已按在他後背靈台穴上，將內力源源輸過去。未幾，師徒倆頭頂都冒起白烟，過了頓飯工夫，齊雲高方散功，舉袖拭汗，但見余顧南臉上已稍有血色。

薛滿地等人尚在廳中閑話，齊雲高出來，齊起讓位，齊雲高順手拉了一張椅子坐下，道：「不必客氣，你們在談論甚麼？」

岑英問道：「齊掌門，余大俠傷勢如何？」

「沒有大礙，休息半個月料能痊癒。」

辜行難接口道：「老大見一枝遼兵折南而去，咱們正在談論是否夤夜去劫軍營，意見紛紜，未有定論，未知掌門有何看法？」

齊雲高眉頭一掀，道：「劫軍營？一來遼兵未必會紮營，二者以咱們匆促而去，事先既無準備，又不知敵方之佈置，莫說成功，隨時還會被陷在陣中！」

岑英一拍大腿。「正是英雄所見略同！」

樓師逵道：「難道咱們便放棄計劃，各自回家不成？」

齊雲高倏地目光一亮，道：「不如咱們混進燕京施襲，耶律大石得訊之後，必定會趕回來救駕！」

樓師逵等人連聲稱妙，只有岑英眉頭深鎖。

齊雲高詢道：「岑莊主有何高見？」

岑英沉吟道：「遼國如今正値風雨飄零之際，出入搜查甚嚴，要混進去恐怕不容易！」

齊雲高含笑道：「岑莊主向來與遼兵有來往，必有辦法可想！」

岑英眉頭一揚，道：「待岑某夤夜去找位朋友，看看能否疏通他！」

辜行難忙加上一句：「此人是否値得信任？」他見岑英點頭，又道：「如此有勞了！」

岑英去後，樓師逵忍不住低聲問道：「老二，此人靠得住麼？」

他聲音雖輕，仍讓齊雲高聽進去，含笑道：「他家人都在此，就算要出賣咱們，也不會單獨離開，放心。」樓師逵尷尬地笑了。

薛滿地道：「咱們既相信岑英，便等他回來再作決定吧！如今不如先休

息。」羣豪均讚成，當下各自回房休息。待衆人醒來時，已是次日之辰時了，岑英猶未回來，他岑家已煮好了早餐，血骷髏兄弟均在廳內用，唯獨不見齊雲高。

雲尚志道：「掌門在房內餵余叔叔吃稀飯，吩咐諸位不必相候。」

余顧南經過一夜酣睡，醒來時臉色好多了，一睜開雙眼便見到師父，慚愧地道：「師父，想不到二十年後仍要您照顧雁兒，眞教人羞愧。」

這刹那，二十餘年前的往事，如畫片般一頁頁在腦海中掠過，斯時余顧南只有十二三歲，因爲逃避官府追緝，流浪江湖，惹了一身傷病，經過一番艱辛，兩師徒方見上了面，齊雲高客棧內替愛徒療傷，「唉，二十餘年彈指即過……」

這句話包含了太多的感慨。「師父近來可好。」

齊雲高瞪了他一眼。「好，你這小子一跑十年，音訊全欠，你才好。」

余顧南赧然地道：「雁兒這些年來，東奔西跑，沒有個定處，又不知師父搬去那裡隱居……」

齊雲高揮揮手。「爲師不怪，大丈夫豈能老窩在家裡？那方姑娘呢，唉，可有消息？」

余顧南神色一黯，垂首道：「死了……且尋到她的墳墓……是嚴愼之幹的！這幾年弟子一直在找他，最近方知道他在燕京裡，隱名埋姓，是以趁着助宋軍攻打燕京時，準備混進去……唉，不料宋軍如此不堪一擊，簡直是宋人之恥辱！」

齊雲高亦嘆了一口氣。「宋軍如此窩囊，猶狐假虎威，焉能不敗？朝廷也休想強盛。」

余顧南臉上悲痛之色更盛，雙眼望着窗外，語聲空洞，彷彿來自遠方。「師父，假如當時你在場，你將更加悲痛，二十萬宋軍，一與數萬遼兵接觸，便立即潰退，簡直不成樣子，遼兵並沒有打敗宋軍，宋軍是敗在自己手中的，遼兵稍爲抵抗，宋軍主帥便心寒了，未曾正式開戰，自己先退了，下面的士兵那還有鬥志？能保住大部分生命，已是萬幸，要靠宋軍打敗遼兵，簡直是痴人說夢話，若非有金兵牽制，說不定大宋已被消滅。」

齊雲高見他一口氣說了這許多話，臉色忽紅忽白，忙道：「你傷口未合縫，千萬不能激動，爲師聽了你的話，心也涼了一半，但望金兵能早日將遼國消滅掉，只是……大金非我族類，阿骨打又野心勃勃，只怕日後又是我大宋之心腹大患。」

余顧南搖首道：「此點徒兒倒不擔心，女眞人比契丹人更少，如何統治我大宋子民？只是要靠外族方能雪國恥，實在不光采。」

「爲師始終擔心……」齊雲高不想與徒弟辯論，換了個話題。「雁兒，你爲何受傷？」

余顧南苦笑道：「蔡攸表面上看重弟子，其實只是要利用弟子在千軍萬馬中保護他，弟子爲了大宋顏面，甘心被利用，只是宋軍敗退，軍紀盡失，爭先恐後逃命，後面把前面的人推倒，再踏着他們的屍體前進……徒兒怎忍得住，只好隻身殿後抵擋追兵……」

齊雲高截口道：「痴兒，你武功再高，又如何抵擋得住千軍萬馬？」

余顧南長長一嘆。「徒弟也知不行，是以冒險衝進敵軍之中，望能擒下對方主帥，則危勢可解，不料遼兵驍勇，奮不顧身，層層阻攔……」

話說至此，房門忽被敲响，齊雲高長身開門，進來的却是血骷髏之首領。「岑莊主回來了否？」

辜行難眉宇間閃過一絲憂色。「還未回來，咱們是來探望余大俠的，適才在門外聽到令徒在說話，請繼續。」

齊雲高道：「慢，且先替小徒換了藥再說。」他換藥時，余顧南却長長嘆了一口氣，將經過說了出來。

＊　＊　＊

黃土地上，躺着無數之屍體，有的地方黃沙已變成了紅沙，喊殺聲，馬嘶聲，痛呼聲，呼喊聲震動天地，刀光與陽光爭輝，血肉與沙塵齊飛，生與死之搏鬥中，余顧南只餘一個信念，活擒遼軍主帥。

他手持玄鐵寶刀，縱橫刺殺於敵陣之中，已有兩頓飯工夫，也不知殺了多少人，身上之血更分不清是別人的，還是自己的。

遠處兩枝大纛，一枝上書遼字，另一枝綉着耶律兩個字，在腥風血雨中飄揚，余顧南長嘯一聲，揮刀向那裡殺去。契丹兵似乎知道他的用意，層層攔截。大纛不但不退，反而緩緩隨着大軍前進，追殺宋軍，而圍困余顧南的遼兵却越來越多。

余顧南大喝一聲，用遼語道：「擋我者死！」他手上用力，「喀嗤」一聲，砍斷一杆長槍，刀勢未遏，把持槍的遼兵劈爲兩段。

他身隨意轉，一個風車大轉身，刀光乍現，後發先至，將在背後偷襲的遼兵劈死，刀勢未了，雙脚用力，人向後倒飛，在半空又再一個轉身，左脚落地，右腿揚起，踢飛一個遼兵。

他一口氣連斃三名遼兵，威風凜凜，直似天兵天將，遼兵雖然驍勇，此刻也不由自主稍稍退後，余顧南雙脚不停，如飛急馳。忽然有人用遼語喝道：「攔住他，攔不住軍法處置。」

余顧南輕嘯一聲，未等包圍圈合攏，倏地躍起，在半空橫掠，就如一頭凶猛的雄鷹。

但聞一聲低沉的叱喝聲：「射箭！」話音剛落，便有十多枝長箭向半空中的余顧南射去。好個余顧南凌空揮刀橫掠，那十餘枝長箭，無一能近身。

（未完・二）

上文提要： 荊一鳳將林秀娟、秀宜兩姊妹留在自己房中，防範勞總管對她們施詭計，然後叫程明山出來和她們相會，林秀娟爲程明山易容，喬裝錢子良，從後門離開九里堡。程明山洗去易容藥物，回到雲龍山興國寺，他遵照林秀娟的囑託，在大佛的耳朵裡寫上「安眉」兩字，又把老婦人說出一個「正」字的口信帶給林秀娟，至於她們弄甚麼玄虛，自己全不知曉……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來賀壽嘉賓盈門　陪堡主中堂接客

程明山道：「小生程明山，大叔莫非就是六合門的徐大俠麼？」

古銅長袍人目光一凝，呵呵笑道：「在下正是徐子桐，小兄弟莫非也是武林中人？不然怎會知道賤名呢？」

程明山道：「小生是昨晚聽寺裏的師父說的，徐大俠和少林方丈連袂而來，小生仰慕得很。」

徐子桐道：「小兄弟也喜歡武術麼？」

程明山道：「武術是我們國粹之一，孔老夫子主張六藝並重，正是要讀書人文武合一，小生對武林中人，一向心嚮往之，今天能在這裏拜識徐大俠，小生深感榮幸。」

「哈哈！」徐子桐大笑道：「難得小兄弟毫無頭巾氣，實在難得……」

剛說到這裏，只見一名身穿鵝黃僧衣小沙彌急步行來，朝徐子桐合十一禮道：「徐掌門人，方丈請你老去用早點了。」

徐子桐點點頭，抬首朝程明山道：「咱們一見如故，尤其小兄弟識見非凡，氣宇雋逸，在下頗想和你結個忘年交，如果有暇，可去六合一遊，俾作暢敍，此刻少林掌教和此地方丈已在等候，在下要先走一步了。」

說罷，匆匆隨着小沙彌往寺中行去。

程明山心中對這位六合門掌門人，毫無架子，頗有好感，等他走後，也獨自回轉客房。

心中只是思索着林秀娟要自己寫的「安眉」二字，和那婦人託自己捎去的回信，却是一個「正」，不知這三個字究作何解？

想了一回，還是無法解釋，看看已是辰牌時光，這就換了一件較新的天藍長袍，也換了一雙較新的薄底粉靴，就出門而去。

到得街上，買了兩式壽禮，逕自朝九里堡而去。

九里堡，今天可熱鬧了，雖非堡主壽誕正日，但一路上車水馬龍，把通往九里堡的一條大路都壅塞不堪，尤其大門口一片廣場上，車到轎走，轎去車來，男女老少，進進出出，全是賀客和送壽禮來的人。

程明山隨着人羣走進大門，在二門外向左一排長廊，三間敞軒，是收禮處，他把壽禮從窗口遞進去，放到桌上，就昂然往裏行去。

剛跨進二門，兩邊站着五六個身穿青色長衫，衣襟上佩了「迎賓」紅綢條的執事們，陪着笑臉，請來賓裏邊坐。

這些執事，當然是九里堡堡丁中挑出來較爲體面的人，他們的職務，是要把來賓分別領到東院、西院、花廳、書房各個不同的地方去。

現在正有一名執事剛朝程明山迎來，他自然得先問明身份來歷，才能把賓客領到各種不同身份的客廳裏去待茶。

就在此時，只聽一個嬌滴滴甜美的聲音傳了過來：「表哥，你怎麼這個時候才來呢？姨丈、姨媽呢？沒來麼？」

一陣香風吹面而來，眼前迎上來的是一張吹彈得破，笑吟吟、喜孜孜的嬌靨，她不是荊一鳳還有誰來？

她今天穿了一身淺紫色的衣裙，淺點絳唇，特別顯得花枝招展，淡雅宜人！

程明山一怔，但她既然叫了自己「表哥」，自己不得不跟着她的口吻說話，連忙含笑道：「表妹，是妳，哦，家父、家母沒來，特地叫我趕來拜壽的。」

兩人這麼一說，迎賓的執事就悄然退下去了。

荊一鳳悄聲道：「你這時候才來，害人家等了一個上午啦！」

在她心裏，和他已經是極熟極熟的人了，所以語氣之中，就含有責怪之意，好像程明山眞是她青梅竹馬的表哥了。

程明山陪着笑道：「表妹，對不起，讓妳久等，眞不好意思。」

大天井中，站滿了各式各樣的人，男的一個個身穿錦衣，女的更不得了，不管是大姑娘、小媳婦，連上了年紀的老太婆，誰不刻意妝飾？好像拜壽是假，一個個賽美來的！

但儘管男的穿了簇新錦衣，女的花團錦簇，現在經程明山、荊一鳳兩人一比，一個是劍眉朗目，唇紅齒白美少年，風度翩翩，有如臨風玉樹，一個是蛾眉皓齒，嬌艷如花的美姑娘，風姿綽約，有如臨波仙子！

這眞是一對璧人，並肩從衆人面前行過，教男人恨得朝程明山橫眉瞪眼，自慚形穢，教女孩兒妒得朝荊一鳳直是披嘴，還不知道自己只是烏鴉而已！

「表哥。」荊一鳳發現有許多眼睛正在瞪着自己兩人，她心裏又喜又羞，紅暈着臉頰，低低的叫了一聲，腳下細碎而快，說道：「我們快走。」

程明山問道：「我們到那裏走呢？」

荊一鳳道：「你先到我那裏坐一坐，待會，我會讓春雲去交代迎賓處，給你準備住處的。」

程明山悄聲道：「表妹，謝謝妳。」

荊一鳳回頭朝他甜甜一笑，兩人穿行長廊，出了月洞門，穿行過幾進屋宇，才行至東院。

院門口站着兩名堡丁，院門左首貼着一張大紅紙，上書：「來賓止步」四字，本來是不讓一般人出入的，但程明山有荊一鳳同行，堡丁自然不敢攔阻，還朝兩人躬身爲禮。

荊一鳳也沒理他們，只是和程明山並肩細語，一路款款而行。

到了小樓樓下，這回程明山才看清樓下兩扇朱門門額上，有一扇形小匾，題着「涵青閣」三字。

荊一鳳推門而入，就嬌聲叫道：「春雲，客人來啦！」春雲三腳兩步的迎了出來，看到程明山，就躬躬身道：「小婢春雲，給表少爺叩頭。」

荊一鳳親切的道：「表哥，到樓上去坐吧！」

舉步往樓上走去。

她這麼說了，程明山只好跟着她上樓，他知道在樓上說話，比較方便。

兩人剛在起居室坐下，春雲已經泡了兩盞香茗送上，說道：「表少爺用茶。」

她拿眼偷偷的看了程明山一眼，紅着臉道：「表少爺，表小姐今天清早爲了你要來，連早點都來不及吃，就到前面去了。」

荊一鳳輕啐道：「妳少嚼舌根，還不下去，去告訴廚房一聲，中午做幾個精緻的好菜，送到這裏來。」

春雲答應一聲，正待轉身。

「還有。」荊一鳳又道：「妳去告訴周管事，給表少爺安排住處，表少爺難得來，地方要清靜些的。」

春雲又應了聲「是」，才轉身下樓而去。

「表妹。」程明山低低的叫着。

「嗯！」荊一鳳和他兩人相對，粉臉不自覺的起了一層紅暈。

「表妹。」程明山又低低的叫了一聲。

荊一鳳嬌嗔的道：「你有話就說呀！儘是叫着幹麼？」

程明山站起身，走到她面前，壯着膽子，伸手握住她柔荑，紅着俊臉，輕聲道：「表妹，小生恨不得叫一千聲表妹，一萬聲表妹，表妹，妳說好麼？」

荊一鳳讓他握住自己的手，赧然一笑，柔美的道：「表哥喜歡叫，就叫好了。」

說着「噗嗤」笑出聲來，一手抿了抿嘴。

程明山乘機又握住了她另一隻柔荑，輕輕把她拉了起來。

荊一鳳嬌軀一顫，吃驚道：「表哥，你這做甚麼？」

她話聲未落，程明山已經把她拉到了面前。

四目相對，荊一鳳脹紅着臉，輕輕一掙，輕喘道：「表哥，你快放手，別要給人家瞧見了。」

程明山輕笑道：「我們是表兄妹，本來就兩小無猜，青梅竹馬的伴侶。」

荊一鳳披披嘴道：「原來你很壞！」

她一個嬌軀緩緩偎入他的懷裏。

兩人偎依了一陣，荊一鳳才輕輕把他推開，低聲道：「你坐下來咯，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說。」

程明山也道：「我也有許多話要和妳說呢！」

荊一鳳舉手掠掠鬢髮，說道：「那就你先說咯！」

程明山回身坐下，和她隔着一張茶几，輕聲道：「昨天我出去之後，發現林姑娘給我的洗臉劑包着一張字條。」

「字條？」荊一鳳問道：「她在上面寫了些甚麼呢？」

程明山就把林秀娟託自己今晨到大佛耳朵裏用木炭寫「安眉」二字，以及那怪老婦人如何和自己動手，後來又託自己捎一個字的口信，詳細說了一遍。

「安眉，正……」荊一鳳輕輕唸着，鳳目一抬，問道：「這是甚麼意思呢？」

「小生就是想不出來。」程明山望着荊一鳳，含笑道：「所以只好來向冰雪聰明的表妹求教了。」

荊一鳳眨着眼，說道：「你想不出來，我怎麼想得出來呢？」

程明山想起她當着許多人叫自己表哥，待會管事來了，自己如何回答，這就問道：「表妹，妳告訴春雲，要周管事給我安排住處，待回若是問起來，小生怎麼說呢？」

荊一鳳笑了笑道：「不要緊，你就說我們是姨表兄妹就是了，你還是叫程明山，這裏的人，除了舅舅，沒有人弄得清楚的，就是見了舅舅，你也叫他舅舅，他從不問長問短的。」

「姨表？」程明山想了想道：「不對，我們是姨表兄妹，那就是說，我娘是他妹妹了，他有幾個妹妹，會不清楚嗎？」

荊一鳳道：「戚家是徐州大族，舅舅這一輩，堂兄弟、堂姐妹多的是，我小時候跟娘到徐州來，見到的人，不是舅舅，就是叫姨媽，我弄都弄不清楚呢！」

程明山輕笑道：「這麼說，我們這表兄妹是做定了。」

荊一鳳臉上一紅，輕啐道：「你又貧嘴了。」

春雲端着兩盞茶送上，看到表小姐紅着臉在笑，他偷眼望望程明山，心裏暗暗覺得好笑：「表小姐對這位表哥這麼關心，一定是她的心上人了。」

她把兩盞茶放到几上，低低的道：「表少爺請用茶。」

程明山含笑道：「謝謝妳。」

春雲紅着臉道：「不用謝。」她感到表少爺的笑容，會使女孩子心跳，低下頭，趕緊下樓而去。

「表哥。」荊一鳳輕輕叫了一聲，咬着嘴唇，望着他說道：「我在想……」

程明山道：「妳想甚麼？」

「我想那兩個字……」荊一鳳目光一抬，眨着眼道：「安眉，她們身在九里堡……」

程明山道：「在九里堡怎樣呢？」

荊一鳳把頭朝程明山湊近了些，說道：「假如她們是有爲而來……」

「有爲而來？」程明山道：「她們來作甚麼的呢？」

「我是說假如咯！」荊一鳳道：「假如他們有爲而來，但九里堡戒備極嚴，無法和外面取得連繫，所以才會託你去在大佛耳朵裏寫『安眉』二字，對不？」

程明山點點頭。

荊一鳳又道：「如果是我的話，第一句話，一定要告訴外面的人，我在九里堡很好，沒有發生困難，對不？」

程明山點頭道：「所以第一個字是『安』字。」

荊一鳳甜笑道：「很對。」

程明山道：「那麼『眉』字呢？」

荊一鳳道：「如果是你，又是有爲而來，這件事情又有了眉目，你說寫甚麼字呢？」

「啊！」程明山拍了下手，笑道：「表妹，妳眞是冰雪聰明的才女，我想了很久，一點也想不出來，經妳這一分析，就完全明白了，哦，還有那個『正』字，又作何解呢？」

荊一鳳飛紅着臉笑道：「我也只是偶然想到罷了，『正』，這字可不好想了，至少必須瞭解她們到九里堡來，已經有了眉目的是甚麼事，才能想得出來，因爲林家姐妹告訴那怪老婆子是這裏沒有危險，而且已有眉目，那麼怪老婆子這個『正』字，自然是給她們的指示了，指示有很多種，外人憑空如何猜得出來呢？」

程明山問道：「那林家姐妹呢？妳今天可曾看到她了麼？」

荊一鳳櫻唇披了披道：「昨天我是聽了你的話，才去找她們的，免得被老怪物蹂躪了，還要和她們結爲姐妹，人家可不是這麼一回事，昨天你走的時候，錢子艮不是來了麼？她們就跟着他走了，照說，今天總該來看看我吧，那知連人影都沒見一個。」

程明山道：「昨晚……她們會不會被送到老怪物那裏去了呢？」

荊一鳳粉臉一紅，說道：「誰知道？不過……」

程明山道：「不過怎麼？」

「瞧你這般關心！」荊一鳳看了他一眼，說道：「不過據我猜測，勞乃通既然有此打算，昨晚一定會把大的送去。」

程明山道：「這……」

荊一鳳道：「這甚麼呢？人家既然有爲而來，也許這是她們的目標，我勸你少替她們操心吧！」

程明山點頭道：「妳說的也許是對的，只是我受人之託，好歹總得把這個『正』字告訴她們才是。」

荊一鳳想了想道：「這樣吧，今天晚上，替舅舅暖壽，我想也許會碰上她們，到時再說吧！」

說話之時，春雲領着兩個手提食盒的老婆子走了上來。

春雲趕快忙收拾着桌子，在小圓桌上，擺好兩副杯筷，兩個老婆子打開食盒，取出八盤菜餚，一鍋熱氣騰

騰的砂鍋，一齊放到桌上。另外一把銀壺，自然是酒了。

她們放好之後，就悄然退了下去。

春雲移過兩張椅子，對面放好，才躬躬身道：「表少爺、表小姐請用飯了。」

荊一鳳笑吟吟的站起身，招呼道：「表哥，來，吃飯了。」

兩人對面坐下，春雲手執銀壺，說道：「表少爺喝不喝酒？」

程明山道：「表妹不喝，我一個人也不喝。」

荊一鳳眼波瞟着他，嫣然一笑道：「表哥這話，是想喝酒了，小妹只有一杯量，我就陪你喝一杯好了。」

「謝謝表妹。」程明山含笑道：「那我也只喝一杯就好。」

春雲心中暗道：「這位主兒平日不好說話，今天見到表少爺，變得百依百順的了。」

她不敢怠慢，趕忙手捧銀壺，替程明山面前斟滿了酒，然後又給表小姐杯中斟了酒。

荊一鳳拿起杯子，說道：「表哥，我敬你。」

「不。」程明山忙道：「借花獻佛，表妹，應該我敬你。」

荊一鳳櫻唇銜着小盞，偏頭問道：「爲甚麼呢？」

程明山道：「一來，我們已有好久沒見面了，表妹更出落得像天仙一般，我自然要先敬妳了。」

荊一鳳道：「二來呢？」

程明山道：「二來，這是表妹住的地方，妳是主人，我理該先謝謝主人了。」

荊一鳳甜甜一笑道：「就是咯，這裏我是主人，表哥是客，所以該我先敬表哥才對。」

春雲看得不禁「噗嗤」笑出聲來。

荊一鳳回頭道：「妳笑甚麼？」

春雲道：「表少爺、表小姐，這樣敬來敬去，當眞是相敬如賓。」

這話聽得兩人臉上都不期紅了起來。荊一鳳啐道：「妳少嚼舌根。」

春雲訝異的道：「這是表小姐自己說的，表少爺是賓，表小姐是主人，小婢說相敬如賓，那裏又不對了？」

她把「相敬如賓」的意思曲解了。

荊一鳳粉臉更紅，叱道：「我不許妳多嘴。」

春雲道：「是，是，小婢不說就是了，表少爺、表小姐請喝了這杯合巹酒，就用菜吧，菜都快涼了呢！」

荊一鳳又羞又氣，說道：「妳說甚麼？」

春雲道：「小婢聽人說過，一男一女一起喝酒，叫做合巹酒。」

荊一鳳道：「妳不知道的事，以後少說。」

程明山道：「表妹，春雲姑娘不懂，妳不能怪她，合巹酒就是合巹酒，讓她說吧！」

「你……也壞！」荊一鳳嬌嗔道：「我……我不喝了。」

程明山道：「好，好，都是我不好，惹表妹生氣，我罰一杯。」

說着，舉杯一飲而盡。

荊一鳳道：「你不會慢慢的喝？幹麼喝得這麼快。」

程明山笑道：「表妹不生我的氣了？」

荊一鳳白了他一眼說道：「討厭，誰生你的氣了。」

春雲又替程明山斟滿了酒。

荊一鳳道：「你不是只喝一杯的麼？」

程明山道：「那一杯是罰酒，不算的，現在這一杯，是我陪表妹的了。」

荊一鳳嬌柔的道：「那就慢慢的喝，你先吃些菜咯！」

春雲心裏想道：「這難道不是相敬如賓，我幾時說錯了？」

只聽樓下響起一個冷森的聲音說道：「春雲，表少爺在麼？」

春雲連忙放下酒壺，說道：「表小姐，副總管來了。」

荊一鳳道：「叫他上來。」

春雲答應了一聲，走近樓梯，說道：「副總管，表小姐有請。」

荊一鳳低低的道：「他叫金奇，你不用和他多說。」

只聽樓下應了一聲「是」，接着一陣樓梯響，走上一個身穿青色長衫，面目冷森的中年漢子，首先朝荊一鳳躬躬身道：「在下見過表小姐。」

荊一鳳放下筷，問道：「副總管有事？」

金奇陪笑道：「在下是聽迎賓的說，表少爺來了，不知表少爺用飯了沒有，前廳已經開席了，在下特地來請表少爺的。」

說完，又朝程明山拱拱手道：「這位大概就是表少爺了，在下金奇。」

程明山站起身，點點頭道：「有勞金副總管了。」

荊一鳳道：「不用了，表哥已經在我這裏吃了。」

金奇打量着程明山，口中應了聲「是」。

荊一鳳道：「表哥請坐。」

一面朝金奇問道：「副總管，老神仙給舅舅醫治頭風，已經好了麼？」

金奇道：「據老神仙說，莊主今晚暖壽酒一定可以下樓。」

荊一鳳道：「表哥來了，我們要去看看他老人家。」

金奇又應了聲「是」，才道：「在下不大清楚，且等下午在下讓總管去問問老神仙，如果可以見客了，在下立時來通知表少爺和表小姐。」

荊一鳳又道：「哦，還有，我這左邊的涵香閣，不是還空着嗎？就把表哥安頓到這裏來好了。」

金奇爲難的道：「這個……」

荊一鳳道：「你是這次接待賓客的總管事，這有甚麼爲難的？你作不了主，我會和舅舅去說的。」

金奇道：「小姐誤會了，因爲……這一帶，劃定爲女眷區，表少爺是男賓……」

荊一鳳道：「我不管，這些來賓，難道還有表哥這樣和舅舅最親的人？我們是內親，不住在這裏，還要住到接待外賓的地方去？你去告訴勞總管，這是我作的主，除了舅舅，沒有人能說不字，就是舅舅，也不會不答應的。」

金奇尷尬的一笑，應道：「表小姐既然這樣吩咐，在下遵辦就是了。」

荊一鳳臉上有了笑容，說道：「這還差不多。」

金奇連忙躬躬身道：「表少爺、表小姐請用飯，在下告退了。」

說完，轉身朝樓下行去。

荊一鳳回頭朝程明山欣然道：「好了，我本來就是要去找金副總管，這次分配房屋，就是他的職權，他偏要推三阻四的，現在和他說定了，涵香閣就在稍後的桂花林裏，離我這裏最近了。」

程明山道：「多謝表妹了。」

兩人喝了一杯酒，春雲給他們添了飯，荊一鳳只吃了半碗，便自放下了筷，說道：「表哥，你慢用。」

程明山笑道：「難道吃飯我還會客氣麼？」

飯後，春雲送上二條熱面巾，收過盤碗，又泡上了香茗，才行退去。

程明山道：「表妹，看來這副總管金奇，是個心機很深沈的人。」

「管他呢！」荊一鳳道：「他敢怎樣，舅舅頭風好了，我們可以找舅舅說話。」

她忽然「哦」了一聲，低笑道：「昨天你走了之後，敢情有人發現有一個錢子艮已經出門去了，後來又有一個錢子艮陪着林家姐妹出去，分明是有人假冒了錢管事，我聽春雲說，到處盤查了好一會，就是我這裏沒有人敢來問。」

程明山道：「難怪方才金奇一直打量着我。」

荊一鳳道：「不會的，你是今天上午才來的呀！」

只聽樓下響起春雲的聲音說道：「表少爺、表小姐，金副總管求見。」

荊一鳳道：「他又來作甚？」一面問道：「有甚麼事？」

金奇在樓下道：「回表小姐，涵香閣已經收拾好了，請表少爺過去看看。」

荊一鳳道：「好，我們就來。」一面回頭道：「表哥，我們一起去。」

兩人相偕下樓，金奇垂着手道：「方才在下已經稟報過總管，莊主頭風已經好得很多，但須由兩位至親陪同出席，總管要在下前來向表小姐稟報，待會就請表少爺、表小姐二位隨侍莊主。」

荊一鳳道：「舅舅已經好了麼？」

金奇道：「老神仙醫術通神，這次手術據說是腦部開刀，但很快就痊癒了，老神仙說過三日痊好，自然絕不會拖到第四天去。」

荊一鳳道：「這樣就好，我們甚麼時候去呢？」

金奇道：「上燈時分，總管會打發人來請的。」

荊一鳳道：「好了，副總管，我們就去看房子吧！」

金奇應了聲「是」，說道：「表少爺、表小姐，請隨在下來。」

他搶先走在前面領路，出了涵香閣，走沒多遠，就是一片桂樹林，老幹臨風，枝柯極密，中間一條花崗石鋪成的小徑。

要是在中秋前後，桂花盛開的時候，金粟香濃引鳳凰，當眞是一片濃香，取名涵香閣，最切景也沒有了。

桂林盡頭，是一片草坪，圍以白石欄杆，中間一座精緻的樓宇，樓前石階上，放着許多細瓷花盆，種着五色繽紛的奇花異卉。

三人剛走近階前，就有一名青衣小婢迎了出來，躬身道：「小婢叩見表小姐。」

金奇道：「春蘭，妳來見過這位表少爺，表少爺是莊主的至親，妳要好好伺候。」

青衣小婢又朝程明山屈膝行禮，口中說道：「小婢春蘭，叩見表小爺。」

程明山忙道：「姑娘請起。」

金奇道：「表少爺不用和下人客氣，有甚麼需要，只管吩咐她就是了。」

他陪同程明山、荊一鳳二人進入屋中，樓下是一間小客室，和一個書房，樓上一間起居室，和兩間臥室，格局和荊一鳳住的差不多，佈置也十分精雅。

荊一鳳偏着頭問道：「表哥，這裏還好麼？」

程明山道：「表妹替我選的，還會不好麼？」

金奇含笑道：「表少爺中意就好。」

說到這裏，躬躬身道：「在下前面還有事，表小姐這裏坐一回，陪陪表少爺吧，在下要先行告退了。」

程明山道：「副總管只管請便。」

金奇又拱拱手，才匆匆退去。

兩人就在起居間坐下，荊一鳳掠掠秀髮，嬌笑道：「表哥要不要憩一會？」

程明山走過去，握住她柔荑，低低的道：「表妹，眞該謝謝妳。」

一陣樓梯聲傳了上來，程明山急忙放開了手，春蘭了泡了兩盞茶送上樓來，說道：「表少爺、表小姐請用茶。」

荊一鳳含笑道：「謝謝妳。」

春蘭靦覥的低下頭道：「表小姐不用客氣。」

很快退下。

荊一鳳舉步走近廊前，一手扶着欄杆說道：「這裏比我那裏好的，就是憑欄可以看到園中景色，我那裏要開了窗才看得到。」

程明山跟了過去，和她並肩站在一起，說道：「這裏可以看到妳住的涵青閣麼？」

荊一鳳伸手一指西南，說道：「就是那座小樓了。」

輕風吹來，程明山鼻孔中聞到一陣輕淡的甜香，那是從她秀髮上吹來的，他心頭情不自禁的起了一縷綺思，想着前晚和她同床同被的情景，不覺怔怔出神。

荊一鳳看他沒有作聲，忍不住回頭看去，他俊臉上紅馥馥的，一雙眼睛只是望着自己側面，好似出了神，不禁粉臉一紅，輕啐道：「你又在想甚麼了？」

程明山低聲的道：「我……在想妳。」

荊一鳳心裏早就猜到他在想着甚麼，但却故意披披嘴道：「我不就在你身邊麼？你想的只怕是人家吧？」

人家，當然是指林家姐妹了，尤其是林秀宜了。

程明山臉上一紅，忙道：「不，我是在想……昨天晚上……」

荊一鳳被他說得粉臉更紅，不敢和他對面，很快別過頭去，幽幽的道：「你就喜歡胡思亂想。」

程明山握住她的手，說道：「表妹，眞的，我心裏只有妳一個人，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

他大着膽子說出來了，這話當然是荊一鳳最愛聽的了，她心裏甜甜的，也任由他握住了手，但却不敢轉過臉來看他，只是低垂着頭，幽幽的道：「這些話，應該放在心裏的，不用說出來。」

程明山說：「但我要告訴妳，要妳知道我的心。」

荊一鳳道：「我知道……」

她話聲輕得像蚊子叫！

「表妹！」程明山興奮的拉着她的手，把她香肩輕輕的扳了過來，說道：「妳讓我仔細看看好麼？」

荊一鳳紅暈着雙頰，輕嗔道：「我有甚麼好看的？」

她和他四目相投，她一雙秋水般的明眸，又在躲避着他貪婪的眼睛，但一個人却緩緩的偎入他懷裏。

程明山心頭好跳，低下頭，輕輕吻着她秀髮，輕輕的叫着：「表……妹……」

「嗯！」荊一鳳不敢抬頭看他，只是把頭埋在他肩窩裏。

「妳讓我仔細的看看好麼！」

程明山緩緩托起她的臉來，她目光無處可以躲避，羞澀得只好閉起了眼睛。

但她立時感到他兩片熾熱的嘴唇，像蜻蜓點水一般，輕輕的吻在自己眼睛上，鼻上、臉頰上，他每吻一下，她嬌軀就像觸了電一般，身不由己的發出輕微的顫抖。

現在他兩片嘴唇，已經合在她櫻唇上了，她嬌喘、窒息、眩、也如水乳交融，如飲醇醪。

兩個人在這一瞬間幾乎已溶化成了一個人。

過了許久許久，他才稍稍的鬆開了些，她「嚶嚀」一聲，輕輕的推開了他。

程明山有如喝醉了酒，一張俊臉紅得像塗了胭脂，但却滿面春風，低聲叫道：「表妹，妳眞好。」

荊一鳳舉手掠着鬢髮，嬌羞的道：「你越來越壞了，以後再……這樣……我就不理你了。」

程明山慌忙作揖道：「好表妹，小生以後不敢了。」

荊一鳳回身走了進去，程明山也跟在她身後，進入起居室，在椅上落坐。

荊一鳳用手撫着胸口，敢情她心頭小鹿還在跳。

程明山伸手取起茶碗，輕輕呷了一口，說道：「表妹，妳也喝一口茶。」

荊一鳳捧起茶碗，纖手還有些顫抖，她揭了碗蓋，低頭喝了一口，一顆心也隨着漸漸安定下來，然後取出手絹，輕輕抹了下紅菱似的唇角，臉上嬌紅雖褪，羞意猶存，明眸瞟着他，却沒有開口。

程明山低聲問道：「待會見了舅舅，該怎麼說呢？」

荊一鳳抿嘴一笑道：「你連話也不會說了麼？」

程明山道：「我會說還要請教表妹麼？」

荊一鳳道：「你平常見了舅舅怎麼說的，就怎麼說好啦！」

程明山低聲道：「我沒有舅舅。」

荊一鳳俏皮的道：「現在有啦！」

「哦！」程明山好似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來，問道：「表妹令尊不是也要來麼？見了面，我怎麼稱呼呢？」

荊一鳳粉臉又紅了起來，說道：「你想該叫我爹甚麼呢？」

程明山輕聲道：「我總不成就叫他老人家岳……」

荊一鳳白了他一眼，啐道：「人家和你說正經，你……壞死啦！」

「是，是！」程明山低低的道：「目前還是該叫姨丈，對不？」

荊一鳳披披嘴道：「我不知道。」

程明山道：「只是他會不會不認識我呢？」

荊一鳳道：「我爹自然不認識你，我會跟爹說的。」

正說之間，只聽一陣樓梯聲響，春蘭行了上來，在門外道：「表少爺、表小姐，周管事來了。」

荊一鳳道：「我們就下來了。」

青蘭應了聲「是」，退下樓去。

荊一鳳舉手理理秀髮，站起身，一雙秋水般的目光，仔細的看了程明山一眼，含羞道：「你該擦一擦嘴唇再下去。」

程明山「啊」了一聲，急忙取出手帕，擦着嘴唇。

荊一鳳側身道：「表哥請呀，你走在前面咯！」

程明山依言走在前面，兩人下了樓，跨出客堂。

只見一名穿着青紗長衫，面貌白晰的漢子垂手而立，見到兩人，立即躬着身道：「小的周新亭見過表少爺、表小姐。」

荊一鳳問道：「周管事，是不是勞總管叫你來的？」

周新亭垂着手道：「是，勞總管吩咐小的，來請二位的。」

程明山道：「是舅舅叫我們去嗎？」

「是的。」周新亭道：「外賓已經來了不少，今晚是暖壽宴，莊主非出去不可，所以要表少爺、表小姐陪同莊主出席。」

荊一鳳問道：「舅舅在那裏？」

周新亭道：「莊主就在仰星樓老神仙那裏。」

程明山道：「好，我們就去。」

周新亭道：「小的替表少爺、表小姐帶路。」

說完，轉身走在前面。

出了涵香閣，程明山和荊一鳳走成了並肩，這時天色已微見蒼茫，他目光四顧，說道：「我小時候來過，只記得這座院很大，現在一點印象也想不起來了。」

荊一鳳笑道：「表哥已有好多年沒來了，已有很多改變了，這座院本來很大，這裏和西院連成一片的，後來前面房屋不敷，又加蓋一進，就分爲東院和西院了，就是院裏，也添蓋了不少樓宇，和你從前來的時候，自然不一樣了。」

程明山道：「這就難怪方才我進來的時候，總覺得有些陌生，好像從前不是這樣子的。」

兩人邊說邊走，不覺已經到了一座高大的樓宇前面。

周新亭領着兩人越過一片嫩綠的草坪，迎面一排三間樓宇，白石爲階，中間是兩扇繪着雲采的大門，兩邊還有四扇雕花邊門，只有右首兩扇敞開着。

階上站了兩名一身青色勁裝的莊丁。

周新亭領着兩人從右首兩扇邊門進入，裏面是一間佈置得相當精雅的小客室。

室中已坐着一個五十來歲，鷂目鷹鼻的瘦高漢子，身穿古銅色緞袍，只要看他坐着的架勢，就知身份不低了！

這人正是九里堡總管勞乃通。

他看到周新亭引着兩人跨進客室，已經從椅上站了起來。

他平常看到人是很少站起來的，除非是各大門派的掌門人，因爲他是當過三屆十五年武林盟主的總管，所到之處，往往代表武林盟主而去，武林中人見了他，自然人人尊重。

但他究竟是九里堡的一名總管，縱然在武林中可以一言九鼎，但在九里堡中，見到莊主的內侄、內侄女，他不得不站起來了。

「呵呵！」勞乃通跨前一步，尖聲笑道：「表少爺一到就被表小姐接到東院去了，在下有失迎迓，聽說金奇把表少爺安頓在涵香閣，還可以吧？」

他笑得很親切，話也不卑不亢說得很得體，但在說話之時，兩道眼神却只是打量着程明山。

荊一鳳偏頭道：「表哥，這位就是勞總管，你從前見過，還記得不？」

勞乃通在九里堡當了二十年的總管，如果程明山小時候來過九里堡，自然見過了。

程明山笑了笑道：「那時我還是小孩，不記得了。」

一面朝勞乃通道：「勞總管好說，在下住在涵香閣很好，這還要謝謝勞總管呢！」

「哈哈！」勞乃通沙着喉嚨大笑道：「表少爺怎麼和在下也客氣起來了，二位快快請坐。」

周新亭一直站在入門處，直等三人一起落坐，才垂着手道：「總管沒有什麼吩咐，屬下就告退了。」

勞乃通連看也沒有看他一眼，只是左手微微抬了一下，周新亭立即躬身而退。

勞乃通道：「在下請二位前來，是因今晚暖壽宴，莊主必須親自出場，只是莊主新近才由茅山老神仙替他開腦割瘤，還未完全康復……」

荊一鳳吃驚道：「開腦割瘤？舅舅腦裏生了瘤？老神仙給舅舅剖腦開刀？」

勞乃通笑了笑道：「莊主常年患頭風，這次難得老神仙替莊主祝壽來了，就請他診治，據老神仙說，光是頭風，本來三天可以復元的，但剖開腦來，發現莊主腦中有一個大的惡瘤，只好把它割除，這一來，三天就不能完全復元了。」

程明山道：「那麼舅舅現在怎麼了呢？」

勞乃通道：「已經可以起床行走，只是需人扶持，說話比較吃力，據老神仙說，這是大手術，要完完全全康復，需得七天，但明天是莊主的壽辰，今晚是暖壽宴，莊主須親自出去應酬，並須有兩個親人隨侍，向來賓解說，務使莊主少說話，酒也不可沾唇，就不妨事，在下想來想去，這件事就得偏勞表少爺、表小姐了。」

「勞總管好說。」程明山道：「這是應該的。」

荊一鳳道：「我們現在可以去看看

舅舅了麼？」

勞乃通道：「二位請稍坐，莊主就可以下來了。」

正說之間，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呵呵笑道：「是表少爺、表小姐來了麼？」

履聲橐橐，從後面樓梯上走了下來！

勞乃通忙從椅上站起，一面低低的道：「老神仙下來了。」

程明山和荊一鳳也跟着站了起來。

這時從屏後一道門外，已經緩步走進兩個人來，一個是身穿一襲長僅及膝麻布道裝的老道人，一頭銀髮，簪一支白玉如意，白髯垂胸，臉色紅潤，有如嬰孩，雙目如星，閃着炯炯紅光。

這老道正是被大家稱爲老神仙的老色魔勞山通天觀觀主郝元郝眞人。

還有一個是一身翠綠衣裙的苗條人兒，雙手攙扶着老神仙，半個身子幾乎緊貼着老神仙的身子，這人非他，正是自稱不是「江湖賣藝的」，而在黃河底賣藝，被請來的林家姐妹的老大林秀娟！

她身軀苗條而豐滿，雖然皮膚稍黑，但黑裏帶俏，一張瓜子臉，紅馥馥、喜孜孜的攙扶着老神仙走了進來。

只要看她模樣，分明是甘心情願的伺候老神仙了！不，也可以說她大概以能「伺候」老神仙爲榮呢！不然，她臉上就不會有那種沾沾自喜的神色了。

程明山看了她一眼，心中頗不齒其人，因此只裝作看不見，沒去理睬她。

勞乃通立即朝程明山、荊一鳳二人介紹道：「這位就是郝老神仙。」

一面又給二人引見道：「這是表少爺、表小姐。」

程明山、荊一鳳同時抱抱拳道：「晚輩見過老神仙。」

老神仙呵呵笑着，連連點頭道：「表少爺、表小姐請了，貧道和戚堡主是兩代交誼了，到你們這一代，就該是三代忘年之交了，呵呵……」

他一面笑着，抬抬手道：「請坐，請坐，來，貧道也給你們介紹，這是貧道新收的女弟子林秀娟，哈哈，貧道一生收過不少女弟子，但將來能傳貧道衣鉢的，大概只有她一個了。」

說到這裏，笑吟吟的回頭朝林秀娟道：「徒兒還不快去見過表少爺、表小姐，和勞總管。」

林秀娟果然依言朝程明山、荊一鳳兩人福了福，嬌聲道：「小女子見過表少爺、表小姐。」

程明山因不齒其人，只略爲頷首道：「不敢。」

荊一鳳却朝老神仙道：「恭喜老神仙，收到了一個可傳衣鉢高弟。」

林秀娟又朝勞總管躬着身襝衽道：「小女子見過勞總管。」

勞乃通還禮道：「恭喜老神仙，也恭喜林姑娘了。」

老神仙在一張雕花太師椅上落坐，他一雙閃着紅光的眼珠，只是盯着荊一鳳，笑吟吟的沒有作聲。

程明山看得心中有氣，暗暗罵了聲：「老淫魔！」

一面抬目問道：「老神仙，我舅舅是你老開的刀，現在已經痊好了麼？」

「哦！呵呵！」老神仙大笑道：「貧道當時只當堡主是普通頭風，那只要用藥水洗去瘀血，立時可好，那知打開頭蓋骨來，發現了榧子大一顆血瘤，必須割除不可，照說，這割除惡瘤，最少也得休養七天，方可復原……」

他嚥了一口口水，摸着垂胸銀髯，笑了笑，又道：「但今晚是堡主的暖壽宴，武林中不少知名人士都已趕來，堡主非出去應酬不可，目前好是好了，只是行動須人扶持，酒也不可沾唇，所以貧道和勞總管商量的結果，最好有兩位堡主的親人隨侍，俾可向敬酒的親友解釋，堡主病體初癒，不能過份勞動。」

程明山問道：「那麼說話呢？舅舅可以說話麼？」

「說話當然沒有問題。」老神仙莞爾笑道：「只是不宜說得太多，就是站立，也不可以站得太久。」

荊一鳳問道：「這腦子開刀，我們只在三國演義上看華佗說過，他也沒有給曹操開刀，老神仙醫術比華佗還高明呢！」

「小道、小道，哈哈，醫術只是小道而已！」

老神仙掀着白髯，大笑道：「大道無名，貧道參的乃是大道，區區醫術，何足道哉，別說腦子開刀，就是人死了，只要不超過十二個時辰，貧道保證他從新活過來。」

他目光望望天花板，又道：「去年乾州薛翰林的老太太，年已八旬，死了半天，全身都僵冷了，就是貧道救活過來的，現在還活得好好的，還有……」

他一吹起來，當眞連天都會被他吹脹！

他還在口沫橫飛，滔滔不絕，荊一鳳問道：「老神仙，我舅舅怎麼還不下來呢？」

老神仙哦道：「堡主正在穿衣服，也快下來了。」

只聽一個嬌脆聲音說道：「堡主下來了。」

一個沉重的脚步聲，夾雜着一陣細碎的脚步聲，緩緩從樓梯傳了下來。

程明山、荊一鳳不覺站起身來，勞乃通更急步趨到門口去等候。

因爲堡主剛動過大手術，走得極爲緩慢。

好不容易下了樓梯，由兩名青衣使女，一左一右攙扶着緩緩走入。

程明山目光一注，不由得心頭猛然一震！

進來的不用說當然是九里堡堡主戚菩薩戚槐生了，但他像極了在黃河底賣狗皮膏的劉二麻子！

劉二麻子身材並不高，但肩膀很闊，九里堡主的身材也並不很高，肩膀却很寬闊。

劉二麻子臉盤大，有一臉很密很深的麻子，故而有劉二麻子之稱。九里堡主的臉盤也很大，也有一臉麻子，只是麻子不深。

但劉二麻子的臉黑裏透紅，故而越顯得麻而有光，九里堡主臉色白淨，麻子就隱蔽了許多，看得不大顯眼。

另外劉二麻子濃眉、粗目、鼻直、口大。九里堡主眉也很濃，只是已見花白，一雙鳳目細而且長，鼻直而隆，口大而方，都頗相近似。

所不同的劉二麻子是一部連鬢絡顋短髯子，九里堡主却有一部及胸花白長髯，雖也連鬢，但根根清細如絲。

不論如何，二人異少同多，看去幾乎一模一樣；但却明明是兩個人！

一個是連任三屆武林盟主的九里堡主，江湖上出了名的好好菩薩——戚菩薩。

一個却是黃河底賣狗皮膏的劉二麻子，論身份，奚啻天壤；但兩人竟有如此酷肖。

天底下相貌相同，也是常有之事，何況九里堡主和劉二麻子還有小異之處，本來並不足奇。但無巧不巧劉二麻子在三天前突然失蹤，再加程明山前晚夜探「仰星樓」，看到伸出被外的一雙脚，明明是劉二麻子穿的雙根樑布鞋，鞋幫上還沾了黃河底特有的黃泥巴，如今又看到九里堡主如此酷似劉二麻子，心頭難免暗暗怔神。

這一段話，只是作者描述九里堡主和劉二麻子頗有相似之處，要說清楚，未免稍費筆墨，但其實只是九里堡主由兩個使女攙扶着走出的一瞬間事！

荊一鳳看到九里堡主，就翩然迎了上去，叫道：「舅舅！」

程明山也立即躬下身去，恭敬的叫了聲：「舅舅。」

九里堡主菩薩（他外號叫做菩薩）臉上木無表情，只是口齒張了張，才聽到他低沉的聲音，說道：「好，好，妳爹有沒有來？」

他說來似乎很吃力。

荊一鳳道：「爹大概也來了。舅舅，他是程表哥，你老人家已有很多年沒有見過他了。」

「哦！」菩薩點着頭，低沉的道：「很好，他爹也來了麼？」

荊一鳳道：「沒有，就是表哥一個人來的，他是給你老人家拜壽來的呀！」

「噢！噢！」菩薩口中連聲「噢」着。

荊一鳳朝他右首一個使女道：「我來扶着舅舅走好了。」

伸手過去，攙扶着菩薩的手臂，那青衣使女立即斂手退下。

程明山也走上去，伸手攙扶住菩薩，替下了左首的青衣使女。

他這一攙扶，頓覺這位九里堡主臂膊極爲粗壯，不類五十九歲的老頭，心中更覺疑雲重重。

荊一鳳問道：「勞總管，我們可以出去了麼？」

勞乃通連忙陪笑道：「早該出去了，外面來賓，只怕已經等了好一會了呢！」

程明山道：「既是如此，勞總管請陪同老神仙先行，我們也可以走了。」

老神仙呵呵笑道：「勞總管只管陪同堡主出去，貧道有新收的徒兒陪同就可以了。」

一面回頭道：「徒兒咱們走吧！」

在他說話之時，林秀娟已經扶着他舉步行去。

她那裏是攙扶？簡直是把身子貼着老神仙，偎依而行。

程明山看得暗暗罵了聲：「好個不識羞恥的女人！」

勞總管道：「表少爺、表小姐也可以慢慢的走吧。」

菩薩沒有說話，只是任由兩人攙扶着，顫巍巍的移動脚步，在地上拖着行走。兩名青衣使女緊隨在身後而行。

前面正廳、和東、西花廳，早已燈火輝煌，擺開了數十桌筵席。

大廳中間，高懸南極仙翁在中堂，長案上供着壽桃、壽麵，點燃起兩支粗逾壯漢胳膊的大紅壽燭。

長案前面，一共是三張品字形的八仙桌，紅毡牙箸，玉盞銀碟，比其他席上，要考究得多。

所有來賓都心裏清楚，上面這三席，是壽星和九大門派、二大幫的貴賓坐的。

這時候，離上燈時分已經過了一會，廳上數十席都已坐滿了。

江湖雖大，江湖上只要稍有名氣，大家縱然不識，也互相知道，何況這些來賓之中，有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在這裏見到了面，因此滿堂歡笑，互敍契闊，人聲嘈雜，自然其沸如鼎。

這時大廳門口出現了一批人，這是由副總管金奇從東花廳接來的，走在最前面的一個，不過四十五六年紀，面貌白晰，氣宇軒昂，正是當今的武林盟主黃山萬松山莊莊主萬青霖。

接着是少林方丈慧通大師、武當掌敎一寧道長、華山派掌門人華鳳藻、衡山派掌門人魯元增、六合門掌門人徐子桐、九宮門掌門人竹逸先生、丐幫幫主簡叔平、徽幫龍頭曹鳳台、江西白鶴觀天鳴道長、雙環鏢局總鏢頭晏長江。

（未完・六）



白馬素衣小溫侯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麥穗·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風月七娘子」誤登上眞鬼船，成了階下囚，說出天毒老人已辭世十五年，叙述當年老人與冷毅先生較技受了內傷，對方是武林君子，慷慨贈藥手下敗將療傷，誰知老人服藥後反而中毒身亡，靈丹竟變了毒丸，此時衆人都明白了中了別人的借刀殺人計，「風月七娘子」只不過是整個事件的傀儡，陰伯與冷鋒對她下不了手，急謀找出誰是眞正的主兇……

陰伯誤打誤撞　古鐘內有乾坤

冷鋒道：「你知道的眞不少！」

送君歸這時把頭一搖，對不再見道：「眞倒霉，現在咱們只有下水了，你怎麼說？」

不再見一瞪眼道：「說他娘，下水下水！」

連聲「下水」二字出口，雙雙騰身而起，半空四手互牽，猛地如天輪飛旋，越旋越快也離開大船越遠，冷鋒看出兩人是要逃脫，剛剛揚聲大喝一聲——走的是混旦，飛旋的圈兒已在半里外湖面上空，並且迅速投向水中，入水前刹那，傳到了不再見的話聲——不走才是渾旦了。

冷鋒心裡一楞，送君歸話聲又傳到——代問候肥姨近好，少說別的話！」隨即兩聲咕咚的響聲，踪影頓失。

這兩個人兒的怪名字，怪行動，和那人「臨去秋波」似的絕奇罕有無上輕功，不但震驚了全船上下人等，包括冷鋒也不能不突興起欽佩之感。

冷鋒似乎是有些傻楞的木立在船頭，其實是想着心事，安排一切，他不開口，不挪動，全船上下竟沒有一個想要開口或挪動！

移時，他目光掃過燕公子道：「燕兄弟，你可願意跟我走？」

燕公子點首不迭，冷鋒轉對夢夢卿卿低聲吩咐了幾句，並悄悄的問明黑兄弟在何處登岸後，立刻與燕公子雙雙飛躍天毒冥府所留梭舟上，操槳如飛疾駛而去。

大船仍由夢夢卿卿作主，一個大弧彎重又駛回來路，恰好在晨光耀目金峯穿波之中，找到了泊於湖中的鬼船。

鬼船上，風月七娘子已改了裝束，布衣裙衫，陰伯並不叫陰伯，因爲他是「五指魔」陰飛雨的胞兄，年紀又大過「獨叟」冷毅先生一歲，因此，冷鋒叫他陰伯。

陰伯在冷鋒離開的這短暫時間內，似乎已經說服了惡毒的風月七娘子，其實陰伯又怎能忘懷胞弟失心毀容作人殺手的仇恨，又怎會眞心的放心那天性涼薄手段毒辣的七娘子，爲免意外，表面上是以他特殊手法，封死七娘子幾處大穴，骨子裡他以「陰火殘穴」的罕奇功力，使七娘子永遠不能論武，不過目下七娘子還不知道，只當是短時日的封穴而矣。

就因爲七娘子以爲還有指望，又試出這種封穴手法高明萬分，若無繫鈴人就休想解開這身禁制，所以對陰伯的吩咐是千依百順。

陰伯心裡有數，以一紙上佳羊皮，一支墨炭枯枝澆以印漆，讓七娘子清清楚楚畫出天毒冥府所在，並府中內外各種路徑埋伏，他說得明白，指路的是七娘子，設有誤失，不管有心抑或無意，首當其害的也是她風月七娘子！

七娘子不傻，舉凡她所知道的，

畫清十之六七，另外十之三四絕不能夠洩露，因爲那些不但是她自階下囚反而爲座上客的本錢，也是當天毒娘子萬一以背叛二字加諸她身上時，有力的爭辯事實。

就如此汝欺心我詭詐，完成了一項那根本就不可能辦到的合作，所圖的僅僅是雙方目下苟安，目下同在一處爲免彼此忐忑的不安。

舉凡天下任何人，只要不是孩童，不是痴呆瘋傻，都明白「膿泡已經鼓大如豆」是非「擠出眞膿壞血」不可的事實，可是偏偏爲了一已的私念，或得利害，容忍着膿泡，委屈求全它，所圖僅爲一時，何也？

夢夢卿卿等人的大船，剛剛停靠在鬼船旁邊，已使風月七娘子變色驚心恨得牙癢癢，暗發狠毒，一定要活生生血淋淋的，撕爛背叛自己的這兩個丫頭片子，要不，是不能解去心頭的忿怒！

陰伯恰恰相反，大喜過望，他正嫌不論怎麼樣都放心不下這個七娘子，也着實的苦無良策，安置受奇藥所制的兩名殺手——冷先生和胞弟陰飛雨，現在大船趕到了，一切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常言道：「十年河西，十年河東。」不管風月七娘子心裡如何懷恨夢夢、卿卿這兩個丫頭，但如今她是個空出上座，而爲階下囚，船已由夢夢、卿卿管理，她祇能是逆來順受，聽命是也。

陰伯交代得十分清楚明白，船上事全由夢夢、卿卿作主，對七娘子更具全權，假如發現七娘子企圖不軌，格殺勿論，他自己將胞弟陰飛雨及冷先生移回船妥善安置後，獨駕鬼船疾駛而去，他早已問明冷鋒今晨拂曉行動，於是馬上決定了，沒說話，他現在深深的感覺出來，若離開了冷鋒單獨從事，不管作甚麼，好似都是沒有勁似的，駕船獨行，目的是在找冷鋒，他不怕找不到，就算在八百里烟水洞庭沿岸，找不到冷鋒和那姓伍的黑小子，沒有關係，大可以和往常一樣，使鬼船失踪後，直奔金湯成府，他是相信一定不會撲空的，成府是冷鋒在找或找不到黑兄弟後，都是非去不可的地方。

算計時刻，伍家的黑小子早已登了岸，岸地就近岳陽城，由夢夢那裡問出黑小子受過重刑傷，雖然是經過醫治，也有上好的傷藥，可是就算最好的傷藥除非是仙丹，否則，在這幾個時辰是萬萬不能結疤生肌，更何況姓伍的那黑小子，被不少吸精喝血的丫頭片子，整到幾乎挺不直腰，一朝逃出羅網，又不知在這半日間，富貴舫發生奇變，所以他非常之十分小心，不使行踪外洩，那……住店他不敢，求醫是不必，休息是最急需的，推來算去，老江湖的陰伯，頓有所得。

鬼船出現，悄然而隱，隱沒前留烟霧警語，這還是破天荒第一次。

陰伯自有隱藏鬼船的地方和方法，這是他和冷鋒兩個人的秘密，天下絕無第三個人知。

他藏好了鬼船，大有無船一身輕的感覺。

登岸之後，是經過思索並按黑小子可能的去路選擇的。目的地是岳陽府城，那是個大地方，假如姓伍的黑小子不是個大傻瓜，要藏身就得選這種地方，人多而雜，首先方言不怕有人感覺奇怪，再者萬萬衆生單找其一，能夠被找到倒是奇蹟，不過陰伯十分自信，他專會創造奇蹟。

沿去岳陽府城的路上，他走得很慢，時而水道，時而大路，凡遇村鎮，只打聽一事即行，決不入鎮進村或多作逗留。

他問的事是千篇一律，是請教當地土著附近有甚麼古蹟，包括大小廟宇寺庵、觀、院！

凡是有的，他都走到了，並且不論廟大廟小，只要是有人的廟，他全看得十分仔細，也不能錯，他寧願費些時間，也不要事後追悔！

直到已距離岳陽城不足十里，仍無所得，雖說並不灰心，但是却有些焦急不安了。

前面不遠一座大鎮，是去岳陽城最後的一站，鎮名「濱湖」，很雅緻，打聽之下，他爲難了。

這湖鎮居民約有千數百戶，等於一座三等縣城，鎮上應有盡有，甚麼生意都有，廟共兩座，一是「呂仙觀」，一是「古鐘寺」。

呂仙觀去過了，廟是不小，道士們雖然不是仙風道骨，却熟知名利富貴，也有三兩位能讀出脫俗妙語，陰伯失望而去，轉向古鐘寺。

古鐘寺位於鎮東僻靜之處，四外一片垂柳，佔地極廣而廟寺不大，香火衰微，和鎮中的呂仙觀比，那是雲泥之別了，但是古樸雅逸幽靜處，十座呂仙觀也不能比了。

寺僧祇有九個人，一住持大空，望之似是高僧模樣，知客大忍，眞能忍到雖施主們已到面前而不覺的境界，餘皆是低過「大」字輩的「智」字弟子。

既入「古鐘寺」自然去欣賞那一口古鐘，鐘高丈二，大如丘陵，扣於鐘台之上。

鐘樓五丈見方，以巨石爲基，平鋪尺厚巨木而成，頗具氣勢，陰伯約計，此鐘若是用以禁人，足可八方趺坐仍有空隙，的確是巨大古老。

鐘身已泛紫銅光亮，間雜金星，傳說那是最早最古時，黃帝戰蚩尤時擧而收之神鐘。

陰伯久走江湖，無奇不見，但好奇之心仍如世人，輕巧登上鐘台，二指輕敲，鐘爲圓口扣地，發聲甚暗而啞，但已成嗡嗡共鳴，輕敲之下，暗中咋舌，鐘厚幾乎尺半，如此巨鐘，

這般厚道，沒有三五千斤才怪，想到重量，這位當年令武林同道各大門派頭疼的老怪物，竟然動了童心，非試試稍爲抬動它一次不可，鐘口緊壓在鐘座上面，絲毫隙縫也沒有，伸不得手，越是如此越發動心，調勻眞氣，提足內力，右手掌下，左手稍高尺許，以「陰煞吸引」功法，掌心如同鑄於鐘面一般，全力推舉。

眞說舉，陰伯有自知之明，是辦不到，但用推字訣，加按提力，於是事半功倍，古鐘竟然翹起寸高，又寸高，直到接近三寸，陰伯看再難支持，突然鬆手，鐘自落下。

一落之力，鐘發聲嗡鳴，出乎陰伯意外的巨響，連整座鐘台都戰戰直抖，半晌始絕，就在陰伯推提古鐘高達三寸的刹那，老眼未花似有所見，那是一角玄色勁衣的「風帶」，也就是在他發現鐘下有物的時候，內力已經有些不足，所以他鬆了手，手鬆時鐘鳴，隱約聽到人的狂呼聲，祇是呼聲爲鐘聲所掩，有近乎無的短暫一呼罷了！

雖說短暫的一呼，陰伯却已證明在鐘之內扣禁有人，人還活着，這一身勁衣，似經搏鬥，否則「風帶」不可能鬆垂地下被壓鐘口間的。

古鐘震鳴之聲，驚動了知客大忍和尚，他神色慌張的飛奔而來，正好陰伯踱下鐘台，大忍和尚迎上前去沒頭沒腦的問道：「請問施主，剛剛是不是這口鐘鳴響過？」

陰伯點頭道：「誰是不是……我……」

他本來是想說「我敲了一下聽聽，沒有想到那麼響」，詎料話說到一半，大忍和尚就雙手合十佛拜，並向陰伯合十說：「我佛有靈，這鐘又是無故自鳴了，但不知主何吉凶，却要問住持師兄才行，施主有緣並請作證，勞步隨貧僧一見住持。」

陰伯心中暗笑，這老和尚睜着眼睛說大話，煞有其事般硬指是古鐘自鳴，本要解釋一番，轉念中止本意，暗想見見住持也好，順便摸摸住持大空是那道人物。

大忍和尚在前面帶路，陰伯隨後，大忍和尚口中唸唸不絕，左手不停地轉動着胸前佛珠，陰伯本無多大機心，只是奇怪甚麼人被扣禁鐘內，由此而自然的想到，若是有人揭開古鐘禁囚仇家或對頭的話，則此人一身功力，只怕還有高過自己，於是，警惕之心暗生。

＊　＊　＊

古鐘寺殿僅三進，殿後一所四值花草修竹的雅房，大忍和尚就帶着陰伯直奔這所雅房而來。

經長廊下石階，到了遍植花草修竹的地方，大忍和尚突然停步回身合十道：「施主千萬注意足下，請看草坪中每隔數步的叢叢紅花，都是西藏珍本，如是踐踏毀壞，貧僧必定受罰，所以請施主隨貧僧步伐前進。」

這種事平常，陰伯笑而應聲，並未多想。

要緊隨着大忍和尚的脚步走，就必須注意大忍和尚的步法，行約丈遠，陰伯突然膽戰心驚，大忍和尚竟按「蓮花步」擺風之勢而行，陰伯成名已久，腦海電旋，恍然記起江湖道上兩個淫極惡極狠極的魔頭，不錯，是師兄弟兩個，一個叫「隻手擎天大力神魔」西門無規，一個是「懶骨王只吃不做」東方不等。

這師兄弟兩人，正和自己的親兄弟倆齊名天下，這可好玩了，魔找上了魔，魔騙魔，陰伯頓時存了心，決定鬥鬥這兩個魔頭！

陰伯既然知道大忍和尚就是東方不等，當然也明白了業已走進兩魔的「九子母亂魔迷心陣」中，好在他不怕，他懂，不過表面上半點不現，步起步隨緊走不誤。

走着，陰伯怎肯這般老實，喘着粗氣停步不前，大忍和尚只好止步回頭，陰伯對他擺手連連道：「這要人命，一步左一步右，時行前又移後，這比爬山還要累，算了算了，我不見那甚麼住持。」

大忍和尚心中暗自冷哼，表面上仍是恭恭敬敬的合十道：「施主已爲山九仞，就此罷手豈不功虧一簣，到了，再有刹那時間就到了。」

「不行不行，」陰伯索性坐到地上道：「若是非見不可，去請住持移駕來此地吧！我眞的是半步也不想走了。」

大忍和尚殘眉一皺，沉思片刻道：「施主，貧僧攙扶着走好不好？」

陰伯暗笑，心裡在說道，混你媽的狗臭旦，你那是扶我，是要「伏」我，老子是早成了精，這一套少來，想是這樣想，話却答的不同，道：「好是好，只是我兩條腿一歇下來，拖都拖不動了怎麼辦？」

大忍和尚狠了心，道：「那就讓貧僧抱着施主走好了！」

陰伯搖搖頭道：「這怎麼可以……」

「可以的施主！」大忍和尚接口道：「這是貧僧自願的。」

「你弄錯了，這當然是你自願，我又沒有逼你，我說不可以是指你的年紀，看上去你快到西天成眞佛啦，萬一抱着我摔了大跟斗，你死了能成佛，我死了老婆孩子一大羣，誰來管呀！」

大忍和尚被氣得幾乎忍不下來，還好，陰伯有了主意，手指不遠處一株小兒臂粗的修竹道：「有辦法了，弄根竹竿交給我當拐杖用就能行了走了。」

大忍和尚便弄了根竹竿交給陰伯，倉促間沒有截的很短，丈式長，陰伯眞有他一套，裝虎似虎扮狠似狠，一跛一點一抱一竄的又跟着那大忍和尚走去。

在前面的大忍和尚沒有留心，在後面的陰伯早有意，竹心拄地有心橫裡縱裡掃過，一路紅花被掃落不少，「九子母亂魔迷心陣」已有破綻，萬一之時，陰伯更有把握安然而去。

到了，終於到了。

在一道杏色雙扇門外，大忍和尚回望跟着的陰伯一眼道：「施主請稍候，貧僧先通報一聲！」

他才要走，陰伯有心提高嗓門道：「幹甚麼這樣費時嘛，一道進去不就得了！」

說着就往裡面闖去，大忍和尚祇好攔住，驚動了正好在靜靜修行的住持大空，在室內沉聲道：「是甚麼人？」

大忍和尚回答道：「知客大忍，因古鐘自鳴，特請親耳聽到親目所見的一位施主，同來一會住持師兄。」

「好！正如剛才那位施主所說，何必費事，一道請進來吧！」

大忍和尚帶路登上石堦，肩頭突地一重，是那竹竿，陰伯帶着歉意的說道：「它太長了，也太重，我想放下它，怎知道碰上你大和尚的肩頭。」

大忍和尚沒有說甚麼，也沒有記在心裡去，順手接過竹竿，倚立在門側牆邊，那知竹竿滑落地下，大忍和尚忙中頓忘一切，上步搶先又抓住了竹身，微用力往地上一插，竹竿入地盈尺，這次怎麼也不會倒了。

陰伯點着頭，裝傻賣痴道：「這麼容易的事我也想不到，那就不怪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妻嫌子不理了，唉！」

大忍和尚故裝沒有聽到，再次登堦輕輕推開了門，但他也似無意實有心，表面上好像是應該對施主們的客氣，骨子裡却有意當關斷路之念，向旁一閃合十道：「施主請！」

陰伯坦然舉步進入房中，是間禪房的客堂，左右各有一個暗間，陰伯猜想，眞個是老魔頭修眞的禪房，另一間才是眞眞正正的緊要重地。

正想間，右側門兒輕巧開啟，西門無規裝着有道高僧樣兒合十走了出來，雙目微閉，當眞的沒有看陰伯。

陰伯暗笑，日走千遍路自路，閉着眼也不會走錯了，心中想，老魔頭必然會舉步到蒲團前，突轉身趺而坐，假如今朝不是自己，換個普通人，見到這位住持竟能閉目走坐不失其準，定然認爲確是高僧，一千萬個敬佩。

果然老魔頭轉身趺而坐下，半點不錯，一坐就坐到蒲團的中央，陰伯焉能放過這大好的機會，以欽佩讚嘆的口氣道：「這可眞是一人不見不信，木不鑽不透，沙鍋不打一輩子不漏！若不是得道千年，已與佛道，焉能有這樣的寶相，這樣的沉穩，如果換上小老兒，別說閉着眼睛走路外帶一坐就準，能不碰上『門檻』已是阿彌陀佛了！」

壞就壞在西門無規還閉着眼睛，所以沒有從那說話人的身份不同而分別出是捧是諷，因此更加裝作道：「施主謬讚眞是愧不敢當，能與佛通早已成佛，不過……施主却具慧眼，大有來頭，具無相力，能目睹耳聞神鐘自鳴，施主……啊！是你？」

對了，說到「施主」的時候，他才睜開眼，他雖比懶骨王年紀大，但是清清楚楚認人，當年和陰伯兄弟會過面，所以當「假佛眼」眞的睜目時，立刻認出面前這個老頭子是誰！任他修爲已有多高，在過份意外下也不禁驚呼出聲自露了馬脚。

西門無規既然直接的呼出聲，陰伯自是沒有必要再裝下去，一笑道：「大和尚眞好眼力！」

東方不等仍在夢中，道：「老大，這老兒動了那口鐘，所以……」

西門無規對東方不等眞不客氣，哼了一聲，打斷東方不等話鋒道：「所以你懶骨王就懶得多睜睜雙眼，多想一想，多仔細的看看，別叫好朋友的笑你，還不向前見個禮？這是陰老大！」

糊裡糊塗的一聲「陰老大」，更叫東方不等摸不着頭腦了，愕了愕道：「哦，哦，陰老大，陰老大自是陰老二的大哥，陰老二嘛……」

西門無規沉聲道：「陰老二嘛，就是當年在西園寺外，賞了你五根手指頭的，幾乎要了你這條老命的『五指魔』陰飛雨！」

「哦！」懶骨王這下子把懶筋給伸開了，哈哈一笑道：「哎喲喲，眞他媽的好了的瘡疤忘了痛，連陰老二的哥哥都認不出來，我說嘛，普普通通的糟老頭子，也揭不動那口鐘……」

西門無規聞言色變，沉聲道：「陰老大，你揭過我那口鐘來？」

陰伯嘻嘻笑道：「說揭嘛，這是抬舉我老頭子來，我是用了吃奶的氣力，拚了命弄開一條縫，寸來高，我說大力老哥，你可眞不含乎，越老越硬朗，身子骨頭越結實，力氣也更大，再這樣下去，祇怕你要聚天下之銅，鑄一大錘，抬起來才過癮了！」

西門無規一直等陰伯冷嘲熱諷哈哈的說完，才接話道：「陰老大，還有話交代嗎？」

陰伯聳肩一笑，道：「怎麼，你有把握準把老夫放倒在這裡？」

西門無規緩緩的站了起來，道：「咱們是碰頭碰脚的朋友，不說過份的話，單對單我和老懶誰全沒有這把握，可是陰老大，今朝你應了那一句『地獄無門自投來』的古話，我們要以雙擊單了！」

陰伯沉着得很，道：「就動手嗎？」

西門無規道：「你還有其他話嗎？」

「有幾句！」陰伯眞夠冷靜，道：「是問你的！」

「我答應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問吧！」

「大力老哥，聽說話知人意，你們好似十拿九穩吃定我陰老大的嘛，喔？」

「少廢話，問你要問的，懶老子的勤快勁上來了！」

「我說不等老弟，今天你不等也非等上一等不可了，西門無規話出規隨，等我陰老大都弄清楚再伸你的懶筋也不遲！」

「陰老大，我西門無規在等你啦！快問！」

「鐘內何人？」

「一個自稱姓伍的黑小子，怎麼？你認識？」

「不！我認識他的爹，」陰伯道：「講講，為甚麼理由留下他？」

「我那乾女兒喜歡他！」西門無規答了妙語。

答得雖妙，聽的人更厲害，喔了一聲道：「難怪憑她一個丫頭片子，敢這樣橫行，滾出個小淚蹄子的七娘子，想一手也掩了天下，原來有你力氣大的人撐腰！」

「不錯，這有原因。」

「陰老子想想聽！」

「天毒老人有恩於我西門無規，他死得太快！」

「害他的不是冷先生！」

「那是你說，西門無規不信？」

「就算你不信，也該英雄些磊落些，直接去找冷先生，用這種暗無天日的手段毀了冷先生，西門無規，你不但是個不好種，並且還是個混賬烏龜王八旦！」

「陰老大，這，你罵我，我忍，但並不是為着你就要死，而是因為冷毅的確是仁義磊落的奇男子！」

「呸！你他媽的殺人不沾血，事後貓哭老鼠，滾你娘的！」

「這是第二次罵我，我也忍，原因是你那胞弟下場可悲！」

「西門無規，我那老二惡多於善，能活着已很不錯了，伍剛嗎？他怎麼得罪了你老兒的？」

「他想我的那口鐘！」

「啊！」陰伯恍然大悟，揚聲道：「原來這就是『寶掌七禪鐘』呀？」

「反正你活不過中午，知道了又有甚麼用？哼！」

「西門呀！西門呀，傳言怎能輕信，如此就下手老友……你……」

「停口，我答應的是你發問，若再夾纏其他，恕我不能再忍耐了！」

「好，我也沒有甚麼好要問的，如今有件事商量商量，對你有利，幹不幹？」

「說說聽！」

「放走鐘內伍娃兒……」

「辦不到！」

「聽下去，陰老子話還沒有說完，放走鐘內伍娃兒，陰老子賣賣命，一個人和你西門、東方兩個龜蛋鬥鬥。」

「呸！」西門無規道：「你是在作夢，不放小娃子，你也得以一敵二！」

「再聽下去，陰老子來時，懶驢兒眼拙，拿我成了好點心，我逼他，他給了我根竹竿，那竹竿現在還插在你這昧心魔房的門外面……」

「是又怎麼樣？」東方不等因羞成怒，沉聲大喝道。

陰伯一笑道：「怎麼樣啊！你莫忘了，就在這門前，竹竿打上你的肩頭？」

「打上老子的肩頭又如何？老子……」東方不等突然住口，緩舒一口眞氣，慢慢的提動丹田力，覺出毫無傷損，大喝出聲接着又道：「老子試過，一身……啊！」

沒有等他再說出話來，陰伯已若無其事的接口道：「陰老子有種敢說出罕絕天下的本領，叫作「計時封穴」，我算時刻，剛才故意叫你自提眞氣相試，於是，這一試嘛，寒煞恰被牽引入體，二脈截斷，功力突失，這手法普天之下一共有三個人能解得，其一是金頂的臭和尚，此人祇怕你們倆小子見也不敢見，另一位是冷先生，現在叫他也無能為力，剩下最後的一位，我，就是我陰老子，西門，怎麼說，你是放不放人？」

為救東方不等，西門無規在恨恨的猛跺一腳，倖倖然的盯了東方不等一眼，甩步先行，陰伯繼之，東方不等走在最後，東方不等此時恨陰伯恨到了極點，邊行邊打主意，假如他有能一舉必殺陰伯而本身也死的機會，他是會立刻動手。

可惜，西門無規太明白他了，走着走着揚聲道：「老二別算錯了賬，人祇有一死。」

陰伯接口道：「對呀！何況鐘內的人一走，我就解穴道，那時二對一，豈不是有仇報仇，有怨報怨？」

西門無規突然止步，哈哈大笑道：「我不能不佩服你，你竟早就留了退路，不但毀了我的陣法，並且就地取材改變了陣式。」

陰伯隨行西門無規之後，因為深知那老魔一肚皮子詭詐，何況東方不等現下雖然功力被封，但仍異於常人，行於已後，若突然反面前後夾攻，自己不鬧個手忙腳亂才怪，所以步步為營，小心暗中嚴防，沒有注意到地上陣法的改變，現經西門無規提及，才暗中留心，留心之下不禁震驚萬分，不但有人把自己曾經留置的空門移開，原先的「九子母」陣法竟改了十分簡單的「三才連環」，他本想告訴西門無規此事和他無關，但轉念此人至少是非我之敵，即非我敵便是吾友，祇是笑笑並沒有答話。

西門無規沒有聽到陰伯答話，越法認定是陰伯所為無疑，冷冷的又道：「陰老大，不是我西門無規輕視你，你其他方面的本領能耐都可能是超人一等，但是對陣法這門學問，卻連皮毛也沒有摸到！」

陰伯以淡淡的一聲輕哼為答覆，西門無規嘿嘿的笑道：「你不用不服，祇看你擺的這個『三才連環』，竟沒有堵死『地才』三門，那豈不是……對了，也許你跟隨我們老二之後，邊走邊動主意，時間上不夠從容，所以……不對呀！老二就算再懶再混，也斷不至於讓你有安排陣式的時間，這陣……」

陰伯接口道：「這陣，和陰老子無關！」

他們是邊走邊談，走在前面的沒有回來，走在後面的沒有搶先，答對間西門無規一步已踏上陣中「地才」三門，在他認為敗事破綻的地方，隨後的陰伯接着剛才那句話後，突見西門無規的背影一閃，再看時人已無影無踪，始知陣中另套玄妙陣法，西門無規業已陷身陣中，於是立即止步不前，注目四望。

東方不等自然看得十分分明，大驚失色之下拚命猛叫西門不止，他倆福禍相與已久，無異是手足弟兄之情，邊叫邊向陣中奔去，陰伯也不阻攔。於是，東方不等人影一閃，也是失了踪影。

陰伯四望之下，來路上十分清晰，一草一木無不盡現，再看前途，白茫茫深深渾渾一片，毫無所見，這才知道暗中擺這陣的人十分高明，故留破綻使到精明的大力神魔上當，不過事到如今，這人是敵是友，陰伯卻也不敢妄斷，因為他僅僅是比西門無規稍後兩步，若是剛才一不不心，現在也早陷入陣中了！

陰伯穩打穩紮，不進反退，一直退到西門無規的彈房門外，再抬頭，看清楚了，西門無規正跌坐地上，周身透出一層碧霧，閉目合眼如臨大敵又似是借機調息，陰伯暗暗點頭，這個魔頭眞是名非虛得，身陷絕處仍能平心靜氣腳步不亂，以功煞護身，調息待機而動，以彼護身功煞的顏色看來，內力修為又高出往日多了！

東方不等也不含乎，就坐在相距西門無規不足丈五的草地上，也是臨危不亂，但因穴道受制無能發揮功力，設遇奇襲，祇怕就是無法招架了。

陰伯如今為難了，當然他可以繞個圈子避開陣式離去，但他成名多年，設陣人這時必隱於一邊窺探自己動靜，如若避陣而行，被人激諷幾句，將來老臉放在何處，如果和西門、東方一樣闖陣，又無把握，眞是進退兩難。

深思多時，於是有了主意，揚聲說道：「老朽敬請朋友出面一談！」

沒有人答話，自然更無人出現，陰伯眼珠一轉，再度揚聲道：「老朽急於救人，無暇自朋友陣中經過，何況西門、東方兩巨寇惡魔，為朋友陣法困死，正天假我艮機救人，若朋友你再不出面，說不得老朽汗顏繞陣而過了！」

還是無人露面應聲，陰伯再不猶豫，騰身而起，斜弧繞過那約十數丈寬廣的陣式，直撲鐘台而去。

到達鐘台時，陰伯傻了，剛剛還整整齊齊反扣台上的巨大古鐘，此時頂端二尺一段，不知被誰更不知是以何物齊整的削斷帶走，陰伯計算一下那二尺頂端的一段重量，亦必千斤，巨鐘鈴實亦失，陰伯雖然沒有看到過鐘實大小，但以鐘為比，如果沒有斗的這麼大就才怪了，來人別的不說，祇是那一身膂力，極目武林中業已無人匹敵了，西門無規如要比起這人，也是小巫見大巫了！

陰伯是剛剛才知道這口古鐘就是「寶掌七禪鐘」，鐘內花紋圖式暗合昔日神僧寶掌的降魔七禪功法，後來不知道被那一位具無上智慧的前人接鑄為萬斤巨鐘，致七禪功法絕於武林，神鐘之事却遍傳天下。

現在有人割走原有的禪鐘，不但是有心人，更是位識貨的，禪鐘走失，陰伯根本就不放在心裡去，他沒有存非份之想，鐘下扣着的人，是他必須要救走的目的物。拔身看時，正如心中的所想像，伍家黑小子已經沒有了影踪。

沒事了，論說起來他該和西門、東方二魔一拚，以報胞弟之仇，可是他有自知之明，入陣必迷，反正現在已經有人把這兩個魔頭困住了，他們是生是死能否脫困，陰伯也懶得去想他，伍家黑小子既已被那取鐘之人救走，極可能天賜奇緣，現在陰伯祇有一件事做，找到了冷鋒。

去甚麼地方找呢？計算時刻，冷鋒比自己早去約有三個時辰，那時天還沒有亮，在水路上，自己却比他近了二十里，那就等於前後腳，他前些自己後一點，自己是憑多年經驗，判斷出伍家小子的可能去處，結果總算是找到了，找到這古鐘寺，雖然是給人家救走了，不過方向一切全都沒有估錯，冷鋒是否也和自己一樣的找對了路呢？

陰伯有答案，冷鋒路找錯了，否則先到古鐘寺的不是自己，而是冷鋒。

既然冷鋒沒有找到古鐘寺這條路上，此時必然仍在胡碰亂撞傻找個不停，目下自己想找到了冷鋒，也是毫無希望的難事，不過推測以冷鋒的性格來說，找伍家黑小子的事他決不會中途罷手的，於是他在出寺輕輕闔閉山門後，以特殊指力在山門上留下了暗記，這暗記祇有他和冷鋒兩個懂，是屬於鬼船秘密的一部份。

暗記留妥，陰伯放開大步沉穩的直走向岳陽城，現在他是半點心事也沒有，反正要在岳陽地面上留兩天，等候冷鋒找來，這兩天時間，樂得在岳陽城內痛快的大玩一次了。

人老了就有童心，這句話不知是那一位聖明先生說的，他應該是說人

老了可以像四五六歲小孩子一樣，想做甚麼就去做甚麼，胡天胡帝的亂幹一通，天塌下來一哭了事，其實人老了膽子小了，心細了，滑頭了，顧左右而言他的功夫爐火純青了，於是很少再犯追悔莫及的大錯，但有時突逢知己，兒時遊伴，竹馬情友，或偶然置身爽朗清新活潑的場合中，便會忘記了年紀，仍似青春，頑皮一番，這是純眞的自我，娛我娛人至高境地，也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仁心！

老陰伯論年紀，在花甲早過古稀難追，誅惡手段近乎魔，心性精神是個佛，一生來眞正難得的是能浮生偷得兩日閒，於是下定決心，尋樂先吃，對！痛痛快快的大吃一餐。

別認爲武林奇客，年過古稀，龍馬精神，他的牙齒仍能嚼動半熟的牛筋，那是作夢，除非是「提聚提氣」以「內家功力」來吃，否則，那又能無堅不摧無物不蝕了。

大吃一頓，要擇個好地方，他久已聞名岳陽西城的「半日閒」，走，大步的直去「半日閒」。

靠窗落坐，酒要清淡而夠香的，菜要稍葷而質要素的，有肉，一大碟密沖大腿，吃麵要食香酥銀絲捲。

一個人邊望風景，淺飲緩食，那份比皇帝老子也不換的閒情逸緻的安適，老陰伯他自己都越想越羨慕自己今午的這種生活。

得意之下，偶動思路，今夜也要睡得舒服，信不信隨你，普天之下，能一年三百六十天，舒舒服服睡上一百天的人不多，那要房好，床好，心情好，睡時環境好，有個好人兒，侍候着才行！

有！岳陽就有個這麼好的好地方，名字更好聽——靜樓！

靜樓是個甚麼地方，反正老陰伯心裡已經想到了這個地方，也決定了它，不慌，總要看到，所以老陰伯沒有往更深處的想，不是嘛，吃有吃時快樂，何必顧其他，更是沒有道理晚間佳的快樂來佔食的時間。

他吃得悠悠自得，妙的是今日「半日閒」酒樓頭，座客均是文人雅士，較爲高談闊論的人都少，眞是說得上一個「閒」字，可惜人無千日好，花難百日紅，老陰伯耳邊突然地傳來了聲音不高，方言奇特的答對，換上別人，聽也不必聽，根本是聽不懂，偏偏是我們的老陰伯，這種方言他是到了家，連土話他都了解十分。

那是貴州「金砂洞」寨「金砂苗」的方言，老陰伯乍聽僅僅是覺得奇怪，因爲這是岳陽，若到貴州，尤其是山巴下的平鎮上，是不算甚麼，熟苗日往夜來見慣了聽慣了，所以老陰伯奇怪之下不由四望找尋話聲的來處，夠妙，就在身後的那一桌，尤妙的是那座祇有四個人，年紀都不少，全都是五十已接近到六旬，內中之一老陰伯是認識的，正好他認識的人，在和堂倌催菜並要加二種佐料，沒有和老陰伯對面「老陰伯急即回顧轉身，他這次舒服安然的午飯，看來是有始無終的要惹上了閒氣了！

鄰座開始的答對了，沒有甚麼值得陰伯驚心的，他驚心的是當堂倌送齊酒菜退下後，內中之一突然問另一個同伴一句話，他們當然仍用苗語，那句是，「老三，這次李震甫又要去幾粒毒藥？」毒藥二字使老陰伯心頭一動，「這次」和那個「又」字誰都聽得出來，表示李震甫從前就會要過這種毒藥。

那老三答道：「一樣，還是三顆。」

又一人道：「只怕這次沒有那麼好的機會，自己動手偷龍轉鳳了吧？」

老三又笑道：「當然，所以找來了『老毛猴』那三隻手！」

「哼！」那看來年紀最大的，那正是老陰伯認識的那個人道：「姓李的仁義俠名在外，暗裡作的盡是狠辣歹毒的萬惡事，要是我是你們哥兒三個，千兩黃金一丸，少一個錢也不賣！」

老三嘆口氣道：「有甚麼辦法，身家都在這老兒眼皮底下了，說起來他也出了十兩黃金一丸的價碼。」

老陰伯這時已聽出，除了他認識那人之外，餘者是兄弟，不過他們的樣貌生得各異，大概是金蘭兄弟或者是同門。

那位老陰伯認識的老者，因非老友，更非同時出道名震武林的人物，只是在武林中人喜慶集會上見過，因此那老者可能知道老陰伯的姓名來。恰好此時，那同盟三兄弟中的老大，爲再進一步的向那老者解釋他兄弟的苦衷，接着三盟弟的話道：「柴老，我兄弟世居山城好幾代，除了我們哥兒三個，其餘老的老、小的小，不像柴老你有那麼高的聲望，那麼多的朋友，萬一弄砸了，唉！」一聲長嘆，道盡了委曲求全內心的痛苦。

老陰伯却由「柴老」二字，恍然想起了老者的姓名，當年，那是二十年前了，乃弟陰飛雨於「桂山八卦掌」建成的「五指山莊」，目前這位柴老，是「五虎斷魂刀」柴一飛，隨其師兄往賀而見過一面，對，柴一飛，五虎斷魂刀！

柴一飛仍是十分不平，也十分不值這三兄弟的儒弱，道：「不是我痴長幾歲，倚老賣老，憑你們『銀龍三友』那毒絕天下的……」

話還沒有說完，銀龍老大已明白柴一飛要說的是甚麼了，立刻接口道：「柴老，是恩師遺留的『銀龍毒丹』，雖說仍有不少，但毒丹並無解藥，不論人畜服之必死，因此先恩師遺諭不得妄用，李老兄再橫蠻些，我兄弟也不能那樣來對付他！」

「哼！」柴一飛冷冷地說道：「我眞不明白你們三兄弟算的是甚麼賬，你敢保証他『小溫侯』買了毒丸，不是對

付活生生的活好人嗎？」

銀龍老二未說先笑道：「這個我們不能保證，譬如傳說『天毒老人』當年就是死於『銀龍毒丹』，但我兄弟們並沒有做這種事，老天自然報應不到我們兄弟身上……」

「這算是甚麼話？若是你們不將毒丹賣給那姓李的呢？」

「柴老，你可聽說過開藥店的能不賣砒霜嗎？藥是毒藥不錯，用得正當與否，那是買藥人的事，何況老天有眼，作惡多了自然有報應的。」銀龍老大笑嘻嘻的回答。

「報應個屁？」柴一飛沉聲道：「姓李的看樣子活得又舒服又快樂！」

「未必！」銀龍老三聲調一低道：「據我兄弟獲得的消息，他那個獨生兒子李恒，遇敵重傷，逃於『石佛寺』，巧是眞巧，偏偏遇上了冷家大公子，又巧的是冷公子身畔帶着冷先生的神丹，贈丹醫傷，那知竟使李恒中毒喪命，事後冷公子親送李恒屍體回去，他小溫侯一言不發，更沒有難爲冷公子，關上門自己哭了好幾天，柴老，你能猜出這是怎麼回事嗎？」

柴一飛不傻，說道：「冷府神丹，無異靈藥，一變而爲毒丸，這準和他小溫侯有關！」

銀龍老大把聲音壓低過老三的聲音，道：「這可是我們的推測，冷先生的神劍中藏神丹，極可能是小溫侯以我們的毒丸換出了神丹，借刀殺人除去天毒老人，當時可能換了兩顆，是怕萬一失誤仍能竟功，沒想到一顆固然毒死了天毒老人，另一顆却冥冥中報應也毒死了他自己的獨子。」

柴一飛似乎深知事態嚴重，搖頭道：「這話可不能隨便說呀！」

銀龍老大道：「咱們聲音又低，用的又是苗嶺方言，柴老放心，不會惹出麻煩來的。」

他們邊喝邊談話，已與剛才所說的話無關了。

所謂隔牆有耳，半點不假，柴一飛和銀龍三友怎會料到隔桌就有位「家鄉客」，不但聽得懂金砂寨的方言，並且恰好和昔日天毒老人公案有關的！

老陰伯此時心裡正打着主意，是挑明了和柴一飛及銀龍三友招呼好，抑或是仍不行動，當看見了冷鋒的時候，再細商一切，反正柴一飛有家有業，三友也跑不了，想罷決定了後者，於是放心開懷吃喝了。

老陰伯本來是已經吃飽了七分，三友和柴一飛他們才開始點菜互談，現在是吃到了九成飽，早該算賬離去，無奈不能起座，否則，柴一飛一定馬上就認出了他來，於是本着「浮生偷得兩日閒」，今朝舒適一餐的心情，轉變爲被迫留座如坐針毡了。

老陰伯煩透了頂點，而三友和柴一飛話是特別多，也很能吃，看樣子少說點他還得耗上幾盞熱茶的工夫還不行，要想個主意，想個先離開而使對方不知的主意，他主意還沒有打定，隔桌突然傳來三友中老二的歡呼聲：「哈哈，這可巧到極了，『老毛猴』，我們剛剛還說到你，你就來了啦！」

由剛才三友和柴一飛的對答，已知三友心無城府，現在老二歡呼叫喊，更是証明世居苗域爽直成性，老陰伯暗地直搖着頭，眞沒看見過有似銀龍三友這種武林人物。

老陰伯要看上這「三隻手」老毛猴是個何等人物，不過現在柴一飛等必然皆已起立，四顧不便，立即探手入袋取出一枚錢，拇指微壓輕抹，已成了一個精巧的小銅鏡，微斜順着小銅鏡，霍然入目的是個矮小老人，老陰伯心頭一動，記得初七晨間，大鬧富貴舫時，似乎看到過這矮小老人正坐在伍家黑小子旁邊，七娘子矯飾脅迫伍家黑小子去時，矮老人也相隨其後，不會錯了，想及前事，老陰伯越發留心，當堂倌正行經身邊，老陰伯示意搬去殘酒，另備香茗，慢慢的品嚐，暗裡仔細注意「三隻手」的談吐動靜。

「三隻手」老毛猴有一套，哈哈大笑着迎上銀龍三友道：「這可眞是巧遇，巧遇，這位……」

「老朽柴一飛，久仰閣下得很！」柴一飛似乎對老毛猴沒有甚麼好感。

老毛猴很熟絡的抱拳道：「不得了，柴爺的盛名遠震，幸會，幸會！」

坐下了，重添杯盞，再加菜餚，老毛猴召喚堂倌，交代得清楚：「多花錢沒關係，去弄罈茅台酒來。」

酒來了，堂倌們當衆開啓罈口的泥封，老毛猴一把搶了過來道：「你去拿塊乾淨濕布來，別的不用你！」

說着，老毛猴已開了罈口泥封了，皮紙一揭，頓時酒香四溢，銀龍老大笑道：「老毛猴夠老友，知道我們哥兒三個喜歡這種酒。」

老毛猴一笑，向堂倌叫道：「換酒盞。」

堂倌應聲換過酒盞，老陰伯在小巧銅鏡中反映出，臉上突然透出煞氣，鼻孔裡不由哼出聲來。

老毛猴捧罈斟酒，五盞斟滿，銀龍老三正好開口問道：「李老不是有事煩你老毛猴嗎？你怎會有這種閒暇到三湘來？」

老毛猴時已將酒盞分置每人面前，自己也有一盞，舉盞道：「時限寬，還早呢！」

銀龍老二沒有獲得滿意答覆，又問道：「你來三湘……」

老毛猴不答反問：「你們呢？」

「我們兄弟和柴老，本是登富貴舫的，走遲了就來晚了，沒有趕上，不過中途却接獲同道通知，鬼船出現與富貴舫消失的原因，所以……」

「所以三位和柴大俠登上了鬼船？」老毛猴接話並下了判斷。

「見了鬼？」銀龍老大道：「這遭是沒有到遲，七月十五正午中，可是鬼

船有了鬼，連個鬼影都沒有了，一氣之下，索性拋却了這些，盡情一樂，柴老提及這『半日閒』，沒想到碰上了你老毛猴！」

「我還不是一樣，同道們看得起我，要我潛登鬼船弄點甚麼東西下來，以憑斷鬼船主人究竟是甚麼人，和富貴舫風月七娘子有否關係？誰知沒有看到鬼船影子。」

柴一飛掃了老毛猴一眼，道：「這眞可以說是有緣千里能相會，喔？」

老毛猴笑道：「可不是，對他們銀龍哥兒三位，要見容易，對柴爺你就難了！所以柴爺這杯酒坦誠相敬，我老毛猴先乾！」

說先乾，捧酒未飲又轉對銀龍三友道：「哥兒三位當陪客吧！今次這桌菜算是我老毛猴的，請，一道乾！」

銀龍三友舉起杯來，柴一飛也舉起盞來，老毛猴先向口裡倒，適時，如雷一聲霹靂般有人喝道：「把酒放下，誰也不許喝！」

銀龍三友酒是放下了，六隻眼睛射出六道寒光，一臉怒容直瞪着席前平添了一個糟老頭子，柴一飛也有些愠怒，但當看清身旁人時，憤怒轉爲驚駭，不由自主的放下手中酒盞，並緩緩的站了起來。

他站起身來，三友不傻，怒容壓下，也起了座。

老毛猴是下五門中的「黑白錢」高手，擠不上桌面上，大場合大集會，有頭臉的主人誰也不會請這個「三隻手」給自己惹煩惱，所以老毛猴和三友一樣，並不認識眼前這位煞星。

老毛猴不僅不認識這個煞星，心裡還有一肚子的邪性火，砰的一聲把酒盞往桌上猛力一放，沉聲道：「你活夠了，找死也得睜睜眼，找那個能給你棺材本的，他媽的……」就在這時，看清了柴一飛的恭敬神色，眼角掃過，赫！一桌上五位已經乖乖的站起了四位，老毛猴心裡發毛了，話鋒自然的頓住了。

他不愧是奸狡油光的老狐狸，眼一翻對柴一飛道：「柴爺，莫非這位老爺子也是自己人嗎？」

柴一飛還沒有來得及開口，老陰伯右手已抓住了老毛猴的後頸，道：「不是，老子是要命鬼！」

銀龍三友是直腸子，看不過去了，老大有些不高興的開了口，道：「我說這位，你大喝一聲，眞的是嚇人一跳，老毛猴話是難聽該罰，但情有可原處，請看大家臉上，鬆鬆手，鬆鬆手吧！」

老陰伯呸了一聲道：「閉上你們三條不知死活的臭嘴，老子整理了這條猴子精，是否能放過你們，還不一定呢！」

三友惱了，正要翻臉，老陰伯却已對柴一飛道：「想不到你眼睛巧，還認得出是我老頭子，那就麻煩你，叫堂倌把你們這桌上的東西，全部搬到房間去，記住了，桌上的一盞一杯任何甚麼東西別動，你親自監視，快！」

說到快，人影一閃，他帶着老猴兒進了房間。

三友一臉不服氣，趁機問道：「柴老，這個老頭子是誰？」

柴一飛會答話，道：「聽說過『五指魔』？」

銀龍老大拇指直伸道：「是咱們鄉土上的第一號人物，怎麼樣？」

柴一飛臉色一寒道：「那你們哥兒三個就換上了笑臉，乖些，這位爺子怎麼吩咐，你們就怎麼樣應着。」

銀龍老三道：「憑甚麼？」

柴一飛臉色寒着鐵青的道：「就單憑五指魔在他面前，不敢坐，不敢多話，不敢不聽話這些事上，怎麼樣，你們哥兒三個委屈點不丟人吧？」

銀龍三友沒有再接話，招呼堂倌，眞的親自押着這桌殘席，由大堂搬進了房間，剛剛踏入房間，三友傻了，老毛猴直挺挺的跪在裡角，面對外，臉上黃豆粒大小的汗珠，一滴一滴從雙頰額頭往下滾，臉上顏色已變爲赤紅，紅過了眞正老毛猴的屁股，怪的是已不開口也硬不挪動。

柴一飛似乎心裡有數，恭聲對陰伯道：「陰大俠可要加一桌酒來？」

老陰伯手向銀龍三友一指，道：「添桌上等酒席，銀子叫這三個混旦出！」

三友雖說已對陰伯的來歷已生了警心，對柴一飛平日就恭敬，但性子直的人行事天眞，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的，也會不忍人所都能忍的，銀龍老大聞言眉頭皺起，道：「這位老友，請一桌酒算不得甚麼，可是少見像你這樣吃定……」

話沒有說完，柴一飛已趕緊接口道：「大兄弟，你要是捨得，可不可以就祇出錢少開口？」

三友不希望開罪柴一飛，忍了下去。

殘席在左首，另一桌上等酒席開在右首，老陰伯對誰也沒有虛套，提起老毛猴大馬金刀的坐在上首，柴一飛招呼三友急急入座，老陰伯開口道：「老頭子是邊吃邊問，問到誰誰答話，否則少開口，少發問。」

三友一肚氣悶了大半天，沒有答話，柴一飛連聲應着，不開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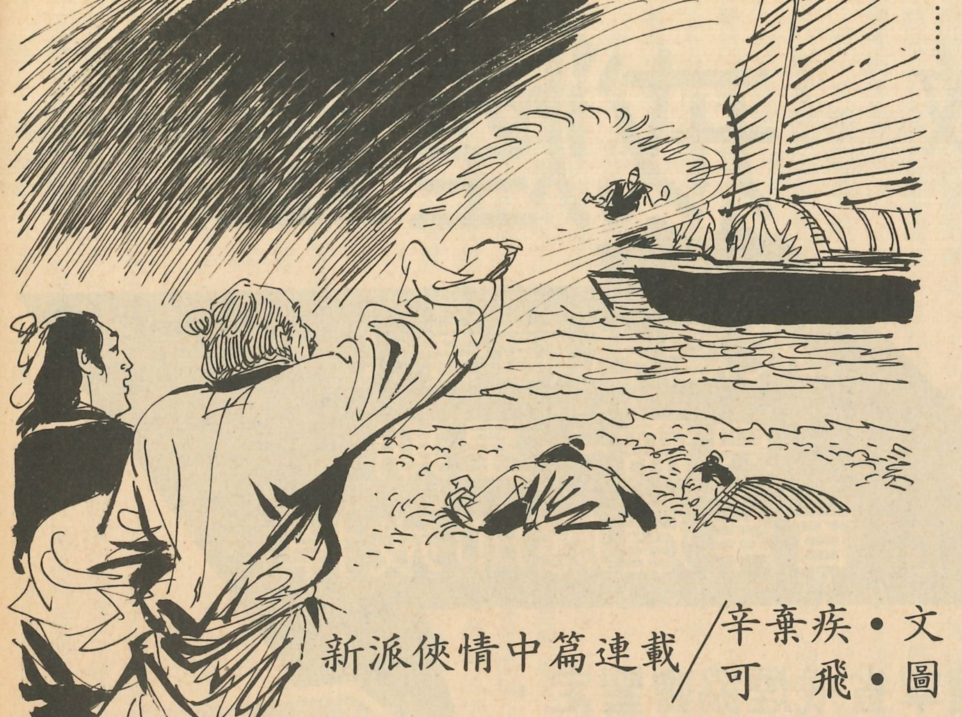
老陰伯右袖微拂，老毛猴一聲「哎喲」的躺在地上，啞穴已解，人却支持不住，老陰伯半點憐憫的心意都沒有，冷冷地說道：「聽說你叫『三隻手』，對不？」

老毛猴祇是呻吟不絕，沒有答話。

「我老頭子話不說第二遍，你乖乖地跪在地上答覆，問甚麼答甚麼，如有半個字不老實，從你脚指頭開始，老頭子我一節節的硬生生敲斷它，現在答話，快！」

（未完・四）

上文提要：歐陽長虹爲了說服惡師爺曹三聖告老歸鄉，不再爲旗人知府狠狽爲奸，經過協商要護送他回紹興，經過的地方都有人尋仇，歐陽長虹都爲之化解，惡師爺其實不是告老歸鄉，只是利用老俠護送，在車內又暗藏殺手，想將尋仇者殺掉滅口，見老俠阻撓不遂，便施計毒殺老俠，他不察中計，啞寶身受重傷，二人正在危急，黃書郎突將殺手狙殺，曹三聖知難免一死，願化財求饒……



惡江湖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刀筆吏作惡自受　解百毒起死回生

黃書郎帶的藥正是取自「惡郎中」古班那兒的，藥可靈得很。

當然，古班的解毒藥很靈光的。

古班的解藥號稱解百毒，那就是說天下無毒不解，曹三聖就想不到天下還有解得他那兩種劇毒的解藥。

* * *

歐陽長虹很欣賞黃書郎的動作，他站着，也不停的點着頭，對於這位小輩，他以爲黃書郎還算上得了枱面的人物。

黃書郎把啞寶抱上大車，他也請師祖坐上大車。

歐陽長虹本來是不坐車的，但他雖然及時解了所中的毒，身子還是很虛弱，尤其在他擲出「旋頭鍘」的時候，幾乎用盡了力氣。

* * *

大車只有由黃書郎駕着。

黃書郎回頭對船上的人叫道：「弄個坑把這些死人埋掉，這裡還有一輛大車是你們的了。」

船上四個人立刻跳下兩對來，白撿一輛馬車，他們當然高興。

於是，黃書郎哈哈笑了。

大車上，歐陽長虹道：「阿郎，你身上的傷全好了?」

黃書郎回頭笑笑，道：「師祖，你們離開飛瀑崖三天後，我也離開了，我是找惡師爺爲我乾爹報仇的。」

提起曹三聖，歐陽長虹忿怒的道：「這惡師爺眞太陰毒了，我一路護着他，他卻欺騙我，差一點被他坑害在江邊上。」

黃書郎道：「師祖，對付這種惡人，小阿郎我自有一套，哈……」

歐陽長虹道：「阿郎，你差一點便被他點中死穴，你太大意了。」

黃書郎不笑了，他重重的道：「我怎會想得到這惡師爺擅長打穴功夫，娘的，八府中很少人知道他會武功。」

歐陽長虹道：「他若無所恃，便也不敢在八府地面上行惡了。」他頓了一下，又道：「這就是姓曹的可怕之處，他隱藏着殺招，用在必要的時候，大出人意料之外的。」

黃書郎道：「說起來我算是幸運的了。」

歐陽長虹不開口了，他必須再行功，因爲他吐了那麼多的血，完全是他想用自己的血把入腹的毒一齊吐出來的關係，只不過他還是吃了黃書郎的解藥之後，才見好轉的。

黃書郎駕着車，心裡想着「柳蔭小築」，因爲秀秀一定在懷念他。

眞正相親相愛的人，總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黃書郎想到秀秀，當然，秀秀也在想着他，尤其是在這要命的時刻，秀秀更是想他想得大叫。

爲什麼是要命時刻?因爲……

* * *

頭一天，大車停在胡家堡。

胡家堡傷了人，爲的是攔殺「惡師爺」曹三聖，他們看着歐陽長虹護送曹

三聖打從他們的地頭上走過，心中那股子怨氣，幾乎令胡老太太發瘋。

如今可好了，當黃書郎的車經過胡家堡的時候，正遇上胡家堡的人去鎮上請來大夫要治傷，那人見這大車，便開口問趕車的黃書郎。

「這輛車好像是……」

「曹三聖的，是嗎?」

「不錯，你是誰?」

笑笑，黃書郎道：「我們是殺曹三聖那伙的人呀，我的老兄大哥哥。」

那人與大夫齊吃一驚。

「眞的?」

「不是蒸的，是煮的。」

「你開玩笑!」

黃書郎指指車後面，道：「車上的兩位你看看。」

那人走到大車後，掀開帘子吃一驚：「天爺，老爺子與他的徒兒也在車上。」

黃書郎道：「不錯吧?」

那人急問道：「曹三聖那批人呢?」

「全死了。」

「眞的?」這人是個大扁舌，說出話好像吃麵片一樣。

黃書郎笑笑，道：「又蒸不是?」

那人一把扣緊馬韁繩，大聲道：「走，爺們今天住在胡家堡了。」

黃書郎心急想見秀秀，他本想不進胡家堡的，可是這光景他又走不了。

於是，他回頭問歐陽長虹，道：「師祖，你老有什麼意見，你決定吧!」

歐陽長虹道：「小阿郎，進去說明一下也好，叨擾他們一陣，咱們立刻上路，師祖知道你很想念你的心上人。」

黃書郎靦覥一笑，駛着大車進入胡家堡。

* * *

胡老太太聞說歐陽長虹親自來了，心中有氣本不欲接待，但又聽說歐陽長虹也受了傷，曹三聖那幫人也已死在江邊上，她老人家可樂了。

她要下人們大事鋪張，好生的設宴答謝了，只不過歐陽長虹只在廳上吃了一頓便走了。

胡家堡力挽也挽留不住，黃書郎已趕着大車，連夜往北方疾馳。

歐陽長虹已經差不多全好了，如果不是啞寶重傷，他老人家早就不坐在大車上了。

師徒情深，他見啞寶傷勢很重，恨不得馬上趕回飛瀑崖爲愛徒醫治。

大車漸漸轉往山地了，遠處只見走來一批人，只一看，便知道這些人是山家幫來的。

黃書郎駕的車令山家幫的人一瞪眼，因爲他們太熟悉這輛大車了。

黃書郎當然認得這些人，因爲歐陽長虹以「旋頭鍘」削斷他們的扁擔的時候，他正躲在遠處張望。

大車已經走過十幾丈遠了，後面忽然一聲吼：「喂!停車。」

黃書郎緊拉韁繩一聲「吁」。

大車停下來，他剛回頭，便看見那十幾個扛扁擔的大漢奔過來，其中一人沉聲道：「這輛大車我見過，是那個惡師爺的。」

黃書郎豎起大拇指，笑道：「好記性，好眼力。」

那漢子咬咬牙，道：「那個老東西果然把曹三聖送回南方去了，他媽的!」

這時候，有人在大叫：「姓曹的逃了，咱們把車上這傢伙拖下車來打一頓。」

立刻有不少人喊着：「打!打!」

黃書郎道：「各位，別打了，我是你們的恩人啊。」

一個黑漢怒罵：「放你娘的拐彎屁，你是誰的恩人。」

黃書郎道：「我們殺了曹三聖那批人，一個不留，難道不算是你們的恩人?」

這批漢子吃一驚，黃書郎道：「你們如果不相信，車上有個重傷的。」

他的話甫落，有人已拉開車帘看，果然車上坐着兩個人，其中一個是重傷，另一個他們一見就害怕——歐陽長虹垂目不語的坐在大車上。

這些人立刻明白黃書郎說的是實話，於是……

於是其中一人撮唇打胡哨，那聲音立刻傳入大山上。

大山上也有回應，聲音傳入大山裡。

只不過頓飯工夫，只見從山中奔出三十多人，這些人走得快，刹那間來到大車前，爲首的敢情正是「二郎神」柴老大。

這位山家幫老幫主看着歐陽長虹，立刻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他重重一抱拳，道：「歐陽大俠，你老想以俠義精神，發揮仁愛與至性，可是對象弄錯了，曹三聖能在八府橫行了三十七年之久，他不是個肯雌伏的人，他是個陰狠毒辣的傢伙。」

歐陽長虹道：「所以他死得很慘。」

黃書郎接口道：「那批人沒有一個活着回來的。」

山家幫的人一陣歡呼，聲音响徹山谷。

歐陽長虹又道：「消息應該告訴你們山家幫兄弟，你們不是爲了幾處大山嗎?不會再有人阻攔你們了。」

柴大光道：「也是老爺子所賜，山家幫很感激。」

笑笑，歐陽長虹命大車快走。

柴大光道：「老爺子今欲回轉何處?」

歐陽長虹道：「回我的住處，飛瀑崖。」

柴大光楞了一下，道：「那是個人跡罕到的荒地呀!」

歐陽長虹道：「老夫已住有年了。」

柴大光指着重傷的啞寶，道：「大山裡不能行車，你老好像也受了傷，我以為……」

黃書郎接口道：「報恩不是？那就請幾位幫忙，送我的啞叔回山裡。」

柴大光哈哈笑，道：「這簡單啦。」他大手一揮，高聲道：「今天別進城了，你們就抬着歐陽大俠二人去飛瀑崖。」

大漢一共二三十人，人多真的好辦事，山上的老籐編個小軟床，兩邊用扁擔架起來，人躺在上面閃呀閃的還眞舒坦，只不過歐陽長虹已能開步走了，只有啞寶還得由人抬着進荒山。

* * *

黃書郎走在歐陽長虹前面，他雙膝跪地行大禮，道：「師祖，等小阿郎回柳蔭小築稍作安排，一定回飛瀑崖侍候你老人家。」

歐陽長虹拍拍黃書郎的頭，笑笑，道：「小阿郎，快回去吧，師祖知道你心事一大堆的，師祖是不會再離開了飛瀑崖，師祖討厭這惡江湖。」

是的，這是個惡江湖。

黃書郎不趕大車了。

他的心中就在想着歐陽師祖的那句話「這是個惡江湖」。

這年頭，好人壞人分不清，沒有人說自己是惡人，可是江湖上天天有血腥，你總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說江湖上沒有好人吧，只不過很不容易看清那一個才是大好人，何人又是魔鬼的化身。

* * *

黃書郎催馬有精神，他的打算可多了。

他想起爹的大仇已報了，這件事算是解決了。

他又想，找個很少人知道的地方，買上百畝田，弄個小家園，把田大叔二老供養着，然後……

然後就叫小流球當總管，他的姘頭小白菜就在後面管女眷，當然……

當然秀秀把孩子養出來，一家人快快活活的過日子，再也不走入這惡江湖了。

黃書郎也想到文彩，這個漂亮而又可憐的大姑娘，總得幫她找個好丈夫。

黃書郎更想到飛瀑崖的歐陽師祖，總得常去孝敬他老人家。

他老兄想得可眞不少，每個人他都想到了，他甚至還想到了清河鎮上的打更老六，如果有了家，便也打算把打更老六留在自己身邊幹活。

只不過，天不從人願吶！

* * *

那條河是經過「柳蔭小築」而流下來的。

黃書郎看見了河，心中有着興奮，却也有近鄉情怯之感受。

這一陣子江湖搏鬥，他眞的太累了。

他的坐騎也累了，他拉着韁繩，讓馬低頭喝了幾口河水 看河中央。

他不需要過河，沿着河岸往 游一個多時辰就到了，他要令秀秀大吃一驚。

就在他的臉上綻開一抹笑意的時候，忽然間他楞住了，他發現河中漂下一個人，一個血淋淋的人。

那個人尚未死，頭還露在水面上。

黃書郎打橫游到河中間，一把拉住那個血人，游呀游到河岸邊，扯起那人仔細看。

「天爺，你是小流球。」

那人，敢情還眞是小流球，就在黃書郎的呼叫下，小流球痛苦的睜開眼——一雙血眼。

「你……是……老大？」

「小流球，柳蔭小築出事了？」

「我……該死……呀……老大。」

「你快說，怎麼啦？」

「我……被人跟踪了呀，我不知道，是……誰跟踪的……回來以後……第四天晚上……他們……找來了。」

「誰？」

「黑……紅門……的左老……頭和他……邀……的人。」

「秀秀她們呢？」

「我被一個使飛爪的人抓得一身是傷，我在奔跑大叫示警中，又被一個老傢伙打了一掌，那一掌幾乎要了我的命。」他喘息一陣，又道：「我被打落在河裡，就……就這麼……的漂下來……了。」

黃書郎咬牙咯咯响，一蹦三尺高，拉過馬就騎上，這一回他火大了。

今天他好像要發瘋，好可惡，左宗正仍然不放過他，暗地裡找到他的「柳蔭小築」來了。

由此可知，黑紅門眞是眼線多，「柳蔭小築」也逃不過。

黃書郎快馬加鞭沿河上，直到前面馬難行，他一個觔斗落馬前，馬也不要了，拚命的往前趕，那模樣還眞透着焦急。

黃書郎一口氣跑了三十里，遠處已傳來尖叫聲。

他一聽就知道是出事了。

其實他早就知出事了，小流球從水中撈上來的時候，黃書郎就已經快發瘋了。

一切事情該是告一段落了，偏就在這時候又出事，「虎頭蜂」左宗正好像非要殺黃書郎不可了，他千方百計的要黃書郎的命。

黃書郎咬牙心中想，如果以後要過太平日子，今天就得卯上幹，他奶奶的，你左宗正今天殺了我黃書郎，算你小老子本事大，你今天殺了我黃書郎，老子今天就叫你見閻王。他如今已是惡向膽邊生，準備出刀痛宰人

了。

* * *

他一路躍上半山峯，他看清楚了。

他發現秀秀手上有一把刀。

秀秀是不會用刀子的，可是她手上拿着一把刀。

只不過秀秀的刀指在自己的肚皮上，她涕淚滂沱的尖聲叫。

黃書郎就是因為秀秀的叫聲，才看到秀秀的。

他眞是嚇一跳，秀秀站在半峯的懸崖上，她不但用刀指向自己那個已隆起的肚皮上，而且還準備往下跳。

如果她一刀刺入肚子裡，就算她不跳，也會跌入那條滾滾的河水裡。

站在秀秀對面三丈多一點的地方，一個倒吊眉的壯漢正搖手叫：「不，不，妳長得那麼美，千萬別尋短，妳過來，我帶妳回三江黑旗門，吃香喝辣任妳要，何苦住在深山活受罪。」

「你別過來，我是有身孕的人吶，你放了我吧，你過來，我就死給你看。」

那黑壯大漢敢情正是三江黑旗門的護旗使者桑巴，他老兄要追秀秀，當然因秀秀太美了。

桑巴喜歡美女，他急得直咬牙，就是想不出要怎樣才能把面前的美女抱在懷。

便在這時候，黃書郎出現了。

他忽然的出現，更忽然的出手。

他在出手的時候才開口，聲音已發自桑巴的頭頂上。

桑巴驚楞得抬頭看，却已晚了一大步，因為黃書郎幾乎是飛在他的頭頂上。

黃書郎沉吼：「你死吧！」

「咚！」

「唔！」

黃書郎那一棒眞夠勁，生生把桑巴的人頭打爛了一大半，看上去，就好像他打爛了一個大西瓜。

桑巴只是發出「唔」叫半聲，便被黃書郎旋腿踢落河水中了。

秀秀好像遇到了天大的救星般，吃驚的拋去手中尖刀，她的臉上……

唔……臉上本是灰慘慘的，當她見到桑巴的頭爛了、桑巴的身體被踢落河裡的時候，她叫也叫不出來了。

她發現黃書郎神龍般的面對着她，並不走過來。

她的臉上開始落淚，淚像下面的河水一樣，汨汨的往下流。

她未動，她怕一動，就會滑到河裡去。

她還帶着僵硬的聲音：「阿……郎。」

「是的，秀秀，妳慢慢的走過來，要慢慢的，千萬別激動，放鬆心情，別哭，別落淚，就好像我們在遊山玩水一樣，笑笑……呀！」

那地方太狹窄了。

是的，如果黃書郎撲過去，兩個人也許就會掉進河裡了。

黃書郎心中急得不得了，但他却明白，此刻絕不能有絲毫大意；桑巴就是因為地形太危險，才未敢走近秀秀，何況秀秀手中還有刀。

秀秀拚命擠出個笑，她笑得好美，雖然她的臉上仍帶着淚水。

「對了，秀秀，妳笑起來眞好看，我這一輩子也看不厭，對了，再笑……好，就這樣，妳把手兩邊張開，好，就像我這樣，像鳥的翅膀一樣。」

秀秀把雙臂張開，她很聽話。

黃書郎道：「對，就是這樣，妳開始出右脚，慢慢的站穩了，不會滑跤了，再出左脚。」

那地方，是的，如果在平常，人是不敢走到斷崖邊上的，那是個只有猴子或鳥才能去的地方，只不過人在危難來臨的時候，便會有一股超然的碩大膽識與力量發揮出來。

秀秀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才不要命的走到這危險的地方，如今……

如今危難過去了，她發現自己是如何的在玩命，她連出脚的力氣也帶着哆嗦。

她很聽話，照着黃書郎的話往山坡這邊移動着，吃力的哆嗦着。

那條斷崖有三丈遠，却有一丈懸空在水面上。

黃書郎就在秀秀的移動中，他已找來一根木棍伸過去，他要秀秀看着他，千萬別看下面。

黃書郎心中明白，一旦看下面，那會嚇人的。

黃書郎的心中發急三千六百章，因為附近傳來叱吒聲，顯然田大叔與田大嬸正在拚老命。

他更擔心文彩姑娘，不知文彩怎樣了。

時光眞的太寶貴了。

秀秀的手已抓住黃書郎的棍子了。

黃書郎不急於拉，他只叫秀秀扶牢棍子，往他的身邊移，移。

「啊！」

秀秀飛一般的投入黃書郎的懷懷裡了。

她大哭，黃書郎沒有說話，他發覺下面肚皮頂得慌，他伸手去摸，才發覺秀秀的肚皮「有氣」。

並不是有氣，是「掙氣」，秀秀懷的孩子又大了不少。

「別哭，那會叫咱們兒子不高興的。」

秀秀淚流滿臉的道：「阿郎，殺得好慘呀！」

黃書郎立刻雙眉一揚，道：「妳躲起來，我去收拾那批狗養的。」

他拔身便往「柳蔭小築」奔去。

他眞的光火了。

兩間瓦屋後面石凹處，小白菜披頭散髮的在大聲叫：「文姑娘，文姑娘。」

黃書郎發覺文彩滿臉鮮血，一邊的石頭上有血跡，光景文彩一頭撞上石頭了。

她一定是尋死了。

小白菜看見黃書郎，她大叫：「黃爺，那些惡人在屋前圍殺兩個老人家呀。」

黃書郎不開口，一個觔斗翻過瓦屋頂，「呼」的一聲從天而降，便也聞得「咚」的一聲响。

「唔……啊！」

他突然從天而降，好像天神一般嚇人一大跳，可巧，正在圍殺田不來與田大嬸二人的「北地蛟」崔崑崙正抬頭看，他看見冷芒猛一閃，黃書郎的棒子正打在他的瘦頭上。

那一棒黃書郎可以打死一頭牛，崔崑崙怎麼吃得消，上身一歪便了賬了。

他的飛爪也脫手飛向河裡去了。

「大掃把」司馬山見來了黃書郎，鐵扇子橫着猛一扇，一十支銀針射出來，黃書郎一聲罵：「去你娘的老皮！」他貼地平飛，銀針全部自他的身上飛過，他的棒子已狠狠的打在司馬山的膝蓋骨上，發出爆裂之聲。

「唷！」

司馬山疼得就地滚，黃書郎撲上前又一棒，於是，司馬山不動了，他的頭爛了、碎了，當然不會再動了。

「呼嚕嚕」一聲暴响，大掌旗戈彪抖開了大黑旗，旗邊上的尖刺便也罩過來了。

戈彪本來正自與田大嬸惡鬥着，他已把田大嬸打得一身流血不止，他的大砍刀並未拔出來，只一支旗杆，便足以令田大嬸受的了。

田大嬸爲了與田不來配合，她才幾次遇險，因爲左宗正與右掌包紮吊在脖子上的文通二人逼着追問黃書郎的下落，他們以爲黃書郎傷得重，趁着黃書郎在養傷的時候，盡快找上門。

却不料，黃書郎比他們好得更快。

黃書郎只一出現便要人命。

黃書郎已經殺紅了眼，他管你什麼大黑旗，左手尖尖的「惡信」猛一撩，大黑旗立刻裂開一道縫，黃書郎像個吃人的惡豹一樣，一頭撞到戈彪面前，聽吧，那宛似打鼓的聲音傳來，十八棒幾乎無法分出來，全部招呼在戈彪的人頭上，打得戈彪身子旋，一路旋入河裡去了。

田大叔眞辛苦，他只有一條腿彈跳着禦敵，如今頭上盡是血，他的一腿好像是累贅，若不是田大嬸配合得好，只怕他早已沒氣了。

田大嬸一把鼻涕帶淚水，道：「你回來得太晚了吧，秀秀……只怕……」

田大叔道：「阿郎，我的孩子，大叔太無能了，文彩她……文彩她一頭撞上石頭了。她……眞是個好姑娘，她說……都是因爲她才惹的禍，她要一死謝你……呀！」

黃書郎心中泣血，天下那麼好的大姑娘，偏就惹色狠，色狠當然是男人，很少聽說有女色狠，女人不幸遇上色狠，不是死就是被糟塌，說來說去還是男人最混帳，當然是色狠男人最可惡了。

黃書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舉打死四個大敵——四個受了黑紅門左宗正大禮的大魔頭，他猛旋身，面對着文通與左宗正二人。

「娘的老皮，你躲不住了，是嗎？」左宗正大罵。

文通舉着右手，道：「這一刀穿掌之仇，文大爺豈能不報。」

黃書郎滿身濺着敵人的血，咧牙齜嘴的嘿嘿冷笑，道：「是賬要結，是仇要報，二位，你們還等什麼？」

左宗正本以爲今天是個全勝局面，豈知黃書郎比之那一天還精神，看上去他就像未曾受過傷。

大局突然逆轉，便也令他想起了自己的寶貝兒子左少强。

他悲憤的仰天怒吼，道：「兒呀！老父這就要手刃你的仇人，爲你報仇了。」

文通也道：「左門主，且把命運交付上天，今天就在這裡賭一賭彼此的造化吧。」

左宗正厲吼如豹：「殺！」

雙金環在空中盤旋不已，發出清脆的聲浪，那麼凶悍的直往黃書郎撞去。

過份的狂烈、不要命的搏殺便立刻展開了。

三條人影在空中撞在一起了，那發出來的撞擊聲是嚇人的。

文通的左掌剛拍中敵人的左脅，便已覺得脖子一涼，他大叫，只不過叫了半聲便摔在一灘鮮血上，他的身子在挺，好像還想站起來。

他當然站不起來了，因爲他的脖子快斷了，他被黃書郎的「惡信」切過了脖子。

黃書郎覺得左脅痛得很，他的棒却拚命的阻擋着兩支大金環。

三條人影落在地上，黃書郎立刻二次發難。

他攻向左宗正，「惡信」帶起一縷銳風，「錚」的一聲切過左宗正的臉，鮮血立刻往空標。

左宗正也卯上了，他的右手金環猛一掃，打得黃書郎的左臂幾乎斷裂，他的「惡信」也掉了。

左宗正便在這時拔身起，他不殺了，因爲他還不想死，所以他往外圍躍。

只有一個地方可以逃，那就是往七八丈深的河水跳，河面距離瓦屋八丈距離，他也不管了。

左宗正騰身三丈高，拚命的往河中躍去，不料……

不料黃書郎厲吼一聲也跟上去，於是……

於是半空中傳來梆子聲，至少响了三十聲。

空中當然沒有梆子，而是黃書郎拿左宗正的人頭當梆子敲個不停，一共敲了三十聲，最後是「噗嗤」一聲河水水花高濺，兩個人一齊落入河中了。

兩個人，一個是死人，另一個是活人，死的當然是左宗正，等他落入水中的時候，他的人頭幾乎已變得碎碎的不見了。

黃書郎被河水冲下一里多，這才又游上岸來。

他坐在岸邊大喘氣，實在力氣出盡了。

他抬頭看看天，心中那份酸甜苦辣好像也變成八味了。

味變得多了便不是滋味了。

黃書郎就覺得不是味道。

那濤濤江湖，實在不是人躭的地方，惡江湖嘛！

* * *

他幾乎站不起來了。

只不過當他拚命站起來的時候，忽然發現一個血人走過來。

黃書郎嚇一跳，以爲左宗正又活了，人的力氣用盡，頭腦便也不太靈光了。

來人吃吃叫道：「老……大。」

「是你……小……流球。」

是的，小流球被黃書郎撈上岸，他便沿着河邊走回來了，他碰見了黃書郎。

兩個血糊淋漓的人兒摟在一起，推推蹭蹭的往前走。

眞辛苦，走了一個多時辰，才發現「柳蔭小築」就在前面不遠處。

黃書郎與小流球一齊走上來，小白菜一個勁的奔上前，看吧，她管什麼髒呀血的，抱緊小流球就是好一陣瘋狂的吻，吻得小流球大聲叫：「小白菜，妳要悶死我呀！」

小白菜道：「小流球，我發現你是世上最勇敢的人，剛才你像個勇士，勇士救美。」

小流球道：「我不是勇士，妳也不是大美人，小白菜，上天只不過把我二人湊在一塊，馬馬虎虎的算了吧。」

* * *

黃書郎往屋後奔，却又聞得小白菜道：「黃爺，文彩姑娘被田大嬸救回屋裡了。」

黃書郎猛一怔，道：「救回……文彩沒有死？」

小白菜道：「還有一口氣呀，秀秀也好好的在屋子裡吶。」

黃書郎聞言，好像他和敵人拚命一樣，一頭撞進「柳蔭小築」那兩間瓦屋裡。

他大叫：「文彩，秀秀。」

迎面，田大嬸發了火。

「好小子，你心裡只有文彩、秀秀，大嬸大叔怎不叫？」

黃書郎苦笑，道：「我親愛的大嬸，這時候你老吃的那門子醋。」

他撲到大床邊，連忙取出「惡郎中」古班的傷藥，又是服又是擦，匆忙的爲文彩仔細包紮。

黃書郎也把傷藥全拿出來，他叫秀秀也幫忙。

屋子裡忙成一團，黃書郎就是忘了自己也受了傷。

* * *

文彩終於醒過來了。

她叫着一邊守着她的黃書郎，道：「黃哥哥，我……」

黃書郎高興的道：「妳醒了，急死我了。」

文彩道：「對不起！」她流淚了。

黃書郎道：「別哭，從今天起，再也不會有惡人找來了，我們過太平日子。」

文彩苦笑道：「黃大哥，你說我們？」

「是呀，我們以後過太平日子了。」

文彩伸手拉住黃書郎，道：「我好高興，黃大哥，你開口收留我了。」

黃書郎楞了一下，却不料一旁的秀秀笑道：「阿彩，我們頭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就喜歡妳了，以後我們住在一起，我們二人侍候着阿郎哥，妳一定願意。」

文彩忽然大哭，她哭得滿臉淚痕。

秀秀驚道：「怎麼，阿彩，妳不願意？」

文彩立刻破涕爲笑，道：「不，不是的，我是太高興了，我早就有意……有意……」

秀秀道：「像我一樣嫁給阿郎哥？」

文彩點着頭。

黃書郎睜大了眼睛，難以開口了。

於是，「柳蔭小築」原本靜靜的，却忽然傳出一陣大笑聲，從笑聲裡，可以聽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別以爲他們都受了傷，笑的聲音還眞大。

(全文完)

上文提要：眾人正在少林寺內互道近況，一條白影突然出現，把一個紙團交給方玉琪，方玉琪打開一看，獲悉明晚將有强敵來犯，連忙通知大家戒備；第二天晚上，果有七名身披薄紗的妙齡女子抵達寺前廣場，接着，一陣嘯聲由遠而近，現出一名黃臉紅鬢的道人來，鍾二先生一見來者，竟然臉色驟變，連忙趨前三步，恭敬地稱呼對方為師叔，聽得方玉琪等人一怔……



雪蓮情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陳　瑜·文　可　飛·圖

武藝日益精純　前輩刮目相看

紅鬢道人落地之後，根本連瞧也沒向大家瞧上一眼，當然更沒理會鍾二先生的說話，但他兩道電炬似的眼神却落在圍着大香爐趺坐的七個女子身上，黃蠟般臉上，神色似乎微微一怔。

七個全身赤裸、只披一襲薄如蟬翼輕紗的妙齡女郎，每人面前放着一盞和她披紗同一顏色的紗燈，燭光熒熒，照着她們細膩豐滿、凹凸玲瓏的晶瑩胴體，直像七尊羊脂白玉雕琢而成的藝術精品！但她們此時兀自秀目低垂，桃腮含春，似笑非笑的瞑目趺坐，一動不動。

紅鬢道人怔怔而立，鍾二先生躬身肅立，誰都沒有開口。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雖懾於對方盛名，但眼看紅鬢道人目光只是盯着七個女子，對自己幾人不理不睬，不由再也忍耐不住，大聲說道：「許天君光臨少林，不知是否有為而來？」

紅鬢道人仰天狂笑一聲，點頭道：「好！好！七寶妙法色相，居然為少林護起法來？」

笑聲一落，兩道銳利如劍的目光猛然向神州一劍掃來，大袖一展，身形破空飛起。

隨着他騰空飛起的刹那之間，地上湧起一陣無形潛力，把鍾二先生和神州一劍逼得後退了一步。

簑衣丈人、瓢浮子、白雲子、方玉琪四人站得較後，也衣袂飛揚，差點站不住脚！

大家這份驚凜，當眞不可言喻，定睛瞧去，夜色晦暗，星光閃爍，那裏還有紅鬢道人的蹤影？

方玉琪眼看紅鬢道人竟有如此厲害，功力之高，恐怕還在九陰夫人之上，不由驚愣的向瓢浮子問道：「老前輩，這許天君是誰？他的武功竟有這般高法？」

鍾二先生聞言，有意無意的瞧了瓢浮子一眼。

瓢浮子的目光掃了一下圍坐一圈的七個披紗少女，低聲道：「方老弟，此地不是說話之處，咱們回去再談吧！」

方玉琪見他這般說法，心知定然有所顧忌，而且許天君還是鍾二先生的師叔，他方才匆匆而來，分明和自己這邊是敵非友，但他一瞧到地上七個披紗少女之後便頓脚就走，還說甚麼「七寶妙法色相，居然為少林護法」的話來，那麼他的退走，還是和這七個少女有關？

瓢浮子老前輩要回去再說，自然也是顧忌着這七個少女。難道這七個身披七彩輕紗的少女，比許天君還要厲害？她們又是誰呢？

就在方玉琪疑竇叢生、心念疾轉的當兒，圍坐地上的七個少女業已盈盈站起。

她們連瞧也沒向大家瞧上一眼，便自右手執燈，一語不發的排成一行，緩緩踏上寺前青石大路，往山下走去。

這七個妙齡少女渾身赤裸，只披着一幅薄如蟬翼的透明輕紗，此時蓮步細碎，柳腰款擺，曳地長紗給山風吹動，當眞像瑤池仙女出浴歸去。

白玉般胴體在七盞不同顏色的燈光掩映之下，緩緩移動，活色生香，蔚為奇觀，使人目迷七色，怦然心動！

七盞紗燈漸漸遠去，鍾二先生望着點點燈影，慨然歎道：「她們眞是祁連女妖七寶大士門下！想不到莽莽江湖已經夠兇險了，這些多年不出的魔頭却又不遲不早的盡在這時候出現！」

神州一劍掀鬚笑道：「她們不是為少林寺護法而來的嗎？」

鍾二先生搖搖頭道：「這還很難說呢！」接着望了望天色，只見已近四更，心下鬆了口氣，笑道：「這時候大概不會再有甚麼敵人來了……」

下面的話還未出口，驀聽山脚下忽然響起一聲長嘯，嘯聲有如巫峽啼猿，尖銳刺耳！

鍾二先生不禁臉色一變，沉聲道：「當眞還有敵人？」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方才被許天君震得後退，心中大不自在，聞言冷笑道：「來了也好，反正遲早總免不了一拚。」

兩人說話之間，只見山前來路上，已有五條黑影如飛奔來，眨眼功夫已馳到寺前。

鍾二先生一撤肩頭長劍，首先喝道：「來者何人，還不給老夫站住！」

雙方這一逼近，才看出飛馳而來的五人，每人都是一身黑色裝束，連頭臉也全用黑布蒙起，只露出兩道烱烱眼神。走在前面的一個倏然住足，向大家打量一眼，嘿嘿怪笑道：「你是鍾石麟，還是司徒昌明？」

敢情他們聽到五大門派集結少林，而且神州一劍也已趕到，當然在正派諸人中，要算這兩人的武功資望最高了，所以黑衣人一開口，就先問鍾二先生和司徒昌明。

神州一劍不待鍾二先生回答，猛地跨前一步，大聲道：「神州一劍在此，你可要及鋒而試？」

黑衣人冷哂一聲，並未作答。

鍾二先生清癯的臉上，此時業已鐵青，朗朗笑道：「老夫正是鍾某，閣下何人，恕老夫眼拙。」

黑衣人冷冷的道：「你不要管我是誰，有多少能耐，儘管使出來，看看能不能保得住少林寺？」

鍾二先生强自按捺，大笑道：「尊駕好大的口氣，既然敢來，何用藏頭縮尾，見不得人？」

黑衣人依然冷冷的道：「姓鍾的，你枉自領袖五大門派，難道沒有見過咱們這身裝束？」

瓢浮子瞧到這五人裝束怪異，一時只是想不起來，此時突然心中一動，暗暗「哦」了一聲，接口道：「想必你們就是橫行關外的黑衣幫十大天王了？」

黑衣幫十大天王猖獗關外，武功詭異，從沒到過中原，瓢浮子此話，無非是提省鍾二先生和所有的人留意罷了。

但鍾二先生此刻不但動了眞怒，而且也動了殺機，聞言一聲長笑，回頭道：「黑衣幫么魔小醜，何足道哉，老夫平生不濫殺無辜，今晚免不得要大開殺戒了！」

話聲中，長袍飄動，劍起排山，率先向黑衣人刺去！他一劍出手，數劍連綿而發，只聽嘶嘶劍風如盈耳松濤，風雷隱隱！

當先那個黑衣人從蒙頭黑布中，目光閃動，嘿嘿怪笑道：「好劍法，你當這般打法就可勝得我嗎？」

喝聲中，身形微退半步，雙手一分，倏然從袖中飛出一條四尺來長的鋼鏈，反向劍影中擊去。

兩人才一動手，神州一劍司徒昌明目光如電，一掄長劍，大踏步向四個黑衣人逼去，口中喝道：「你們一起來試試老夫的神州一劍吧！」

横劍一掃，劍光錯落，直取四人！

別看他僅會一招「大羅天劍」，但經他數十年潛心苦研，這一招劍法在他手上使出，當眞變化靈幻，博奧精深，四個黑衣人當場被逼退了三步！

方玉琪瞧得暗暗讚歎，自己雖然學會了全套劍法，但說到能夠闡發無遺，自己還遠遠不如他。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第一劍上，就把四人逼退，不由哈哈一笑，但他笑聲未落，突有一條人影像鬼魅般飄近，隨手一揚，靈蛇似的鐵鏈業已從右脅穿來。

司徒昌明心頭一震，此人好怪異的手法，長劍疾收，劍尖對準鏈頭點去。

「叮！」火星四迸！

黑衣人冷哼一聲：「神州一劍原來也不過爾爾！」

喝聲之中，其他三個黑衣人却同時散開，分向簑衣丈人、白雲子、瓢浮子等人撲到，齊聲喝道：「朋友，你們也別閒着！」

瓢浮子低聲向方玉琪道：「你暫時不要出手，他們號稱十大天王，如今只出現了一半，你還是掠陣吧！」

說罷，一揮長劍，和簑衣丈人、白雲子分別向三個黑衣人迎去。

十個人分做五處，在少林寺前展開激戰！

一片佛門靜寂的廣場上，登時充滿了一片深沉殺機。

黑暗之中，劃起無數道寒芒，也飛舞着重重鏈影！

方玉琪目能夜視，站在一旁觀戰。

片刻工夫，已看出這五個黑衣人

中，要數和鍾二先生動手的那個武功最高。

試想以鍾二先生的身份，在武林中已是一流頂尖高手，此時連展殺着，劍發如風，依然只和對方打成平手。

其餘四人，神州一劍司徒昌明雖僅一招劍法，但每一出手，大開大闔，極盡變化之能事，對方黑衣人鐵鏈縱橫，密如風雨，還不時的被迫後退，顯然落了下風。

簑衣丈人只以雙掌和另一個黑衣人相博！他功力深厚，出手看似輕逸，實則每一掌都蓄含着强猛勁力，路子也十分怪異，而且還夾着擒拿手法，不類中原武學，有時一招出手，攻勢就連綿不斷，不容對方有緩氣還手的機會，雖在互相搶攻，也可說已略佔優勢。

瓢浮子的劍法以輕靈爲主，一柄長劍從不和對方鐵鏈接觸，倏發倏收，換招變式，迅疾無比，堪堪和黑衣人打成平手。

只有白雲子此時雖然已經全力展開峨嵋派鎭山絕學「亂披風劍法」，宛如風擺楊柳，東一劍，西一劍，漫天亂洒，但和對方那個黑衣人相比，功力似乎較弱，儘管劍法離奇，還是被人家迫得連連後退，一張白晰的臉上脹得滿臉通紅，隱見汗水，雖可支持得住，但看上去已很覺費力。

方玉琪這一陣打量，不禁暗暗驚凜，試想自己這邊五人，那一個不是武林中響噹噹的一派之主，居然被五個沒名沒姓的黑衣人打成平手，看來黑衣幫十大天王，果然個個了得。

瓢浮子老前輩叫自己掠陣，當然是爲了黑衣幫十大天王還有五個，要自己小心監視，別讓他們闖進寺去；但此時賊人尚未現身，白雲子已露敗象，時間一長，就非敗不可，自己那能袖手旁觀，不如由自己把他替換下來，再以速戰速決的戰法，解決了他們一個再說。心中想着，立即倒提銀練劍，向白雲子身邊閃出。

那知身形才動，陡聽寺右一片松林中，響起一聲長嘯，兩條黑影疾如鷹隼，從林梢飛起，往寺中掠去，一下落到右側牆上。

方玉琪發現敵蹤，劍眉一剔，正待追去，猛聽寺左一片松林中，同樣響起一聲呼嘯，又有三條黑影從林中飛出。

方玉琪來不及多看，猛吸一口眞氣，雙脚一頓，人如箭射，閃電般往圍牆上躍去。

這一下，方玉琪早有警覺，而且左側松林和圍牆的距離，也比右側爲遠。

方玉琪掠上牆頭，那三條黑影也相繼縱到。

方玉琪目光掠過，果然這三人也全身黑裝，頭蒙黑布，分明正是黑衣幫十大天王中人，一時那還打話，大喝一聲，銀練劍挾着一片耀目精光，向三人身前掃去。

這三個黑衣人的武功全都不弱，剛剛躍上圍牆的身軀，輕若飛絮，兩個一下向左右閃開。

中間那個首當其衝的，眼看方玉琪來勢奇快，而且手上長劍又細又長，劍風凌厲，寒氣逼人，異於尋常寶劍，那敢硬砸，身形一收，倏然向牆外凌空躍飛出去。

等方玉琪劍風掃空，他身形如電，又倏然逼進，足尖落到牆頭，雙手一錯，左掌護胸，右手伸縮之間，一條鐵鏈已像毒蛇般從袖底飛出，一下掙得筆直，閃電往方玉琪胸口送來。

方玉琪一劍橫掃，眼看對方明明被自己逼出牆外，一脚落空，照理應該飄身落地，但對方却在一退之後，又倏然欺進，這一手蹈虛若實的輕功，已大出意外，不由微微一怔，對方貫足勁力，掙得筆直的鐵鏈，「玉杵搗箱」，挾着勁急風聲，奇快無比地奔到胸口。

「來得好！」方玉琪冷哼一聲，脚下移動，使出「飄香步法」，輕輕一閃便已避開，同時手腕一振，銀練劍對準搗來的鐵鏈削去。

那黑衣人想不到方玉琪會有如此身手，在這狹仄的牆頭上，不但避開自己閃電的一擊，劍尖反向鐵鏈削到，趕緊右腕一縮，鐵鏈疾收，趁勢劈出護胸左掌。

方玉琪反腕一劍剛剛削出，只覺對方左掌疾吐，一股力道已拍上劍脊，握劍右腕驀地一震，心頭暗暗吃驚，此人內力還眞精純，自己被他糾纏住了，別讓其餘兩人搶進寺去。

兩人在牆頭上出手搶攻，說來話長，其實不啻電光石火的一瞬間事。方玉琪心念才動，轉頭一看，兩個黑衣人果然疾如脫弦弩箭，往寺中掠去。

方玉琪一時情急，俯身從牆上撿起一片碎瓦，迅速往掌心一貼，揚掌吐勁，瓦片從掌心激射而出，向後面一個的背心打去。

他使的正是「飛葉摧枯掌」，而以一片碎瓦代替了樹葉。

「飛葉摧枯掌」乃是純陰的功夫，所以要用樹葉，無非取其輕盈，樹葉沒有碰上敵人之前，絲毫不帶風聲，等一着體，才生震力。

方玉琪此時的功力大非昔比，三陰眞氣自然隨功力精進，這一施展出來，一片碎瓦居然快若閃電，輕若無物，那人連一點風聲也沒有覺到，自然連哼也沒哼一聲，便自翻落地面，立時了賬。

但就在方玉琪瓦片出手的同時，牆頭上那個黑衣人又已縱身撲到，鐵鏈橫圈，夾着凌厲風聲，一招「流星墮地」已當頭砸到。

方玉琪施展「飛葉摧枯掌」，一掌得手，精神陡振，身形不退反進，銀練劍漾起一天劍影，反向黑衣人飛洒出去。

黑衣人武功雖高，怎奈方玉琪使的「大羅天劍」出之於當今第一奇人無名老人，奪天地之功，極造化之變。

黑衣人但覺對方劍光交織，有如瓔珞繽紛，絲絲下垂，身前身後全在點點劍影包圍之下，自己幾乎無從還手。

尤其自己同伴竟被對方脫手打出的一片碎瓦制住，似乎受傷極重，此時還不見躍起(他還不知同伴早已死在方玉琪的「飛葉摧枯掌」之下)，心頭不禁暗暗吃驚。

「這少年人倒不可輕敵。」

心念疾轉，那裡還敢大意，立即改採守勢，集中精神迎敵，把手中鐵鏈舞了個風雨不透。

方玉琪的「大羅天劍」一經展開，那還容他還手，三五招下來，黑衣人已被罩在一片劍網之下，左右前後盡是銳利劍光，連後退也辦不到了。

黑衣人身陷危境，居然絲毫不亂，連聲厲吼，鐵鏈縱橫，還是越打越狠，但身外劍光也愈來愈是强烈。

剛剛打到第八招上，驀覺眼前奇亮，等到警覺，已自不及避招，只得右手急掄，鐵鏈迎着砸出。

「嗒！」劍光過處，鐵鏈迎刃而斷，血泉噴射，一條右臂已被銀練劍齊肩削斷。黑衣人厲嘯一聲，躍起兩丈來高，折腰斜掠，往松林中投去。

方玉琪眨眼功夫連創黑衣幫十大天王的兩人，神威大發，回頭一瞧！峨嵋掌門白雲子本來以凌亂出名的「亂披風劍法」，這回是眞的到了忙亂程度，道髻披散，脚下不迭後退，已是危機萬分。

方玉琪一時那還遲疑，口中長笑一聲，雙腿一蹬，半空中飛起一道精光耀眼的銀色匹練，向白雲子身前瀉落，口中喝道：「道長請退。」

「嗒！」方玉琪劍到人到，話聲出口，銀練劍已削上對方鐵鏈。

那和白雲子動手的黑衣人正當佔盡上風，着着進逼，眼看就要得手，不料笑聲入耳，一道銀虹從斜刺裡飛到，寒光耀眼，逼近身前，立時響起一聲輕微的金鐵交鳴，手上頓覺一輕。他久經大敵，立時感到不對勁，連敵人也無暇去想，身形一仰，吸氣後縱，閃電倒躍出去。

方玉琪對今晚來犯敵人，早存殺機，一看對方縱身後躍，冷笑了聲：「那裡走？」

使出「八步趕蟬」上乘輕功，身法如電，劍發如風，刷刷揮出。

那黑衣人一着失機，便落下風，他狂吼一聲，把手中半截斷鏈當作暗器打出，雙掌一挫，連環劈出，他使用兵刃，還難挨得出「大羅天劍」七八個照面，何況是徒手相搏。再加上方玉琪手上是一柄威力極强的銀練劍，但見呼呼掌風祇和劍氣一觸，立被破去，總共只不過三四個照面，便被方玉琪一劍洞穿心腹，慘嗥一聲，往後倒去！

這可把峨嵋掌門白雲子瞧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只覺這姓方的少年好像每隔一段時間，他的武功便會突飛猛進，當眞使人莫測高深。

此時屋脊重重，一片漆黑的少林禪寺，大殿兩側已燈光照耀，殺聲大起。

方玉琪一劍刺倒黑衣人之後，俊目如電，向四外略一打量，眼看鍾二先生等四人和對方四個黑衣人激戰方殷，而且自己這邊已佔了優勢，當下長劍一收，向白雲子抱拳道：「道長請留此照顧，在下進去瞧瞧。」

白雲子臉上一紅，慌忙還禮道：「少俠劍法高明，貧道無限心折，寺中既已闖進賊人，少俠只管請罷！」

方玉琪無暇多說，略一點頭，便騰身朝寺中掠去。

原來少林方丈廣明大師和武當掌門元眞子職司指揮僧侶，調度陣法，以守爲主，此時早把全寺數十座毓宇及重要之處劃成無數單元，全已佈下大小「羅漢陣」。

只要敵人闖入，不論去到那裡，那裡就可發動陣式，沒有敵人進入之處，依然保持沉着，不露形迹。

在陣與陣之間可以互相連貫，由小化大，務求把進犯敵人困阻一處，靜待馳援。

是以從二更開始，寺外雖然來了七個披紗少女和厲嘯經天的許天君，以及後來的五個黑衣人陸續出現，少林寺依然一片漆黑，毫無動靜。

直等到寺右松林中，隨着嘯聲而來的兩條黑影摸入圍牆，飄落地面，大殿右側才響起一聲清磬，和兩個黑衣人相距三丈之處，突然亮起一道火炬。

不，火光連閃，頃刻之間，亮起八道火炬。

熊熊火把，照得大殿右側光耀如晝，十八個灰衣僧人，九個手橫禪杖，九個手握戒刀，把兩個黑衣人團團圍住。

少林寺五百僧侶久經訓練，武功個個不弱，此時突然現身，顯見早有準備。

兩個黑衣人在黑衣幫中，固是號稱十大天王，平日縱橫關外，自負身手，但此時一下就被人家圍住，雖然對方人數不多，也不禁暗暗一怔。

偌大的寺院中，不知還埋伏了多少高手，看來少林寺果非易與。

只是自己十人來時誇下海口，今晚少不得要給他們一點顏色。

兩個黑衣人互相看了一眼，左邊一個突然嘿嘿狂笑：「你們還有多少人，索性一併出來……」

這原是瞬息間事，黑衣人落入陣中，笑聲未落，只聽清磬連續三響，列陣以待的十八個僧人，沒有一人作

聲，立即隨着磬聲開始移動。

顯然這三聲清磬，乃是指揮殿右羅漢陣的暗號，但見十八個灰衣僧人刀杖齊舉，由緩而快，方才各按方位的行列已突然散開，門戶大變。

在火炬照耀之下，刀閃寒光，杖帶勁風，紛紛往兩人攻到。

「哈哈，憑你們幾個禿驢的陣仗，眞是螳臂擋車。」

兩個黑衣人的身形滴溜溜一轉，各自從袖底撤出一條鐵鏈，掄轉如飛，出手搶攻。

但他們武功雖高，十八個灰衣僧人結成的正是少林寺鎮山絕藝的「小羅漢陣」，一經發動，謹嚴無比，一陣陣禪杖戒刀的輪番攻勢，十分强猛，兩個黑衣人一時之間眞也奈何他們不得。

就在這邊陣式才一發動之際，大殿左側也突然有兩條黑影從寺外破空掠入。

不，其中一條黑影在半空中往下跌落，立時氣絕，只剩了一條黑影飛越而來，但在他略一回顧同伴的刹那之間，已被另一組羅漢陣攔住，清磬連響，火炬大明，杖影刀光動上了手。

右側兩個黑衣人似乎激起怒火，雙雙發出淩厲嘯聲。

左側一個也如斯響應，這呼應的嘯聲，敢情是黑衣幫的暗號，嘯聲乍起，右兩左一，三個黑衣人同時奮力猛衝。

被阻在右邊的向左衝擊，落入左邊的向右急闖，三條鐵鏈發出虎嘯龍吟般聲響。

他們是企圖往中間會合。三個黑衣人武功詭異，功力精深，這一認定方向，發動猛攻，眞還厲害。兩邊擺陣的僧人的功力和人家差得老遠，無非是憑陣法變化阻攔敵人，只能收效一時，無法久支。

此時右側十八個僧人在兩個黑衣人搶攻之下，已有四個戒刀脫手，兩個震出陣外，三個受創倒地。

左邊陣中的一個黑衣人也舞鏈如飛，他衝到那裡，僧侶們圍到那裡，還是堵不住他。

大殿屋脊上，此時出現四條人影。

一個是白髮皤皤、手握龍頭杖的老婆婆；一個是一身青衣、臉色鐵青道姑。

這兩人身後各跟着一個妙齡女郎，手上全握着明晃晃的長劍。

她們四人正是青師太師徒和樊太婆祖孫。

青師太兩道目光往右方一瞥，口中低低說道：「這兩個賊子果然棘手，徒兒，妳留在這裡吧！」

話聲一落，人如電射，立即向右側陣中飛去。

「不錯！秋雲，妳也留着的好。」

樊太婆挾起龍頭拐，白髮飄飛，同時往左邊飛落。

人還未到，右腕一振，龍頭杖「挾山超海」，一片杖影，當頭往黑衣人罩落。

那黑衣人正因同伴無緣無故的死去（傷在方玉琪「飛葉摧枯掌」下），驚怒交集，手上鐵鏈縱橫飛舞，如入無人之境，所向披靡，但總因身落陣中，任他如何猛攻，十八個僧人不和他正面交擊，也夠他糾纏。

此時猛覺一陣勁風像泰山壓頂而來，逼得他不得不先讓這一招。

樊太婆一招攻過，身形落地，龍頭拐立時綿綿攻出。

那黑衣人和她對拆了七八個照面，心中也暗暗吃驚，只覺這白髮老樞拐勢沉重，功力充沛，竟是自己僅遇的高手，當下也鏈發如輪，集中精神迎戰。

少林僧侶一見樊太婆出現，羅漢陣便倏然停止，依然各依方位，嚴守四週。

左邊陣式停止的同時，右陣也因青師太的趕到而停了下來，十五個僧人一齊向兩側閃開，三個負傷的也另由僧侶扶過。

青師太手提長劍，滿臉鐵青，端詳了兩人一陣，冷冷的道：「你們是那一路的朋友？」

左邊一個黑衣人桀桀陰笑道：「告訴妳，諒妳也不知道，瞧妳不是少林寺的和尚，諒來就是五大門派中人，妳看咱們兩人那一個好鬥，就動手吧……」

青師太一生狂傲，不待左邊黑衣人說完，早已心頭火發，厲叱道：「鼠輩，你們沒聽過黃山青師太？在下雖不在五大門派之中，但手下從沒漏過一人，你們估量估量，誰先送死，都是一樣。」

右邊一個冷冷接道：「咱們可不管，妳不在五大門派之中，也趕來淌這場渾水，不是嫌命長嗎？太爺就是黑衣幫十大天王，識相的趕快退走。」

青師太聽得暗暗一驚，她雖未見過黑衣幫的十天王，却是聽人說過黑衣幫猖獗關外，近十年來，中原武林中人只要到關外去的，就沒有人能夠活着回來。

據說黑衣幫的十大天王都是最難纏的人物，一身武功異常譎詭，今晚遇上了，自己可得小心。

心中想着，長劍一抖，發出一陣嗡嗡輕響，宛若龍吟，冷笑道：「不見眞章，諒你們也不知天高地厚，來來，你們兩個是一起上，還是誰先來？」

左邊一個黑衣人從黑布孔中射出炯炯神光，猛地大嘴一開，仰天嘿嘿怪笑。

右邊一個搶道：「老四，還是讓我來打發她吧！」

話聲中，一晃肩直搶過來，身法快得出奇，就在他一撲之中，不知用的是甚麼手法，鐵鍊嗆的一響，一股

勁風已閃電點到左肩。

青師太早有準備，眼看左邊一個退過一邊，只有一人出手，不由冷冷一哼，長劍一圈，「玉缽青蓮」由腕底翻出，迎着黑衣人的鐵鏈削去。

黑衣人怪笑聲中，鏈到一半，順勢沉腕，變成「毒蟒吐信」，鐵鏈伸縮之間，鏈頭一昂，由下往上，再襲右脅！

青師太閃身避招，振腕發劍，展開快攻！只聽劍風嘶嘶和黑衣人鐵鏈的一片叮噹急響，劍光閃閃，鏈影縱橫。

「青城劍法」本是以快疾出名，劍法展開，猶若點點驟雨密集而來，江湖上有「峨嵋急風青城雨」之稱。

青師太三十年前以一柄長劍，獨誅兇名久著的長江三十七名巨寇，犯下殺戒，被她師傅逐出門牆，結菴黃山。

後來她潛心精研，劍法脫出青城，自成一家，而且更以嫉惡如仇名震江湖。此時一經展開，勢挾風雷，當眞快若掣電，凌厲無匹。無奈對方黑衣人一條鐵鏈招數奇詭，算得上武林中傑出高手。

青師太用盡精研奇招，仍然無法勝得人家，不大工夫，兩人已鬥到六七十個回合。

青師太一上手就搶了主動，長劍渾洒，着着快攻，黑衣人雖然迫於守勢，也從容把萬點寒星一一化解。

打到七十回合之後，青師太出劍如風，越來越是凌厲，黑衣人也怪吼連連，鐵鏈呑、吐、點、紮，連番搶攻。

這兩個高手拚命激戰，聲勢委實驚人，場中除了不時爆出金鐵擊撞之聲，只看到一圈圈的劍光鏈影。

另一個黑衣人始終袖手旁觀，其實是監視各按方位而立的少林僧侶，他全身蒙着黑衣，如果不是兩道炯炯目光還在閃動，眞像是廟裡的泥塑黑鬼。

青師太和黑衣人交手到百招以上，雙方誰都知道遇上了强敵，一時之間，無法贏得勝利，不禁全都各運內功護身。

青師太臉色鐵青，目蘊奇怒，黑衣人也肌肉暴起，鐵鏈掙得筆直。

這時兩人出手都不像剛才那樣迅疾，但每一出手，必有颯颯風聲潛力潮湧。兩人已由拆招破式，進到了各以內力相拚。

驀地，黑衣人怪吼一聲，鏈捲勁風，連砸三招，强行逼退青師太，但青師太乍退倏進，也發出嘶嘶劍風，連劈了五劍。

黑衣人敢情久戰不下，已是忍耐不住，架開青師太五劍，鐵鏈如棒，忽然招法再變，竟然避開正鋒，連走險招，着着指向青師太要害。

高手過招，講求以靜制動，切忌浮躁，他這一求功心切，却忽略了自己門戶。只聽青師太一聲冷笑，劍如靈蛇，一招「鳳凰點頭」，一點寒星乘虛而入。

黑衣人一絲疏忽，授人以隙，再想回鏈自救已是不及，左肩一涼，森森寒鋒已閃電劃過。還算他武功不弱，見機後撤半步，左肩仍然被劍尖劃了一道半寸來深的血口，鮮血像泉水般湧出。

黑衣人急怒連吼，不顧傷勢，運鏈猛攻。

青師太冷冷的道：「黑衣幫十大天王原來也不過如此。」

說話聲中，長劍一緊，步步逼去。

黑衣人左肩的傷雖不重，但因銳氣受挫，一時竟被逼得連連後退。

青師太上場之初已起殺機，此時一招得手，存心把對方立斃劍下，猛吸一口眞氣，劍勢突然加重，每一劍都運上平生氣力。

一時只聽嘶嘶之聲，貫耳不絕，一片精光，硬把黑衣人壓蓋下去。

黑衣人忍痛力鬥，那有運功止血的機會，左肩血流如注，頃刻之間，左邊半身黑衣已全被血水所濡，人也漸感不支，蒙臉黑布中，射出滿包紅絲的目光，宛如一頭負傷猛獸，發了狂性，一條鐵鏈竟然捨生忘死，瘋狂掄擊，刷刷刷的迎着青師太劍身猛砸猛撲。

場中接連響起虎嘯龍吟的金鐵大震，青師太也覺一條右臂被他震得微感酸痲。

「哈哈！」黑衣人厲笑乍起，右手鐵鏈一抖一送，猛地脫手飛出，向青師太當胸直貫而入，同時雙脚一頓，凌空躍起，右掌趁勢使出一招「雷公劈木」，往下劈落。

青師太怎麼也想不到對方會把兵刃當作暗器打出，兩人距離既近，猝起發難，才覺微微一怔，鐵鏈已如標槍般貫胸飛到。

「噹！」青師太力透劍身，居然把筆直飛來的一條鐵鏈硬生生的劈斷，但她也因這一震，身軀禁不住往後連退。

不！青師太是借長劍和鐵鏈猛力一撞之勢，向後飄退，藉以閃避黑衣人的凌空一擊。

她雖在這一劍上砍斷鐵鏈，同時也避開了黑衣人的一招「雷公劈木」，但她却忘了還有一個黑衣人站在邊上，這一飄退，正好落到另一個黑衣人的身側。

就在這刹那之間，只聽身後有人喝了聲：「回去。」

話聲入耳，一股浪濤般勁氣撞到後心。

十八個少林僧侶分佈四週，覩狀大驚，紛紛叱喝，但要想搶救已來不

及。

「好賊子，竟敢暗箭傷人。」

「蓬！」一條人影突然像殞星瀉落，身子一擋，硬接了一掌。

青師太挫腰旁閃，回頭一瞧，那個先前旁觀的黑衣人，此時手上已多了一條烏光閃爍的鐵鏈，凝神而立。

他的對面站着一個英氣勃勃的勁裝少年，手中握着一柄細長長劍，銀光耀目，劍眉凝煞，朗目如電，瞧着黑衣人朗聲笑道：「你們黑衣幫十大天王在方某手下，已有兩死一傷，再不退走，莫怪劍下無情。」

青師太一見來的是方玉琪，不由心中大喜，忙道：「方賢侄，不必和他們多說，對付賊人，不妨大開殺戒。」

和青師太動手的那個黑衣人正在運功止血，他因脫手飛出的鐵鏈被青師太砍斷，手上失去兵刃，此時趁大家全都注意在方玉琪和自己同伴身上，驀地一個急旋，身向後躍，從一個僧侶手上奪下戒刀。

等那僧侶驚覺，他早已一招「橫槊中流」，往青師太劈去。這一着，從他後躍、奪刀、發招，可說一氣呵成，奇快無比，青師太話聲才落，雪亮刀光已電捲而來。

「鼠輩找死！」

青師太怒笑一聲，立即舉劍還擊。

另一個黑衣人手握鐵鏈，向方玉琪從頭到脚打量了一陣，才冷冷的道：「小子，你是甚麼人，口氣倒不小，十大天王豈會傷在你乳臭未乾的小子手下？」

方玉琪哈哈大笑道：「小爺對付你們幾個黑衣幫的人，還用不着費甚麼大氣力。」

黑衣人勃然大怒，暴喝一聲：「小子看掌。」

左掌一起，以五成力道對着方玉琪推出，右手鐵鏈同時發難，一招「金鼓齊鳴」，隨着橫掃。

方玉琪脚下不丁不八，彷似不把對方放在眼裡，直等掌風近身，左手一揮，「六合眞氣」陡然暴漲，以驚濤駭浪之勢向前捲去。

黑衣人做夢也想不到方玉琪輕輕年紀，會有偌大功力，他右手鐵鏈剛剛掃出，連人家衣角也沒有碰上，只覺一陣無形潛力洶湧而來，全身一震，再也站不住脚，蹬蹬蹬的直退了三四步。

心中猛然一驚，這小子還眞是個勁敵，他那會認得出對方使的，正是玄門上乘的「六合眞氣」？還以爲自己不該一念輕敵，方才一掌，只使了五成力道，才上了惡當。身形一停，立即跟着撲到，口中喝道：「好小子，瞧不出你眞還有點門道。」

身臨切近，鐵鏈噹郎，又是一招「左右逢源」斜扎過去。

方玉琪一連會過幾個十大天王中人，知道他們招式奇詭，不易對付，當下力透長劍，「玉柱迴旋」，橫迎着架開鐵鏈。

這一下，又把黑衣人震得後退一步。

黑衣人兩次被震，厲笑一聲，手腕連翻，一連三招同時打出，只見一片玄影倏然洒開，往方玉琪急攻而至。

這三招都是獨特怪招，方玉琪微微一怔，他本來想試試自己功力，不使「大羅天劍」，看能不能勝過人家，那知對方突出怪招，眼前一片鏈網，縱橫交叉而來，急忙連架帶閃，才把黑衣人三招攻勢讓開，但自己已被人家逼退了兩步。

黑衣人一擊得手，心中大喜，嘿嘿道：「小子，你嚐到太爺的厲……」

話聲未落，耳中只聽方玉琪哈哈笑道：「你別高興。」

眼前忽然銀光電閃，一片劍風已自四面八方捲到，心中方自一驚，陡聽寺外響起幾聲呼嘯。

黑衣人鐵鏈一橫，大聲喝道：「住手！」

方玉琪的「大羅天劍」剛剛出手，聞聲只好收起劍式，冷冷的道：「你是不是怕了？」

黑衣人兩道眼神從黑布孔中像要噴出火來，狂笑道：「太爺容你多活一天，老七、老九，咱們走！」

方玉琪冷哼道：「你們走得了嗎？」話一出口，手橫銀練劍，攔住去路。

正當此時，牆頭上忽然縱起四五條黑影，人影才現，已有一個蒼老聲音喊道：「方老弟，這幾個鼠輩只是來打個頭陣的，放他們走吧！」

方玉琪一聽喊話的正是鍾二先生，手上長劍一收，大聲喝道：「你們還不滾！」

黑衣人厲笑道：「三日之後，保你們五大門派鷄犬不留，你兇甚麼？」

話一說完，轉身躍登牆頭，往外飛去。

此時青師太、樊太婆都已佔盡上風，但兩個黑衣人也立即虛晃一招，跟着往寺外掠出。

東方已吐魚白，大家折騰了一夜，除了殿前羅漢陣中有三個少林弟子負了些輕傷之外，差幸並沒多大亂子。

相反的，今晚來人，許天君瞧到七個披紗女子便自行退去，黑衣幫十大天王則兩死一傷，鎩羽而去。

大家對方玉琪的武功都感到無限驚奇。

鍾二先生捋鬚大笑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今晚錯非有方老弟予敵重創，迭建奇功，咱們五大門派當眞栽到了家。」

方玉琪正待謙讓，神州一劍司徒昌明好似突然想起一件甚麼事來，一把握着他的手腕，急急的道：「方老弟，老夫方才和賊子動手之時，彷彿見到老弟所使劍招，和老夫師門的極相近似，而且博奧精微之處，老夫練劍數十年，根本連做夢都無法想到，老弟那套劍法不知是何名稱，傳之何人，能否見告？」

他平日傲岸自大，目無餘子，這回言詞之間，說得極爲誠懇，一張古月似的臉上，也流露出希冀之容。

自從方玉琪在九華山初次和神州一劍相遇，第一個印象，對這位老氣橫秋的劍術名家極爲深刻，始終和他有點格格不入，此時見他辭色懇切，反而覺得自己成見太深，同時也知道無法隱諱，只好據實說道：「晚輩這套劍法，名爲『大羅天劍』，出之一位前輩異人蓮峯老人所傳。」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臉上露出一片迷惘，低低的道：「大羅天劍！蓮峯老人！哦，方老弟，你獲這位異人親手所傳？不知『大羅天劍』共有幾招？」

方玉琪答道：「大羅天劍共有三十六招，晚輩學這套劍法，是蓮峯老人叫晚輩小時候一位故人代爲傳授的。」

司徒昌明奇道：「方老弟，你認識這位異人？」

方玉琪道：「晚輩小時候在東海一個島上，見到過他老人家。」

「東海一個島上？」司徒昌明聽得全身一震，他記得師傅說過，師祖當年因師傅眞氣不足，對那套神奇莫測的劍法無法練全，是以只敎了他十二招，當時曾有如想大成，若干年後可去東海尋他之言。後來師傅在黃山因力敵商山四異，勉强使用劍氣，傷及內腑，飲恨而終，沒有再去東海的機會了。

自己爲了完成師傅未竟之志，曾花了數十年工夫，找遍東海每一個島嶼，始終找不到這位老人，此時一聽方玉琪提到東海，不由急急問道：「方老弟可記得那叫甚麼島？」

大家見神州一劍問得如此迫切，也感到暗暗驚奇。

方玉琪道：「蓮花島。」

司徒昌明和所有人，誰都沒聽到過「蓮花島」這個名稱，但司徒昌明却神色莊重，自言自語的道：「也許就是師祖。」一面又抬目問道：「方老弟，那麼你的令友定是蓮峯老人的衣鉢傳人，不知他傳你這套劍法的時候，可曾說過甚麼？」接着又連忙解釋道：「諸如令友曾和你說過這位異人的來歷，或者他在數十年之前，可有一位記名弟子等等？」

方玉琪故意好似思索了一下，道：「這位老人，以前曾在黃山蓮花峯住過。」說到這裏，微微一頓，又道：「不錯，晚輩那位友人在傳晚輩劍法之前，曾說老人以前也收過一位記名弟子，因限於天賦，只學了十二招劍法……」

神州一劍神色一喜，緊張的道：「他可曾說出姓名？」

方玉琪道：「好像叫公治……」

「玄！」神州一劍沒等方玉琪出口，急急補了一個「玄」字。

方玉琪點頭笑道：「老前輩說得不錯，就是公治……」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沒等方玉琪說完，突然噗的一聲，往方玉琪面前跪了下去，口中大聲說道：「弟子司徒昌明，拜見師叔！」

他這一舉動，在場老一輩的人早已聽出端倪；但幾個年輕的却瞧得無限驚奇。

方玉琪連忙閃開，一面急急叫道：「老前輩快不可如此。」

神州一劍那肯站起，一面又道：「方師叔請恕弟子不知之罪……」

靜因師太瞧得過意不去，連忙笑道：「司徒道兄年高德劭，快請起來再說吧！」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臉上一片肅穆，恭恭敬敬的道：「聞道有先後，豈能從年齡衡量，方師叔是司徒某的長輩，禮豈可廢？」

方玉琪被他鬧得俊臉通紅，急得囁嚅的道：「老前輩這般稱呼，晚輩如何敢當，何況晚輩只蒙蓮峯老人收爲記名弟子……」

司徒昌明正色道：「先師當日也只是師祖的記名弟子。」

鍾二先生知道司徒昌明爲人，在旁笑道：「方老弟，武林之中，首重師道，司徒老哥說得不錯，你還是認了這位師侄吧。」

方玉琪尷尬的點點頭道：「晚輩敬遵老前輩吩咐，那麼也快請起來咯！」

他一時那好稱司徒昌明做師侄，只好含糊的說着。

神州一劍心中一喜，恭恭敬敬的叫了聲：「謝師叔。」方始站起身來。

廣明大師雙手合什，向神州一劍笑道：「阿彌陀佛，老檀樾數十年苦心，終於找到了一位師叔，貧衲也想找一位師叔，好光大少林門戶呢。」

他這一說，把大家都引得笑了起來。

鍾二先生眼看天色已經大亮，也笑着說道：「如今這個時候，總該再沒有賊人來了，大家已辛苦了一個晚上，不如先到裏面用些早餐，也好休息了。」

廣明大師合什道：「不錯，不錯，貧衲差點忘了，裏面已替諸位準備好了早餐，再遲怕要涼了。」

大家經過一夜勞頓，也全都感到腹中飢餓，這就魚貫進入精舍。

果然見廳上已擺好兩席碗筷，一鍋熱氣騰騰的稀飯，兩籠素包，當下各自入席。

鍾二先生呷了一口稀飯，攢眉嘆道：「黑衣幫十大天王昨晚雖然鎩羽而去，但聽他們臨去時的口氣，恐怕三日之後，還會大舉來犯，尤其敝師叔和七寶大士門下都在少室現身，莽莽江湖，看來眞有一場浩劫了。」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唐煌打殺洪澤排教的幾個堂主、藍衣幫副幫主秦楓、鐵騎會的副會主金羽和雲烟敎的高手，自己也負了傷，邋遢鬼和木屋也被螞蟻吃光，想起來自己和邋遢鬼說的密語已被敵人發現，故悲痛離去，急忙趕到金陵相思樓找到色鬼凌志豪，以爲可以將他救走，豈料他召來的歌女和六嫦娥佳麗在酒中做了手脚，擄劫而去，唐煌追至，却見蕭鳳至挾住色鬼……



夢中劍手

文·司空羽／圖·可飛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惡客逞強狙殺　賭仙傷重身亡

唐煌冷峻道：「非留下不可……」

人隨聲至，鄧佐感覺兩手一輕，挾着的人已被唐煌奪了過去。

蕭鳳至本就是一肚子委曲，芳心早已碎了，一個少女的自尊徹底瓦解之後，像洪水猛獸一樣的可怕，她會不加考慮地玩火，更不會計較玩火的結果會自焚其身。

「咭……」蕭鳳至笑了一陣，好像不帶一點火氣，事實上她已是毒念橫生，扭動着腰肢，道：「我不過是和你開開玩笑而已，我要一個死人又有何用？不過……」

她面色突然一寒，冷冰冰地道：「我相信你要一個死人也沒有用，只是想要他的絕學。」

這句話提醒了唐煌，將手放在「色鬼」的心房上，面色微變，然後又在「色鬼」身上摸了一遍，狠聲道：「蕭鳳至，妳看錯了人，我唐煌乃是受人之託，不能不忠人之事，我根本不是覬覦他的武功。」

「那好。」蕭鳳至道：「既然如此，人已交給你了，我們走。」

她一揮手，和鄧佐鄧佑疾馳而去。

唐煌深信「色鬼」身上的秘笈必在蕭鳳至身上，立即跟踪看看他們到底要玩什麼花樣。

追出里許，迎面來了一人，此人一身白衣，和蕭鳳至擦肩而過，唐煌心頭大震，原來是「白貓仙子」蘇珊。

這時，唐煌心中的情緒十分微妙，也有點自責的感覺，他認爲自己對蕭鳳至稍微過份了些，和蘇珊相比，簡直不可比擬，因爲一見蘇珊，心湖中就起了漣漪。

然而，唐煌自上次在微山湖中被那金銀島主修整了一次之後，對蘇珊也存了戒心，這時只是點點頭，打個招呼，就要交臂而過。

「慢着！」蘇珊冷笑道：「你這人一點禮貌也沒有，你可別拿我像蕭鳳至一樣看待。」

唐煌記得上次她曾否認爲自己開啓了心扉的那句話，誠心想氣一氣她，仍然沒有回頭，却緩緩向前走去，道：「其實蕭鳳至也不遜於妳，爲什麼不可以一樣看待？」

蘇珊好像被澆了一頭冷水，在她的心目中，唐煌有如魚缸中的金魚、籠中的金絲鳥，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攫到手中，沒想到自己的判斷完全錯誤了。

自尊心是每一個人的生命源泉，尤其對於一個自負的少女。她霍然轉過身來，大聲道：「站住。」

唐煌緩緩轉過身來，淡然地道：「蘇姑娘還有事嗎？」

蘇珊自出娘胎，可沒受過這等冷落，玉臉一揚，道：「你的眼睛要不是瞎了，不妨仔細一看，我和蕭鳳至到底是不是一樣？」

唐煌輕哂一聲，道：「除了姓名和面貌不同之外，內心都差不多。」

蘇珊甩甩頭，嬌叱一聲，道：「你……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唐煌道：「這只是在下對世上任何女人的一種看法，這種看法，雖不敢說放之四海皆準，總之，女人就是女人。」

「哼！」蘇珊玉手一揚，冷笑道：「你看這是什麼？」

唐煌抬頭一看，她手中拿着一本薄薄的册子，往地上一摔，輕蔑地道：「我對世上的男子也有一個共同的看法，骯髒得像蛆蟲一樣。」

唐煌沉聲道：「蘇姑娘這樣侮辱男人，不知有何根據？」

蘇珊帶着一串不屑的冷笑，轉身走去，道：「假如你自認是世上男人的表率，那麼我並未侮辱男人，是男人自己不爭氣，唯利是圖，徒有其表。」

唐煌欲言又止，知道她也以爲自己是覬覦別人的絕學，而這本小册子，必是剛才與蕭鳳至交臂而過時偷來的。

他忍下一肚子委曲，撿起那本小册子。

上面寫着「伽藍罡」及「伽藍掌」抄本。

第一頁反面寫了兩行小字：速往開封找「賭鬼」申元化，由他再找其餘諸人，傳你武功，然後以三月時間將我等之武功合研成一套絕學，前往「不夜城」救人奪寶，越快越好，遲則有變。聯絡暗語是「不怕輸得苦，就怕斷了賭。」

最後又寫了幾句：將我放在大樹枝椏上，這是「風葬」，千萬勿誤。

唐煌再探「色鬼」的心脈，果然斷了，不敢耽擱，找了一株最高、枝葉最密的大樹，把「色鬼」放在枝椏上，立即向開封疾馳而去。

僅是一天一夜的時間，唐煌就到了開封，然而，偌大一座開封城，到那裏去找「賭鬼」呢？

但他知道事態緊急嚴重，那魔頭可能已經到了「賭鬼」身邊，現在唯有打聽那裏有賭窩，「賭鬼」一定在賭場中。

不久，他就打聽到一個大賭場，因開封爲古時數代之都會，五代、梁、晉、漢、周及北宋皆設都於此，僅次於金陵及長安，明清雖劃爲縣治，但繁華不減。

這時已是掌燈時分，唐煌忍着飢餓，舐舐焦乾的嘴唇，向賭場趕去。

原來這賭場在一家酒樓後面，非識途老馬找不到，更非一般賭徒所敢涉足，但唐煌却大搖大擺來到後樓，進入一個豪華的賭場中。

像這等派場的大賭窩，唐煌作夢也沒想到，看吧！四周牆壁是以大理石砌成，地上鋪着厚厚的地毯，數十個鍍金的大燭台，在巨燭照耀之下，發出閃閃的金芒。

樓中有十餘張八仙桌子，聚賭的大概都是開封附近的富商巨賈和江湖豪客，侍從穿梭於各桌之間侍候着茶水和熱毛巾。

唐煌掃視一周，在這百十個賭客之中，看不出那個是「賭鬼」申元化。就在這時，其中一張桌上「蓬！」地一聲，發出一聲大震，連桌上的銀錢都跳起丈高。

唐煌循聲望去，心想，這人可能就是「賭鬼」申元化了。原來此人蹲在椅上，由於身材短小，仍然不比別人高出多少，胖得像一個肉球，他詛咒着，狠狠地道：「倒霉，今夜剛出手，就輸了三千多兩，眞是邪門。」

唐煌緩緩走近，站在這矮胖賭客身後，只見他面前空空如也，連半兩銀子也沒有了，而其餘賭徒面前及桌下，却堆滿了白花花的銀子。

這時，其餘賭客見這矮人已輸光了，一個個都伸伸懶腰，打着呵欠站了起來，似有離去之意，這對輸錢之人來說，是最大的威脅。

矮胖之人一瞪眼，沉聲道：「怎麼？你們不來了？」

其中一個道：「我家裏有事，必須馬上回去。」

另外幾個也各自找了藉口，總之，都不想再賭下去，矮胖之人大怒，冷笑道：「你們以爲大爺輸清了麼？」

幾個賭徒似都是靠賭吃飯的人，當然以爲他輸乾了，却不點破，微微哂笑着，各自整理着一堆堆白花花的銀子。

唐煌雖不知賭徒們的詭詐，却也爲這矮胖之人不平。俗說：奸賭滑嫖。老賭徒滑得像泥鰍一樣，他們當然不會和一個雙手空空之人續賭下去。

唐煌趁機道：「不怕輸得苦，只怕斷了賭。」

那矮胖之人突然回頭看了唐煌一眼，唐煌心中雪亮，立即低聲道：「走吧！晚輩有緊要之事相告。」

那知「賭鬼」一拍桌子，道：「各位別走！我這次做莊，賭本一千兩。」

那幾個賭徒冷笑道：「空口無憑，把銀子亮出來看看才行。」

「賭鬼」回頭對唐煌道：「小子，一千兩沒有問題吧？」

唐煌暗暗一嘆，心道：別說一千兩，連一兩也沒有，只有五六錢銀子，還是那金銀島主施捨的。他立即紅着臉道：「前輩，你又何必戀棧，明日再來撈本也是一樣。」

「賭鬼」眼珠一轉，又拍了一桌子，道：「各位，你們瞧不起大爺，也該瞧得起這小子，他是金陵城中最出名的『相思公子』，諒各位也有個耳聞吧？」

此言一出，果然收效，「相思公子」的名頭比高官顯貴還大，尤其是在嫖賭場中打滾之人，當然聽說過一擲千金毫無吝嗇的「相思公子」。

一個個都打量着唐煌，雖然唐煌

的衣衫並不太華麗，但他那滌塵蕩俗的儀表和高貴的氣質，却使「賭鬼」的謊言變成實話，贏得那些賭徒的信任。

這時連賭場主人也聽到「賭鬼」的話，顚着屁股跑了過來，親自爲唐煌搬過一張椅子，道：「『相思公子』一代豪客，今夜光臨敝場，眞是蓬華生輝……」

他說到這裏，對那些賭徒肅容道：「既然『相思公子』和這位是至交，今夜他的賭本由本場代墊，有多少算多少，各位只管放手下注好了。」

這一來喜壞了那些賭徒，也喜壞了「賭鬼」申元化，却愁壞了唐煌，急得他不知不覺出了一身大汗，連忙向「賭鬼」使個眼色，道：「這件事……」

「賭鬼」拍拍他的肩胛，縱聲大笑道：「相思老弟，你又何必太謙！爲兄在這賭場之中混了將近二十年，最大的輸贏也不過三五萬兩銀子，盞盞之數，你老弟不會放在眼中。再說，咱們的交情，也不能叫三五萬兩銀子來衡量呀！」

唐煌暗罵「荒唐！」却又不便點破，心想，世上的怪人都被我遇上了，此番贏了當然很好，萬一輸了，謊言被拆穿，豈不當場出醜？

於是，那些賭徒又坐了下來，都下了大注，最少的也有三五十兩，那知「賭鬼」大聲道：「各位，大爺做莊，可不能雞零狗碎地下注，最少五百兩，大爺有本場主做後台，賭本增至五萬兩。」

「啊！」其餘桌上的賭徒都已聽到，一齊停止圍了過來，有的觀望，有的也下了注。

一張八仙桌子上堆滿了整封的黃白之物，壓得桌子「吱吱」直響。

「賭鬼」洗好了牌，打出骰子，竟是「五在手」發完了牌，拿起他自己的四張牌九，在左掌心碰了一下，然後「叭」地一聲揭了開來。

唐煌雖然不是賭徒，却認識這四張牌，一天一地，一張虎頭，一張大十，這叫着「天地不配」，「賭鬼」把四張牌連翻幾下，臉上變了顏色，而這時另外三家早已配好放在面前。

這種情形自然瞞不了老賭徒，他們知道贏定了，一個個都喜形於色，有的在數着自己的賭注。

「賭鬼」終於配好了放在桌上，然後去掀別人的牌。第一個是出門，人家是地罡尾七點頭，當然贏了。再翻天門，這一家更絕，長三對，九點頭。「賭鬼」的臉色跟着變化，再翻開末家，竟是六七點，也剛剛贏了莊家，最後「賭鬼」把牌一洗，道：「通賠！」

那末家本來戰戰兢兢，一聽「通賠」，立即叫了起來，三家的賭注共爲三千七百多兩，「賭鬼」記下了，又開始第二次。

這次骰子打出「七對門」，分好牌之後，「賭鬼」抓起自己的牌，一看之下，喉中發出一聲低吼，原來又是一二開步走，他迅速翻開三家的牌，最小的也有三四點，結果又是「通賠」，而這次却賠了五千多兩。

一連五六場下來，「賭鬼」已輸了將近六萬兩，因爲那些賭徒深知賭錢一道全靠手風和運氣，運氣來了要甚有甚，若背了運，每次不是「密拾」就是一二點，因此，他們絕不放過機會拚命下注。

唐煌額上的汗珠直往下淌，心中這份難過可別提了，眼見馬上就要當場出醜，那賭場的主人見唐煌出了大汗，連忙叫侍者過來打扇。

結果「賭鬼」整整輸了七萬兩，唐煌再也忍不住了，沉聲道：「你再不停止我可要走了。」

「賭鬼」搓搓手站了起來，道：「算了，下次再賭。老闆，請你先墊一下，三天內由『相思公子』付淸。」

那知賭場主人已經看出唐煌不像是一擲千金的「相思公子」，僅輸了六七萬兩銀子，就出了一頭大汗，冷漠地道：「要本人代墊也行，但必須『相思公子』拿出點抵押品，以證明他確是『相思公子』本人。」

那些賭徒一聽銀子有了問題，一齊鼓噪了起來，唐煌心想，醜媳婦終究要見公婆，既然早晚免不了攤牌，又何必再躭擱時間，立即站了起來，對賭場主人正色道：「不錯，本人並非『相思公子』，但本人却認識『相思公子』，這七萬兩銀子，在下保證如數付淸，只是現在沒有。」

賭場主人冷笑道：「沒有也行，只要公子把身上的東西統統交給本人，本人就代爲墊上這筆賭債，不然的話，本人不管這檔子事。」

唐煌心中一動，我身上只有五六錢銀子，就是連衣衫算上，也值不了三五兩銀子，他要的是什麼？

突然，他心中一動，想起懷中的那兩本册子，一本是「鬼仙」的絕學，另一本是「色鬼」的，另外一雙破鞋是「邋遢鬼」之物，因一路急趕，到現在還沒有打開來看，猜想也必是他們的秘笈。

這三件東西一樣也不能丟失，沉聲道：「在下身上沒有值錢之物，場主若信得過在下，一個月之內，在下定能付淸。」

「賭鬼」大聲道：「這樣吧，我把這小子押在這裏，我出去想辦法，湊足了七萬兩我就回來贖他。」

賭場主人冷笑道：「如果湊不成七萬兩呢？」

「賭鬼」聳聳肩道：「那只有這小子多待幾天了。」

唐煌面色一寒，心想，你這「賭鬼」簡直沒有良心，我此番爲了救你而來，想不到你竟能出賣我。

唐煌忍下一腔怒火，又沉聲道：「『色鬼』他們都已遇難，在下此來有緊

急之事相告。」

那知「賭鬼」仍是無動於衷，對賭場主人大聲道：「我把這小子交給你了，再見。」

說畢，晃着肉缸似的身子，揚長出樓而去，在這刹那間，唐煌差點氣炸了肺，不禁暗暗切齒，忖道：「這種無情無義之人，怎配與『一神』和『二聖』等奇人相提並論？武林中人最重的是義氣，不要說這件事是他自己切身的問題，即使是別人的事，他也應該幫忙，哼！他竟能撒手走了。」

賭場主人大步走向唐煌，露出了猙獰面目，而那些賭徒，也都紛紛圍攏而上，顯然，看他們的步伐，不但是武林中人，而且武功都有相當基礎。

「拿出來！」賭場主人伸手嘿嘿獰笑，道：「大爺等你一天了，知道你必會送上門來。」

唐煌明白了，這賭場主人必與魔頭及六個神秘女人有關，原來他已經得了消息在等着自己了。

現在既然鬧翻了，而且正主兒也走了，唐煌可管不了那麼多，環視一週，冷笑道：「不是在下小覷你們，若要動手，那是自討苦吃，嘿嘿，在伏牛山幽谷之中，五六百之衆，也僅有五個活口，那還是在下一時惻隱網開一面。」

賭場主人微微一震道：「你就是莫樹有？」

唐煌輕哂一聲，大步向門口走去，道：「除了莫樹有之外，那個有此功力……」

「上！」賭場主人一揮手，百十個賭徒一齊亮出傢伙，唐煌俊目一掃，冷峻地道：「窗外那位高人還不現身，難道要這些廢物白白送命嗎？」

果然，窗簾一掀，掠進一個手持一根大煙竿的老人，他這大煙竿只有一尺來長，而那煙鍋竟有碗口那麼大，煙嘴扁而闊，像一個鴨嘴。

不用問，這老人必是「雲煙教」中的高手，只見他向賭場主人沉聲道：「先讓本副座接他幾招試試看。」

唐煌道：「你是『雲煙教』的副教主？」

老人道：「不錯！老夫宋一塵，綽號『吐霧狻猊』，忝爲『雲煙教』副教主。」

唐煌哂然一笑，道：「宋一塵，莫愁姑娘可是貴教教主之女？」

「吐霧狻猊」微微一震，道：「你怎會認識她？」

唐煌厲聲道：「快回答我的話。」

「吐霧狻猊」獰笑道：「小狗，你敢對老夫如此無禮……」

禮字未了，唐煌身形疾閃，已在他的四周轉了兩匝，拍出十三疊梅花掌影。

那知這「吐霧狻猊」也非庸手，大煙鍋點、戳、砸、掃，眨眼工夫，施出三招，也換了五個不同的方位，唐煌的十三疊掌影登時落空。

唐煌冷哂一聲，在極小的幅度中轉折十餘次，右手「乾坤掌」，左手「梅花三弄」，各劈出三十餘掌。由於他想起莫愁出賣他，殺機大起，竟用了七八成眞力。

「吐霧狻猊」素以身法見長，而且大煙鍋上數十年的火候，但這時却感覺揮動煙鍋也十分吃力了。

突然那賭場主人沉喝一聲「快上！」百十個賭徒蜂湧而上，兵刃之集密，像被狂風吹亂了的竹籬一樣。

唐煌幾乎在這同時，已將長劍撤在手中，身形略遜，掃出十餘腿及二十餘劍，「嗆」地一聲巨響，那些賭徒幾乎沒有一隻完整的手臂，都隨着兵刃向四下飛落。

接着，十餘支巨燭一閃而滅，樓中一片漆黑，唐煌趁機穿窗而出，心想，「賭鬼」不知走出多遠了，若非受「色鬼」之託，眞懶得管他的閑事。

出了開封，唐煌茫然地停了下來，到那一個方向去追「賭鬼」呢？就在這時，一條黑中透亮的身影一掠而至。

唐煌那茫然的目光，一下子變得冷厲起來，輕蔑地道：「莫愁，在下還是好端端地活在世上，妳一定非常失望吧？」

這身穿黑中透亮衣衫的少女，正是豐腴美麗的莫愁，那一雙奇大的眼睛也不再白多黑少，活像一對貓眼兒，她本是滿面春風走向唐煌，乍見唐煌的不友好神態，突然止步，道：「莫大哥，小妹不懂你的話。」

唐煌不屑地瞧了她一眼，冷冷地道：「妳當然不懂，不過，妳不懂的應該是在下爲何還沒有死，是不是？」

莫愁面色黯然，道：「莫大哥，你誤會了，事到如今，小妹只得告訴你……」

唐煌掩起雙耳厲聲道：「我不要聽。」

莫愁幽怨地嘆了口氣，道：「莫大哥，你不聽我也要說，其實小妹並非有意害你，而是不忍看你遭人暗算……」

唐煌雖然掩起雙耳，却仍然聽淸楚莫愁的話，冷笑道：「除了妳之外，誰會暗算於我？」

莫愁猶疑了一下，道：「暗算『邋遢鬼』之人，不會放過你，所以我只得喬裝盲女，故意躭擱你的行程，雖然因此斷送了『邋遢鬼』的生機，却使你脫離一次危險……」

「我不信妳的鬼話！」唐煌冷峻地道：「『邋遢鬼』是苦戰數晝夜力竭而負傷，根本不是被人暗算！賤人！妳想再騙我，等於作夢。」

莫愁又嘆了口氣，道：「莫大哥，你不信就算了，其實『邋遢鬼』不是死在力竭之下，試想，他若是力竭，又何必死守那一棵樹？難道他的生命比那破屋還不重要？」

唐煌再也不信她的話，轉身就走，莫愁大聲道：「莫大哥，你不理我，我也不怪你，不過我還要告訴你，另外幾位奇人都是被人暗算而死……」

唐煌奔行加快，雖然聽到她的話，却仍然不信，奔出數里，滿腔氣憤逐漸平息，又回想莫愁的話。

一個人在忿怒之時，理智全被蒙蔽，甚至於根本不用理智，所以，當一個人心情激動之下，不要決定重要之事。

唐煌心想，莫愁似乎沒有理由欺騙我，如果她是那個神秘魔頭手下之人，要暗算我似也不必大費周章，當我揹着她奔行時要殺我太容易了。

那麼，那幾位前輩果然是死在暗算之下了，事情很明顯，以那幾位前輩的身手，即使有三五百之衆也不會重傷而致死，可能有一個絕世魔頭在橫施暗算。

如此說來，我冤枉莫愁了，想起她那幽怨的目光，誠懇的語氣，都表示她心口如一，只是她有點忌諱，不敢直言。

雖然如此，唐煌爲了實踐對幾位前輩的諾言，決定暫時不接近女人。

突然，唐煌的目光凝聚在數里外的黃河水面上，那是三個絕世高手在水上近身相搏，其中好像有個女的，像是凌波仙子似的，腳下不帶一點浪花。

「賭鬼」是否也在三人之中呢？唐煌這時對「賭鬼」一點好印象也沒有，若非實踐諾言，他眞不想再理他。

但他還是以最快速度奔到河邊，而這時三個高手已由河上打到岸上，其中果然有「賭鬼」申元化。

另一個中年婦人美得像畫中仙子，一塵不染，唐煌深信，這女人在年輕時比「白貓仙子」蘇珊及莫愁等少女都美得多，她手中一根白玉笛，幾乎和她那一身白衣混而爲一，既快速又狠辣，和「賭鬼」聯手應付一個身材碩長的蒙面人。

那蒙面人只憑兩掌應付兩個絕世高手，竟佔盡上風，原來「賭鬼」申元化已經受了傷，他那肉缸似的身子更加不靈活了。

「小子！」「賭鬼」已經發現了唐煌，續道：「我勸你不要動手，不然的話，你殺死這魔頭也會被人唾駡，這魔頭殺死你也會被人恥笑。」

「蓬！」「賭鬼」說話分神，中了一掌，打得他肩頭衣屑紛飛，肉缸似的身子，像皮球似的彈了起來。

唐煌全神貫注地注視着這個蒙面人，一顆心急劇地繃緊，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他有點像自己的親人。

因此，唐煌更相信「賭鬼」的話，如果自己當眞動手殺了這個蒙面人，自必被人唾駡爲以小犯上。

就在他思忖之間，那中年美婦單獨應敵，壓力大增，竟被迫得連連後退，唐煌心道：「是了，這中年美婦必是『白貓仙子』之師『笛仙』柳青青，除她之外，世上任何女人不會這[illegible]美，更不會有一個女人身手這樣高[illegible]」

就在這時，「賭鬼」又[illegible]，那蒙面人招術之奇，內力之深[illegible]無法形容，悶聲不響，一口氣掃[illegible]十七掌，「啪啪」兩聲，「笛仙」和「賭鬼」各中了一掌。

當今之世，誰能一人接下這兩個絕世高手？而且能在數十招之內把他們擊傷？不用問，這蒙面人就是那六個神秘女人的唆使人了。

唐煌大喝一聲，撲了上來，順手撤下一劍一鞭，沉聲道：「尊駕有此身手，自不是泛泛之輩，可否報出名來？」

說着話，却沒閒着，揮出七劍十一鞭，這一輪急攻，恰巧解了「賭鬼」和「笛仙」之危。

那蒙面人低沉地陰笑一聲，道：「聽着！」

他趁唐煌傾耳靜聽這一剎那，三招絕學連綿施出，那重重疊疊的掌影罡風，無所不在，無孔不入，他的兩隻手像詭譎無比的精靈，以肉眼所看不到的角度和縫隙中，像流星般地抓拍三人的要害。

「啪啪啪！」雖是三掌，却快得幾乎同時發出，唐煌和兩個高人，同時中了一掌，唐煌忍住一掌之痛，幾乎驚得呆了，他自信學了幾位高人的絕學之後，甚少遇上敵手，即使遇上高手，以一對一也佔盡上風，然而，今夜三個絕世高手聯手，竟栽得如此之慘。

唐煌動了眞火，劍芒像千丈絕崖下瀉的瀑布，一瀉千里，烏金斷魂鞭也像負了傷的毒龍，帶着無儔的暴風，瘋狂地捲到。

然而，那蒙面人滑行於三人的掌風罡氣之中，竟像一條奇滑無比的怪魚，好像他身上油光光地無法着力，但他每一舉手投足，竟有如撒出無形而堅韌的巨網，使人感覺任何一個方向，都在他的掌勁範圍之內。

唐煌自信是一個意志堅強，百折不撓之人，這時也有點氣餒了，因爲這種仗無法打下去，結果必然很慘，就是要死也必受盡對方奚落和戲耍而死。

「畜牲！」蒙面人厲聲道：「你連我也不認識了？」

唐煌腦中「嗡」地一聲，眼前像羣星紛落，四周木石花草都在晃動跳躍，幾乎無法站穩。這種微妙的猜測，早在他心中生了根，那是他聽了幾位高人說出昔年在長白山中會研武功，不久秘笈遺失，保管秘笈的高人也同時失踪時就想到的。

唐煌自聽了此話之後，與爹爹失踪，母親臥病在床，以及「二聖」曾說：你爹爹唐一飛也不是什麼好人，這些話互相印證，早已懷疑自己的爹爹失踪有點離奇了。

現在，果然證實了，這殘酷的事實，像無數根利錐刺戳着他的心坎，天哪！自己的爹爹竟是武林公敵，專門陰險暗算別人的魔鬼。

顯然，唐一飛若非獲得了「一神」「二聖」「三仙」「四鬼」合研的秘笈，就是十個加起來，也接不下眼前三人聯手一擊。

這種心靈上奇重的負擔，任何人也承受不住，現在，唐煌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大義滅親，第二是和爹爹同流合汚，幹那見不得人的勾當。

就在他心中七上八下的一剎那，蒙面人厲喝一聲，前後左右飄閃十餘次，然後嘿地一聲推出一掌。

兩道搖山震岳的壓力，分襲「賭鬼」和「笛仙」兩人，只聞兩個半聲悶哼，兩人原地倒下，口鼻中的鮮血像瀑泉似的湧了出來。

這是人類所能練成的武功嗎？是不是「賭鬼」和「笛仙」都是浪得虛名之輩呢？都不是，此人的功力確是出神入化，如果他是一個好人，武林中任何壞人也不敢蠢動，反之，武林今後多事矣！

蒙面人僅是一飄，已在二十五丈之外，陰聲道：「作孝子或逆子，全由你自己抉擇，你如能聽我的話，十年後整個武林統御大權全交給你，我那六個徒兒也都是天下絕色，由你選擇；如果你敢和我作對，地上這兩個高手就是你的榜樣。」

唐煌迷惘地望着這個蒙面人，他心中只有念頭：他是爹爹唐一飛嗎？他只記得八歲時爹爹離家失踪，但却深知爹爹是武林有名的正人君子。

一個好人變壞，和一個壞人變好同樣地不容易，唐煌畢竟不是聖人，在這緊要關頭，仍無法下定決心。

但蒙面人却悄悄地走了，現在，唐煌確信他是爹爹唐一飛，如果不是他，他要殺死自己，眞像捏死一隻蟲蟻一樣的容易。

* * *

唐煌像失去魂魄似的，走到兩位高人的身邊，他這才知道這些前輩早已知道這蒙面人是自己的爹爹，他們臨危授技，是有深意的。

這種深意又非常珍貴，因爲他們冒着極大的危險，下了一次可能遺憾終生的賭注，而這賭注輸的成份較多。

因爲「大義滅親」這名詞畢竟格調太高，試想古往今來有幾個人能做到這種境界？如果唐煌做不到，他們的心血、期望以及整個武林命脈，全都斷送了。

唐煌認爲這幾位奇人對自己的信任，超過任何恩惠，他必須冒一切危險，完成他們的期望和囑託。

「小……子……老 夫 要……賭葬……」「賭鬼」還沒有死，但也差不多了。

唐煌道：「請恕晚輩愚魯，當時未弄清前輩的深意，原來前輩離開賭場是想將晚輩留在那裏，以免和家父遇上。」

「賭鬼」萎頓地道：「不錯……因爲……這是一件……大義滅親……的壯舉……我們……信任你……却也爲你擔憂……所以希望你……在未練成……我們的武功之先，不要和……唐一飛……見面……」

唐煌甩甩頭，痛苦地道：「申前輩，這蒙面人確是家父嗎？」

「不錯……我們……十個老鬼……都認爲……他是唐一飛……」

現在沒有任何疑問了，唐煌只感滿腔熱血在鼎沸着，充上了雙目及整個面孔，這是恥辱，永遠無法洗刷的恥辱，最使唐煌痛苦的是，病在床上的母親，在她的心目中，爹爹是世上人格最完美的俠士，然而，她的信任被無情的欺騙，毫無保留地出賣了。

唐煌淚眼模糊，他身爲一個武林公敵之子，今後將聽到無數的唾駡鄙視，即連母親也將不再受人尊敬了。

「小……子……聽到了沒有？……老夫……要賭葬……」

「賭葬？」唐煌心想，這葬法更新奇了，虔容道：「何謂賭葬？」

「賭鬼」道：「就是……以賭博方式……決定埋葬的方法……我兩化拳……我若贏了你……你就用一塊巨石拴在我的身上……把我丟在河裏……如果你贏了……隨便你怎樣葬我都行……」

唐煌不由搖搖頭，道：「難道前輩沒有救了？」

「沒有……救了……但老夫還要托你一件事，老夫一生賭錢……從來沒贏過……而每次輸了錢……也從不拆爛汚……照數付清……但這次是輸給……那些敗類……雖不能付給他們……也得拿出……七萬兩銀子……來周濟貧民……」

唐煌吃了一驚，道：「晚輩到那裏去拿七萬兩銀子？」

「賭鬼」道：「去找……『吝嗇鬼』……也就是『金銀島島主』……他會給你……」

不提起那老鬼還好，一提起他，唐煌不禁冷哼一聲，道：「晚輩這一輩子不想再見他。」

「賭鬼」搖搖頭，道：「錯了……他是世上……最慈善之人……一生扶危濟貧……功德無量……」

唐煌大聲道：「前輩的話我全相信，只有這一點我不信。」

「賭鬼」苦笑了一下，道：「我知道……你一定被他……整了一次……是不是？那是他試驗你……其實……他一生省吃儉用……僅爲普濟天下蒼生……」

唐煌仍然不信，恨聲道：「我不相信一個大善人竟能連人家的大便也加以控制……」

「賭鬼」道：「當然……這一手……

也許太損了些……然而……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瀉一次肚……也算不了什麼……但却有人受惠……那就是貧病交迫之人……」

唐煌疑信參半地道：「這是眞的嗎？」

「當然……以後你就知道了……好了……咱們化拳吧……」

唐煌感覺這些高人把生死看得太淡，像兒戲一樣，只得握拳準備，「賭鬼」數着一二三，兩人同時伸拳，「賭鬼」喊出「兩人好！」伸出兩個指頭，唐煌「寶一對」握着拳頭，這樣等於唐煌輸了，只得照他的意思，拴了一塊巨石在他身上，把他丟入黃河之中。

眼看着連人帶石沉了下去，冒了一陣小泡，就平靜如故了，一個叱咤一生的武林高手，就這樣消失了。

「小子……」「笛仙」醒了過來，看了唐煌一眼，道：「小子…煩你把我……送到我徒兒那裏……」

唐煌心中一百個不願，因爲她不想見蘇珊，如果這位前輩臨死時這點小事都不能辦到，實在於心不安，只得答應下來，道：「令徒可是『白貓仙子』蘇珊？」

「笛仙」道：「我還有一個大徒兒，人雖有點傻，却是一個好人，而且是塊良材，只可惜……老身這點……玩藝不精……無法使他大成……」

唐煌感覺這位武林第一美人說話謙虛多了，自然生出好感，道：「他住在那裏？」

「笛仙」道：「就在附近的茅屋中。」

唐煌把她抱起來，覺得她的呼吸已經迫促了，不久來到一個山坡之上，而那茅屋已在不遠處。

「笛仙」道：「我這徒雖然傻，却是武林中知名人物，也是唯一能活着逃出不夜城之人。」

唐煌心頭一震，想起那塊羅帕上所留的詩句，曾叫他到不夜城，既然不夜城是武林禁地，「笛仙」之徒既是個傻子，怎能生還？

唐煌道：「不夜城到底是什麼樣子？記得凌志豪前輩叫晚輩去奪寶救人，既未說救何人，也未說奪何寶，前輩一定知道了？」

「笛仙」嘆了口氣，道：「按理我應該知道，然而，我那徒兒自回來以後，變得更傻，記憶力幾乎全失，不知問過他多少次，他始終記不起來。」

唐煌道：「前輩是說令徒未去不夜城之先並不傻？」

「笛仙」道：「是的，只是憨厚些，回來後幾乎變成一個廢人。」

唐煌道：「由此看來，令徒變傻可能被人施了手脚，以免他洩漏不夜城的機密。」

「笛仙」道：「他剛回來時僅說了一句有用的話，他說還有一個死城，他說死城才是一個絕地。」

到了茅屋，一個蓬頭垢面，身材奇高，却又瘦如竹竿的大漢走了出來，呆呆地望着唐煌。

唐煌仔細打量這個傻子，不錯，此人兩眼發直，動作呆板，衣衫破碎而且很髒。

「笛仙」道：「霍保，快去準備點吃的東西，你不是養了一隻雞嗎？趕快殺了招待客人。」

「活寶？」唐煌不由心中一樂，以爲他叫「活寶」，只見霍保仍然呆呆地站着，對「笛仙」看了半天，才搔搔頭皮，似乎對他的師傅還能認識，道：「那……那怎麼行？」

「笛仙」厲聲道：「傻子，快去！這位客人吃了飯之後，馬上要趕路。」

唐煌十分不忍，這隻雞可能是「活寶」唯一的財產，他自己都不捨得吃，自然不捨得殺了招待客人，立即阻止，道：「不必了！晚輩還不餓。」

「笛仙」又叱喝一陣，霍保才悻悻地走了，「笛仙」道：「我死之後，請你照顧我兩個徒兒，並且要速往微山湖去找『吝嗇鬼』王大吉……」

「前輩，這件事恕晚輩歉難照辦。」

「笛仙」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你被他開了一次玩笑，你別以爲那是他的本性，不過是悲天憫人而已，這次你去看看就是了。」

唐煌道：「一神、二聖、三仙、四鬼，現在晚輩已見到九位，還有一位是誰？」

「笛仙」道：「還有一個是『赤腳大仙』，當年就是他保管我們合研而成的秘笈，結果人笈都失踪了。吃過飯之後，你就和霍保一塊走吧，也許他能帶你到不夜城去，至於老身，蘇珊會埋葬我的。」

說畢，取出一本羊皮册子，道：「找到『吝嗇鬼』之後，最好以最快的速度將我們的武功合研成一套更精深的武學，而你所研成的武學要比我們十人所研的更深奧一些才行，那樣你就可以到不夜城和死城去，大概也能揭開令尊變邪的秘密。」

唐煌一顆心又像被刺了一下似的，道：「前輩認爲那蒙面人確是家父？」

「我想大概不錯。」

「如此說來，家父可能與不夜城及死城有點關係了？」

「也許吧！因爲這蒙面人的武功無人能敵，最低限度，目前是武林第一人！」

唐煌的一點僥倖心理也破滅了，他多麼希望蒙面人不是他的爹爹啊！在未發現蒙面人是他爹爹之前，他恨不得馬上找到爹爹，然而現在，他希望仍然沒有找到，永遠也找不到。那怕媽媽寡守一生，也總比被人唾罵好得多了。

飯好了，霍保端着米飯和一隻烤鷄，放在桌上，他自己却坐在一邊發呆。

唐煌眞不忍心吃這隻鷄，但「笛仙」一定要他吃，他也眞餓了，只得從命，他撕開烤鷄禮讓了一番，「笛仙」身負重傷不能吃東西，唐煌只好一人享用，而霍保仍是坐着不動。

當唐煌吃了將近一半時，突聞身後傳來「叭撻叭撻」之聲，不由奇怪，回頭一看，原來霍保在流淚，那豆大的淚珠子往下直淌。

唐煌不安極了，吃了人家的心愛之物，肚子也不會消化，只聞「笛仙」冷叱一聲，道：「傻子！你哭甚麼？眞是沒有出息！一隻鷄又算得甚麼？」

霍保抽泣着道：「師父，他……他把我的……老婆吃掉了……」

唐煌差點笑了出來，心想，這「活寶」果然傻得可以，竟把一隻老母鷄當作他的老婆。

「笛仙」爲這不爭氣的徒兒，眞是臉上無光，厲聲道：「這是一隻鷄，不是你的老婆！」

霍保眼淚汪汪地道：「不！是我的老婆……」說着，嗚嗚哭了起來。

唐煌的胃口再好也吃不下了，只見「笛仙」自床上緩緩坐了起來，但因負傷太重，哼了一聲，又倒了下去，狠聲道：「傻子，你簡直給爲師丟人！這是鷄，不是女人！」

霍保舐去唇邊的淚水，道：「師父，這是妳老人家說的。」

「我說的？」「笛仙」莫名其妙地道：「我何時對你說這話來？」

霍保道：「妳前些日子說，這隻母鷄可以生蛋，蛋生了可以買隻小羊，羊大了再生小羊，然後再買牛，牛大了再生小牛，那時就有錢了，有了錢不是可以娶老婆了嗎？」

唐煌啞然失笑，心想，原來如此。但他心中一動，這「活寶」並不傻呀！他能記得這件事，足見他的記憶力並未全失。

「笛仙」深深地嘆了口氣，似乎哭笑不得，無可奈何地道：「不錯！爲師確實說過這些話，但是，鷄是鷄，老婆是老婆，絕不能混爲一談。只要你的記憶力恢復，何愁討不到老婆。」

唐煌大聲道：「霍兄，這件事包在小弟身上，將來我一定爲你找個老婆就是了。」

「眞的？」霍保一下子跳了起來，抓住唐煌的肩胛大力搖撼，臉上淚痕未乾，却咧着大嘴傻笑。

這時，唐煌笑了，「笛仙」也笑了。

＊　＊　＊

三天後，唐煌帶着霍保進入泰山之中，本來，他應該先到微山湖去找「吝嗇鬼」，但他老哥哥宮驚海約定七月十五日在泰山五大夫松下相見，不見不散，自然不能失信。

因此，他以最快的速度，向五大夫松疾奔，好在霍保的功力未失，尚能勉强跟得上唐煌。

初更不到，東山之巓，一輪皓月已昇了起來，照得山野間十分明亮，唐煌拉着霍保，加速奔馳，不久，那五大夫松已經在望了。

「站住！」唐煌一拉霍保，悚然止步，遠遠望去，半里外一株數圍粗的古松幹上綑着一人，唐煌一顆心直往下沉，他的目力非比等閒，已看清那被縛之人肥胖不高，低着頭一動不動。

「那不是宮大哥嗎？」唐煌掙開霍保，急馳而至，相距三五丈，仔細一看，不是「夢裏乾坤」宮驚海是誰？

「宮大哥！宮大哥！」

他疾撲而上，嗓音有些沙啞，那知當他相距宮驚海不到五六步時，突然一聲厲叱，自樹後探出一個頭來，此人正是「血水仙」蕭鳳至。

她冷笑着把左手放在宮驚海的頭上，切齒道：「唐煌，要死的還是要活的？」

唐煌突然刹住身形怔了一下，厲聲道：「蕭鳳至，妳該知道，他是令尊的好友！」

蕭鳳至望着唐煌，見他臉色大變，似乎十分得意，冷笑道：「快說！要死的還是要活的？」

唐煌當然不瞭解一個高傲女孩子的自尊心瓦解之後，會不加考慮地玩火，更不會計較任何嚴重後果。

唐煌冷峻地道：「妳也該知道，如果老哥哥死了，妳能否活得成？」

蕭鳳至格格冷笑一陣，道：「唐大俠，在你的心目中，我的生命重要還是宮驚海的生命重要？」

唐煌輕蔑地道：「妳是一個以小犯上的賤女人，妳十條命也抵不上宮大哥一條命！」

「這就行了！」蕭鳳至扭動了一下腰肢，道：「一下子賺了九條命，你說我划不划得來？」

唐煌氣得甩甩頭，厲聲道：「你到底要幹甚麼？」

蕭鳳至猶疑了一下，道：「我所希望的，在你來說輕而易舉，只要你一句話就行了。」

唐煌當然知道她希望甚麼，然而，他對她根本就沒有意思，尤其在這樣情況之下，他更倒了胃口，不屑地道：「我不懂妳的意思。」

蕭鳳至冷笑道：「不懂也行，我數到三時，如果你仍然不懂，你該知道後果問題。」

「一。」

她的玉手加了數成力道，五指如鈎陷入宮驚海的髮髻之中，顯然只要再加一兩成力道，宮驚海的頭蓋骨必被抓得粉碎。

「二。」

唐煌恨得身軀微顫，突然目光一掃，發現霍保呆呆地站在他的身邊，腦中突然產生一個奇想，因爲他發現霍保頸上掛着一塊未雕的墨玉。

這塊墨玉和霍保一樣，雖然質地尚佳，只是未經琢磨，不能成器。同

時，唐煌又想起鷄和老婆的事來。

他立即大聲道：「且慢！」

蕭鳳至得意的眨眨美眸，就在這眨眼工夫，唐煌伸手扯下霍保頸上的墨玉，冷漠地道：「好吧！我懂了！」

「光是懂了可不行！」蕭鳳至的大膽作風，唐煌深深地吃驚了，她沉聲道：「你得給我保證才行。」

唐煌一揚手，那塊墨玉飛入蕭鳳至手中，道：「這個行不行？」

蕭鳳至看了一下，畢竟是個黃花少女，也許由於內心的喜悅，雙頰上立即昇起一片紅暈，幽幽地道：「也行，希望你心口如一。」

唐煌心中冷笑一下，忖道：「霍保有一天會恢復記憶，以他的師承，配你也說得過去，也許我這一著棋不大光明，但妳不仁在先，豈能怪我不義於後。」

唐煌不耐地道：「現在可以放人了吧？」

蕭鳳至美眸一眨，道：「當然要放人，不過你要告訴我，是不是勉强？」

唐煌心想，妳又何必假惺惺作態，如果不勉强，又何必等到今天。他立即大聲道：「我唐煌雖然不敢說威武不屈，當今之世尚無人能勉强我！」

蕭鳳至一旦遂了心願，芳心大慰，她自第一次見到唐煌時，就不作第二人想，其實，她並非不顧廉恥的蕩女，只因爲非他莫屬，而唐煌又無動於衷，她怕被別人捷足先登，所以表現得太急切、太露骨了些。

其實，唐煌也並不討厭她，如果任其慢慢發展，逐漸建立良好的印象，他們的好事也並非不可能，然而，未來悲劇的種子已經種下了。

現在，蕭鳳至像站在雲端上，身子輕飄飄地，幽幽地叫了一聲「唐大哥」。然而，唐煌對這一聲「唐大哥」却感到無比的厭惡和肉麻，若非看在蕭立和宮驚海面上，他會立下辣手。

就在蕭鳳至正要切斷宮驚海身上的皮索時，一條白影一閃而下，羅袖一揮，將蕭鳳至震出三丈多遠。

原來是「白貓仙子」蘇珊，她那冷艷的嬌靨上，盡是卑夷神色，却淡然地道：「唐大俠，你剛才的話都是發自內心？」

唐煌心中直跳，不禁暗自一嘆，他覺得冥冥中都早有安排，現在，他對蘇珊也寒了心，冷漠地道：「蘇姑娘，令師身負重傷，妳應該……」

蘇珊厲聲道：「不勞分神，本姑娘自然知道怎樣處理，我問你的話聽到了沒有？」

唐煌心想，妳管得太多了，我高興怎樣就怎樣。立即大聲道：「當然是發自內心。不知蘇姑娘對在下的私事如此關切是何用心？」

這等於打她的嘴巴一樣，再有敎養的少女也不免惱羞成怒，況且，武林少女畢竟有些野性，她只知道自己愛上了對方，可不管自己有沒有明白表示，當然也忘了上次給唐煌一次難堪，使唐煌灰了心，以爲表錯了情。

她緩緩舉起玉手，放在宮驚海的天靈穴上，道：「宮驚海死了之後，本姑娘以世上最隆重的喪禮埋葬他，但我可不像蕭鳳至，厚顏無恥，丟盡了女性的尊嚴。現在，你就是否認那句話是發自內心，我也不會改變初衷。」

唐煌不屑地道：「由此看來，妳比蕭鳳至更加厚顏無恥！」

蕭鳳至被摔了一下，並未受傷，她自知不是蘇珊的敵手，却因爲唐煌在一邊，有了勇氣和信心，冷笑道：「我看妳更不要臉，更下流！世界上甚麼東西都可以搶奪，就是……」

唐煌厲聲道：「住口！」立即又對蘇珊道：「妳硬加插手是爲了甚麼？」

蘇珊的玉臉立即紅了，厲聲道：「你別裝糊塗，反正我也不稀罕！」

唐煌不屑地道：「是妳自絕於人，拒人於千里之外，在下自問高攀不上！宮大哥乃是一位正人君子、白道俠士，如果妳還有點人性，就快放下手，別再侮辱他！」

「傻子！」蘇珊欲言又止，她怎能說出口呢？她上次否認爲唐煌開啓了心扉，是因爲少女的矜持，只怪唐煌不懂少女的心理，更不該明說出來。

「好吧！」唐煌冷峻地道：「妳看着辦吧！」

蕭鳳至疾撲而上，劈出一掌，那知蘇珊早已有備，而且身手比她高出許多，羅袖一揮，蕭鳳至這次摔得更遠，連火紅的衣衫也擦破了。

霍保突然大聲道：「唐小弟，她們要幹甚麼？」

唐煌冷笑道：「天知道！」

「天知道？」霍保傻頭傻腦地笑了一下，道：「唐小弟，你說要給我找個老婆，這兩個那一個都行。」

「呸！」兩女同時狠狠地啐了一口，道：「你也沒撒泡尿照一照，除非你能回爐再改造一下！」

霍保當然不懂她們的意思，嘿嘿傻笑不已。

蘇珊本無殺死宮驚海之意，只是騎虎難下，假如唐煌這時說幾句體貼的話，她會趁機下台，但唐煌不懂這些。

當一個少女發現自己的深情被徹底摒棄時，她們的手段將比男人更爲狠辣，這時蘇珊臉上一片殺機，就要用力抓下。

驀地，一聲冷哼，一個黑中透亮的身影閃電而至，連蘇珊這等身手也感覺慢了一步，來人的爪風已近在半尺之內。

她要是先殺了宮驚海，而她自己也必定受傷，當然要先求自保，收手橫飄一步，翻腕猛切對方的曲池穴。

然而對方的身手也不弱，讓過蘇珊一掌，疾退三步，蘇珊以爲對方示怯，厲叱一聲，撤下白玉笛，挾着嘯聲，眨眼工夫點出二十餘笛，又將對方迫退了三步。

唐煌大爲感動，原來這人正是喬裝盲女的莫愁，連忙上前切斷皮索，拍開了宮驚海的穴道。

蕭鳳至站在一邊，既不幫助蘇珊，也不幫助莫愁，因爲她認爲這兩人都是自己的情敵，希望她們兩敗俱傷。

莫愁邊打邊退，似想把蘇珊引走，不久就退到一個斜坡之下，而蕭鳳至也跟了過去。

一輪明月已正中天，洒落一地古松的疏影，而蘇珊和莫愁却越打越遠，使這五大夫松下逐漸寂靜下來。

「宮大哥，」唐煌歉然地道：「小弟一步來遲，使老哥哥受驚了！不知老哥哥怎會被蕭鳳至暗算？」

宮驚海嘆道：「老哥哥忘記了上次咱們在金陵蕭家所談的話都被她聽去，老哥哥來此不久，蕭姑娘就來了，她說和你約好在這裏等候，老哥哥以爲你們已經和好了，也就信了她的話，那知她乘老哥哥不防，點了我的穴道，作爲威脅，想不到小弟爲了老哥哥，竟委曲地答應了她的婚事……」

「哼！」唐煌冷笑道：「老哥哥，小弟不會那樣沒有出息，這門親事是爲這位大哥代訂的！」

宮驚海吃了一驚，看看霍保，不禁眉頭一皺，肅然地道：「唐小弟，這件事恐怕不妥吧！蕭鳳至雖然對老哥哥無禮，但她爹爹却是我的好友……」

唐煌道：「不妨！這位大哥乃是『笛仙』柳青青之徒，身手不俗，只因去了一趟不夜城，變得痴呆一些，我相信慢慢調治，可以恢復記憶，蕭鳳至許配這位大哥，也不算辱沒她。」

突然，一陣「沙沙」之聲來自數十丈外，却看不到人影，好像有人穿着拖鞋向這邊走近，步伐似很緩慢而低沉，但在四周一片死寂之下，聽到這種「沙沙」之聲，好像突然過了一個季節，令人頓生寒意。

「沙沙沙！」夢幻似的足音越來越近，突然，自斜坡下併肩走上三個奇高的身影。

在明亮的月色下，可以看清來人的面貌和衣著，正因爲毫髮可見，才使唐煌和宮驚海渾身鷄皮疙瘩暴起，在這刹那之間，感覺那一輪明月也慘白得像死人的臉色一樣。

這三個人都穿着一襲奇寬的黃袍，黃色的長髮披散在肩上及臉上，因而只能看到一張陰森森的馬臉和血絲般的眼睛。

「刷！嗆！」唐煌同時撤下長劍和烏金斷魂鞭，正要上前喝問，突見霍保喉中發出懾人的怪聲，這種聲音乍聽起來，使人意識到瀕臨死亡邊緣的恐怖和絕望的嘶叫。

唐煌心頭一震，對霍保沉聲道：「霍大哥，你認識他們嗎？」

霍保只是怪吼着，臉部肌肉扭曲着，似乎要想說甚麼又想不起來，只是驚悸地顫慄着。

「宮大哥！」唐煌肅然道：「依小弟猜想，這三個怪物可能是來自不夜城。」

「嗚……嗚……嗚……」三個怪物嗓中發出厲鬼嗥叫的聲音，接着，四面八方「沙沙」之聲紛至沓來，不一會，又出現了十五個同樣陰森的怪人。

十八個怪物嗓中同時發出「嗚嗚」之聲，像毛竹屑似地刮着人的心板，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動，除了那血紅閃動的怪眼，全身上下沒有一點生人氣息。

唐煌手心沁出冷汗，連經驗豐富的宮驚海也不例外，雖說：人死如虎，虎死如羊，但死人既不可怕，活人更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半死不活的怪物。

唐煌大喝一聲，道：「站住！」

十八個怪物好像十八具殭屍，仍是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動，配合着「沙沙」和「嗚嗚」之聲。

霍保的怪吼，像恐怖的狼嗥，唐煌深信這些怪物和霍保失去記憶有密切的關係，唐煌冷笑一聲，一抖長鞭，發出一串爆竹似的清脆聲音，厲聲道：「你們可是來自不夜城？」

唯一的回答，是「沙沙」的脚步聲和「嗚嗚」的怪叫聲，近了，四周十八個怪物，相距中央三人已不足三丈了。

「宮大哥，你照顧後面，前面及左右三面由我招呼。」唐煌道。

而這時的霍保，仍在顫悚、怪吼，仍然沒有出手之意，唐煌不禁發急道：「霍大哥，準備照顧自己……」

語音未畢，烏鞭「忽」地一聲橫掃而出，結結實實地抽在五六個怪人身上。

這一鞭用了五七成力道，就是五株合抱大樹，也該一折爲二，然而這五六個被抽中的怪物，僅是「嗚嗚」慘叫了數聲，跟蹌退了三四步，晃了一陣，又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動。

宮驚海可慘了，他在唐煌抽出一鞭的同時，也全力橫推一掌，非但怪人未退半步，怪物身上反震之力大得出奇，宮驚海的雙臂差點骨折。

死亡的氣息充塞着五大夫松附近任何一個角落，只要是血肉之軀，沒有絕對不怕死之人。現在唐煌和宮驚海都驚楞了一下，再次同時掃出十餘鞭和十餘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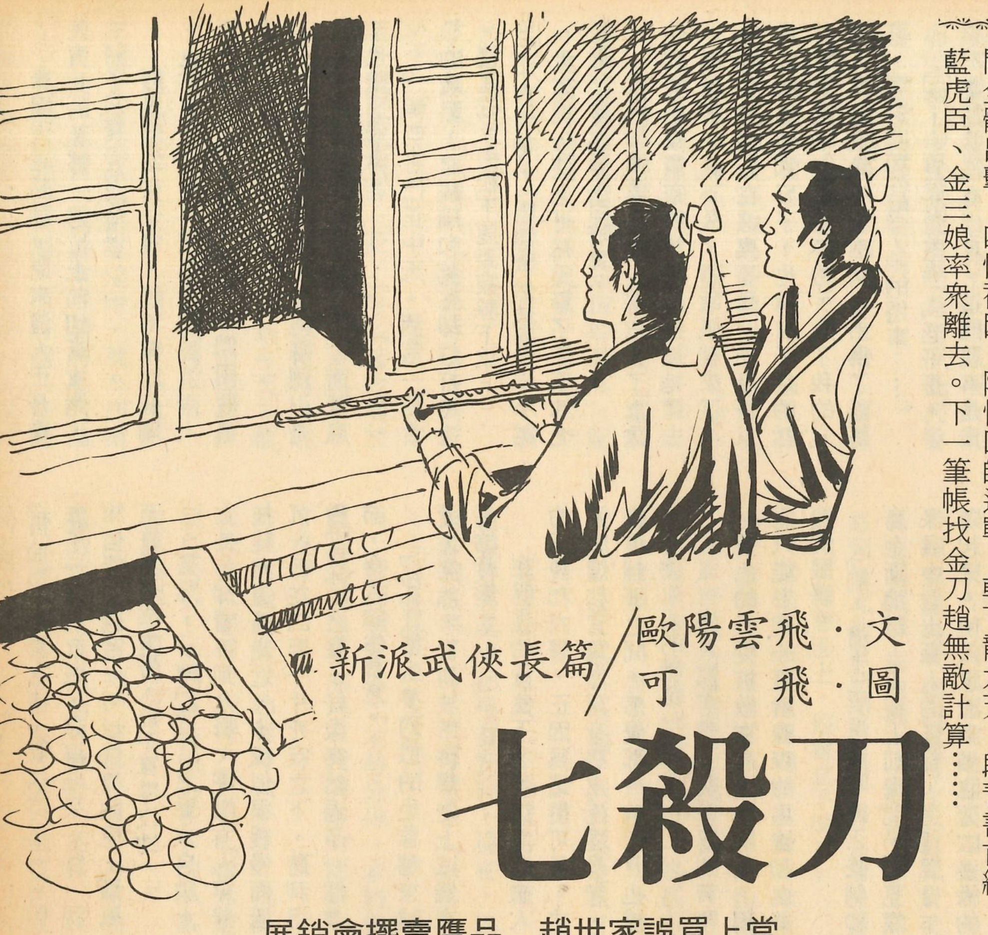
「蓬蓬」「叭叭」之聲不絕於耳，每一鞭每一掌都擊在怪人身上，像擊在棉胎上一樣，都是稍退又進，「嗚嗚」怪叫。

唐煌被激起無邊的怒火，這次不再用鞭，長劍一領，幻出十餘朵大劍花，幾乎是連人帶劍撲了上去。

「刈刈刈！」長劍雖不是上古名器，却也鋒利無比，三片枯乾無血的肉片應劍而落，每一塊都有碗口那麼大。

（未完・七）

上文提要： 七殺教誘龍虎門的出擊初步成功，豈料唐威、馬驥另設擂台和七殺教唱對台戲，將七殺教誘至關帝廟用繩網罩住，連來援助的黑肚腸也捆住了，幸得藍衣少年救出，阿恨將盧安殺掉，唐威等敗走，正想追殺，孰料，自己的擂台被砸，龍虎門全體出擊，四怪被困，阿恨回師迎戰，斬下龍九天、段青書首級，藍虎臣、金三娘率衆離去。下一筆帳找金刀趙無敵計算……



新派武俠長篇

七殺刀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展銷會擺賣贋品　趙世家誤買上當

當然，主角是七殺刀，放在最高最醒目的地方，紫檀刀架，紅絨墊子，復有明珠兩顆，寶玉四方作爲陪襯，由四怪輪流把守，越發顯出它不同凡響的身價。

阿恨很講究排場，特別重金禮聘來四位美女，作爲招待。

參觀的人並非很多，未見熙來攘往的人潮。

不過，凡是踏進「醉仙樓」的貴客，十之八九都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成名人物。

據說歐陽春到了。

神指唐威到了。

一無和尚到了。

藍虎臣兄妹到了。

風塵俠客馬驥到了。

黑煞神黑肚腸到了。

日月宮主也到了。

金刀趙無敵，銀劍趙無畏，忝爲地主，自不待言。

黑白兩道，一宮、二門、三世家，乃至一些久已不履江湖的老魔頭，俱皆聞風而至，蠢蠢欲動。

他們的目標一致，皆志在七殺刀。有的明目張膽的前往醉仙樓參觀。

有的則在暗中策劃，靜待良機。

此刻就有一個鬚髮俱白，道貌岸然，長相甚是嚴肅高傲的老者，與一位相貌跟他相彷彿，年齡稍輕，穿一襲紫衣的人結伴而來，在聚精會神的參觀各種兵器。

二人正停留在一把業已生銹的巨斧前面。

紙製的牌子上寫得很清楚：大唐開國元勳程咬金用斧。

白髮老者端詳了一下，肅容滿面的道：「眞的是程咬金當年所用之物？」

小流浪心說：「才怪，是專門騙你們這些王八兔崽子的。」

阿恨則正經八百的道：「在行家的面前豈敢魚目混珠，如假包換。」

吹牛屁不犯死罪，騙死人也不用償命，他們的傑作尚不止此，紫衣人指着一支畫戟道：「這是呂布呂奉先所用的方天畫戟。」

虎妞大言不慚的道：「錯不了，上面還沾着有董卓的血呢。」

經過一番補充後，小流浪懂得的歷史掌故還眞不少，頭頭是道的說：「想想看，當年溫侯呂奉先騎着赤兔馬，手使方天畫戟，馳騁沙場時的模樣，哇，說多威風就有多威風，難怪貂蟬會愛上他。」

阿恨道：「赤兔馬後來落在關雲長手裡，早已骨化飛灰，不過，關二爺所用的青龍偃月刀則依舊完好如初。」

白髮老者錯愕一下，道：「這把刀也在此展覽？」

小流浪大吹大擂道：「開玩笑，沒有青龍偃月刀怎敢掛出兵器大展的招牌來。」

虎妞幫腔道：「遇上行家，早就把招牌給砸了。」

紫衣人動容道：「可否引往一觀？」

小流浪道：「笑話，辦展覽本來就是給人看的。」

雖然說得天花亂墜，東西實在不怎麼樣，刀刃銹痕斑斑，刀柄的油漆脫落大半，假如關二爺還魂復活，一定會大罵七殺教騙人。

七殺刀就在一旁，行家果然有眼光，白髮老者與紫衣人陡地雙目暴睜，立將全部的注意力投注過去。

白髮老者頷首道：「嗯，果然是一把好刀！」

紫衣人隨聲附和道：「單看刀鞘就不同凡俗。」

白髮老者道：「可否拔出來一觀？」

恨天生遲疑道：「這樣不好吧。」

「有何不好？」

「有危險。」

「有危險？怎麼會？」

「神刀出鞘，無血不歸。」

「甚麼意思？」

虎妞道：「就是七殺刀一旦出鞘，不殺人見血就插不回去了。」

紫衣人微哂道：「小事情，老夫買一隻鷄給你們殺就是。」

小流浪道：「不行，鷄血沒有用，非人血不可。」

虎妞道：「倘若二位甘願挨刀，又當別論。」

白髮老者乾笑一聲，道：「姑娘說那裡話來，天下豈會有甘願挨刀的人。」

阿恨道：「其實想看七殺刀的全貌也並不難。」

虎妞道：「只要花錢買下來就可以了。」

小流浪道：「自家的東西，愛怎麼看就怎麼看，天王老子也管不着。」

紫衣人道：「開個價錢吧。」

恨天生道：「現在不行。」

虎妞道：「也不能私下交易。」

白髮老者道：「這是爲何？」

小流浪道：「要公開拍賣。」

紫衣人道：「何時？何地？」

阿恨指着張貼在附近的一張佈告道：「上面寫得清清楚楚，展覽到今天爲止，明天正式拍賣，就在此地。」

二人一聞此言，馬上跑去看佈告，沒再開言。

* * *

醉仙樓。

樓下大廳內。

展覽會已告結束。

拍賣大會正式開鑼。

廳內坐滿了各式各樣的江湖人物。

多數都是生面孔，只有四個熟悉的人。

一個是一無和尚。

一個是藍衣少年。

另外二人正是白髮老頭和紫衣人。

有理由相信，雖然一宮、二門、三世家的首腦未公開露面，必有代理人來到現場。

阿恨、虎妞、小流浪高高在上的，站在一個特製的平台上，面前擺着三張方桌，所有的兵器均分門別類的擱在上面。

七殺教做事喜歡講究排場，今天也不例外，中州四怪分站四角，以防不測，四名美女則穿梭場中，從事分送茶水，招待賓客的工作。

恨天生淸一下嗓子，拍一拍手，以爽朗的聲音道：「沒有規矩，難成方圓，沒有老婆，生不出兒子來，這一場拍賣大會也不能沒有規矩。」

虎妞道：「規矩很簡單，這些東西多數都是『無價』之寶，所以也沒有底價，隨便大家出，隨便大家喊，只要兩相情願，願打願挨，就成交啦。」

小流浪道：「每一個價位，如果連喊三次，再無人加價時就賣啦。」

阿恨道：「一律現金交易，銀貨兩訖。」

虎妞道：「不得欠帳，也不辦分期付款，但銀票可以通用，黃金珠寶亦可折價。」

小流浪重重的拍一下桌面道：「現在就開始。」

阿恨順手拿起一把短劍來，道：「第一個要拍賣的兵器就是這一把劍。」

虎妞大吹法螺道：「千萬別小看了這一把劍，儘管其貌不揚，却曾創造歷史，是一把歷史名劍。」

小流浪道：「它的名字叫『魚腸』，當年荊軻刺秦王時，『圖窮匕見』裡的匕，就是它，誰擁有此劍，誰就可以去當刺客，跟荊軻一樣了不起，可以名垂千古。」

阿恨道：「請各位開價。」

虎妞道：「開價越高，機會越大。」

小流浪道：「開價越高，面子越足。」

孰料，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三小喊得震天價響，全場却並無半個開價的人。

小流浪慌了，小聲道：「糟啦，糟啦，壞的開始，是失敗的一半，第一件兵器就賣不出去，可如何是好？」

虎妞也愁眉不展的道：「是呀，出師不利，是很失面子的事吧！」

阿恨則仍篤定得很，意氣風發的道：「報告各位一個好消息，爲了報答大家的熱烈捧場，第一件兵器決定不賣，用送的，而且還附贈一筆銀子。」

這是甚麼話，在商言商，生意講究的是講本求利，居然玩起賠本倒貼的遊戲來。

偏偏虎妞還很欣賞他這個餿主意，馬上開出價碼來：「十兩，那一位要魚腸劍，就奉送白銀十兩。」

場中立即掀起一陣議論，交頭接耳，反應不一。

卻依舊無人開口發言。

不是他們不喜歡白花花的銀子，而是不相信天下會有這種頭號傻瓜，肯做賠本的買賣。

小流浪心裏很不是味兒，一手拿着寶劍，一手拿着一錠銀子，道：「朋友，只要抬抬手，吭口氣，這二十两銀子與魚腸劍就是你的了，由大會的小妞親自送到閣下手裡去。」

哈哈，瞬息之間，又加了一倍，這樣的好事的確天下少有，這樣的傻蛋也同樣地上無雙。

有一個楞小子開口了：「眞有這種好事，該不會是吃我們的豆腐吧？」

小流浪精神一振，道：「這是眞的，就是你，送了！」

立命一位小妞，將銀子、寶劍送到楞小子手裡去。

這一來，無形中提高了大家的興緻，炒熱了會場的氣氛，再賠錢賣出幾件破銅爛鐵後，阿恨心裡雪亮，知道大家心裡在想甚麼，拿起七殺刀，大聲說道：「本教主從善如流，現在就開始拍賣七殺刀。」

虎妞道：「七殺刀是大西國王張獻忠成名的兵器。」

小流浪道：「碎金斷玉，削鐵如泥。」

恨天生道：「吹毛斷髮，無堅不摧。」

虎妞道：「曾創下一天砍頭數百顆的驚人紀錄。」

小流浪道：「是一把神刀、寶刀，更是一支殺人的利器、兇器，珍貴異常，價值連城。」

有人說話了，是一個留着一臉絡腮鬍的大漢，道：「百聞不如一見，光說沒用，拔出來讓大家瞧瞧才相信。」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夥兒的想法相同，話未落地，便獲得迴響，齊聲響應。

「對嘛，拔出來瞧瞧。」

「看清楚了才好出價錢。」

「一分錢，一分貨！」

阿恨道：「很抱歉，不是本教主不肯拔，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虎妞道：「一拔出來就非要殺人不可。」

小流浪道：「不殺人就插不回去了。」

紫衣人肅容滿面的道：「這話老夫不敢苟同，七殺刀既然當衆拍賣，就必須公開展示，以昭大信，也便於出價，至於插不插得回去，純粹是買方的事，與貴教無關，可由買者自行處理。」

「不錯，拔出神刀方可取信於人。」

「萬一設局詐騙，豈不寃哉枉也。」

「亮刀！」

「亮刀！」

場中反應熱烈，阿恨只好屈從衆意，亮出了七殺刀。

彷若黑夜裡點起一盞明燈。

好像天空中閃出一道彩霞。

寒氣逼人。

「好刀！」光芒四射。

「好刀！」

讚歎之聲不絕於耳。

宛如屁股上着了火，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

恨天生不放過這個宣傳的好機會，舞起七殺刀，先毀「方天畫戟」，再斷「青龍偃月」，復命虎妞拔下一撮頭髮來，一吹便迎刃而斷。

人人屏息而觀，全場寂靜如死。

阿恨擺出一個最優美的姿勢，道：「大家可以開始出價了，但必須報出自己的門派，或打出字號來。」

有人道：「這樣恐怕不大方便吧？」

阿恨道：「有何不便？可是怕本教尋仇？」

另一人道：「還有別的顧慮。」

虎妞道：「今天只談生意，不談仇恨，各位儘可寬心。」

小流浪道：「誰買去七殺刀，若有麻煩，本教還願負保護之責。」

阿恨道：「同時，這也是條件。」

虎妞道：「不願遵守的朋友請一邊站。」

沒有人往一邊站，誰也不願意放棄得到七殺刀的機會。

已經有人開始喊價了，而且，一開口就是高價。

「歐陽世家三千兩。」

「唐家堡三千五。」

「風雷門四千兩。」

「龍虎門五千兩。」

白髮老者道：「開封趙家，金刀趙無敵一萬兩！」

阿恨驚「哦」一聲，道：「哦，原來閣下就是金刀趙無敵，失敬，失敬！」

虎妞掃了那紫衣人一眼，道：「想必這位大俠一定是銀劍趙無畏吧？」

紫衣人淡淡一笑，面無表情的道：「老夫正是銀劍趙無畏。」

恨天生道：「趙家出價一萬，那一派還願意再加？」

虎妞道：「加多就有機會。」

小流浪道：「不加就完蛋了。」

武人愛刀如命，當然會有人往上加。

「唐家堡一萬一。」

「龍虎門一萬二。」

「風雷門一萬三。」

「歐陽世家一萬五。」

「金刀趙無敵兩萬！」

趙無敵別無所好，平生最愛收集古劍名刀，第二回合的競價中又拿了個第一。

藍衣少年與一無和尚則穩坐如故，始終未曾喊價。

亦未見黑道總舵主黑肚腸，以及日月宮的人出面競爭。

阿恨道：「二萬，趙家已經出到二萬了。」

虎妞道：「誰再加高，誰就有面子。」

小流浪道：「表示誰財大勢大胳膊粗。」

三人舌粲蓮花，極盡鼓吹之能事，奈何價位已高，乏人問津，多數皆站到一邊去，沒再開言。

阿恨道：「二萬，二萬，假如沒人再加，就要賣給金刀趙無敵了。」

一無和尚突然站了起來，道：「二萬三。」

金刀趙無敵聽得一楞，道：「禿頭別瞎攪和，連三間破廟都沒有，你那來的銀子？」

一無和尚正容道：「阿彌陀佛，菩薩保佑，和尚近來發了一筆橫財，無須施主操心。」

銀劍趙無畏道：「有錢就應該去蓋廟，七殺刀乃是兇器，出家人不用爲妙。」

和尚欲語未語，藍衣少年及時起身喊道：「二萬五。」

趙無敵甚是不快，大聲喊道：「三萬。」

一無和尚不甘示弱，立道：「三萬五。」

藍衣少年微哂道：「四萬。」

金刀趙無敵顯然有點火了，伸出來五個手指頭，跳起來吼道：「趙家出價五萬！」

銀劍趙無畏語帶威脅道：「這是最後的價錢，誰要是再爭就是跟我們兄弟過不去！」

乖乖，連狠話都說出來了。

也難怪，開封是趙家的地盤，誰敢不讓他們兄弟三分？

一無和尚愣然一楞，胡言亂語道：「阿彌陀佛，悲哉痛哉，這麼高的價錢，和尚脫了褲子也買不起，況且强龍不壓地頭蛇，也惹不起，棄權啦。」

「哼！」

藍衣少年沒開口，僅冷冷的哼了一聲，拂袖而去。

沒有對手，生意就這樣成交，以五萬兩的高價賣給了金刀趙無敵、銀劍趙無畏兄弟。

＊　＊　＊

醉仙樓。

晚膳時分。

後進小跨院內的一個小客廳裡，七殺教擺下盛宴，正在大肆慶祝。

每個人都興高采烈，放寬心懷，大杯喝酒，大口吃肉，吃得杯盤狠藉，吃得醉眼惺忪，吃得痛快，吃得爽。

不，有一個人不爽，阿恨不准酒仙喝酒，怕他喝多了亂跳，誤了行程。

三杯下肚，虎妞的臉早已通紅，越發顯得嬌艷動人，散發出少女的成熟美，道：「讚！略施小計，便發了一筆大財，看來即使沒有老煙槍的支援，七殺教也照樣可以獨力闖出一個局面來。」

小流浪醉言醉語的道：「媽的，銀子要來，城牆也擋不住，嘩啦嘩啦的滾滾而來，我看咱們乾脆改行做生意算啦。」

中州四怪也抓住機會，猛拍阿恨的馬屁。

張三元道：「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李東雲道：「功參造化，學究天人。」

仙人跳道：「天縱奇才，蓋世無雙。」

王不留道：「智慧如海，計謀百出。」

直拍得阿恨心花怒放，飄飄欲仙，舉起一杯酒來，暈暈乎乎的道：「好，很好，你們的賀詞，本教主照單全收，來，咱們大家乾一杯。」

酒仙如獲大赦，急忙斟了一杯酒，第一個回音道：「乾！」

酒杯已送至唇邊，被恨天生一把抓住了，道：「你不行，喝了就會有麻煩，小王可不喜歡看猪八戒跳舞。」

仙人跳堆下來一張苦瓜臉，苦苦哀求道：「屬下酒蟲作怪，五內如焚，不喝點酒，一定會翹辮子，請小王爺大發慈悲，法外施恩，救人一命，也是一大功德，何樂而不爲。」

打恭作揖，好話說盡，就差沒有跪下去磕頭，阿恨實在有點於心不忍，遂道：「好吧，難得小王今天高興，姑且網開一面，但只此一杯，絕沒有第二杯。」

酒仙大喜過望的道：「謝小王爺！」

「乾！」

話是從門外傳進來的，一無和尚應聲而入，不待別人禮讓，便自告奮勇的提起酒壺，跟大夥兒喝起來。

小流浪命小二哥添一副杯筷來，道：「大和尚，你好大的膽子，窮光蛋一個，也敢跟人家競價買刀，不怕拆穿西洋鏡，當衆出醜。」

眞像三年沒見肉，一無和尚塞了一嘴的菜，吐字含糊的道：「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和尚是在幫你們賺銀子，沒有人瞎抬，怎會賣到如今的好價錢，應該謝謝我老人家才對。」

阿恨笑道：「是該致謝，敬和尚一杯。」

與恨天生對飲一杯後，一無和尚道：「怎麼謝？」

虎妞道：「不是已經謝過了嗎？」

和尚瞪着眼珠子道：「甚麼？水酒一杯，要耍嘴皮子就想把和尚打發走？」

小流浪道：「你想怎麼樣？」

和尚伸出一隻手來，做着討錢的動作道：「來點實惠的。」

恨天生沉吟一下，道：「多少？」

和尚氣勢逼人的道：「起碼也得三五千兩。」

虎妞道：「你這是敲竹槓。」

小流浪道：「簡直是欺詐！」

一無和尚道：「應該說是吃紅。」

阿恨道：「不管吃紅也好，欺詐也吧，反正有錢大家花嘛，這是本教主一貫的作風，給你三千就是。」

取出一張三千兩的銀票來，當場交給一無和尚。

門外有人說話了：「和尚胃口不大，三千兩銀子就可以打發走，本少爺可沒有這麼容易。」

話說一半時，人已跨步而入，虎妞一見是藍衣少年，面籠寒霜道：「莫非你也想分一杯羹？」

藍衣少年道：「不義之財，見者有份。」

小流浪怒道：「甚麼不義之財，又不是偷來搶來的！」

少年詞鋒犀利：「不是偷的搶的，是騙的詐的。」

阿恨拿起一錠元寶來，道：「區區之數，不成敬意，拿去買杯酒喝吧。」

颼！一聲，抖手擲出，目的是想掂一掂少年的份量，不料，少年不費吹灰之力，便輕輕鬆鬆的接住了，轉贈給店小二，道：「拿去，是恨教主賞給你們的小費。」

小流浪雙眉一挑，道：「你娘，想要多少？」

少年獅子大開口：「至少一半。」

虎妞道：「二萬五千兩？」

少年道：「就是這麼多。」

阿恨臉一沉，道：「做夢，辦不到！」

少年道：「捨不得給銀子，給別的也可以。」

「甚麼？」

「刀！」

「甚麼刀？」

「七殺刀！」

「七殺刀早已賣給趙無敵。」

「放屁，那一把是僞造的。」

「你怎麼知道？」

「恨教主比我更明白！」

一無和尚驚得臉色大變道：「這話可當眞？」

阿恨沒有否認：「不假！」

是不假，就在交刀付銀子，場中秩序大亂的時候掉了包，將一把特別訂做的，幾可亂眞的假七殺刀給了金刀趙無敵。

和尚鐵青着臉道：「好小子，詭計多端，花樣百出，既然僥倖得手，就當遠走高飛，還胆敢在此大吃二喝，快滾吧。」

阿恨道：「不走！」

和尚道：「不走就來不及了，須知開封乃是趙家昆仲的地盤……」

虎妞截口道：「正因爲是他們的地盤，所以才特地跑來候教，等趙家兄弟上門來。」

藍衣少年打斷了他們的話，道：「恨教主，七殺刀你是給也不給？」

小流浪代答道：「臭小子，你這是明知故問，自己找釘子碰，不給！不給！不給！」

少年好深的城府，絲毫也不動氣，道：「不給銀子，不給刀，就再換點別的吧。」

阿恨道：「你又在打甚麼歪主意？」

少年色瞇瞇的望着虎妞道：「喝了酒的美人更艷更醉人，風情萬千，秀色可餐，本公子決定要她。」

虎妞羞得紅飛雙頰，氣得怒貫雙眉，咬着銀牙臭罵道：「無恥！下流！卑鄙！齷齪！不害臊！不要臉！地痞流氓！土匪强盜……」

能夠想到的壞字眼兒，一古腦兒全部說出來。

誰料，她越氣，少年反而越得意，道：「反正已經是本少爺的人了，早娶晚娶都一樣，趁着最美的時候，今夜就完成花燭。」

自己的心上人，豈容他人調戲，恨天生大發雷霆道：「你想得倒美，那一場惡鬥尚未結束。」

少年道：「三勝其二，打敗了兩個，大局已定。」

「還有我恨天生呢。」

「你也好不到那裡去。」

「誰生誰死，一戰便知。」

「娶了虎妞，咱們變成親戚，何必一定要打。」

「非打不可。」

「打多傷感情，恨教主最好再考慮一下。」

「不必了，接招！」

這一伕阿恨已經等了很久，一出手就是壓箱底的絕學，一出招就是足以致人死命的殺手，招招進逼，式式搶攻，七殺掌、七殺拳、七殺指，凡是七殺心經上所記載的絕技，全部搬了出來。

可是，說也邪門，每一招一式都被少年躲開，落了空，甚至可以說，恨天生招出一半時，便被少年洞燭先機，先一步躲開了。

顯而易見，少年也懂得七殺心經上的功夫。

阿恨大驚失色的道：「這些功夫你是從那裡學來的？」

藍衣少年拒絕回答：「無可奉告。」

「不說就送你上西！」

呼！呼！呼！連攻三掌，將少年逼退至一個角落裡，趁他閃躲不備間，驀見出現一道銀白色的、匹練也似的光影，阿恨亮出了七殺刀，直往少年頭上竄。

七殺刀正巧藏在少年一側的壁櫥內，阿恨伸手可及。

拔刀，出招，一氣呵成，快得無以復加，間不容髮。

尤其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益增三分得手的機會。

虎妞雀躍道：「贏了！」

是贏了，不過阿恨並未眞的去砍

他的頭。

而是奇巧無比的砍掉了少年的帽子。

帽子下面有一頭烏溜溜的，如墨似漆的長髮披散下來。

配上長髮，看得更清楚，瓜子臉，柳葉眉，目賽寒星，齒若編貝，櫻桃小口一點紅……

這長相，這神態，阿恨、虎妞、小流浪一點也不陌生，簡直耳熟能詳。

「賽西施！」

異口同聲的叫出來。

中州四怪不愧是老江湖，移宮挪位，自動的將門窗堵住，防她逃脫。

阿恨好絕，在她頭頂虛晃三刀，道：「賽西施，本教主已還了妳三條命，不欠妳了，現在請將七殺心經拿出來。」

虎妞道：「還有明珠碧玉。」

小流浪道：「再加一點利息。」

賽西施好硬的嘴：「統統不在本姑娘身上。」

阿恨道：「在那裡？」

賽西施道：「不知道。」

虎妞一揚柳眉兒，嬌叱道：「不說實話，妳今天就走不了，死定了。」

小流浪道：「或者送回翠華樓，要妳眞的去當娼妓。」

賽西施冷冰冰的道：「投機取巧，算甚麼英雄好漢，憑你們這幾塊料，未見得能困住姑奶奶。」

阿恨厲聲道：「妳究竟是何來歷？」

賽西施猶豫一下，道：「見眞人不說假話，告訴你們也無所謂。」

頓一頓，接着又說：「本姑娘乃是日月宮的少宮主明媚。」

阿恨心頭一震，道：「天哪，妳再說一遍。」

明媚少宮主一字一句的道：「姑奶奶明媚，乃是日月宮的少宮主。」

恨天生急聲追問道：「你們日月宮有幾個少宮主？」

明媚道：「就本少宮主一個。」

阿恨大叫道：「啊！妳是我老婆？」

這話突如其來，明媚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愕然道：「神經病，你在胡說些甚麼？」

阿恨一本正經的道：「家師有令，命小王娶妳爲妻。」

小流浪嘻嘻笑道：「師命難違，姻緣早定，妳是他老婆，他是妳老公，這事已經無法改變。」

一無和尚眞會享受，別人在忙，他却趴在桌子上大快朶頤，聞言忽然歎息一聲，道：「可憐啊可憐，愛人要結婚，新娘換了人。」

小流浪啐道：「和尚在可憐誰？」

一無和尚道：「可憐虎妞呀，一朶好花沒有地方插。」

小流浪冷哼道：「哼，多管閑事，老煙槍早有安排，阿恨可以左擁右抱，娶兩個老婆。」

「誰大誰小呀？」

「由他們自己解決。」

「打翻醋罈子怎辦？」

「放心，不會酸到你和尚身上來。」

「還有一位宋玉兒……」

言未盡，明媚少宮主乍然道了一聲：「失陪了！」猛地嬌軀乍展，奪門而出。

「老婆慢走！」

「阿恨嫂留步！」

明媚身懷絕技，阿恨、小流浪追不上，偷張、賭李也攔不住，打翻李東雲，撞倒張三元，越牆而去。

小流浪斥責道：「飯桶，兩個門神站一起，都攔不住一個娘們。」

賭李辯白道：「這還是教主夫人手下留情，若是施出太乙神功，那還有命在。」

偷張低聲下氣的道：「還好，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屬下並沒有被她白撞。」

直到此刻，虎妞的心緒始稍見平復，道：「別賣關子，有話就直說吧。」

張三元故示神秘的道：「屬下弄到一本書。」

阿恨道：「甚麼書？」

偷張將書雙手奉上，道：「請小王爺過目。」

恨天生定目一看，喜得他脫口驚呼道：「啊！是七殺心經！」

驚喜過度，情難自禁，忍不住親吻了幾下，忽又說道：「赫！好香好香啊！」

小流浪最喜歡湊熱鬧，也搶過來聞一聞，皺一皺鼻子，還做了一個深呼吸，嘖嘖有聲的道：「嗯，是很香，香得不得了，如蘭似麝，俺小流浪從來沒聞過這種味道。」

張三元字斟句酌的道：「是少女的體香，左使者當然沒聞過。」

小流浪一聽說是體香，興趣更濃更大，捧起七殺心經來聞了又聞，吻了又吻，怪模怪樣，詼諧百出的道：「甚麼？是阿恨嫂的體香，難怪會這麼迷人，這麼棒，中人欲醉，入鼻生芳，使人有一種想要飛上天去當神仙的感覺。」

虎妞甚感不悅，作欲嘔狀，冷哼道：「哼，看你這副德性，眞叫人想吐，你們男人呀，都是貪腥的貓。」

阿恨很敏感，緊張兮兮的問張三元：「這書你是從那裡弄來的？」

偷張道：「從明媚少宮主身上摸來的。」

小流浪道：「身上那裡？上部還是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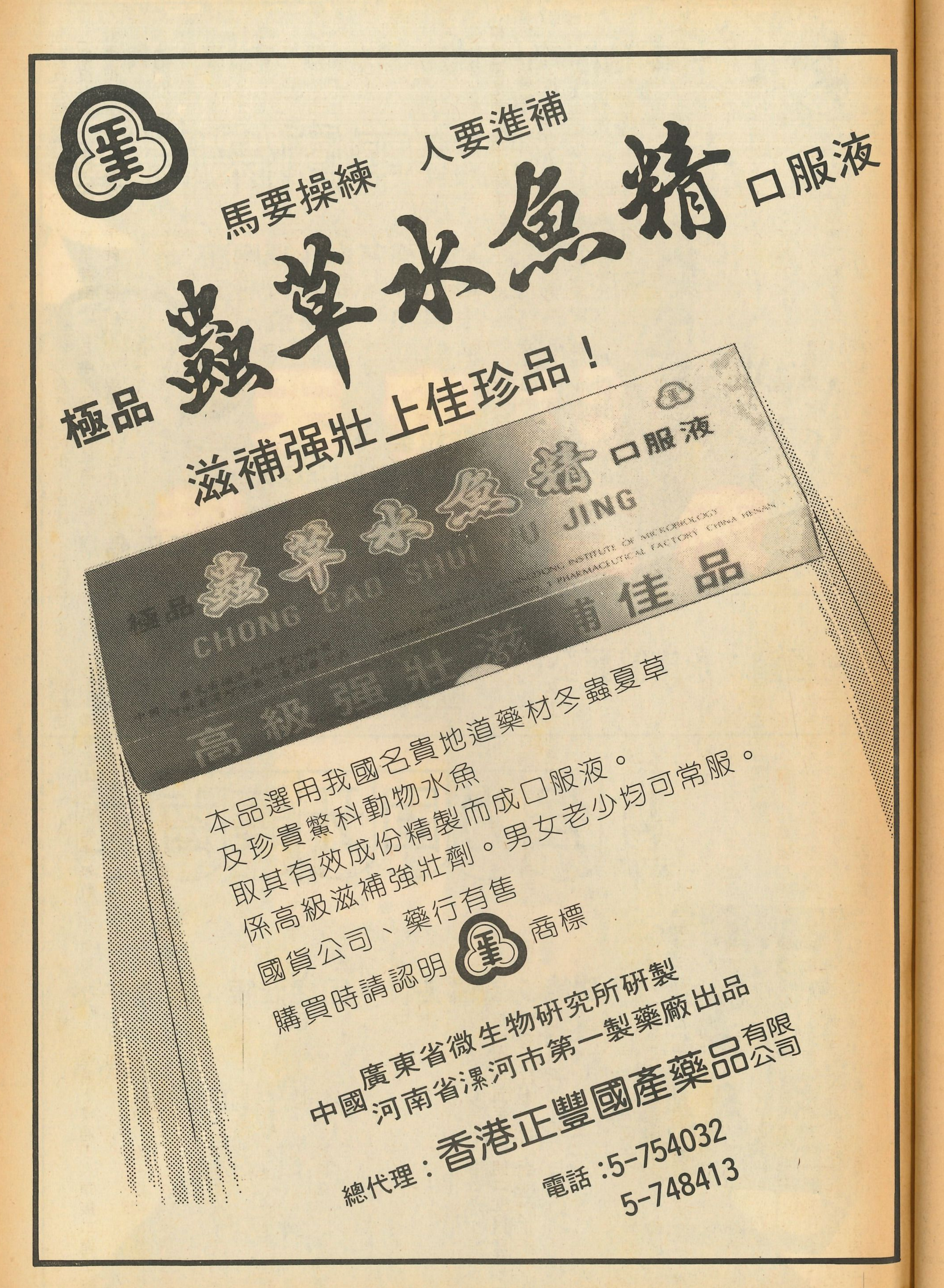
張三元道：「是口袋裡。」

「有沒有碰到人家的雙峯？」

「沒有。」

「有沒有摸到人家的肉？」

「也沒有。」



「有沒有觸摸到別的地方？」

「都沒有啦，匆忙一撞，得手就倒，若是被教主夫人發現，早就沒命啦。」

小流浿喳呼道：「哼，算你走狗屎運，阿恨嫂尚未過門，嬌得很，嫩得很，也新鮮得很，假如被你吃了豆腐，揩了油，小王爺饒你，我小流浿也不饒你！」

左一聲阿恨嫂，右一聲阿恨嫂，虎妞聽在耳裡，怒在心裡，冷言冷語的道：「八字還沒有一撇呢，別喊得太早，日月宮冠絕武林，豈會任人擺佈。」

一無和尚起身道：「這話不差，日月宮確非省油的燈，賀老魔一廂情願的想法未必能如意，不過，無論如何，和尚還是要謝謝小施主的銀子，恭喜你一箭雙鵰。」

望了虎妞一眼，又語重心長的道：「別有新人厭舊人，別教梨花壓海棠，當心醋海興波，愼防鬧家庭革命，和尚酒足飯飽，要打坐參禪去也！」

酒喝得不少，雙脚不穩，一搖三擺的跟蹌而去。

* * *

深夜。

天上無月，有雲。

是烏雲，是黑夜，伸手五指不辨的黑夜。

醉仙樓的小跨院裡靜得聽不到任何聲音。

顯然，阿恨、虎妞、小流浿，以及中州四怪已就寢入睡。

說不定，七殺教教主恨天生正在做着美夢哩！

驀然，從外面，神鬼不覺的，悄沒聲息的，翻牆闖進來一羣人。

一共七個，六男一女。

全部是黑色緊身夜行衣，每人手裡均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刀，一副專幹殺人勾當的刺客模樣。

天實在太黑，對面亦耳目難辨，但他們自己皆心裡有數，曉得彼此的身份，共是兩路人馬。

一路是金刀趙無敵、銀劍趙無畏，還有他們的子侄趙志高、趙志遠。

一路是歐陽春、歐陽俊德與歐陽俊美。

七人非常小心，一落地面便停下來，沒再前進。

亦未開口說話，十四隻眼珠子骨碌碌的轉來轉去，四處掃視。

十四隻耳朵也沒閒着，張得老大，幾乎可以聽見蒼蠅下蛋，蚊子放屁。

眼觀四路。

耳聽八方。

沒見到一影半踪。

亦未聽見可疑的聲音。

只有隱隱約約中，偶而會聽到幾聲鼾聲、囈語。

金刀趙無敵拉一拉歐陽春的手，噤聲道：「歐陽兄，我看是高估了這幾個娃兒。」

鐵掌歐陽春貼着趙無敵的耳朵說：「不，這幾個黃口小兒的確很扎手，不好惹。」

趙無敵道：「那怎會毫無防備？」

歐陽春道：「許是自視太高，存心輕敵。」

趙無敵道：「輕敵就注定要失敗，死無葬身之地。」

歐陽春道：「這一仗如何來打？」

趙無敵道：「依計行事。」

歐陽春道：「突施奇襲，逢人就砍？」

趙無敵道：「對，斬草除根，鷄犬不留！」

「咱們可以行動了。」

「請！」

「請！」

各自招招手，領着自己的兄弟兒女，向前摸去。

這是一個袖珍型的四合院，全部才七八間房子，各人選定一個目標，摸至門前窗下。

並未直接撬門撬窗，取出一支細長的竹筒來，拔開塞子，小心翼翼的伸進屋裡去。

好卑鄙，名門正派也玩迷藥薰香一類的下三濫把戲。

良久，良久，鼾聲已停歇，囈語不復再聞，趙無敵一聲令下，大家戴上口罩，破窗奪門而入。

卡察！卡察！砍頭就像切西瓜一樣。

噗通！噗通！人頭接二連三的拋到外面來。

陡然眼前一亮，銀劍趙無畏找到一個燈籠提出來，道：「事情怎麼樣了？」

鐵掌歐陽春迎面而來，志得意滿的道：「大概差不多了。」

金刀趙無敵道：「大家是不是都砍掉一顆頭？」

歐陽俊德、趙志高等人齊聲道：「正是。」

趙無敵朗聲道：「這就錯不了啦，先去檢查一下人頭，然後再尋七殺刀等。」

取下口罩，齊向院中行去。

適在此時，日月宮的少宮主明媚乍然飄身而至，一開口就沒好話：「你們幹得好事，想不到名門正派的人也這樣無恥。」

金刀趙無敵上前一步，道：「女娃兒何人？」

明媚已恢復女裝，嬌艷動人，歐陽春曾與她有一面之緣，聞言趨前道：「趙兄，這個女娃兒老夫認得，是日月宮的少宮主明媚。」

日月宮的名頭太大，趙無敵不由一怔，語氣也緩和一些，抱拳道：「不知少宮主此來有何見教？」

明媚少宮主却一點也不客氣：「本少宮主想知道，你們把七殺教的人怎樣了？」

（未完・十二）